

書叢本基學國

志雜書讀

(下)

著孫念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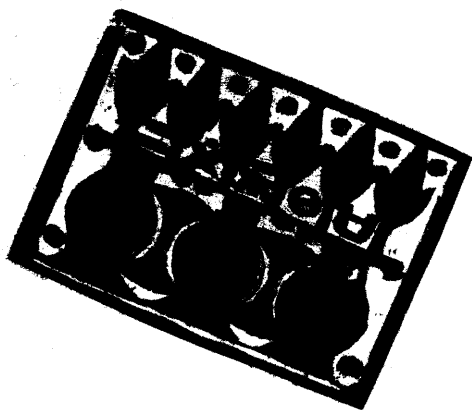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0777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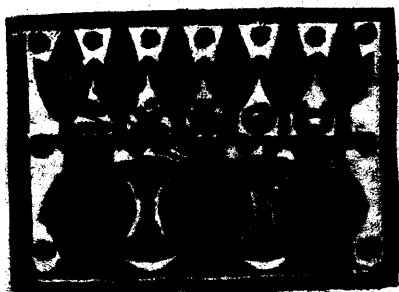


書叢本基學國

志 雜 書 讀

(下)

著 孫 念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1650418~~

誦之詞也。

愚闇愚闇墮賢良

盧云案愚闇重言之者。卽下文愚以重愚。闇以重闇之意。念孫案大戴記曾子制言篇。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亦重言惑闇。

還主

比周還主黨與施。念孫案還讀爲營。比周營主。謂朋黨比周。以營惑其主也。施張也。楊訓還爲繞。失之說。見君道篇不還秩下。

愛下民

上能尊主愛下民。念孫案愛下民當作下愛民。與上能尊主對文。不苟臣道二篇並云。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是其證。

基畢輸

世之愚惡大儒。逆斤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緇。春申道綴基畢輸。楊注曰。畢盡也。輸傾委也。言春申爲李園所殺。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也。念孫案楊說輸字之義甚迂。輸者墮也。言基業盡墮壞也。公羊春秋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曰。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穀梁傳亦曰。輸者墮。

也。小雅正月篇載輸爾載。鄭箋曰：輸，墮也。盧云：春申二字有誤，必非指黃歇。注非念孫案。此汪說也。見丙申校本。

此之疑

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念孫案：疑，恐也。畏也。既濟象傳：終日戒，有所疑也。雜記：五十不致毀，六十不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記：勸學篇：懼作疑。此之疑。此是畏也。言此險陂傾側之讒人，甚可畏也。皋陶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是也。楊未喻疑字之義。

施

基必施。辨賢罷。念孫案：施，張也。言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文曰：道古聖賢，基必張。上文曰：請布基布，與張亦同義。

不詳

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楊注曰：言四子及百家好爲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爲祥。念孫案：祥詳古字通。不祥，不善也。楊說失之。

仁人

彙人芻豢。仁人糟糠。引之曰：下人字涉上人字而衍。上已言彙人，則下人字可蒙上而省。此篇之例。兩三

字句下皆用七字句。以是明之。

相反

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爲聖人。楊注曰：相反謂反覆不離散。引之曰：反當爲反。字之誤也。精神相反。故一而不貳。楊說失之。

道之

君子道之順以達。念孫案：道行也。言君子能行此言。則順以達也。楊云：道言說也。失之。

道聖王 道古賢聖 脫文四

請成相。道聖王。念孫案：道聖王。從聖王也。古謂從爲道。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下文道古賢聖。必張義與此同。楊皆以道

爲言說。失之。又案道古賢聖。必張上。當有一四字句。而今本脫之。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共五句。爲一章。今

少一四字句。此指當時之君而言。與上成湯異事。故知有脫文。

舜授禹以天下

楊注曰：舜所以授禹。亦以天下之故也。念孫案：此不言舜以天下授禹。而言舜授禹以天下者。倒文以合

韻耳。禹下爲韻。非有深意也。楊反以過求而生之。

勞心力

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引之曰。力上本無心字。後人以左傳言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以意加心字耳。不知禹抑洪水。本是勞力於民。故淮南汜論篇。論衡祭意篇。並言禹勞力天下。非小人勞力之謂也。且此篇之例。凡首二句皆三字。加一心字。則與全篇之例不符矣。

直成 爲輔

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楊注云。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論得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盧云。困學紀聞曰。呂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陶。卽皋陶也。化益卽伯益也。真窺卽直成也。併橫革之交二人。皆禹輔佐之名。案窺與成音同。與窺形似。呂氏春秋蓋本作窺。傳寫誤爲窺耳。直與真亦形似。念孫案盧說是也。橫革直成爲輔。此句例當用七字。今本脫一字。或在爲上。或在爲下。俱未可知。

脫文三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引之曰。願陳辭下脫一三字句。

良由姦詐

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念孫案良當爲長。楊注。長用姦詐。是其證。今本長作良者。涉注文疾害賢良而誤。注言疾害賢良者。加一良字。以申明其義耳。若正文則以隱諱疾賢爲句。長由姦詐鮮無災爲句。無良字。

阪爲先

患難哉。阪爲先。聖知不用愚者謀。楊讀阪爲先。聖爲句。云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爲。盧云。患難哉。二句。句三字。聖知不用愚者謀。七字句。與辭治災哉時韻。阪爲先。三字未詳。楊注不得其句。蓋此篇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如此五句爲一章也。念孫案。阪爲先。先疑當作之。此言爲治者。當進聖知而退愚。今不用聖知而用愚。是反爲之也。楊謂阪與反同。是也。但誤以先聖連讀耳。之字本作出。說文兕字從几出。几與人同。此文之字。蓋本從古作出。寫者誤加几耳。出字正與辭治災哉謀時爲韻。

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

楊讀知字句絕。云前車已覆。猶不知戒。更何有覺寤之時也。盧云。前車已覆四字句。更改也。

豈獨無故

己無郵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楊注曰。或曰下無獨字。盧云。無獨字。則與全篇句法合。

恨後遂過

不知戒。後必有恨。後遂過不肯悔。楊讀後必有恨爲句。云恨。悔也。盧云。後必有三字爲句。有讀曰。又所謂貳過也。古音戒又悔。能爲韻。念孫案。盧說是矣。而未盡也。恨後遂過四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爾雅閱。恨也。孫災本作很。後當爲復字之誤也。復後形相近。又因上文後必有而誤。復與復同。韓子十過篇。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驚復。趙策。復是

也。又通作曠。史記黠吏傳贊。京兆無忌。馮翊殷周。曠驚是也。言很復不從諫。以遂其過也。莊子漁父篇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逸周書諡法篇曰。很。遂過曰刺。

詐態

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念孫案態讀爲姦。慝之慝。下人之態同。言言語反覆。則詐慝從此生也。襄四年左傳樹之詐。以取其國家。以態爲慝者。古聲不分去入也。秦策曰。科條旣備。民多僞態。又曰。上畏大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淮南齊俗篇曰。禮義飾則生僞態之本。漢書李尋傳曰。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皆借態爲慝。非姿態之態也。

爭寵嫉賢利惡忌

念孫案利惡忌三字。義不相屬。楊曲爲之說。非也。利當爲相。字之誤也。相惡忌。正承爭寵嫉賢言之。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虢。

楊注曰。孰或爲郭。盧云。案古郭號字通。郭公長父。卽呂氏春秋當染篇之號公長父也。作郭字爲是。之難二字。當屬下爲七字句。念孫案之是也。言難厲王者。是此人也。楚語云。秦徵衡實。難桓景。實難卽是難。

欲衷對

欲衷對。言不從。念孫案此篇之例。凡首句必入韻。惟此處對字與下文之從。凶江不協。衷對當爲剖衷。言

欲剖衷以諫而無如言之不見聽也。史記蔡澤傳披腹心示情素卽剖衷之謂欲剖衷言不從卽上文所謂中不上達也。中與衷古字同耳。衷字正與從凶江爲韻。今本作欲衷對者。剖誤爲對。又誤在衷字之下耳。楊說失之。

到而獨鹿

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到而獨鹿棄之江。楊注曰。獨鹿與屬鏤同。本亦或作屬鏤。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劍名國語。里革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置罍麗。此當是自到之後。盛以罍麗棄之江也。賈逵云。罍麗小罟也。盧曰。案楊云本或作屬鏤。則訓劍不可易。國語以下必後人採他說附益之。念孫案後人讀獨鹿爲罍麗者。蓋未解而字之義故也。其意謂獨鹿果爲劍名。則不當言到而獨鹿。故讀爲罍麗。謂是旣到之後。盛以罍麗而棄之江也。今案而猶以也。謂到以獨鹿也。古者而與以同義。顧命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言其能以治四方也。某氏傳能如父祖治四方非是墨子尙賢篇曰。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言可以勸。可以沮也。呂氏春秋去私篇曰。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言誰可以爲之也。高注而能也非是辯見呂氏春秋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同人彖傳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繫辭傳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宣十五年左傳曰。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皆以二字互用。而與以同義。故又可以通用。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論衡齊世篇。引此而作以。昭元年左傳。繫甲以見南子。考工記。函人。鄭司農注。引此以作而。

利往印上

利往印上莫得擅與執私得。楊注曰：利之所往皆印於上，莫得擅為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印與仰同引之曰：往字文義不順，楊曲為之說，非也。往當為佳，佳古惟字也。唯或作惟，唯字作佳，石鼓文亦然。言臣民之利唯仰於上，莫得擅有所與也。凡隸書從彳從亻之字多相亂，故往字或作住，與佳相似而誤。

刑稱陳

刑稱陳守其銀。楊注曰：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限。銀與垠同，念孫案楊說稱陳二字未安。余謂陳者道也。文登畢氏恬谿說尚書曰：李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是古謂道為陳。微子云：我祖底而退，亦謂道與不道也。言刑之輕重皆稱乎道，而各守其限也。

脩領 理續 主執持

五聽脩領莫不理續。主執持念孫案領猶治也。理也。言五聽皆脩理也。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鄭注：領猶領猶治也。淮南本經篇：神明弗能領也。高注：領理也。續當為績。主執持當為執主持。莫不理續。執主持者爾雅曰：績事也。言百官莫不各理其事。夫孰得而主持之也。上文曰：莫得輕重威不分。正所謂執主持也。又曰：莫得擅與執私得。又曰：莫得貴賤執私王。並與此文同一例。今本績誤作續，孰誤作執，執字又誤在主字下，則義不可通。楊說皆失之。

觀法不法見不視

楊注曰。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郝云。按此言觀法於法不及之地。見物於視不到之鄉。所以謂之隱遠至耳目顯也。具見上注非。

各以宜舍巧拙

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盧云。各以宜舍巧拙。句中脫一字。據楊注云。各以所宜不苟求也。或當作各以所宜舍巧拙。

臣謹脩

臣謹脩。君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謂君臣之倫不亂也。論古字通。說見儒效篇。念孫案。脩當為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相亂。說此言臣當謹循舊法而不變。其制變則在君也。循與變亂貫為韻。此以諄元二部通用。凡諄元二部之字。古聲皆不分平上去。此篇之例。首句無不入韻者。今本循作脩。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

賦

隆物 示下民 帝不齊均

智賦。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念孫案。隆與降同。古字或以隆為降。說見墨子尚賢中。示本作施。俗音之誤也。廣雅曰。施。予也。帝本作常。字之誤也。物字即指智而言。言皇天降智以予下民。

厚薄常不齊均。故有桀紂湯武之異也。今本施作示。常作帝。則義不可通。藝文類聚人部五。引此正作皇天隆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不齊均。楊說皆失之。

脩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狄

脩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狄者邪。楊注曰。智脩潔則可相親。若雜亂穢汙。則與夷狄無異。言險詐難近也。念孫案親近也。狄讀爲逖。逖遠也。大雅瞻卬篇。舍爾介狄。毛傳曰。狄遠也。是狄與逖同。此言智之爲德。近於脩潔。而遠於雜汙也。楊說皆失之。陳說同。

也

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引之曰。疵知爲韻也。字涉上文而衍。藝文類聚無。

大盈乎大寓

雲賦。精微乎毫毛。而太盈乎大寓。與字同。宋錢佃校本云。諸本作充盈乎大寓。非。念孫案作充盈者是也。下文充盈大宇而不窳。卽其證。充盈與精微對。監本作大盈。則旣與下大字複。又與精微不對矣。楊云。其廣大時。則盈於大宇之內。則所見本已作大盈。藝文類聚天部上。引作充盈乎天宇。

忽兮其極之遠也。攬兮其相逐而反也。

忽兮其極之遠也。攬兮其相逐而反也。楊注曰。攬與釀同。攬兮。分判貌。言雲或恍忽之極而遠舉。或分散。

相逐而還於山。念孫案忽遠貌。楚辭九歌曰：平原忽兮路超遠。九章曰：道遠忽兮。是忽為遠貌。極至也。言忽兮其所至之遠也。攝者雲氣旋轉之貌。考工記：冕氏鐘縣謂之旋。程氏易疇通藝錄曰：旋所以縣鐘者。設於甬上。孟子謂之追蠡。言追出於甬上者乃蠡也。蠡與螺通。文子所謂聖人法蠡蚌而閉戶是也。螺小者謂之蛇蝸。郭璞江賦所謂鸚螺蛇蝸是也。曰旋曰蠡其義不殊。蓋為金柄於甬上以貫於縣之者之鑿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流動不為聲病矣。水經睢水注云：睢陽城內有高臺謂之蠡臺。續述征記曰：迴道如蠡。故謂之蠡臺。是凡言蠡者皆取旋轉之義。反亦旋也。故曰攝兮其相逐而反也。楊說皆失之。

測意之

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楊注曰：請測其意引之曰。楊以意為志意之意。非也。意者度也。言請測度之也。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管子小問篇：東郭郵曰：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是意為度也。意之言億也。韓子解老篇：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忘與妄同。莊子胠篋篇云：妄意室中之藏是也。王褒四子講德論：今子執分寸而問億度。問億度即妄意度。鄭注少儀曰：測意度也。意本又作億。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

不窕 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 億忌 私置

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大宇而不窕。入卻穴而不偪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往來憺憺而不可為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楊注：充盈大宇二句云：窕讀為窾。深貌也。言充盈則滿大宇。幽深則入卻穴。而曾無偏側不容也。念孫案：楊訓窕為深貌。又以窕字連下句解之。皆非也。充盈大宇而不窕為句。窕者閒隙之稱。言充盈大宇而無閒隙也。偪不容也。偪與窕義正相反。

廣雅曰。窳。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窳。大者不擻。窳則不咸。擻則不容。杜注曰。窳。細不滿也。擻。橫大不入也。不咸。不充滿人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大戴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窳。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管子宙合篇曰。其處大也不窳。其入小也不塞。墨子尚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窳。小用之則不困。呂氏春秋適音篇曰。音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窳。高注曰。窳。不滿密也。義並與此同。暴至殺傷而不億忌。楊云。億。謂以意度之。雷霆震怒。殺傷萬物。曾不億度疑忌。言果決不測也。念孫案。億。讀爲意。意。億。古字通。說見前。測。意之下。意疑也。言暴至殺傷。而曾無所疑忌也。廣雅曰。意疑也。漢書文三王傳。於是天子意梁。顏師古注。與廣雅同。韓子說疑篇。上無意。下無怪。無意。無疑也。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平津侯傳。宏爲人意忌。外寬內深。酷吏傳。湯雖文深意忌。皆謂疑忌也。楊以億爲億度。則分億與忌爲二義。失之矣。功被天下而不私置。楊云。天下同被其功。曾無所私置。言無偏頗。念孫案。置。讀爲德。言功被天下而無私德也。繫辭傳。有功而不德。德。鄭陸蜀才並作置。鄭云。置當爲德。逸周書官人篇。有施而弗德。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作有施而不置。荀子哀公篇。言忠信而心不德。大戴禮哀公問五義篇。作躬行忠信而心不置。是置爲德之僭字也。此段以塞。偏塞。忌極爲韻。忌讀如極。左傳。費無極。史記。作費無忌。置與德同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訊下者與二字。蓋因上下文而衍。訊字不入韻。上文充盈大字而不窳。窳字亦不入韻也。盧云。訊不與前後韻協。疑是訊託誤倒。

非是。託字於古音屬鐸部。塞偏等字於古音屬職部。改託訊爲訊託仍不合韻。

與暴爲鄰

蠶賦名號不美與暴爲鄰。楊注曰：侵暴者亦取名於蠶食。故曰與暴爲鄰也。引之曰：如楊說則蠶下必加食字而其義始明。竊謂方言慘殺也。說文慘毒也。字或作潛。莊子庚桑楚篇曰：兵莫潛于志。鏐鏐爲下。慘蠶潛聲相近。故曰與暴爲鄰。

五泰

請占之五泰。盧云：此與下文五泰。宋本皆作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今從元刻。與困學紀聞所引合。古者帝字不與敗世害韻。五支六脂之別也。念孫案敗世害泰。古音並屬祭部。非唯不與五支之去聲通。並不與六脂之去聲通。此盧用段說而誤也。說見戴先生聲韻考。

喜溼

喜溼而惡雨。念孫案蠶性惡溼。不得言喜溼。太平御覽資產部五。引作疾溼而惡雨。是也。惡雨與疾溼同意。楊云：溼謂浴其種。乃曲爲之說耳。

簪以爲父

楊注曰：簪形似箴而大。故曰爲父。盧云：簪當爲鑽。子貫反。謂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箴賴以成形。故曰爲父。

幽晦

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元刻作幽闇。宋龔本同。念孫案元刻是也。楊注幽闇之人是其證。宋本闇作晦者。涉上文旦暮晦盲而誤。藝文類聚人部八引作幽暗登照。暗與闇同。

反見從橫

公正無私。反見從橫。楊注曰。言公正無私之人。反見謂從橫反覆之志也。念孫案反見從橫四字。文不成義。此本作見謂從橫。言公正無私之人。反以從橫見謂於世也。楊注內見謂二字。卽其證。凡見譽於人曰見謂。若王霸篇曰。齊桓公閨門之內。縣樂奢泰游抗之循。於天下不見謂脩。賈子脩政語篇曰。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皆是也。見毀於人。亦曰見謂。若莊子達生篇曰。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漢書兒寬傳曰。張湯爲廷尉。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擲風谷風箋曰。涇水以有涓。故見謂濁。今本謂譌作涓。據正義改。及此言見謂縱橫。皆是也。後人不曉見謂二字之義。又以楊注云反見謂從橫。遂改正文見謂爲反見。不知楊注特加反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所有也。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正作見謂從橫。

貳兵

懲革貳兵。楊注。懲與敵同。念孫案貳兵二字。文義不明。貳當爲戒字之誤也。隸書戒字作戎。與貳相似。戒兵與懲革同義。楊云。

貳副也。未安。

將將

道德純備。讒口將將。楊注曰。將去也。言以讒言相退送。或曰將將讀爲鏘鏘。進貌。念孫案楊後說讀將將爲鏘鏘是也。而云進貌。則古無此訓。余謂將將。集聚之貌也。周頌執競篇。磬筦將將。毛傳曰。將將。集也。然則讒口將將。亦謂讒言之交集也。小雅十月篇。讒口躑躑。箋云。躑躑。衆多貌。義亦與將將同。

雜布與錦

雜布與錦。不知異也。念孫案此謂布與錦雜陳於前。而不知別異。說文布。桌織也。言美惡不分也。楊以雜布二字連讀。而訓爲麤布。失之。

閭姬子奢

楊注曰。閭姬。古之美女。後語作明陬。蓋一名明陬。漢書音義。韋昭曰。閭陬。梁王魏嬰之美女。子奢當爲子都。鄭之美人。詩曰。不見子都。後語作子都。盧云。明是閭字之誤。楊未省照耳。汪云。都奢古本一音。不必改字。

大略

教出 而後士

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出，畢行。楊注曰：教，謂戒令，畢行，謂羣臣盡行從君也。念孫案：教出，當爲教士，謂常所教習之士也。大戴禮《虞戴德篇》云：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士畢行，文與此同也。下文曰：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楊云：言威儀如此，乃可爲士。念孫案：士當爲出，言必聽律習容而後出也。楊云：聽律，謂聽佩玉藻云。習容，觀玉聲乃出。鄭注曰：是其證也。隸書士出二字相似，傳寫往往譌溷。 隸書出字，或當作士，若省作款，皆是也。故諸書中士出二字，傳寫多誤。僖二十五年左傳：謀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爲欲篇：謀出譌作謀士。管子：大匡篇：士欲通吏，不遁。今本土譌作出。史記：呂后本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夏本紀：稱以出。大戴禮：五帝德。楊說皆失之。

虛之 非禮也 非義也

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楊注曰：虛，讀爲居，聲之誤也。念孫案：虛當爲處，字之誤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是其證。陳說同。又引論語：里仁爲美，擇不處仁。又案：楊云：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盧云：非義也，亦當爲非禮也。案：楊盧之說，皆非也。非禮也，當作非仁也。劉說非義也，義字不誤。此文云：仁非其里而處之，非仁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前後正相呼應，以是明之。

不知

審節而不知，不成禮。楊注曰：知或爲和，念孫案：作和者是也。禮以和爲貴，故審節而不和，則不成禮。下文

和而不發。正承此和字言之。今本和作知。字之誤耳。諱書和字或作知與知相似。見漢白石神君碑。既能審於禮節。則不得謂之不知。楊云。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意。於不知下加其意二字。失之。

殺大蚤

楊注曰。禮記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爲早也。念孫案。此說是也。前說非。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老。老者以養。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

汪云。君臣以下四十一字。錯簡。當在後國家無禮不寧之下。此因上尙尊尙親之文而誤。

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

念孫案。設當爲讌。字之誤也。故楊注云。讌。宴也。今注文讌字亦誤作設。寢對廟而言。讌衣對祭服而言。王制。燕衣不

踰祭服。寢不踰廟。是其證。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

楊以殺內二字連讀。云當爲冰泮逆女。霜降殺內。故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殺。滅也。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卽殺內之義。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霜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嗜欲也。盧云。案詩陳風東門之楊。毛傳云。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正義引荀卿語。並云。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爲昏期。家語所

說亦同。笮有苦葉所云。迨冰未泮。周官媒氏。中春會男女。皆是要其終。言不過是耳。楊注非。十日一御。君子之謹游於房也。不必連冰泮言。引之曰。此文本作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謂霜降始逆女。至冰泮而殺止也。召南標有梅。及陳風東門之楊。正義兩引此文。皆作冰泮殺止。周官媒氏疏。載王肅論。引此文及韓詩傳。亦皆作冰泮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東門之楊正義所引如是。今本作殺內乃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自楊所見本。殺下始脫止字。而楊遂以殺內二字連讀。誤矣。冰泮殺止。指嫁娶而言。內字下屬爲句。內十日一御。別是一事。非承冰泮而言。

大之

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引之曰。大之當爲六之。言以六尺而六之。則爲三丈六尺也。楊以廣釋大。則所見本已誤。

文貌 情用

文貌情用。相爲內外表裏。念孫案。文貌在外。情用在內。故曰相爲內外表裏。禮論篇曰。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彼言文理。猶此言文貌。楊彼注云。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是也。此注失之。

脩六禮明十教

楊注曰。十或爲七。念孫案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則作七教者是也。凡經傳中七十二字。互誤者多矣。楊前注以禮運之十義爲十教。失之。

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郝云。按此謂管仲尙功力而不脩仁義。不可爲王者之佐。注以四子言。恐非。

害靡國家

利夫秋豪害靡國家。楊注曰。靡。披靡也。利夫秋豪之細。其害遂披靡而來。及於國家。念孫案楊說靡字之義。非是。靡者滅也。言利不過秋豪。而害乃至於滅國家也。方言。靡。滅也。郭璞曰。或作摩滅字。音糜。漢書賈山傳。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司馬遷傳。富貴而名靡滅。靡與糜古同聲而通用。說見唐韻正。陳云。靡。累也。言所利在秋豪。而其害累及國家也。詩周頌傳曰。靡累也。是其義。

場園

大夫不爲場園。念孫案場園當爲場圃。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不爲場圃。玩楊注亦是圃字。論語子路篇馬注。及射義鄭注。並云樹菜蔬曰圃。卽楊注所本。

然故

然故民不困財。羣書治要財作則則以民不困爲句則字下屬爲句貧窶者有所竄其手念孫案然故猶是故也堯問篇然故士至同說見釋詞然字下。

上好羞則民闇飾矣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矣

楊注曰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闇自脩飾也念孫案楊說迂曲而不可通羞當爲義羞字上半與義同又涉上文兩羞字而誤也上好義則民闇飾者言上好義則民雖處隱闇之中亦自脩飾不敢放於利而行也。呂氏春秋具備篇載宓子賤治亶父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卽所謂民闇飾也賈子大政篇曰聖明則士闇飾矣上好義與上好富對文故下文又云欲富乎與義分背矣上好義則民闇飾上好富則民死利卽上文所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也。論錯幣篇上好禮則民闇飾上好貨則下死利卽用荀子而小變其文劉云二者亂之衢二者二字承上兩句而言則亂上當有治字。

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

郝云按細席注皆未安恐茵席之形譌蓋茵借爲網網又譌爲細耳念孫案郝說是也漢書霍光傳加畫繡網馮如瀆曰網亦茵是其證茵席之言謂昔日之言卽論語所謂平生之言也故尸子云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見楊注

和之璧爲天子寶

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盧云厥同槩說文槩門網也荀子以厥爲槩晏子以困爲網皆謂門限意林不解乃改爲璞矣念孫案此段說也見鍾山札記玉人琢之爲天子寶。

念孫案文選劉琨答盧諶詩序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注引此和下有氏字晏子春秋雜篇同為天子寶作為天下寶又引史記藺相如傳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於義為長下文亦云子贛季路為天下列士

不立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念孫案立字義不可通立亦當為言下文未問則不立同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皆謂君子之不易反以其言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此篇之文多與曾子同也隸書言字或作音若善作善詹作善善作善之類皆是因脫其半而為立秦策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今本言譌作立楊曲為之說非

少不諷

少不諷壯不論義念孫案少不諷當從大戴記作少不諷誦諷誦與論議對文少一誦字則文不足意矣楊云諷謂就學諷詩書則所見本已脫誦字

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如學

郝云按如肖似也此言仕必不可負所學注云如往非也

皋如 嶺如 鬲如

望其壙皋如也嶺如也鬲如也楊注曰皋當為宰宰冢也宰如高貌嶺與填同謂土填塞也鬲謂隔絕於上列子作宰如墳如天瑞篇盧云公羊僖卅三年傳宰上之木拱矣是宰即冢也冢大也如大山也嶺讀為

顛山頂也。鬲如形如實五穀之器也。山有似顛者矣。列子嶼如作墳如。如大防也。劉云。案今列子作罍如也。宰如也。罍卽皋。豈楊氏所見本異邪。罍如宰如。二句疊出。則不得破皋爲宰矣。念孫案家語困誓篇亦作罍如也。王肅曰。罍高貌。

其人 其人也 非其人也

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也而不教。不詳。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盧云。此條言所好者君子。是爲得其人。非君子而好之。則所好非其人也。人可與言而不教。是爲不詳。不可與言而教之。則又資盜糧。借賊兵也。楊注不了。念孫案其人也而不教也。字當在上句其人下。汪說下文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上非其人下有也字。下非其人下無也字。是其證。此言能好君子。則爲可教之人。可教而不教之。是爲不詳。若所好非君子。則爲不可教之人。不可教而教之。則是齋盜糧。借賊兵也。盧說亦未了。

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

楊注曰。後門者。君之守後門至賤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弊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尙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渾跡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聞。言聞之久矣。盧云。案柳下惠一條。不當蒙上文。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蓋卽毛詩巷伯詁訓傳所云。嫗不逮門之女。而國人不稱其亂也。非一日之聞。言素行爲人所信。又

鍾山札記引呂氏春秋長利篇云。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高誘注。後門。日夕門已閉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暮而後門。

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

楊注。蒙上文為解。盧云。此亦當別為一條。

來乘

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者也。念孫案下乘字疑涉上乘字而衍。凡物有乘而來者。乘因也。文選謝眺始出尚書省詩注。引如滔漢書注。言凡物必有所因而來。反乎我者。即出乎我者也。故曰。其出者是其反者也。今本來下又有乘字。則義反晦矣。楊說失之。

禍之所由生也。生自纖纖也。

盧云。元刻作禍之所由生。自纖纖也。宋龔本同。與大戴曾子立事篇同。汪從元刻。

泔之 奧之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如奧之。楊注曰。泔與奧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盧氏龍城札記曰。案非烹和也。曾子以魚多。欲藏之耳。泔。米汁也。泔之。謂以米汁浸漬之。門人以易致腐爛。食之不宜於人。或致有腹疾之患。故以為傷人。說文。奧。宛也。宛。奧也。奧與宛皆與鬱音義同。今人藏魚之法。醉魚則

用酒醃魚則用鹽置之甌中以鬱之可以經久且味美奧如鬱韭鬱麴之鬱鬱韭見說文藪字下鬱麴見釋名皆謂治之

藏於幽隱之處今魚經鹽酒者於老者病者極相宜正與傷人相反念孫案米泔不可以漬魚盧謂以米

泔浸漬之非也泔當為洎周官士師洎鑊水鄭注曰洎謂增其沃汁襄二十八年左傳去其肉而以其洎

饋正義曰添水以為肉汁遂名肉汁為洎然則添水以為魚汁亦得謂之洎洎之謂添水以漬之也呂氏

春秋應言篇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高注曰肉汁為洎彼言多洎之少洎之即此所

謂洎之矣以洎漬魚則恐致腐爛而不宜於食故曰洎之傷人也隸書甘字或作目與自字極相似故洎

誤為泔耳漢西嶽華山亭碑甘澍弗布甘字作自見漢隸字原奧亦非烹和之名盧訓奧為鬱是也釋名曰臙奧也藏物於奧內稍

出用之也彼所謂臙即此所謂奧之矣然盧謂奧與宛鬱同音則非也奧與宛鬱同義而不同音故諸書

中鬱字有通作宛者而宛鬱二字無通作奧者以宛鬱釋奧則可讀奧為宛鬱則不可

唯

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盧云唯元刻作雖念孫案唯即雖字也說見經義述聞桓十四

年穀梁傳

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者蜉蝣也

注云此二語別是一義與上文不相蒙注非

宥坐

今生也有時

嫚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曩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念孫案今字當在嫚令謹誅上。總下三事言之。文義方順。家語始誅篇。作夫嫚令謹誅。夫字亦總下之詞。

綦三年而百姓往矣

盧云。往乃從之誤。下注同。念孫案從下當有風字。今本無風字者。從誤爲往。則往風二字。義不可通。後人因刪風字耳。據楊注云。百姓從化。化字正釋風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正作百姓從風。韓詩外傳及說苑政理篇並同。

邪民不從

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念孫案邪民本作躬行。上文云。上先服之。三年而百姓從風。服者。行也。卽此所謂躬行也。故云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隸書躬與邪相似。故躬誤爲邪。見隸辨案。躬行作邪行。邪字誤。唯說苑不誤。今本荀子邪行作邪民。乃後人所改。辯見下。家語始誅篇。作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案荀子之躬行不從。誤作邪行不從。則意不可通。王肅不知邪爲躬之誤。故改邪行不從爲邪民不從化。以曲通其義。而今本荀子亦作邪民。則又後人以家語改之也。楊注云。百姓既從。然後誅其姦邪。則所見本已同。今本說苑正作

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

任負車

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楊注曰：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念孫案：古無訓負爲重者。余謂負亦任也。魯語注曰：任，負荷也。楚辭九章注曰：任，負也。連言任負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倒言之則曰負任。齊語：負任擔荷是也。

陵遲故也

楊注曰：遲，慢也。陵遲，言邱陵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陂陀也。盧云：案淮南山以陵遲故能高。泰族篇陵遲，猶迤邐陂陀之謂。此注與匡謬正俗俱訓陵爲邱陵，似泥。念孫案：盧說是也。說文：委，委徧也。其字本作委，則非謂邱陵明矣。詳見漢書雜志末卷。

馮而游

百仞之山而馮子馮而游焉。念孫案：馮者，登也。周官馮相氏注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廣雅曰：馮，登也。故外傳作童子登而遊焉。說苑作童子升而遊焉，升亦登也。

大徧與諸生

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念孫案：徧與上不當有大字。蓋涉上文大水而衍。據楊注云：徧與諸生。

謂水能徧生萬物。則無大字明矣。初學記地部中。引此無大字。大戴記勸學篇。說苑雜言篇。家語三恕篇。並同。

澆澆乎

其澆澆乎不涸盡。似道。楊注曰。澆讀爲滉。滉滉。水至之貌。涸讀爲屈。竭也。家語作浩浩。無屈盡之期。念孫案。楊讀澆爲滉。滉滉。水至之貌。古無此訓。澆澆當從家語作浩浩。字之誤也。俗書澆字作洸。與浩浩略相似。王制曰。有餘曰浩。故曰浩浩乎不屈盡。初學記引荀子正作浩浩。則所見本尙未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同。

佚若聲響

其應佚若聲響。楊注曰。佚與逸同。奔逸也。念孫案。奔逸與聲響。義不相屬。楊說非也。佚讀爲咿。音逸。咿。疾貌也。言其相應之疾。若響之應聲也。漢書楊雄傳。甘泉賦。薶咿肸以搥根兮。聲駢隱而歷鍾。師古曰。言風之動樹。聲響振起。衆根合同。駢隱而盛。歷入殿上之鍾也。薶讀與響同。咿音丑乙反。文選李善注曰。咿。疾貌也。余曰。切正與佚字同音。古無咿字。故借佚爲之耳。

皆繼

鄉者賜觀於大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有說邪。匠過絕邪。楊注曰。九當爲北。被皆當爲彼。蓋音盍。戶扇也。與闔同。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盍皆繼續。彼有說邪。匠過誤而遂絕。

之邪家語三怨篇作北蓋皆斷王肅云觀北而之蓋皆斷絕也念孫案繼與輟說絕韻不相協繼當爲鬻字之誤也說文鬻古文絕正與輟說絕爲韻鬻爲古文絕而此文以鬻絕並用者古人之文不嫌於複凡經傳中同一字而上下異形者不可枚舉卽用韻之文亦有之皋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釋文畏馬本作威周官鄉大夫注引作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是畏卽威也小雅正月篇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釋文威本或作滅昭元年左傳引作褒姒滅之是威卽滅也越語云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管子勢篇作死死生因天地之形是刑卽形也皆與此文之鬻絕並用同例今本鬻作繼則旣失其韻而又失其義矣楊云皆繼謂材木斷絕相接繼非也接繼與斷絕正相反下文云匠過絕邪則此文之不作繼甚明家語作北蓋皆斷斷亦絕也

嘗有說

大廟之堂亦嘗有說念孫案嘗讀爲當當嘗古字通孟子萬章篇是時孔子當隱說苑至公篇當作嘗言大廟之堂所以北蓋皆斷絕者亦當有說也下文蓋曰貴文也正申明亦當有說之意楊訓嘗爲會失之

因麗節文

官致良工因麗節文楊注曰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念孫案麗非美麗之謂麗者施也見廣雅及多方顧命呂刑傳士喪禮注言因良材而施之以節文也良材見下文家語作匠致良材盡其功巧正謂施之以節

文也。

子道

則不幸

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念孫案則與卽同。說見釋詞。

則何以爲 脫一句

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念孫案以字衍。韓詩外傳無以字。下文何爲而無孝之名也。亦無以字。又案外傳此句下。有意者所友非仁人邪一句。玩本書亦似當有此句。下文雖有國士之力四句。正承此句而言。又下文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承上身不敬三句而言。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則承此句而言。若無此句。則與下文不相應矣。

法行

遠反

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艾乎。念孫案遠當爲反。反當爲遠。內人親而外人疏。今疏內而親外。是反也。故曰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是舍近而求遠也。故曰不亦遠乎。下文曰失之

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迂卽遠也。是其證。今本反與遠互誤。則非其旨矣。韓詩外傳正作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楊說皆失之。

栗而理

溫潤而澤仁也。栗而理智也。宋呂本如是。宋錢佃本及元刻。依聘義於栗上增縝字。而盧本從之。引之曰。增縝字者誤也。楊注但釋栗理二字。而不釋縝字。則正文之無縝字甚明。說苑雜言篇說玉曰。望之溫潤。近之栗理。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亦言栗理而不言縝栗者。秩然有條理之謂。故有似於智。楊依聘義注。訓栗爲堅貌。亦非。說詳經義述聞聘義。

瑕適並見情也

念孫案適讀爲謫。經傳通以適爲謫。謫亦瑕也。老子曰。善言無瑕謫。是也。管子水地篇。瑕適皆見精也。精與情同。說見管子。尹知章曰。瑕適。玉病也。呂氏春秋舉難篇。寸之玉必有瑕。適說苑曰。玉有瑕。必見之於外。故君子比情焉。此言瑕適而說苑但言瑕。是適卽瑕也。情之言誠也。玉不自掩其瑕適。故曰情。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自稱其惡謂之情。義與此同。楊讀適爲調適之適。失之。

哀公

紳而搢笏。此賢乎。

然則夫章甫絢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念孫案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家語五儀篇。紳下有帶字。賢上有皆字。並於義爲長。

勤行 止交

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盧云。止交。大戴禮韓詩外傳皆作止立。引之曰。作止立者是。止交二字。文不成義。楊云。交謂接待於物。非也。勤行亦當依大戴作動行。皆字之誤也。動行與止立對文。外傳作動作。

五鑿爲正心從而壞

楊注曰。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言五鑿雖似於正。而其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一曰。五鑿。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奪。盧云。案大戴禮作五鑿爲政。此正字義當與政同。注似非。念孫案楊後說以五鑿爲五情。頗勝前說。

大辨乎天地

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念孫案辨讀爲徧。言其事大則徧乎天地。明則察乎日月也。與上辨乎萬物之情性不同。楊以辨爲辨別。則與大字義不相屬矣。徧辨古字通。說見日知錄。

若天之嗣

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念孫案嗣讀爲司。鄭風羔裘傳曰。司。主也。言若天之主。司萬化。其事不可得而知。

也。司嗣古字通。大戴記正作若天之司。高宗彤日王司敬民。楊云。嗣繼也。失之。

焉不至

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盧云。正文焉下元刻有而字。下四句並同。宋龔本同。而當訓爲能。若以爲衍。不應四句皆然。又補校云。考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而卽能字。高誘注呂氏春秋去私士容二篇。皆訓而爲能。其注淮南亦然。易屯釋文亦云。鄭讀而爲能。然則此焉而正當讀爲焉能。不可易矣。念孫案盧說是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此有而字。其引此無而字者。皆後人不知古訓而刪之也。古書多以而爲能。詳見淮南人閒篇。

東野子之善馭乎

盧云。家語顏淵篇。作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此脫子亦聞三字。又子之當作之子。念孫案東野子亦當作東野畢。下文皆作東野畢。是其證。韓詩外傳作善哉東野畢之御也。新序雜事篇同。

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

盧云。新序家語。是下皆有以字。念孫案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亦有以字。韓詩外傳同。當據補。

堯問

振寡人之過

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念孫案振救也。說文振舉救也。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周語魯語。吳語注。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淮南時則篇注。並云振救也。史記蒙恬傳曰。過可振而諫可覺。故曰振寡人之過。楊云振舉也。於義未該。

窶小

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楊注曰。窶無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諮詢。是乃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念孫案楊分窶與小為二義。非也。窶亦小也。言其好自用也。是其器局之所以窶小也。韓子詭使篇。惇慤純信。用心一者。則謂之窶。言世人皆尙詐僞。故見惇慤純信。用心專一者。則謂之窶小也。釋名曰。窶數猶局縮。皆小意也。漢書東方朔傳。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師古曰。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漓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窶數者。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案物在盆下。謂之窶數。亦局縮之意也。蔡邕短人賦。劣厥窶窶。亦是短小之意。詩傳以窶為無禮。謂貧者不能備禮。非謂無禮驕人也。

不聞卽物少至

楊注曰。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之事亦少。聞或為問。念孫案聞卽問字也。說見經義述。馭旅象傳及風。言不問則所知之事少也。問字正承上文見士問曰而言。

不息

多其功而不息。劉云。不息。韓詩外傳。春秋繁露。山川頌。說苑。臣術篇。並作不言。引之曰。言與息形聲皆不

相近。若本是言字。無緣誤爲息。息當爲憇。憇古德字。繫辭傳曰。有功而不德。是也。韓詩外傳。春秋繁露。說苑。作不言。意與不德同。俗書憇字作憇。形與息相似而誤。大戴禮公冠篇。靡不蒙憇。今本誤作靡不息。是其證也。家語困誓篇。作多其功而不意。王肅曰。功雖多而無所意也。兩意字亦憇字之誤。家語本於荀子。則荀子之本作憇明矣。太平御覽地部二。正引作多其功而不德。

余昔校荀子。據盧學士校本而加案語。盧學士校本。則據宋呂夏卿本而加案語。去年陳碩甫文學。以手錄宋錢佃校本異同。郵寄來都。余據以與盧本相校。已載入荀子雜誌中矣。今年顧澗齋文學。又以手錄呂錢二本異同見示。余乃知呂本有刻本影鈔本之不同。錢本亦有二本。不但錢與呂字句多有不同。卽同是呂本。同是錢本。而亦不能盡同。擇善而從。誠不可以已也。時荀子雜誌已付梓。不及追改。乃因顧文學所錄。而前此未見者。爲補遺一編。並以顧文學所考訂。及余近日所校諸條。載於其中。以質於好古之士。云。道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高郵王念孫敍時年八十有七。

荀子補遺

勸學篇 以錐滄壺也。宋呂本滄作滄。與錢本同。

修身篇 保利非義。謂之至賊。盧云。非元刻作弃。念孫案。盧本作非者。為影鈔宋本所誤也。刻本正作

弃。弃與保義正相反。作非者。字之誤耳。呂錢本元刻。及世德堂本皆作弃。

其遠思也早。呂本作遠害。與錢本同。

榮辱篇 橋泄者。人之殃也。呂本橋作僑。與錢本元刻同。

儵鮒者。浮陽之魚也。肱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楊注曰。肱與祛同。方言云。祛。去也。去於沙。謂失水去在

沙上也。引之曰。魚在沙上。不得謂之去於沙。楊說非也。案。肱當為俗。字從人。谷聲。谷其虛反。與風俗之俗從谷者不同。玉篇。俗。渠

戟切。倦也。集韻。飢。方言。傍也。倦。與或作御。俗。漢司馬相如子虛賦。微飢受詘。郭璞曰。飢。疲極也。上林賦。與

其窮極倦飢。郭曰。窮極倦飢。疲憊者也。說文。御。微御。受屈也。飢。飢御。並與俗同。窮極倦飢。其義一也。廣雅

曰。困。疲。羸。券。鄭注。考工記。轉人。御。窮。備。與。憊。同。遜。象。傳。有。疾。極。也。趙注。孟子。離。婁。篇。曰。極。困。疲。羸。倦。御。窮

儻。極。其。義。一。也。然。則。俗。者。窮。困。之。謂。言。魚。困。於。沙。而。思。水。則。無。及。也。隸。書。彳。旁。或。從。篆。作。几。與。月。相

似。谷。或。作。去。漢。冀。州。刺。史。玉。純。碑。御。掃。閉。門。御。字。作。却。今。俗。書。卻。脚。二。字。亦。作。却。脚。與。去。相。似。故。俗。字。譌。而。為。祛。

非相篇 以其治亂者異道。呂本以其作其。以與錢本同。前謂呂本作以其。因盧本而誤。

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引之曰。故君子之於言也。言當爲善。善字本作善。脫其半而爲言。又涉上下文言字而誤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三之字皆指善而言。下文云。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此句凡兩見是其明證矣。下文又云。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今本故下衍言字辯見前仁卽所謂善也。今本善作言。則下文三之字皆義不可通。

非十二子篇 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 呂錢本皆無之字。念孫案呂錢本是也。據楊注云。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則無之字明矣。性惡篇云。禽獸行。虎狼貪。司馬法云。外內亂。禽獸行。句法並與此同。仲尼篇 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呂本淫汰也。下有如彼二字。與錢本同。

儒效篇 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呂本仁人隆也。作仁之隆也。念孫案呂本是也。此言先王之道。乃仁道之至隆者也。所以然者。以其比中而行之也。比從也。毗至反。說見前楊云。仁人之所崇高也。失之。錢本

以下作仁人隆也。卽涉注仁人而誤。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盧云。宋本作人之所以道也。下又有君子之所道也。句。今從元刻刪正。念孫案盧說非也。人之所以道者。道行也。謂人之所以行也。君子之所道者。道爲人之所以行。而人皆莫能行之。唯君子爲能行之也。二句本不同義。後人以爲重複而刪之。謬矣。下文君子之所謂賢者

八句正承此君子而言。則此句之非衍文甚明。呂錢本世德堂本皆作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今據以補正。

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盧云起之。宋本無之字。念孫案宋本是也。貴名起如日月。

言貴名之顯著也。王霸篇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云乎哉。起下不當有之字。元刻及世德堂本有之字。乃涉

下句天下應之而衍。呂錢本皆無之字。

盡善挾洽之謂神。呂錢本洽並作治。念孫案呂錢本是也。挾與浹同。全體皆善。故曰盡善。全體皆治。故

曰浹洽。楊注挾讀爲浹。挾治。浹治也。正文挾洽二字。元刻及世德堂本並作挾洽。洽字乃涉注文周洽而誤。盧從元刻。非

也。挾治與盡善對文。若作挾洽。則與盡善不對矣。

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引之曰。此上當有曷謂固曰四字。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與曷謂固上下

正相呼應。曷謂固與上文之曷謂一。曷謂神皆文同一例。曷謂神曷謂固。承上執神而固言之。下文神固

之謂聖人。又承上曷謂神曷謂固言之。今本脫去曷謂固曰四字。則與上下文不相應矣。

其愚陋溝瞽。而冀人之以己爲知也。呂本其作甚。與余說合。

王制篇。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念孫案析當爲折。折之言制也。呂刑制以刑。墨子尙同篇引作折。則刑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

注魯讀折爲制。愿讀爲源。說文。源音與愿同。黠也。言制桀黠之民。使畏刑也。作愿者借字耳。余前說改愿爲暴。未確。韓詩

外傳作折暴恐是以意改未可援以爲據下文之誅暴禁悍富國篇之禁暴勝悍文各不同皆未可據彼以改此

又下文拊急禁悍防淫除邪拊亦當爲折急卽

愿之譌前改急爲暴亦未確急與暴形聲皆不相似若本是暴字無緣譌而爲急

東海則有紫紩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楊注曰紫紫貝也紩未詳字書亦無紩字當爲蚌反居業

郭璞江賦曰石蚌應節而揚葩注云石蚌龜形春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古以龜貝爲貨故曰衣食之引

之曰案下文云中國得而衣食之則紫紩爲可衣之物魚鹽爲可食之物較然甚明紫與此通管子輕重

丁篇昔萊人善染練此之於萊純錙綱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是東海有紫之證紩當爲綌右

旁谷字與去相似綌之譌紩猶卻之譌却也說見補遺榮辱篇葛精曰絺纈曰綌周南葛覃傳禹貢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有絺

則有綌矣管子輕重丁篇東方之萌帶山負海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言以葛爲絺綌也是東海有

綌之證紫與綌皆可以爲衣故曰中國得而衣之楊注大誤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引

之曰君子之始也之始二字蓋涉上三之始而衍此言禮義爲治之始而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則

君子也故君子又爲禮義之始下文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仍是此意此承上文君子爲禮義之

始而申言之則君子下不當更有之始二字楊云君子以積學爲本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

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引之曰師旅二字後人以意加之也此言祭祀賓客喪紀之事而師旅不與焉

故楊注但言喪祭朝聘而不言師旅則本無師旅二字明矣使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念孫案免盡當爲盡免免與勉同盡勉皆勉也勉與偷對文君道篇曰賞免罰偷今本免論作克辯見君道

就能有與是鬪者與呂本就作孰與引之說合

富國篇而或以無禮而用之呂本而作節與錢本元刻同

掩地表畝引之曰掩地二字義不可通掩疑撩之譌說文撩理也廣雅一切經音義十四撩力條反通俗文云理亂謂之撩理今多作料量之料字也以上一切經音義撩地表畝謂理其地表其畝也撩字俗書作撩

與掩相似而誤楊云掩地謂耕田使土相掩迂迴而難通矣王霸篇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正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

盧云正各本作故今從宋本念孫案正錯之呂錢本皆作既錯之是也衡既縣則不可誣以輕重繩墨既陳則不可誣以曲直規矩既設則不可誣以方圓故曰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盧謂宋本作正者爲影

鈔本所誤影鈔本作正者涉上文兩正字而誤

欲調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呂錢本欲下皆有得字是也上文兩言欲得則此亦當然元刻以下脫得字

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念孫案國在謂國存也在字不屬下讀下偏與上偏相

對下偏上不當有在字。據楊注云。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之類。下偏反是。則所見本作下偏而國危明甚。後人誤以在上二字連讀。又於下偏上增在字。而不知與正文注文皆不合也。余前說謂兩者並行下衍而國二字失之。

故其治法。呂本作故其法治。與錢本同。前謂呂本作其治法。因盧本而誤。

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呂錢本也。上皆無者字。與余說合。

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

呂錢本成俗下皆有於字。念孫案呂錢本是也。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十五字爲一句。下文云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句法正與此同。元刻以下脫於字。則失其句矣。

君道篇 王猷允塞。呂本猷作猶。與錢本同。前謂呂本作猷。因盧本而誤。見議兵篇

君者槃也。呂本此下有民者水也句。與錢本同。

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呂錢本其下皆有中字。念孫案呂錢本是也。其中謂廣與狹之中也。耳目之所及甚狹。其所不及者甚廣。其中之事。或弛易齟差。而人主不知。則必有拘脅蔽塞之患。並見上文故曰其中不可以不知。若是其危也。元刻始脫中字。

議兵篇 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楊注曰滑亂也音骨引之曰滑然非離德之謂滑當爲渙說卦曰渙者離也雜卦曰渙離也下文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渙爲離貌故曰渙然有離德俗書渙字作渙滑字作滑二形略相似故渙譌爲滑新序雜事篇正作渙然有離德韓詩外傳作突然有離德突乃渙之譌渙換古字通文選琴賦注引着顏篇云換散也

拱挹指麾 呂本挹作揖前謂諸本皆作挹盧改爲揖誤也

正論篇 故凡言儀期命是非以聖王爲師 引之曰是非當作莫非正文云莫非以聖王爲師故楊注云皆以聖王爲師皆字正釋莫非二字凡本書中言莫非莫不者注悉以皆字釋之 今本莫非作是非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文兩是非字而誤

百姓以爲成俗 呂本無爲字與余說合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人之情三字連讀欲寡二字連讀非以情欲連讀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 念孫案以己之情欲爲多呂本作以己之情爲欲多是也錢校亦云監本己之情三字連讀欲多二字連讀謂人皆以己之情爲欲多不欲寡也自錢本始誤作以己之情欲爲多則似以情欲二字連讀矣互見下文天論篇注引此正作以己之情爲欲多

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 楊注曰情欲之寡或爲情之欲寡念孫案或本是也此謂宋子將使人知情之

欲寡不欲多也。下文云古之人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今子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下情三字上文凡七見。今據改。是其證。楊本作情欲之寡非。

禮論篇 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念孫案足當爲是。爾雅曰是則也。

則亦法也。非十二子篇曰不法先王不是禮義。修身篇曰不是師法而好自用猶此言不法禮不是禮也。是與足字相似。

而誤。楊說及余前說解足字皆未確。

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親乎。楊注曰所隆親所厚之親也。引之曰隆尊

也。見經解注隆親二字平列。所隆謂君也。所親謂父母也。下文曰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是

其證。楊注非。

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楊注曰十重蓋以棺槨與杭木合爲十重也。引之曰十

疑當作七。凡經傳中七十二字多互譌不可枚舉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天子七重。故諸侯減而爲五。大夫減而爲三也。楊

注非。

各反其平。引之曰平字不誤。下文曰久而平。楊注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是其證。前謂平當爲本。失之。

說襲衣。錢本說作設與盧說合。

三月之殯。楊注曰此殯謂葬也。引之曰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則殯非葬也。三月之殯。謂既殯之後。未

葬之前約有三月之久也。上文曰：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楊彼注云：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是其義矣。下文曰：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邱陵也。乃言葬事耳。

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句足之日也。引之曰：繇讀爲遙。凡從畚之字，多並見於蕭尤二韻。故協

尋傳作繇，首飾之步搖，周官追師注作繇。遙其期，謂遠其葬期也。足之日，謂足其日數也。楊云：繇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繇讀

爲由，從也。則誤讀繇爲由，且誤以期足之日連讀矣。

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引之曰：

須者遲也。論語：變須字，遲。謂遲其期，使足以容事也。楊云：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則失之迂矣。

解蔽篇：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勉之彊之，其福必長。盧云：輔賢之謂彊，宋本彊作能。案彊字與上

下韻叶。念孫案：盧說非也。知賢之謂明，承上文仁知且不蔽而言。輔賢之謂能，承上文能持管仲，能持周

公而言。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承上文名利福祿與管仲齊與周公齊而言。此四句本不用韻。元刻能作彊，

乃涉下勉之彊之而誤。呂錢本並作能。

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賈師。呂錢本賈師皆作市師。與余說合。前謂呂本作賈師，因盧本而誤。

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念孫案：成相篇云：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賦篇

云：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四榮字並同義。

正名篇 形體色理以目異。引之曰：色理膚理也。榮辱性惡二篇，並云骨體膚理。彼言骨體膚理，此言形體色理。形體猶骨體也。色理猶膚理也。楊云：色，五色也。失之。

驗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執行，則能禁之矣。楊注曰：驗其所爲有名，本由不喻之患，困廢之禍。見上文下文

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執調，則能禁之矣。注曰：驗其所緣同異，本由物一實。今本實譌作實，據上文改。則不可分

別。引之曰：驗之所下以字，驗之所緣下無字，皆後人所增。據注云：驗其所爲有名，驗其所緣同異，則上

無以字下無無字，明甚。上文云：所爲有名。爲即也以也。說見釋詞。與所緣以同異，不可不察也。故此承上文而言之。又

案孰者何也。說見釋詞。觀其執行者，觀其何所行也。觀其執調者，觀其何所調也。楊讀孰爲熟，而訓爲精熟，則

義不可通。

性惡篇 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僞。音爲引之曰：謂之僞三字中，不當有生於二

字。此涉上生於而衍也。上文曰：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正名篇曰：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

謂之僞，皆其證。

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呂錢本與皆作與，念孫案齊語：桓公知天下諸

侯多與己也。韋注曰：與，從也。與聖王從聖王也。與與去正相反，則作與者是。從元刻作與非。

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僞也，亦陶埏而生之也。呂錢本亦下皆有猶字，念孫案上文云：夫聖人之於禮

義也。辟亦陶埴而生之也。則此句內當有猶字。故楊注亦云。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埴埴而生瓦。折速粹孰而不急。呂錢本折速皆作析速。念孫案楊注云。析謂析辭。今本注文亦譌作折案。析辭見解蔽正名二篇。若堅白之論者也。則本作析明矣。盧從元刻作折非。

君子篇 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盧云。治世。元刻無治字。念孫案無治字者是也。世曉然猶上文言天下曉然。則世上不當有治字。自聖王在上以下至此。皆治世之事。則無庸更言治世。治字卽上流字之誤而衍者。宋錢佃校本亦云。諸本無治字。

賦篇 大盈乎大寓。呂錢本作盈大乎寓。蓋本作充盈乎大寓。後脫充字。乎大又譌作大乎。後人又因注內兩言宇宙。而增宙字。案盈大文不成義。寓與上文下鉅矩禹爲韻。寓下不當有宙字。楊注釋宇字而不釋宙字。則本無宙字明甚。前謂呂本作大盈乎大寓。誤也。謂當作充盈乎大寓。則不誤。

大略篇 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念孫案匹夫下不當有者字。此涉上君人者而衍。呂錢本匹夫下皆無者字。

無三王之治。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呂錢本治皆作法。是也。此承上三王旣已定法度而言。荀子佚文

桃李蒨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右三十四字。見文選左思招隱詩注。又分見於蜀都賦注。上林賦注。歐陽堅臨終詩注。藝文類聚果部上。木部上。太平御覽木部三。

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

右十八字。見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注。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也。

右二十六字。見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又分見於藝文類聚人部四。初學記人事部上。案天下無二道二句。見今本解蔽篇。御覽此下有神人無功四句。類聚亦有神人無功二句。初學記亦有聖人者二句。而今本皆無之。且細釋下文文義。亦不當有此四句。則御覽諸書所引。當別是一篇。非解蔽篇文也。

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梁棟阿衡之才。櫨柱楣椽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夏之器具矣。

右四十二字。見太平御覽器物部九。又分見於文選左思詠史詩注。

元和顧氏澗養校本

修身篇。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千里按窮順二字。疑當互錯。順君亂君對文也。而通而窮亦對

文也。荀子每以通與窮爲對文。如本篇上文及不苟篇榮辱篇儒效篇皆有之。可以相證。楊注已互錯。望文說之。非也。

不苟篇欲惡取舍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執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千里按欲惡取舍之權。疑當作欲惡利害。句取舍之權。句脫利害二字。然後定其欲惡取舍。疑當作然後定其取舍。衍欲惡二字。榮辱篇其定取舍楷優。上下文皆卽此義。明甚。楊注已脫衍。非也。

仲尼篇故道豈不行矣哉。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千里按載下疑當有之字。載之舍之對文。二之字皆指道也。富國篇以國載之。是其證矣。楊注載下已脫之字。非也。

儒效篇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千里按治疑當作願。榮辱篇身死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楊注願猶慕也。王制篇若是名聲白。舊本誤曰下衍。聞見雜志第三。天下願。楊注願謂人人皆願。致士篇而貴名白。天下願。楊注天下皆願從之也。此願同榮辱篇之願。此天下願同王制篇致士篇之天下願。明甚。楊此篇無注。蓋已誤爲治。其實非也。

富國篇十年之後。千里按後下疑脫七年之後四字。承上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言之。楊無注。宋本與今

本同蓋皆誤。

又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千里按末下疑脫缺之其流四字承上知本末源流之謂也言之楊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王霸篇內不修正其所以有千里按內字疑不當有涉上內則不渾詐其民而衍也下文不好修舊本誤循見雜

志第四

正其所以有無內字是其證矣又按不下疑亦同下文當有好字蓋上衍下脫

又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千里按民疑當作君此文憂與樂皆言君不言民也楊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又此夫過舉跣步而覺跌千里者夫楊注覺知也半步曰跣跌差也言此歧路弟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千里按覺疑當讀爲較音校孟子音義離婁下告子上盡心下覺音校凡三見盧學士鍾山札記云云在本書覺有校義一條文選西京賦注引鄧析子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亦覺義之一證則言此衢涂過舉弟半步而其較之乃差千里明甚楊讀覺如字以覺知爲義非也又下文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楊注嘆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千里按覺讀爲較不覺言不較榮安存三者與辱危亡三者之衢也楊注以不知爲義亦非也

君道篇貴名果明千里按明疑當作白荀子屢言貴名白上文欲白貴名下文亦作白不作明又屢言白

皆其證也。儒效篇一。朝而白。楊注。白誤。伯見雜志第二。此篇楊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韓詩外傳四有此句。正作貴名。

果白亦其一證。

致士篇能以禮挾千里。按禮下疑當有義字。承上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言之。楊注已無義字。非也。韓詩外傳五有此句。作能以禮扶身。疑扶身二字。亦義挾二字之誤。

議兵篇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千里。按天字疑不當有。此以下之民與要利於上相對爲文。謂秦

民。非謂天下之民。明甚。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疆國篇荀卿子說齊相曰。千里。按盧學士校語云。此七字元本無。從宋本補。宋錢佃本卷末云。監本有七字。宋呂夏卿本有疑。楊注所見與監本不同。或不止少七字。亦王伯厚所說。監本未必是之類也。

正論篇荒服者終王。千里。按終字疑不當有。觀上文四句。祭祀享貢。不言日月時歲。知此句王不言終明甚。涉下終王之屬也。及楊注而衍。

禮論篇萬物變而不亂。千里。按物字而字疑不當有。大戴禮禮三本篇無此二字。可以爲證。

樂論篇君子明樂。乃其德也。千里。按德字疑當作人。與上下韻。此篇楊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解蔽篇。宰廣。廣。千里。按廣廣疑當有誤。與上文恢恢廣廣重出。二字以楊注。宰讀爲皦例之。則此句廣讀爲曠也。又下云孰知其形。千里。按形字不入韻。疑當作則。

正名篇。易使則公。千里按公疑當作功。荀子屢言功。可以爲證。下文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承此功言之。不作公明甚。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又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千里按不下疑當有外字。下文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一氣承接。外重物與外危二句。爲同例也。

性惡篇。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千里按而疑當作之人。疑當作天。與下文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爲對文也。上文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亦其明證。

成相篇。慎聖人。千里按人字疑當有誤。不入韻。本篇人字。下文兩見。一平傾人天韻。一精榮成人韻。此上韻基。下韻治災。互爲歧異。非原文耳。

又宗其賢良。辨其殃孽。千里按此句以前後例之。應十一字。今存八字。疑尙少三字。無可補也。下文道古賢聖基必

張亦應十一字。今存七字。尙少四字。見讀書雜誌第八。又下文託於成相以喻意。千里按此句例之。應十一字。亦疑尙少四字。無可補也。本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十一字句。爲一章。每章凡四句。每句有韻。其十一字句。或上八下三。或上四下七。各見本篇。上八下三者。如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桀之屬是也。上四下七

者。如主誠聽之天下。爲一海內賓之屬是也。唯下以教悔子弟。上以事祖考。又孰揚注。孰或爲郭。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於彘兩處。則上六下五。雖變例。正可推知其十一字句矣。盧學士校語。定上四下七爲兩句。言

五句爲一章。以前後例之。不合。

又五聽修領。楊注。五聽折獄之五聽也。千里按五聽疑卽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也。第一章臣下職云云。第二章守其職云云。第三章君法明云云。第四章君法儀云云。第五章形稱陳云云。下文接以五聽修領。謂五章爲五聽明甚。下文又接以聽之經。謂聽爲五聽亦明甚。本屬一氣相承。而楊注別以折獄之五聽解之。非也。又於後注耳目旣顯。吏敬法令莫敢恣。始云此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亦非也。

大略篇和樂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楊注。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鸞之聲。步驟之節也。千里按疑或說是也。正論篇禮論篇樂皆作鸞。可以爲證。

法行篇公輸不能加於繩。楊注。繩墨之外。亦不能加也。千里按正文繩字下。據注疑亦當有墨字。宋本同。今本蓋皆誤。

又孔子曰。君子有三恕。千里按盧學士刻本。無孔子曰三字。與世德堂刻本合。與宋本不合。疑非也。

淮南內篇第一

原道

旋縣 縣矣

旋縣而不可究。織微而不可勤。高注曰：縣猶小也。勤猶盡也。念孫案：諸書無訓縣為小者。縣當為緜字之誤也。隸書縣字或作縣。緜字或作縣。二形相似。故緜誤為縣。漢緜竹令王君神道。緜字作縣。逸周書和寤篇曰：緜緜不絕。蔓蔓若何。說文：緜，聯微也。廣雅：緜，小也。故高注亦訓為小。旋亦小也。方言：臄，短也。郭璞曰：便旋，庫小貌。臄與旋同。此言道至微眇，宜若易窮，而實則廣大不可究也。此言旋緜，下言織微，其義一也。又主術篇：鞅，韜鐵鎧。瞋目，掘擊。古臄字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高注曰：縣，遠也。比於德不及之遠。案縣亦當為緜。緜，薄也。此言緜，下言薄，其義一也。漢書嚴助傳：越人緜，力薄材。孟康曰：緜，薄也。言德之所禦，折衝千里。若鞅韜鐵鎧，瞋目掘擊，其於以禦兵刃，則薄矣。高訓縣為遠，而曰比於德不及之遠，殆失之迂。

乘雲車入雲蜺

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高注曰：以雲蜺為其馬也。念孫案：雲車與雲蜺相複。雲當為雷。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正作乘雷車。下文曰：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覽冥篇曰：乘雷車，服應龍。今本服

駕字釋見覽冥皆其證也雷與雲字相似又涉下句雲字而誤入雲蜺本作六雲蜺高注以雲蜺爲其馬也本作

以雲蜺爲六馬也其字古作元形與六相似故六誤爲其史記周本紀三百六十夫素隱曰劉氏音破六爲古其字管子重令篇明主能勝六攻淮南地形篇通谷六易林蠱之臨周流六虛今

本六字皆誤作其此言以雷爲車以雲蜺爲六馬故曰乘雷車六雲蜺齊俗篇曰六駢驥駟駢駢藝文類聚舟車

部引尸子曰文軒六駢題韓子十過篇曰駕象車而六交龍司馬相如上林賦曰乘鏤象六玉蚪並與此

六雲蜺同義文選七發六駕蛟龍附從太白李善曰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昔馮遲太

白之御乘雷車今本雷字亦誤作雲六雲蜺此尤其明證矣今本作入雲蜺太平御覽引作駕雲蜺皆後人不曉六

字之義而妄改之耳若作入雲蜺則與注中雲蜺爲六馬之義了不相涉若作駕雲蜺則注但當云以雲蜺爲馬無煩言六馬也

怳忽 始終 字內 刑罰 石礫 東西 度量 黍肉 梁柱

游微霧驚怳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扶搖挾抱羊角而上念孫案怳忽當爲

忽怳注內怳忽同文選七發注引作忽荒荒與怳通老子曰是謂忽怳實誼怳與往景上爲韻景古讀若鞅下

與像爲韻大荒西經正立無景與嚮往爲韻荀子臣道篇形下如景與嚮象爲韻若作怳忽則失其韻矣下文曰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

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紵與萬物始終案始終當爲終始上文云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公洞爲韻

高注洞讀同異之同鴻洞疊韻字右始爲韻右古讀若以若作始終則失其韻矣椒真篇曰若夫真人則動溶於至虛而

游於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圉馳於外方道藏本如是各本外方作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

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案宇內當為內字。內字猶宇內也。若谷中謂之中谷。林中謂之中林矣。內宇與外方相對為文。宇與

野園兩父。女為韻。野古韻若豎。說見唐韻正。若作宇內。則失其韻矣。天文篇曰。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廣莫風至。

則閉關梁。決刑罰。案刑罰當為罰刑。說見後決。刑罰下。刑與城為韻。若作刑罰。則失其韻矣。精神篇曰。是故視珍

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俱魄也。今本作嬋。非。說見後類醜下。案石礫當為礫石。石與

客魄為韻。若作石礫。則失其韻矣。石礫下。齊俗篇曰。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案東西當為西東。東與蒙為

句中韻。猶覽冥篇言浮游不知所求。罔兩不知所往也。若作東西。則失其韻矣。文子道原篇作不知東西。亦傳寫之誤。其精誠篇正

作不知西東。文選鸚鵡鳥賦。或趨西東。東與同為韻。易林萃之鼎。不知西東。與通為韻。今本並誤作東西。兵路篇曰。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

詐也。不可規慮也。案度量當為量度。如不可度思之度。迫度為韻。迫古韻若博。楚辭招典。迫相迫些。與

也。單薄相逼。迫也。詐慮為韻。詐古音則故反。主術篇曰。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晉語與人誦惠公詐

欺詐與固為韻。韓子安危篇七曰。若作度量。則失其韻矣。說林篇曰。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

有信而無詐。與惡度。惡譽度為韻。若作度量。則失其韻矣。說林篇曰。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

求福。案黍肉當為肉黍。注內黍。肉同。後人以肉與福韻相協。故改為黍肉。不知福字古讀若偈。不與肉為韻也。

說見唐韻正。社黍為韻。社古讀若豎。說文社從示土聲。甘誓不用命戮於社。與祖為韻。郊特牲而君親誓社。與

鬻其社。與鼓父為韻。漢書郊祀志曰。社者土也。左傳。稷福為韻。若作黍肉。則失其韻矣。人閒篇曰。癰疽發

昭二十二年。前城人敗陸渾于社。釋文社本或作社。稷福為韻。若作黍肉。則失其韻矣。人閒篇曰。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蝕剖梁柱。蠹蚤走牛羊。案梁柱當為柱梁。說苑說叢篇。作蠹蝕仆柱梁。蚊蠹走牛

羊指體爲韻。梁羊爲韻。若作梁柱。則失其韻矣。以上諸條。或轉寫錯誤。或憑臆妄改。而前人用韻之文。遂不可讀矣。

利鍛

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高注曰。策。箠也。未之感也。言不能與馮夷大丙爭在前也。鍛。讀炳燭之炳。劉績本鍛作鋸。注內未之感也。作鋸。箠末之箠也。鍛。讀炳燭之炳。作鋸。讀炳燭之炳。云。鋸舊作鍛。非。念孫案。劉本是也。鋸。謂馬策末之箠。所以刺馬者也。說文。箠。羊車騶箠也。箠。箠其端。長半。分。玉篇。陟衛切。字或作鋸。玉篇。鋸。竹劣。竹芮二切。針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鋸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鋸。鍛音竹劣。竹芮二反。鋸之言銳也。其末銳也。韓子喻老篇。作白公勝倒杖策。而銳貫頤。汜論篇。是猶無鏑銜策。鋸而御。馭馬也。注云。鋸。耑頭箠也。說文。耑。義並與此注同。修務篇云。良馬不待册鋸而行。策同。韓子外儲說右篇云。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鋸。進則引之。退則策之。列子說符篇。白公勝倒杖策。鋸上貫頤。釋文曰。許慎注。淮南子云。馬策端有利鍼。所以刺不前也。義亦與高注同。鋸爲策末之箠。故勁策與利鋸連文。今本鋸作鍛。則義不可通矣。高注。鋸。箠末之箠也。道藏本作未之感也。此是末誤作未。箠誤作感。又脫去鋸。箠二字耳。茅一桂本。改未之感也。爲末世之御。而莊伯鴻本從之。斯爲謬矣。炳音如劣。反。聲與鋸相近。故曰。鋸。讀炳燭之炳。炳。燭燒燭也。郊特牲曰。炳蕭合。體。秦策。秦且燒炳。獲君之國。史記張儀傳。作燒。掇。是

其例也。今本作鍛讀炳燭之炳，則不可通矣。

陰陽爲御

四時爲馬。陰陽爲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顧氏寧人唐韻正曰。御本作騶。騶古音則俱反。與俱區驟爲韻。說文騶從馬芻聲。曲禮車驅而騶。釋文騶仕救反。注騶又七須反。荀子禮論篇趨中韶護。正論篇趨作騶。御也。御字正釋騶字。而今本爲不通音者。竟改本文騶字爲御。案韻補引此正作騶。念孫案顧說是也。今本作御者。後人依文子道原篇改之耳。太平御覽天部八。兵部九十。引此並作騶。

霄霓 無垠

上游於霄霓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高注曰。霄霓高峻貌也。無垠無形狀之貌。念孫案霄霓者。虛無寂寞之意。倣真篇曰。虛無寂寞。蕭條霄霓是也。上言霄霓。下言無垠。義本相近。高以正文言上游。遂以霄霓爲高峻貌。非其本指也。無垠下有鄂字。今本正文及注皆脫去。漢書楊雄傳。紛被麗其亡鄂。顏師古曰。鄂垠也。垠鄂與霄霓相對爲文。文選西京賦。前後無有垠鄂。李善注。淮南子曰。出於無垠鄂之門。許慎曰。垠鄂。端崖也。七命注同。是許本有鄂字。太平御覽地部二十。淮南子曰。下出乎無垠鄂之門。高誘曰。無垠鄂。無形之貌也。是高本亦有鄂字。

四支不動

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念孫案動當爲勤，字之誤也。齊語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爲已動也。管子小匡篇：動作勤。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楚堵敖、麇徐廣曰：麇一作勤。今本勤誤作動。修務篇：四肢不勤，卽其證。四支不勤，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卽上文所謂遠而不勞也。不勤，卽不勞意。與不損相近。若不動，則意與不損相遠矣。且搖勞爲韻，勤損爲韻，若作動，則失其韻矣。

乘其要歸之趣

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乘其要歸之趣。念孫案乘其要歸之趣，當作乘其要趣而歸之。乘，執也。要，趣。猶要道也。言執其要道而萬變皆歸也。此與因其自然而推之相對爲文。且歸與推爲韻。今作乘其要歸之趣，則句法參差，而又失其韻矣。文子道原篇正作乘其要而歸之。默然。

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仿佛，默然自得。念孫案廣韻去聲五十九鑑，黻字注云：叫呼仿佛，黻然自得。音黻去聲。所引卽淮南之文。而今本作默然自得，疑後人少見黻字，而以意改之耳。

莫敢

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念孫案莫敢本作莫能。此後人依文子道原篇改之也。唯不與萬物爭，故莫能與之爭。所謂柔弱勝剛彊也。若云莫敢，則非其指矣。下文曰：攻大礪堅，莫能與之爭。老子曰：夫

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證也。魏徵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莫能與之爭。

棊衛之箭 淇衛籥箛

引之曰。廣雅。籥。籥。籥。箭也。禹貢曰。惟籥箛楛。箛與籥同。戴凱之竹譜曰。籥。細竹也。出蜀志。薄肌而勁。中三續射博箭。籥音衛。見三倉。以上竹譜。字通作衛。原道篇曰。射者扞烏號之弓。扞讀若紆。今本扞誤作扞。扞辯見韓子扞弓下。彎棊衛之箭。兵略篇曰。栝淇衛籥箛。淇與棊同。淇衛籥箛對文。皆箭竹之名也。方言曰。箛。或謂之箭裏。或謂之棊竹。譜曰。籥竹中博箭。是籥與棊一物也。以籥爲博箭。謂之棊。以籥爲射箭。則亦謂之棊耳。棊者。箭莖之名。說文曰。其。豆莖也。豆莖謂之其。箭莖謂之棊。聲義並同矣。乃高注原道篇云。棊。美箭所出地名也。衛。利也。注兵略篇云。淇衛籥箛。箭之所出也。竹譜引淮南而釋之云。淇園。衛地。毛詩所謂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是也。案淇乃衛之水名。先言淇而後言衛。則不詞矣。晉有澤曰董。蒲之所出也。然不得曰董。晉之蒲。楚有藪曰雲。竹箭之所生也。然不得曰雲。楚之竹箭。且淇水之地。去堯都非甚遠。當禹作貢時。何反不貢籥箛。而貢者乃遠在荊州乎。

罟

張天下以爲之籠。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並無之字。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哉。高注曰。罟。魚網也。詩云。施罟

濊濊。念孫案正文注文內罟字。皆當爲罟。罟罟聲相近。又涉上文網罟而誤也。凡魚及鳥獸之網。皆謂之罟。而罟則爲魚網之專稱。爾雅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罟。麋罟謂之罟。疏罟謂之罟。魚罟謂之罟。衛風碩人篇。施罟濊濊。毛傳曰。罟。魚罟。此皆高注所本。若專訓罟爲魚網。則失其義矣。罟字必須訓釋。故引詩爲證。若罟字則不須訓釋。上文網罟二字無注。卽其證。且此文失鳥二字。承上籠字言之。亡魚二字。則承上罟字言之。若變罟言罟。則又非其指矣。呂氏春秋上農篇。罟罟不敢入於淵。高彼注云。罟。魚罟也。詩云。施罟濊濊。正與此注同。足正今本之誤。初學記武部漁類。太平御覽資產部罟類。引此並作因江海以爲罟。

繳不若無形之像

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念孫案初學記引此。作矢不若繳。繳不若網。網不若無形之像。是也。上文言射者不能與羅者競多。故曰繳不若網。又言張天下以爲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故曰網不若無形之像。且網與像爲韻。今本脫去四字。則失其韻矣。

三仞

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念孫案三仞。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並引作九仞。是也。初學記居處部引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此謂鯀作高城。而諸侯背之。則當言九仞。不當言三仞也。

欲寅之心 自穴之獸

是故鞭噬狗策蹠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寅之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念

孫案欲寅之心。寅當爲突。字之誤也。突與肉同。

干祿字書云。突肉。上俗下正。廣韻亦云。肉俗作突。墨子迎敵祠篇。狗彘豚雞食其突。太元元數爲食爲突。

者欲食肉也。諸本及莊本皆作欲害之心。害亦突之誤。

害字草書作突。與突相似。

文子道原篇亦誤作害。劉績注云。古

肉字。則劉本作突可知。而今本亦作害。蓋世人多見害。少見突。故傳寫皆誤也。

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斷竹續竹。飛土逐突。今本

突誤作害。論衡感虛篇。廚門木象生肉。足。今本風俗通義。肉作害。害亦突之誤。

又齊俗篇。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穴亦突之

誤。自肉謂獸相食也。相食之魚。自肉之獸。其義一也。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引此作食肉之獸。食字涉上句

相食而誤。而肉字則不誤。文子上禮篇。正作自肉之狩。狩與獸同。

致遠之術

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念孫案術當爲御。字之誤也。繆稱篇曰。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義與此

同。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御。文子道原篇亦作御。

循誤爲修

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念孫案修當爲循。隸書循修二字相似。故循誤爲修。說見管子廟堂既修下。循道理。因

天地循亦因也。若作修。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地部二。居處部八。引此並作循。文子道原篇亦作循。又俶

真篇。賈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修亦當爲循。此四者皆謂各因其舊也。文選西都賦注。引此正作循。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亦作循。又主術篇。橋植直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修焉。修亦當爲循。言人主靜漠而不躁。則百官皆得所遵循。猶橋衡之俛仰。取制於柱也。又齊俗篇。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修亦當爲循。文選東都賦。東京賦注。引此並作守道。順理。順亦循也。又詮言篇。法修自然。已無所與。修亦當爲循。謂循其自然而已不與也。文子符言篇。作治隨自然。隨亦循也。又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賢。今本賢誤作賢。辨見詮言。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修亦當爲循。須當爲順。皆字之誤也。文子作治不順理。而事不須時。順亦循也。又由其道則善無章。修其理則巧無名。修亦當爲循。循其理卽由其道也。又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修明矣。修亦當爲循。文子道德篇。作道術可因。因亦循也。又兵略篇。條修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修亦當爲循。循謂順其序也。倣真篇曰。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棒。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是也。又秦族篇。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修之哉。修亦當爲循。循與拊同意也。

萍樹根於水

夫萍樹根於水。高注曰。萍。大蘋也。念孫案。萍本作蘋。埤雅引。此已誤。高注。萍。大蘋也。本作蘋。大萍也。萍字或作萍。

爾雅。萃音平。萍音瓶。其大者蘋。音頻。召南采蘋傳曰。蘋。大萍也。說文。蘋作蓂。亦云大萍也。此皆以小者為萍。大者為蘋。即高注所本也。呂氏春秋本味篇。菜之美者。昆侖之蘋。高注曰。蘋。大萍。舊本大萍誤作大蘋。今改正。足與此注互相證明矣。後人既正文蘋字為萍。又互改高注蘋萍二字以就之。而不知其小大之相反也。

榛巢

木處榛巢。水居窟穴。高注曰。聚木曰榛。引之曰。榛巢連文。則榛即是巢。猶窟穴連文。則窟即是穴。榛當讀為檜。廣雅。檜。巢也。禮運曰。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檜巢。字亦作曾。大戴禮。曾子疾病篇。鷹鷄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鼃鼉以淵為淺。而歷穴其中。羣書治要引曾子。歷穴作窟穴。以窟穴對曾巢。正與此同。禮運之檜巢。亦與營窟對文也。凡秦聲曾聲之字。古或相通。若溱洧之溱。說文作潛是也。高以榛為榛薄之榛。主術篇。入榛薄。高注。聚木為榛。深草為薄。則分榛與巢為二物。比之下句為不類矣。說林篇曰。榛巢者。處茂林安也。窟穴者。託榘防便也。以窟穴對榛巢。亦與此同。彼言榛巢者。處茂林。則榛巢非茂林也。此言木處榛巢。則榛巢亦非木也。若以榛為榛薄之榛。則又合榛與木為一物矣。

芄

禽獸有芄。人民有室。高注曰。芄。蓐。劉本芄作芄。云芄音仇。獸蓐也。與詩芄野之芄同字。舊譌作芄。念孫案。劉本是也。廣韻。芄。獸蓐也。正與高注合。修務篇曰。虎豹有茂草。野蕘有芄脊。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此

云禽獸有芘。人民有室。其義一也。

干越

匈奴出穢裘。干越生葛絺。高注曰。干。吳也。道藏本朱東光本如是。劉本改干爲于。云于越一作於越。夷言發聲也。茅

本又改于爲於。念孫案。作干者是也。春秋言於越者。卽是越。而以於爲發聲。此言干越者。謂吳越也。若是

于字。則高注不當訓爲吳矣。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荀子勸

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曰。干越猶言吳越。近時嘉善謝氏刻本。改干爲于。又改楊注吳越爲於越。非是。辯見荀子。漢書貨殖傳。辟猶戎翟

之與于越。不相入矣。于亦干之誤。干越皆國名。故言戎翟之與干越。猶荀子之言干越夷貉也。顏師古以

爲春秋之於越。失之。司馬彪訓干爲吳。正與高注同。莊從劉本作于。則與高注相背矣。

被髮文身

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高注曰。被。翦也。引之曰。諸書無訓被爲翦者。

被髮當作鬻髮。注當作鬻。翦也。漢書嚴助傳。越方外之地。鬻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鬻髮。見齊

俗篇。又曰。越王句踐。鬻髮文身。張揖以爲古翦字也。字又作鬻。逸周書王會篇曰。越鬻鬻髮文身。墨子公孟篇曰。越王句踐。鬻髮文身。以治其國。史記趙世家曰。夫鬻髮文身。甌越之民也。

此言九疑之南。正是越地。故亦曰鬻髮文身也。主術篇。是猶以斧鬻毛。高彼注曰。鬻。翦也。鬻。讀驚攢之攢。

故此注亦曰鬻。翦也。後人見王制有被髮文身之語。遂改鬻爲被。並注中鬻字而改之。不知鬻與翦同義。

故云鬻翦也。若是被字，不得訓為翦矣。趙世家之翦髮，趙策作祝髮，錢曾劉本並同俗本亦改為被髮。且越人以鬻髮為俗，若被髮則非其俗矣。漢書地理志：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故短其髮。文其身以像龍子。故不見傷害。即此所云鬻髮。文身以像鱗蟲也。高注訓鬻為翦，亦與漢書斷髮同義。

俗尚氣力

雁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念孫案：俗本作各，言狄人各尚氣力也。各誤為谷。漢郃陽令曹全碑：各獲人爵之報，各作谷，形與谷相似。各谷草書亦相似。後人因加人旁耳。不知不穀食，與下文人不弛弓，馬不解勒，皆是狄人之俗，非獨尚氣力一事也。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九引此，正作各尚氣力。

化而為枳

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鵲鴿不過濟，獬渡汶而死。高注曰：見於周禮。念孫案：枳本作橙。此後人依考工記改之也。不知彼言橘踰淮而北為枳，此言樹之江北則為橙，義各不同。注言見周禮者，約舉之詞，非必句句皆同也。埤雅引此，作化而為枳，則所見本已誤。文選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在南稱甘，度北則橙。李善注引淮南曰：江南橘樹之江北，化而為橙。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果部橘下，並引考工記曰：橘踰淮而北為枳。又引淮南曰：夫橘樹之江北，化而為橙。御覽橙下引淮南同。然則考工作枳，而淮南作橙，明矣。晉王子升甘橘贊曰：異分南域，北則枳橙。此兼用考工與淮南也。

與造化者為人 下與造化為人

故聖人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又俶眞篇。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爲人。高注並曰。爲治也。引之曰。高未解人字之義。故訓爲爲治。人者偶也。言與造化者爲偶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人。以意相存偶之言。檜風匪風箋曰。人偶能割亨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聘禮注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公食大夫禮注曰。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是人與偶同義。故漢時有相人偶之語。上文云。與造化者俱。本經篇云。與造化者相雌雄。齊俗篇曰。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曰俱。曰爲友。曰相雌雄。皆是相偶之意。故本經篇與造化者相雌雄。文子下德篇作與造物者爲人。此尤其明證矣。莊子大宗師篇。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應帝王篇。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天運篇。久矣夫。某不與化爲人。並與淮南同意。解者亦失之。

封壤

昔舜耕於歷山。其年而田者爭處磽墮。以封壤肥饒相讓。念孫案封壤二字。義不相屬。封壤本作封畔。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封畔。皆謂田界也。周官保章氏注。呂氏春秋孟春樂成。二篇注並云。封界也。說文畔。田界也。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本出韓子難一。大雅縣傳亦云。耕者讓畔。封畔與肥饒相對爲文。下文以曲隈深潭相予。曲隈深潭亦相對爲文。覽冥篇云。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此云田者以封畔肥饒相讓。漁者以曲隈深潭相予。其義一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六。爾雅釋草疏。引此並作封畔。

後者蹙之 屬腸

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蹙之。先者隕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高注曰。蹙。履也。音展。非展也。念孫案。展與蹙聲不相近。蹙皆當爲蹙。字之誤也。蹙。女展反。履也。言後者履先者而上也。蹙字或作蹙。廣雅。蹙履也。曹憲音女展反。莊子庚桑楚篇。蹙市人之足。司馬彪云。蹙。蹈也。淮南說山篇。足蹙地而爲迹。說林篇。足所蹙者淺矣。修務篇。猶釋船而欲蹙水也。高注並云。蹙。履也。蹙音女展反。而訓爲蹙。故此注云。蹙。履也。音展。非展也。且攀蹙爲韻。謀之爲韻。謀古讀若媒。說見唐韻正。若作蹙。則失其韻矣。兵略篇。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案屬腸二字。義不可通。屬亦當爲蹙。謂涉血履腸也。呂氏春秋期賢篇。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與死。履腸涉血。是其證也。蹙字本作蹙。其上半與屬相似。因誤爲屬矣。

脫四字

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高注曰。以諭利欲。故曰有所屏蔽也。念孫案。如高注。則正文避字下。當有所屏蔽四字。而今本脫之也。此承上文而言。言先者有難。而後者無患。此庸人之所共見也。而賢知者猶不能避。則爲爭先之見。所屏蔽故也。故注云。故曰有所屏蔽也。且注內故曰云云。皆指正文而言。以是明之。

凝竭

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流。念孫案竭之言遏也。爾雅曰：遏，止也。底，滯也。凝，竭也。皆止也。爾雅注：底，止也。原道篇注：滯，止也。楚辭九嘆注：凝，止也。天文篇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要略曰：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皆其證也。道藏本朱本茅本皆作凝竭。劉績不知其義，而改竭爲結。莊本從之，謬矣。

無好憎

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蛟螭而不求報。引之曰：無好憎。本作無私好。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文子道原篇正作無私好。此承上文生萬物成百事而言。言水之利物，非有所私好而然也。下句澤及蛟螭而不求報，亦是此意。加一憎字，則非其指矣。且好與報爲韻。上下文皆用韻。若作無好憎，則失其韻矣。劉本作無所私，亦非。

忽區

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高注曰：忽，悅之區上也。精神篇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高注曰：忽，區。忽，恍無形之區旁也。引之曰：忽，區二字。文不成義。兩區字皆當作芒。隸書芒字作𦉰，與區相似而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引原道篇已誤作區。忽，芒，卽忽荒也。莊子至樂篇：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釋文：芒音荒。又呼晃反。芴音忽。是芒與荒同。爾雅：太歲在巳曰大荒落。史記：歷書荒作芒。索隱：芒亦作荒。上文游微霧，驚忽悅。高注曰：忽，悅無形之象。文選七發注：引作驚忽荒。忽，芒乃無形之貌。故曰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芒之上也。人閒篇曰：翱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間。是其明證矣。賈誼鵬賦：寥廓忽荒兮。與道翻。翔亦謂翱翔於忽荒之上也。此篇及

精神篇之忽芒。高注亦當云。忽芒無形之象。而今本云。忽悅之區上。忽恍無形之區旁。則後人以已誤之正文改之也。

損

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念孫案。損當為捐。字之誤也。捐與去除同意。作損則非其指矣。文子道原篇。正作捐其思慮。又精神篇。忘其五藏。損其形骸。損亦當為捐。捐與忘意相近。即莊子所謂外其形骸也。作損則義不可通矣。又下文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案社稷可言棄。不可言損。當亦是捐字之誤。

不與物散

不與物散。粹之至也。高注曰。散亂。又精神篇。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高注曰。散。雜亂貌。引之曰。諸書無訓散為雜亂者。說文散。雜肉也。雜乃離。之誤。辯見說文考正。散皆當為殺。隸書殺或作殺。見漢殺阮。君神祠碑。與散相似。散或作殺。見李翁析里橋。鄒閣頌。與殺亦相似。故殺誤為散。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原道篇已誤。莊子齊物論篇。樊然殺亂。釋文。殺郭作散。太元元瑩。晝夜殺者。其禍福雜。今本殺誤作散。皆其證也。說文。殺。相雜錯也。廣雅。殺。雜也。亂也。並與高注同義。則散為殺之誤明矣。殺訓為雜。義與粹正相反。故曰不與物殺。粹之至也。文子道原篇。作不與物雜。雜亦殺也。莊子刻意篇。作不與物交。交與殺聲義亦相近。精神篇又曰。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糅亦殺也。若云不與物散。則非其指矣。

收之

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高注曰。不養也。念孫案。收當爲牧。高注不養也。當爲牧養也。此承上文得其內而言。能得之於中。則能養之於外。下文筋力勁強。耳目聰明。所謂外能養之也。若云外能收之。則非其指矣。且牧與得爲韻。牧古讀若墨。說見唐韻正。若作收。則失其韻矣。俗書收字作收。形與牧相似。故牧誤爲收。文子道原篇正作牧。

迫感

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念孫案。此當作感。則能應。迫則能動。感與應相因。迫與動相因。精神篇曰。感而應。迫而動。修務篇曰。感而不應。故而不動。故今本誤作攻。辯見修務。莊子刻意篇曰。感而後應。迫而後動。皆其證。今本感迫二字互誤。

物穆

物穆無窮。變無形像。高注曰。穆。美。莊氏伯鴻曰。物穆。疑當作當。物穆。念孫案。史記賈生傳。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物穆無窮兮。胡可勝言。漢書作物穆無閒。顏師古曰。物穆。深微貌。物音勿。說苑指武篇。亦云物穆無窮。變無形像。物物古字通。高注專解穆字。蓋失之矣。

得道

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念孫案得道本作道勝。淺學人改之也。道勝與心戰相對爲文。高注曰。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也。則正文本作道勝明矣。精神篇曰。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是其事也。本出韓子 喻老篇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九。引此正作道勝而肥。

至極樂

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念孫案至極樂。本作至樂極。至樂二字連讀。謂極樂也。極至也。言人能無不樂。則極樂自至也。高注曰。至樂。至德之樂。是正文本以至樂連文。今本作至極樂。則與注不合。文子九守篇。正作卽至樂極矣。

我身

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萬物備矣。念孫案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我字涉上句而衍。彼我人身相對爲文。身上不當有我字。劉本移我字於下文身得之上。而讀我身得爲一句。亦非。文子九守篇。正作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

萬物元同也

萬物元同也。無非無是。化育元耀。生而如死。念孫案此四句皆以四字爲句。則萬物元同下。不當有也字。

文子九守篇無也字。

山峽

逍遙於廣澤之中。而仿洋於山峽之旁。注曰。兩山之間為峽。念孫案。水經江水注曰。江水又東逕赤岬城。西。淮南子曰。彷徨於山岬之旁。注曰。岬。山脅也。文選吳都賦。傾藪薄。倒岬岫。李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岬。山旁。古狎切。案水經注所引亦作岬。而訓為山脅。疑是高注。山脅即山旁。義與許同也。今本岬作峽。注云。兩山之間為峽。與酈李所引迥異。疑皆後人所改。玉篇。岬。古狎切。山旁也。亦作碑。廣韻。碑。古狎切。山側也。峽。侯夾切。巫峽。山名。二字音義判然。後人誤以山脅之岬為巫峽之峽。故改訓為兩山之間。不知正文明言山岬之旁。則岬為山脅。而非兩山之間矣。校書者以注訓兩山之間。故又改岬為峽。而不知其本非原注也。集韻。碑。古狎切。兩山之間為碑。許慎說。或作岬。宋人皆誤以高注為許注。故云許慎說。則所見已非原注。但岬字尙未改為峽耳。

怨懟 不失

此齊民之所為形植。黎黑。黑舊本譌作累。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作黑。今據改。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高注曰。懟。病也。引之曰。懟與病義不相近。懟皆當為慰。今作懟者。後人以意改之也。怨讀為苑。慰讀為蔚。苑蔚皆病也。倣真篇。形傷於寒暑燥濕之虐者。形苑而神壯。高注曰。苑。枯病也。本經篇。

則身無患。百節莫苑。高注曰：苑，病也。傲真篇：五藏無蔚氣。高注曰：蔚，病也。是苑蔚皆病也。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楊倞注引禮運：事大積焉而不苑。是苑與怨通。莊子盜跖篇：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可謂疾矣。疾亦病也。淮南繆稱篇曰：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是蔚與慰通。故高注云：慰，病也。後人不通古訓而改慰爲懟，其失甚矣。不失其所以自樂，不字涉上下文而衍，不爲愁悴怨慰而失其所以自樂也。作一句讀。

生之充 二者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念孫案：充本作元。此涉下文氣不當其所充而誤也。元者，本也。言氣爲生之本也。文選養生論注引此正作元。文子九守篇亦作元。王冰注素問刺禁論云：氣者，生之原。語卽本於淮南。原與元同。一失位則二者傷。謂此三者之中，一者失位，則二者皆傷也。各本二作三。因下文此三者而誤。文子亦誤作三。惟道藏本朱本作二。莊刻依諸本作三。非也。文選注引此正作二。

漠曙

貪饕多欲之人，漠曙於勢利，誘慕於名位。高注曰：漠曙，猶鈍曙，不知足類。類與貌同。各本類誤作類。今改正。念孫案：漠曙，皆當爲溟眠。字之誤也。隸書真字作真，莫字作莫，二形相似而誤。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戴侯莫搖。漢表莫搖作真，粘朝辭傳：嘗略屬真番。徐廣曰：真一作莫。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

大真路史疏佐紀曰大真或作大莫非皆其例也。眠之爲曙則涉注文鈍曙而誤。滇音顛。眠音莫賢反。滇眠或作顛冥。文子九守篇作顛冥乎勢利。是其證也。莊子則陽篇顛冥乎富貴之地。釋文冥音眠。司馬云顛冥猶迷惑也。言其交結人主情馳富貴。卽此所云滇眠於勢利誘慕於名位也。高以滇眠爲不知足。司馬以顛冥爲迷惑。迷惑與不知足義相因也。又案高云滇眠猶鈍曙。曙讀齊潛王之潛。見集韻滇眠鈍曙皆疊韻也。鈍曙或爲鈍閔。或爲頓愒。方言頓愒昏也。江湘之間謂之頓愒。淮南修務篇精神曉洽。鈍閔條達。高彼注曰鈍閔猶鈍昏也。此注云鈍曙不知足貌。鈍曙與不知足義亦相因也。

植於高世

冀以過人之智植於高世。念孫案植於高世當作植高於世。故高注曰植立也。庶幾立高名於世也。今本高於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文子作位高於世。位亦立也。周官小宗伯注鄭司農云古者立位同字。

淮南內篇第二

傲真

垠堦

毓憤未發。萌兆牙孽。未有形埒垠堦。念孫案覽冥篇不見朕垠。高注朕兆朕也。垠形狀也。繆稱篇道之有

篇章形埒者。高注形埒兆朕也。是垠埒與形埒同義。既言形埒。無庸更言垠埒。疑垠埒是形埒之注。而今本誤入正文也。且此三句以發斲埒爲韻。若加垠埒二字。則失其韻矣。

藿蘆

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蔥蒼龍。藿蘆炫煌。高注曰。藿蘆炫煌。采色貌也。藿讀曰唯。蘆讀曰扈。念孫案藿音灌。與唯字聲不相近。藿皆當爲確。字之誤也。確讀若唯。諾之唯。字從艸唯聲。藿蘆者。草木之榮華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說植物云。鋪于布濩。藿扈薺榮。李賢曰。藿音以揆反。郭璞注爾雅云。草木華初出爲莽。爾雅。莽。莖華榮。說文。莽。艸之皇榮也。莽與確通。扈音戶。以上後漢書注。此言根莖枝葉。青蔥蒼龍。藿扈炫煌。義與彼同也。高注讀確爲唯。李賢音以揆反。正與高讀合。劉績不知藿爲確之誤。而改藿爲荏。斯爲謬矣。諸本及莊本同。又案藿蘆之扈。當依後漢書作扈。注當作扈。讀曰戶。正文作蘆者。因藿字而誤加艸耳。後人不達。又改注文爲蘆。讀曰扈。以從已誤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類篇。皆無蘆字。

閒於無有

若光耀之閒於無有。退而自失也。陳氏觀樓曰。閒當作問。光耀問於無有。事見莊子知北遊篇。

衡杓

機槍衡杓之氣。莫不彌靡。而不能爲害。高注曰。機槍。彗星也。杓。北斗柄第七星。引之曰。北斗之星。不聞爲

害。高說非也。衡當爲衝。字形相似而誤。衝杓皆妖氣也。晉書天文志引河圖曰：歲星之精流爲天槍。天衝。熒惑散爲天樓。呂氏春秋明理篇曰：其雲狀有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衝。今本衝字亦誤作衝。據太平御覽。咎徵部四引。改。開元占經：妖星占篇引劉向洪範傳曰：天衝其狀如人。蒼衣赤首不動。史記天官書曰：五星蚤出者爲贏。晚出者爲縮。必有天應。見於杓星。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在斗牽牛。失次。杓。早水晚。早是也。機槍衝杓皆妖氣之名。故並言之。

茫茫沈沈 渾渾沉沉

茫茫沈沈。是謂大治。高注曰：茫茫沈沈。盛貌也。茫讀王莽之莽。沈讀水出沈沈白之沈。念孫案沈皆當爲沈。玉篇何黨切。廣韻又音杭。茫茫沈沈。疊韻也。說文：沈字注云：莽沈大水。一曰大澤。風俗通義山澤篇云：沈者莽也。今本沈誤作沉。辯見漢書刑法志。沈斥下。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莽與茫古同聲。茫茫沈沈。卽莽莽沈沈。故高注以爲盛貌也。莽沈。或作漭沈。張衡西京賦：滄池漭沈。是也。倒言之。則曰沈漭。馬融廣成頌：潢漭沈漭。是也。又作沈茫。楊雄羽獵賦：鴻濛沈茫。是也。顏師古曰：沈茫卽沈莽。故曰：茫讀王莽之莽。漢書禮樂志：西顛沈碭。顏師古曰：沈碭。白氣之貌。故曰：沈讀水出沈沈白之沈。若作沈沈。則與正文注文皆不合矣。又兵略篇：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沉亦當爲沈。渾渾沈沈。廣大貌也。爾雅：沈也。說文：沈。轉流也。讀若混。一曰沈。舊本脫此三字。今據爾雅釋文補。渾渾混古同聲。渾渾沈沈。卽渾渾沈沈。渾渾之轉爲沈。猶渾之轉爲沈。

也。且沈與象量藏為韻。若作沉沉。則義既不合。而韻又不諧矣。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已誤。凡從兀之字。隸或作冗。故沈字或作沉。一誤而為沉。再誤而為沈。散見羣書。而學者莫之能辨也。詳見漢書。

炊以鑪炭

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念孫案炊當為灼。字之誤也。玉可言灼。不可言炊。藝文類聚寶部上。太平御覽珍寶部四。引作炊。皆後人依誤本改之。其御覽地部三。引此正作灼。白帖七同。呂氏春秋士容篇注。作燔。以鑪炭。燔亦灼也。

唯體道能不敗

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也。舊本脫也。字。今據下文補。唯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注之險。舊本句注作句望。劉績曰。當作句注。今依劉注改。莊氏伯鴻曰。句望今漢書地理志作句注。以義注之。險考之。注應即注字也。古注望同聲。凡古字通者。皆以聲相通。若注與注。乃字之誤耳。古注字作注。注字作注。後人但識注。不識古字。注因之。傳譌矣。念孫案莊說非也。句注之為句望。草書之誤耳。漢書文帝紀。屯句注。師古曰。句音章。句之句。凡昆侖空桐。薄落。岫。纒。之屬。皆山名。之疊韻者。句注亦是也。若作句望。則失其讀矣。諸書及本書地形篇。皆作句注。無作句望者。乃反以本書偶誤之字為是。而以諸書之作句注者為非。且以注為汪之誤。望為汪之通。見異思遷。展轉附會。此近日學者之公患也。不能難也。念孫案唯體道能不敗六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乃上文休於天鈞而不僞之注。誤衍於此。上注云。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體道能不敗也。

臺簡引楯

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引楯萬物。羣美萌生。高注曰。臺猶持也。引楯拔擢也。錢氏獻之曰。臺當作臺。說文。臺古文握字。故注訓爲持。臺與臺形近致譌耳。莊氏伯鴻曰。注訓引楯爲拔擢。則楯當作搯。從手旁。

無一橈 無一幅

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橈。而輪之無一幅。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者。念孫案。蓋之無一橈。輪之無一幅。本作蓋之一橈。輪之一幅。此但言一橈一幅。下乃言其有無之無關於利害。若先言無一橈。無一幅。則下文不必更言有無矣。此兩無字。皆因下文無字而衍。

彭瀆

譬若周雲之龍菴遼巢彭瀆而爲雨。高注曰。彭瀆。滙積貌也。念孫案。彭瀆本作彭薄。道藏本作彭瀆。注。瀆。卽薄之誤。後人不知。而改爲瀆。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彭古讀若旁。說見唐韻正下文云。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爲一。司馬相如封禪文。旁魄四塞。義並與此同。故高注以彭薄爲滙積貌。若彭瀆則爲水聲。見上林賦而非雲氣滙積之貌。與正文注文皆不合矣。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此正作彭薄。陳禹謨刪去太平御覽天部八同。

所得

今夫善射者有義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如讀爲而此皆所得以至於妙。陳氏觀樓曰。所得上脫有字。高

注有所得規矩儀表之巧也是其證。

翺翔

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蟲蟲適足以翺翔。高注曰：蟲蟲微細故翺翔而無傷毀之患。念孫案適足以翺翔當作適足以翺。高注翺翔而無傷毀之患當作翺飛而無傷毀之患。說文翺許緣反小飛也。原道篇曰：跛行喙息蠓飛蠕動蠓與翺同。下文曰：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飛輕二字正承翺字言之。若翺翔則為鳥高飛之貌。蟲蟲之飛可謂之翺不可謂之翺翔也。又下文雖欲翺翔高注曰：翺翔鳥之高飛翼上下曰翺直刺不動曰翔而此注不釋翺翔之義則正文本無翺翔二字明矣。隸書翺字或作翺見漢唐公房碑形與翺相近故翺誤為翺後人不知翺為翺之誤因妄加翔字耳。藝文類聚蟲豸部引此正作蟲蟲適足以翺。

夫受形於一圈

夫與蚊虻同乘天機夫受形於一圈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况未有類也也與邪同。念孫案下夫字因上夫字而衍夫與蚊虻同乘天機受形於一圈二句連讀不當更有夫字。

使知之

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苻嫗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念孫案使下不當有知字此因上文所謂知之而誤衍也。劉本無知字是。

栲木色青翳而羸瘡蝸眈

夫栲木色青翳而羸瘡蝸眈。此皆治目之藥也。高注曰：栲木，苦歷木名也。生於山，剝取其皮，以水浸之，正青，用洗眼，瘡人目中膚翳，故曰色青翳。青色象也。此句內有脫文，蓋謂栲木色青，象目中青翳之色，故以同色者治之也。羸，蠶薄羸蝸眈，目疾也。引之曰：色青翳當作已青翳。註內色青翳同。已與瘡相對為文，已亦瘡也。言栲木可以瘡青翳也。瘡今作愈。呂氏春秋至忠篇：王之疾必可已也。高注曰：已猶愈也。故此注云：用洗眼，瘡人目中膚翳，故曰已青翳也。今正文及注皆作色青翳者，涉注內青色而誤耳。羸瘡蝸眈當作羸蠶瘡蝸眈。註內蝸眈同。據高注云：羸蠶薄羸，則羸下原有蠶字明矣。太平御覽鱗介部十三引此作羸蠶瘡蝸眈，又引注云：羸附羸蠶，細長羸也。蝸眈目中疾，一切經音義二十引許慎注云：蝸眈，目內白翳病也。名醫別錄曰：蝸籬味甘無毒，主蝸館明目。羸蠶蝸籬並與羸蠶同。士冠禮羸醢，今文羸為蝸，內則作蝸醢。蝸館與蝸眈同。羸蠶聲相亂，故羸下脫蠶字。蝸蝸草書相似，故燭誤為蝸。宋證類本草引此已誤。

尺之鯉 丈之材 營宇狹小

夫牛蹠之涿，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莊氏伯鴻校本自敍云：太平御覽三部引作牛蹄之涿，無徑尺之鯉，魁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無下營宇二字，足證今本之脫譌。念孫案此御覽誤，非今本誤也。尺之鯉，丈之材，相對為文，若作營宇之材，則文不成義，且與上

句不對營字狹小。所以不能容巨大。若無營字二字。則文義不明。鈔本御覽作牛蹄之涔。無徑尺之鯉。魁父之山。無丈之材。營字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尺上有徑字。乃後人不識古文辭而妄加之。後人以尺之故加一徑字。此未識古人句法也。原道篇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呂氏春秋舉難篇曰。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適屬句並與此同。加一徑字。則與下句不對矣。御覽鱗介部八。引此又作無盈尺之鯉。盈字亦後人所加。其無丈之材及營字狹小。則皆與今本同。刻本御覽作無營字之材。而下文無營字二字。此皆後人妄改。不足爲據。藝文類聚山部上。引作牛蹄之涔。無尺之鯉。題府之山。無丈之材。皆其營字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正與今本同。足證刻本御覽之誤。劉晝新論觀量篇。蹄窻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言營字。狹小耳。亦足證刻本御覽無營字二字之誤。尺上無徑字。并足證鈔本御覽之誤。

有命在於外

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念孫案。有命在於外。言既爲人所係羈。則命在人而不在我也。今本命有二字。誤倒。則文義不明。文字精誠篇。正作必其命有在外者矣。莊子山木篇。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卽淮南所本。

吟德

吟德懷和高。注曰。吟詠其德。含懷其和氣。念孫案。吟非吟詠之吟。乃含字也。原道篇。含德之所致也。高彼注曰。含懷也。此云含德懷和。本經篇云。含德懷道。含懷一聲之轉。其義一也。含字從口。今聲移口於旁。字

體小異耳。若訓爲吟詠之吟，則與懷和不類矣。漢書禮樂志：靈安留，吟青黃。服虔曰：吟音含，是含字古或作吟也。

曄曄

昧昧曄曄，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間。高注曰：昧昧，欲明而未也。曄曄，欲所知之貌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曄字。曄曄當爲曄曄。注同。昧昧曄曄，一聲之轉，皆欲知之貌也。說文云：曄，文子上禮篇作昧昧曄曄。曄與曄古字通。舉陶謨：曄遷有無化居。漢書食貨志：曄作曄。今作曄曄者，曄誤爲林。又因昧字而誤加日旁耳。楊慎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曄字。吳志伊字彙補：又云：曄音林。並引淮南子昧昧曄曄，皆爲俗本所惑也。

乃至 非乃

乃至神農黃帝，念孫案乃當爲及，字之誤也。文子上禮篇正作及。又汜論篇：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乃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乃亦當爲及。言夏殷之將亡，聖人早已知之。非及鳴條之野。甲子之日而後知之也。道藏本劉本並作乃。朱本改乃爲待。而莊本從之。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九勑

襲九竅，重九勑。高注曰：勑，形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勑字。勑當爲慤，字之誤也。玉篇：慤，古文

垠字。字從土垠聲。說文。垠讀若銀。九壑。即九垠也。上文曰。蘆苻之厚。通於無壑。無壑。即無垠也。兵略篇。不見朕壑。覽冥篇作朕垠。彼注云。垠。形狀也。故此注亦云。壑。形也。

周室之衰

施及周室之衰。引之曰。之衰二字。後人所加也。尋釋上文。自伏羲氏以下。皆為衰世。則方其盛時。亦謂之衰。不待其衰而後為衰也。下文周室衰而王道廢。始言周室之衰耳。若此句先言周室之衰。則下文不須更言衰矣。文子上禮篇。作施及周室。無之衰二字。

雜道以偽

澆漓散樸。雜道以偽。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高注曰。雜。念孫案。雜當為離。字之誤也。儉。讀為險。險。儉古見經義。述聞大戴禮。惠而不儉。下。莊子繕性篇。德又下衰。澆漓散樸。離道以善。險德以行。郭象注。有善而道不。全行立而德不喪。此正淮南所本文子作離道以偽。險德以為行。又本於淮南。然則原文作離道明矣。高注訓雜為紐。則所見本已誤作雜。又案偽古為字。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偽為下。為亦行也。齊俗篇。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衆。矜偽。猶伉行耳。上文趨舍行偽者。為精求於外也。荀子儒效篇曰。離道以偽。險德以行。言所為非大道。所行非至德也。與詐偽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行偽即行偽。離道以偽。險德以行。言所為非大道。所行非至德也。與詐偽之偽不同。下句巧故萌生。始言詐偽耳。文子改作以為偽。以為行。失之。

疑聖

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高注曰。博學楊墨之道。以疑孔子之術。引之曰。疑讀曰擬。博學以擬聖。謂博學多聞。以自比於聖人也。鄭注周官司服曰。疑之言擬也。史記平準書。人徒之費。擬於南夷。漢書食貨志。擬作疑。文子作狙學以擬聖。是其證。莊子天地篇。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卽淮南所本也。高說失之。眞清

水之性眞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念孫案眞字於義無取。疑後人所加。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此作夫水之性清。而土汨之。人之性安。而欲亂之。於義爲長。呂氏春秋本生篇云。夫水之性清。土者扣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扣之。故不得壽。扣與汨同。

芳臭

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念孫案下句本作口鼻之於臭味。謂口之於味。鼻之於臭也。後人誤讀臭爲腐臭之臭。而改臭味爲芳臭。則與口字義不相屬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鼻口之於臭味。

淵清

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念孫案以下二句例之。則淵清當爲神清。此涉上句淵字而誤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神清。文子九守篇同。

流沫 沫雨

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高注曰。沫雨。雨潦上沫起覆甌也。舊本脫一雨字。今據說山篇注補。又說山篇。人莫鑑于沫雨。而鑑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注曰。沫雨。雨潦上覆釜也。沫雨或作流潦。念孫案流沫本作沫雨。故高注及說山篇俱作沫雨。又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方術部一。並引淮南子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今本作流沫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又案沫雨者。流雨之譌也。水動則濁。靜清。故曰人莫鑑於流雨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動與靜相對。流與止相對。流隸或作涿。見魯相史晨饗孔廟後碑。形與沫相似。因譌爲沫。高以爲雨潦上覆甌。非也。據高云。沫雨或作流潦。文子九守篇亦作流潦。文選江賦注引作流灑。又引許慎注云。楚人謂水暴溢爲灑。則沫爲涿字之譌明矣。莊子德充符篇。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崔譔本流作沫。亦是涿字之譌。

以觀其易也 形物之性也

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觀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念孫案以觀其易也。以下本無觀字。以其靜也。以其易也。相對爲文。則不當有觀字。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方術部一。引此並無觀字。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語意未明。御覽方術部。引作夫唯易且靜。故能形物之性情也。高注。形。較今本爲善。見也。文子作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也。

用也必假之於費用也

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費用也。念孫案用也二字。文不成義。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作用者必假之於

澤潤玉石

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足蹠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高注曰。澤潤澤也。念孫案。澤潤玉石。本作辭潤玉石。高注澤潤澤也。本作潤澤也。此解潤字之義。非解澤字之義。辭潤玉石。謂其辭潤澤如玉石也。目數千羊二句。以耳目言之。足蹠陽阿二句。以手足言之。智終天地二句。以心言之。辯解連環二句。以口言之。若云澤潤玉石。則文不成義矣。今案正文澤字。涉注文潤澤也而誤。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五引此已誤。後人不達。又於注內加一澤字。以從已誤之正文耳。文子九守篇。正作辭潤玉石。

知不能平

蜂螿螫指而神不能憺。高注。憺。定也。蚊蟲嚼膚而不知能平。念孫案。知不能平四字。義不相屬。知本作性。性猶體也。呂氏春秋壅塞篇。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高注。性猶體也。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楚語曰。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脈。月令。安形性。後漢書。陳寵傳。作安形。平。靜也。鬼谷子。摩篇。謂體不能靜也。莊子。天運篇。蚊虻嚼膚。則通管不寐。是也。後人不知性之訓為體。故妄改之耳。太平御覽蟲豸部二。引此正作性不能平。

一人養之十人拔之

今夫樹木者。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棹。與。斲。同。念孫案。一當為十。十當為一。此言養之者雖有十人。

而一人拔之。則木必死也。下文曰。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意與此同。魏策亦云。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今本十一二字互誤。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資產部三。所引與今本同。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其方術部一。引此正作十人養之。一人拔之。

草木不夭九鼎重味

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天下有死字。念孫案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相對爲文。則有死字者是也。文子道德篇亦有死字。九鼎重味。味字於義無取。蓋卽下文珠字之誤而衍者也。御覽引此。作九鼎重。又引注云。王者之德。休明則鼎重。此蓋許引則無味字明矣。

淮南內篇第三

天文

太昭 道始於虛靈

天墜縮文地字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瀾瀾。故曰太昭。道始於虛靈。引之曰。書傳無言天地未形。名曰太昭者。馮翼洞瀾亦非昭明之貌。太昭當作太始。字之誤也。易乾鑿度曰。太始者。形之始也。太平御覽天部一。引張衡元圖曰。元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之與先。是太始無形。故天地未形。謂之太始也。道始於

虛霫當作太始生虛霫。即承上文太始而言。王逸注楚辭天問曰：太始之元。虛廓無形。廓與霫同。正所謂太始生虛霫也。後人以老子言道先天地生。故改太始生虛霫爲道始於虛霫。而不知與故曰太始句。文不相承也。御覽引此作道始生虛霫。太字已誤作道。而生字尙不誤。

宇宙生氣氣有漢垠

宇宙生氣。氣有漢垠。念孫案此當爲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下文清陽爲天。重濁爲地。所謂元氣有涯垠也。今本脫去兩元字。涯字又誤爲漢。太平御覽天部一元氣下。引此正作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

積陽之熱氣生水 積陰之寒氣爲水 日月之淫爲

積陽之熱氣生水。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引之曰。積陽之熱氣生水。積陰之寒氣爲水。本作積陽之熱氣。久者生水。積陰之寒氣。久者爲水。言熱氣積久則生水。寒氣積久則爲水。今本無久者二字。後人刪之也。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四。並引此云。積陰之寒氣。久者爲水。隋蕭吉五行大義辨體性篇。引此云。積陽之熱氣。反者爲火。積陰之寒氣。反者爲水。藝文類聚天部上。引此云。積陰之寒氣。大者爲水。反與大皆久字之誤。則原有久者二字明矣。日月之淫爲本作日月之淫氣。此因上下文爲字而誤。廣韻星字注。引此云。日月之淫氣。精者爲星辰。日月之淫氣。與積陽之熱氣。積陰之寒氣。文正相對。精者爲星辰。與精者爲日。精者爲月。文亦相對。下文天地之偏氣。

怒者爲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爲雨。句法亦相同。

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爲雨。

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爲雨。劉本刪去。下句天字。而莊本從之。念孫案大戴禮曾子天圓篇。陰陽之氣。偏則風。和則雨。藝文類聚。天部下。引曾子曰。天地之氣。和則雨。是風雨皆天地之氣。豈得以風屬之天。雨屬之地乎。下句當依道藏本作天地。上句當補地字。又案合氣當爲合氣。合含字相似。又涉上文含氣而誤也。合氣與偏氣正相對。作含則非其指矣。

月虛

月虛而魚腦減。念孫案虛當爲虧。字之誤也。虧字脫去。右半因誤而爲虛。埤雅引此已誤。月可言盈虧。不可言虛實。太平御覽鱗介部十三。引此正作月虧。藝文類聚。天部上。御覽天部四。引此並作月毀。蓋許慎本。毀亦虧也。

鳥飛

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念孫案飛本作動。此後人妄改之也。同一動也。而有高下之殊。故曰鳥動而高。魚動而下。猶睽豕傳言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也。若鳥言飛。則魚當言游矣。太平御覽鱗介部七。引此正作鳥動而高。

五億萬里

天去地五億萬里。念孫案開元占經天占篇引此作億五萬里。太平御覽地部一引詩含神霧亦云天地相去億五萬里。然則億五二字今本誤倒也。

二十八宿 凡二十八宿也

天有九野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官六府。注曰：二十八宿，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也。引之曰：二十八宿四字及注二十八宿云云，皆後人所加也。下文於九野五星八風五官六府皆一一釋之，而不及二十八宿。但於所說九野中附以其星角亢氐云云，使有二十八宿四字，下文不應不為解釋，且不應以二十八宿併入九野條內，使綱目不相當也。然則此處原文無二十八宿四字明矣。注於牽牛須女營室東壁觜臙東井輿鬼七星皆省一字稱之，文義苟簡，決非漢人所為。天文時則二篇於牽牛須女等名皆不從省，月令爾雅及呂氏春秋十二紀有始覽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地理二志無不皆然，唯此篇所列圖於營室東壁觜臙皆不省，說四方星度於牽牛婺女東壁觜臙東井輿鬼七星各省一字，而營室獨不省，此則後人改之而未盡也。七星但稱星，則無以別於他星。牽牛謂之牛營室謂之室，觜臙謂之觜，皆文不成義。又案下文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嚙二參九東井三十三輿鬼四柳十五七星七道藏本脫上七字，今補正。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凡二十八宿句，亦後人所加。此說星之分度

非說星之全數也。無緣得有此句。

四守 天阿 太一之庭

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阿當作河高注曰皆星名下自解又太微者太一之庭也太一當作五帝說見下紫

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天阿者羣神之闕也四守者各本守作宮涉

今據上文四守及北堂書鈔天部二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六所引改正所以司賞罰各本以下衍爲字今據舊本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所引刪注曰四守紫宮

軒轅咸池天阿引之曰據前注則四守亦星名據後注則四守乃總括四星之稱非星名也前後注意迥

殊今細釋原文前注是也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列其名也太一之庭太一之居帝妃之舍水魚

之囿羣神之闕及所以司賞罰則明其職也故前注曰皆星名下自解後注以四守爲紫宮軒轅咸池天

阿其不可通有三太微紫宮並舉何以數紫宮而不數太微其不可通一也四守若爲紫宮軒轅咸池天

阿之總稱則上文四守二字當別於紫宮前爲統下之詞或別於天阿後爲統上之詞其義乃通何以雜

廁諸星之間而云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邪其不可通二也軒轅帝妃之舍咸池水魚之囿皆與

賞罰之事無涉其不可通三也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許慎注曰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阿也然則此乃

許注後人移入高本而前後遂相矛盾矣

天阿本作天河後人以天河非星名故改爲天阿也案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昴

西以察山林之妖變也。與門闕之義無涉。且天阿非黃道所經。不得言羣神之闕也。北堂書鈔。太平御覽。

引此並作天河。又引高注曰。天河星名。闕猶門也。各本脫天河星名四字。又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許注。以天河爲四

守之一。是許本亦作天河。天河蓋卽北河南河也。夾河之南北。故總謂之天河。天官書曰。鉞北北河。南南

河。兩河天闕。開爲關梁。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郝萌曰。兩河戍與戍。卽鉞字。俱爲帝闕。又占曰。兩戍開爲

天門。日月五星常出其門中。故曰天河者。羣神之闕也。高注訓闕爲門。正合郝萌之說。羣神卽日月五星

之神也。韓子飾邪篇曰。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槍歲星。所謂天河。蓋卽指此。

天官書曰。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

引春秋合誠圖曰。紫微者。太一之常坐。太一在紫宮之中。非太微中所有。不得言太微。太一之庭。諸書亦

無言太一之庭者。此太一二字。蓋因下文太一之居而誤。太平御覽引此已誤。太一之庭。當作五帝之庭。天官書曰。

太微匡衛十二星。藩臣其內五星。五帝坐。太平御覽引天官星占曰。紫宮。太一坐也。太微之宮。天子之庭。

五帝之坐也。卽此所云太微五帝之庭。紫宮。太一之居也。續漢書天文志注。引張衡靈憲曰。紫宮爲皇極

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庭。廷庭古字通。又其一證矣。注內太一天神也。亦當爲五帝天神也。蓋正文旣誤爲太一。

後人又改注以從之耳。

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念孫案行字因上下文而衍既云歲鎮一宿則無庸更言行開元占經填星占引此無行字史記天官書亦無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引之曰此本作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甲寅正月者甲寅年之正月也下文太陰元始建於甲寅開元占經填星占篇引舊注曰甲寅元始麻起之年也大衍麻議引洪範傳曰麻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月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闕蒙與闕逢同太歲在甲曰闕逢在寅曰攝提格闕逢攝提格之歲者甲寅之歲也正月爲陬畢陬之月者正月也七曜者日月及太白歲星辰星熒惑鎮星也上元太始闕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太白在營室故曰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也天官書說太白曰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開元占經太白占篇引甘氏亦曰太白以攝提格之歲正月與營室晨出於東方皆其明證後人不審其義遂改甲寅正月爲正月甲寅又改營室爲熒惑不知甲寅者甲寅年也若云正月甲寅則是甲寅日矣顓頊麻元所起之日爲己巳非甲寅也其謬一也甲寅正月先年而後月若云正月甲寅則不知在何年矣其謬二也莊本改甲寅爲建寅尤非太白與營室晨出東方猶下文歲星與營室東壁晨出東方皆以所在之宿言之若云與熒惑晨出東方則不知在何宿矣其謬三也漢書天文志晉灼注太白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

出東方亦後人依誤本淮南改之

當出而不出

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興兵。念孫案當出而不出。已見上文。此當作未當出而出。太白主兵。故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則天下偃兵。見上文當入而不入。未當出而出。則天下興兵也。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及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石氏星經。並云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是其證。

祀四郊 決刑罰

景風至。則爵有位。案有位則有爵。此言爵有位。於義不可通。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引作施爵位。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引作施爵祿。賞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闔闔風至。則收縣壘。琴瑟不張。不周風至。則脩宮室。繕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念孫案祀四郊。本作祀四鄉。四鄉。四方也。越語。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韋注曰。鄉。方也。故高注云。祀四方神。卽月令所謂命主祠祭禽于四方也。易通卦驗曰。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白虎通義曰。涼風至。報地德。祀四鄉。皆其明證也。若作四郊。則失其義矣。且鄉與功張爲韻。助字合韻。讀若光月令。神農將持功與昌映爲韻。強常常爲韻。楚辭惜誓。惜傷身之無功。與狂長爲韻。若作郊。則失其韻矣。決刑罰。本作決罰刑。故高注曰。與行明彰。長行爲韻。韓子主道篇。去賢而有功。與明若作郊。則失其韻矣。決刑罰。本作決罰刑。故高注曰。罰刑疑者。於是順時而決之。下文曰。斷罰刑。時則篇曰。休罰刑。又曰。斷罰刑。皆其證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引此亦作斷罰刑。刑與城爲韻。若作刑罰。則失其韻矣。

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

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千五百二十歲。各本千上有一字。開元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引之曰。大終。下當有三終二字。下文曰。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蓋一終而建甲戌。積千五百二十歲。二終而建甲午。積三千四十歲。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積四千五百六十歲。劉績謂每終二十年。大誤。故曰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旬三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也。千五百二十歲一終。但至甲戌。不得復始甲寅之元。故知脫三終二字也。日月五星起於營室。乃顯頊麻元。見太歲考。開元占經古今麻積篇曰。黃帝麻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顯頊麻同。則顯頊麻以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若非三終。不得有此數矣。漢書律麻志曰。三終而與元終。續漢志曰。三終歲復。復青龍爲元。是其例也。開元占經日占篇。引此已脫三終二字。

日行一度而歲有奇

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引之曰。日行一度。本作日行危一度。後人刪去危字耳。日行危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者。言每歲日行至危之一度。而有四分一之奇零也。蓋四分度之一。微茫難辨。其所在本無定處。推步者。視周天之度。起於何宿。則附餘數於度所止之宿。如殷麻以冬至日躔起度。則度起

牽牛而以四分度之一附於斗。開元占經北方七宿占篇引石氏曰：斗二十六度四分度之一，是也。斗牽牛為星紀，度起星紀，則以四分度之一附於析木。下文曰：星分度箕十一四分一，是也。尾箕析木也。顯頊厓以立春日躔起度，則度起營室，而以四分度之一附於危，即此所云日行危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是也。廣雅說七耀行道曰：日月五星行黃道，始營室東壁，又曰：行須女虛危，復至營室，是度起營室而止於危。月令所謂日窮于次也，故以四分度之一附於危焉。危不止一度，而獨附於一度者，星度多少，古今不同，唯第一度不異，故附於此耳。開元占經日占篇引此，正作日行危一度，又引注曰：危，北方宿也，則有危字明矣。若如今本作日行一度，則所謂四分度之一者，不知附於何宿矣，甚矣其不可通也。

鑿地

陰氣極，則下至黃泉，北至北極，故不可以鑿地穿井。念孫案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二池下，引此作鑿池穿井，於義為長。

十二月

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念孫案十二月當為十一月，上文云：冬至德在室是。

升日行一度 熱升 升勺

兩維之間九十一度也。道藏本此下有高注自東北至東南為兩維云云凡二十九字。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為一節，以

生二十四時之變。念孫案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作一句讀。其高注自東北至東南云云。本在十六分度之五下。道藏本誤入九十一度下。度下又衍也。字遂致隔斷。上下文義。劉績本刪去也。字是也。乃又移高注於下文。而升二字之下。而莊本從之。則其謬益甚矣。升當爲斗字之誤也。錄書斗字作升。形與升而相似。傳寫往往譌濶。而斗日行一度。作一句讀。言斗柄左旋。日行一度。而以十五日爲一節也。上文云。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下文云。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皆其明證也。又齊俗篇。糟邱生乎象樞。炮格生乎熱升。炮格謂爲銅格。布火其下。置人於上也。格音如字。俗作烙音洛。非。此段氏若膺說。見鍾山札記。升亦當爲斗。北堂書鈔服飾部四。太平御覽服用部十四。並引淮南炮格始於熱斗。又引許慎注曰。熱斗。熨斗也。紂見熨斗爛人手。遂作炮格之刑是也。又兵略篇。章華之臺燒。以升勺沃而救之。升亦當爲斗。鄭注少牢饋食禮曰。料。料水器也。料與斗同。

冬至以後十二律 日冬至音比林鍾 雨水驚蟄 清明穀雨

冬至音比黃鍾。小寒音比應鍾。大寒音比無射。立春音比南呂。雨水音比夷則。驚蟄音比林鍾。春分音比蕤賓。清明音比仲呂。穀雨音比姑洗。立夏音比夾鍾。小滿音比太簇。芒種音比大呂。夏至音比黃鍾。小暑音比大呂。大暑音比太簇。立秋音比夾鍾。處暑音比姑洗。白露音比仲呂。秋分音比蕤賓。寒露音比林鍾。霜降音比夷則。立冬音比南呂。小雪音比無射。大雪音比應鍾。又下文曰。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引之曰。冬至音比黃鍾。當爲音比應鍾。下當云小寒音

比無射。大寒音比南呂。立春音比夷則。雨水音比林鍾。驚蟄音比蕤賓。春分音比仲呂。清明音比姑洗。穀
雨音比夾鍾。立夏音比太簇。小滿音比大呂。芒種音比黃鍾。其日冬至音比林鍾。亦當爲音比應鍾。蓋音
以數小者爲清。數多者爲濁。冬至以後。逆推十二律。由清而濁。夏至以後。順推十二律。由濁而清。冬至應
鍾。其數四十二。爲最清。小寒無射。其數四十五。則濁於應鍾矣。大寒南呂。其數四十八。則又濁於無射矣。
立春夷則。其數五十一。則又濁於南呂矣。雨水林鍾。其數五十四。則又濁於夷則矣。驚蟄蕤賓。其數五十
七。則又濁於林鍾矣。春分仲呂。其數六十。則又濁於蕤賓矣。清明姑洗。其數六十四。則又濁於仲呂矣。穀
雨夾鍾。其數六十八。則又濁於姑洗矣。立夏太簇。其數七十二。則又濁於夾鍾矣。小滿大呂。其數七十六。
則又濁於太簇矣。芒種黃鍾。其數八十一。則最濁矣。故曰。日冬至音比應鍾。浸以濁也。夏至以後。與此相
反。故曰。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也。夏至音比黃鍾。爲音之最濁者。則冬至之音當爲最清者。最清者非
應鍾而何。後人但知月令仲冬律中黃鍾之文。遂改冬至音比應鍾。爲音比黃鍾。而移應鍾於小寒。且并
無射以下。遞移其次。高注亦遞移而不知月令所言者。十二月之律。此所言者。二十四時之律。本不相同也。至
改日冬至音比應鍾。爲音比林鍾。則謬益甚矣。宋書律志引此已說又案驚蟄本在雨水前。穀雨本在清明前。今本
驚蟄在雨水後。穀雨在清明後者。後人以今之節氣改之也。漢書律厯志曰。諷訾中。驚蟄。今日雨水。降婁
初雨水。今日驚蟄。大梁初穀雨。今日清明。中清明。今日穀雨。是漢初驚蟄在雨水前。穀雨在清明前也。桓

五年左傳正義引釋例曰漢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月令正義引劉敞三統麻雨水正月中驚蟄二月節又易引通卦驗清明三月節穀雨三月中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引孝經緯曰斗指寅爲雨水指甲爲驚蟄指乙爲清明指辰爲穀雨三書皆出太初以後故氣名更改三統麻與緯皆出西漢末不應淮南王書先已如是其爲後人所改明矣逸周書周月篇春三月中氣驚蟄春分清明今本作雨水春分穀雨時訓篇驚蟄雨水穀雨清明今本雨水在驚蟄前清明在穀雨前皆後人所改辯見虛氏紹弓校定本日知錄謂淮南子已先雨水後驚蟄失之

陽氣凍解

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引之曰陽氣凍解文不成義當作陽凍解陽凍地上之凍也陰凍地中之凍也立春之日地上之凍先解故曰陽凍解管子臣乘馬篇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是也今本陽下有氣字因注內陽氣而衍

雷戒

秋分雷戒蟄蟲北鄉念孫案戒當爲臧字之誤也臧古藏字春分雷藏與上文春分雷行相應時則篇云八月雷不藏是其證也且臧與鄉爲韻若作戒則失其韻矣藏字古皆作臧故說文無藏字今書傳中作藏者多作臧者少大抵皆後人所改也此臧字若不誤爲戒則後人亦必改爲藏矣

太歲

咸池爲太歲。錢氏曉徵答問曰。問淮南以咸池爲太歲。與他書所言太歲異。何故。曰。淮南書云。斗杓爲小歲。咸池爲大歲。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皆以大小相對。初未嘗指咸池爲太歲。其作太歲者。乃後人轉寫之譌。吳斗南兩漢刊誤。謂淮南不名天一爲太歲。又自以咸池名之。則南宋本已誤矣。念孫案。錢說是也。

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

天維建元。常以寅始。

句起。此字上有脫文。

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引之曰。起字上當有脫文。

蓋言甲寅之年。歲星在娠訾之次。

營室東壁也。詳見下條。

是歲星所起也。起與二始字。二子字韻也。二子字見下文。必言歲

星所起者。太歲與歲星相應而行。故言太歲建元。必以歲星也。漢書律曆志曰。木金相乘爲十二。是爲歲

星小周。小周乘筮策。爲一千七百二十八。是爲歲星歲數。鄭注周官保章氏曰。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

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馮相氏疏曰。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於天。一歲

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而則總有千七百二十

八年。十二跳辰而以此而計之。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而

故也。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

以上賈疏。

然則右徙周天。皆謂歲星。若建寅之太歲。左行於地。不得

謂之右徙周天矣。起字之上有脫文無疑。周天上本無大字。後人加之也。歲星十二歲而小周天。不得謂

之大周淮南王時未有歲星超辰之說亦無大周小周之分上文曰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旬十二歲而周無大字

太一在丙子

淮南元年冬漢初以十月爲歲首故言元年冬太一在丙子高注曰淮南王安卽位之元年引之曰太一乃北極之神與紀歲無涉太一當作天一此因天字脫去上畫後人又加點於下耳廣雅曰天一太歲也漢元封七年太歲在丙子上推至文帝十六年下距元封七年凡六十年爲淮南王安始封之年太歲亦當在丙子故曰天一在丙子也古者天一太歲太陰名異而實同詳見太歲考

冬至甲午立春丙子

潛研堂文集曰淮南天文訓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必有譌蓋冬至與立春相去四十五日有奇古今不易自甲午訖丙子僅四十三日此理之所必無者以術推之是年冬至蓋己酉日立春則甲午日耳引之曰錢說非也下文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注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也則冬至之日非子卽午明矣下文壬午冬至甲子受制謂立春也與此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其法正同不得以甲午爲己酉之譌也立春丙子與上文始起始子爲韻若作立春甲午則失其韻矣冬至甲午至立春丙子四十三日與後人麻法不同者古法多疏故也下文壬午冬至

至甲子受制亦四十三日以是明之。

二陰一陽

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引之曰。二陰當作一陰。一陰一陽。所以成氣二也。高注曰。陰麤。陽得氣少。陽精微。故得氣多。正以一陰與一陰爲二。一陽與二陽爲三。陰數少而陽數多也。續漢書天文志引律術曰。陽性動。陰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是也。二陰而分言之。則各爲一陰矣。

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 七十歲而復至甲子

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引之曰。上文言壬午冬至。甲子受制。由甲子受制。以歲遷六日推之。一日乙丑。二日丙寅。三日丁卯。四日戊辰。五日己巳。六日庚午。則當作庚午受制。今本作庚子。涉上文庚子而誤也。由甲子受制。每歲以遷六日推之。至十歲而六十甲子終而復始。則當作十歲而復至甲子。今本十上有七字。涉上文七十二日而衍也。

養老鰥寡

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糈鬻。施恩澤。念孫案。養老鰥寡。當作養長老。存鰥寡。今本脫長存二字。則句法與上下文不協。時則篇曰。季夏存視長老。行糈鬻。仲秋養長老。行糈鬻。飲食。春秋緜露治水五行篇曰。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施恩澤。開元占經。填星占篇。引巫咸曰。填星受制。則養老。蓋脫長字存鰥寡。行

饘粥施恩澤皆其證。

大剛魚不為

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為引之曰大剛二字義不可通大字蓋因上文大旱而衍剛當為則字之誤也則魚不為四字連讀高注不成為魚春秋繇露治亂五行篇曰水干金則魚不為是其證。

收其藏

以至於仲春二月之夕。夕謂月之下句也書大傳月之朝月之中月之夕鄭注曰上句為朝中句為中下句為夕字亦作昔呂氏春秋任地篇曰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獲大麥乃收其藏而閉其寒高注曰收斂其所藏而閉之念孫案太平御覽時序部四引此本作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本作收斂其所藏而出布之閉其陰寒令不得發泄後人既不解布收二字之義而削去布字又刪改高注以滅其迹甚矣其妄也又案布收其藏者布讀為敷敷與布古字通舉陶謨數同日奏罔功顧命敷重蔑席說文引作布商頌長發篇敷政優優成二周頌賚篇箋云敷猶徧也堯典敷奏以言史記年左傳引作布聘禮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今文布作敷言徧收其藏而閉其寒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百蟲蟄伏故此言仲春之夕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布字在收其藏之上本謂徧收其藏非謂收其所藏而出布之也高氏誤解布字後人求其說而不得遂以布為衍文而削之矣。

禽鳥

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念孫案禽鳥當爲禽獸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引作以養百穀禽獸草木太平御覽時序部四百穀部一並引作以長百穀禽獸草木是其證

小還 大還

日至於昆吾是謂正中至於鳥次是謂小還至於悲谷是謂舖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還念孫案小還大還當爲小遷大遷字之誤也遷之爲言西也日至昆吾謂之正中至鳥次則小西矣故謂之小遷至女紀則大西矣故謂之大遷漢書律歷志曰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白虎通義曰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是遷與西同義若作小還大還則義不可通矣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一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三引此並作小遷大遷陳禹謨依俗本改爲小遷大還

淵虞

至於淵虞是謂高春念孫案淵虞當作淵隅注同隅虞聲相亂又涉下文虞淵而誤也桓五年公羊傳疏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並作淵隅陳禹謨改爲淵大謬楚辭天問補註引此亦作淵隅則南宋本尙不誤

至於

至於蒙谷是謂定昏念孫案至本作淪此涉上文諸至字而誤也淪入也見原道精神本經三篇注及漢書敘傳應劭注沒也見

冥篇注楚辭九歎注及說文廣雅注淪於蒙谷與上出於扶桑相對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並作淪陳禹謨依俗本改淪爲至楚辭補注同

禹以爲朝晝昏夜

日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以爲朝晝昏夜念孫案禹字義不可通禹當爲離俗書離字作離漢北海相景君碑陰當離墓側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離敗聖與字並作離脫去右畔而爲禹耳離者分也言分爲朝晝昏夜也精神篇別爲陰陽離爲八極文義與此同

十二月指丑

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市終而復始引之曰十二月指丑本作十一月指子後人改之也指寅指子皆麻元所起故以二者言之晉書律麻志引董巴議曰顓頊麻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廕營室也湯作般麻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是顓頊麻起寅月般麻起子月也故下文指寅寅則萬物蟻蟻然也先言指寅顓頊麻之遺法也上文斗指子則冬至先言指子般麻之遺法也指寅指子皆言其始一歲而市乃言其終蓋起於寅者至丑而市起於子者至亥而市也後人不知古麻有二法而改爲十二月指丑非也指丑則一歲已市不須更言一歲而市矣且子與始爲韻若作丑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

此正作十一月指子。

則萬物蟻

指寅則萬物蟻。念孫案此當作指寅。句寅句則萬物蟻蟻然也。寅則萬物蟻蟻然者。猶云寅者。言萬物蟻蟻然。故高注曰。動生貌。史記律書亦曰。寅者。言萬物始生蟻然也。今本寅下脫一寅字。蟻下又脫蟻然也三字。則文不成義。且句法與下文不協矣。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此正作寅則萬物蟻蟻然也。

未昧也

未昧也。念孫案未下脫者字。自午者。忤也。至丑者。紐也。皆有者字。昧本作味。後人以漢書律厯志云。昧夔於未。故改味爲昧。不知淮南自訓未爲味。與漢書不同也。五行大義論支榦名篇。及太平御覽引淮南。並云未者味也。白虎通義及廣雅。並云未昧也。說文未昧也。六月滋味也。六月下有脫文。史記律書未者味也。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義並與淮南同。

其加卯酉三句

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引之曰。此三句不與上文相承。尋繹文義。當在前日短而夜修之下。云其加卯酉者。王弼注老子曰。加當也。承夏日至。冬日至言之。彼言冬夏至。此言春秋分也。言陰陽分。日夜平者。承陽勝。日夜修短言之。言至春秋分。則陰陽無偏勝。日夜無修短也。寫者錯亂在此。今更定其文如左。

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修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修。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

引而止也。呻之也。

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念孫案之。字當在上文引而止下。今本誤在呻字下。則文不成義。午者。忤也。至丑者。紐也。也。上皆無之字。五行大義論律呂篇。論支榦名篇。及太平御覽引此。並云林鍾者。引而止之也。申者。呻也。是其證。

曰規

道曰規。始於一。念孫案曰。規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因上文故曰。規生矩。殺而誤衍也。宋書律志。作道始於一。無曰規二字。

兵重三罕

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念孫案。重罕二字。義不可通。重當爲革。祭祀喪紀。兵革。皆相對爲文。革字古文作革。隸省作革。與重相似而誤。罕當爲軍。言兵革之事。以三軍爲制也。軍字草書作罕。與罕相似而誤。

徵生宮宮生商

徵生宮。宮生商。劉績曰：當作宮生徵。徵生商。念孫案：劉說是也。上文曰：黃鍾為宮，太簇為商，林鍾為徵。又曰：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所謂宮生徵，徵生商也。宋書律志、晉書律厯志並作宮生徵，徵生商。地形篇亦曰：變宮生徵，變徵生商。高注：變猶化也。

角生姑洗

角生姑洗。引之曰：音律相生，皆非同位者。上文言姑洗為角，則角與姑洗為一，不得云角生姑洗也。生當為主。上文黃鍾主十一月，云云，與此主字同義。角主姑洗，猶言姑洗為角耳。主與生相似，又因上下文生字而誤。宋書律志亦誤作生。秦氏五禮通考改作角為姑洗，非是。五音為六律之綱，可言姑洗為角，不可言角為姑洗也。

比於正音

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為和。高注：與正音比，故為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為繆。各本脫於字，今據宋書補。劉績曰：以序

論之，黃鍾為宮，以次而商、角、徵、羽，姑洗生應鍾，變宮，在南呂羽之後，故曰比於正音為和。應鍾生蕤賓，變

徵，聞入正音角羽之間，故曰不比正音為繆。引之曰：劉說非也。七音之序，周回相次，變宮在羽之後，宮之

前，變徵在角之後，徵之前。唐武后樂書要錄說七聲次第曰：假令十一月黃鍾為宮，隔一月以正月太簇

一月六月林鍾為徵，又隔一月以八月南呂為羽，又隔一月以十月應鍾為變宮，周迴還與十一月相比也。其道相同，豈有順逆之分乎？比讀如易比卦之比，比

入也。合也。閔元年左傳曰：屯固比入，又曰：合而能固，是也。說林篇：黃鍾比宮，太簇比商，與此比字同義。比於正音，故為和本作

不比於正音。故爲和。注內與正音比。本作不與正音比。不比於正音者。不入於正音也。言應鍾是宮之變音。故不入於正音。不入於正音。則命名當有以別之。故謂之曰和。和者。言其調和正音也。蕤賓是徵之變音。故亦不入於正音。不入於正音。則命名當有以別之。故謂之曰繆。繆之言穆。穆亦和也。大雅烝民。繆字通。言其調和正音也。周語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昭二十年左傳正義釋其義曰。繆皆所以調和其聲也。漢書揚雄傳甘泉賦說風聲曰。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穆與繆同。穆在變音。

之末。言穆而和可知矣。羽在正音之末。言羽而宮商角徵可知矣。變聲與正聲相調和。故曰穆羽相和。張曰。穆然相和。始未達穆字之義。以律管言之。則變宮爲和。變徵爲穆。以琴弦言之。則當以少宮爲和。少商爲穆。琴亦有和。

穆二音。故曰穆羽相和。若夔牙之調琴也。然則變音之繆。本與穆同。而穆之命名。正取相和之義明矣。後人誤讀繆爲紕繆之繆。以爲和與繆相反。宋書引舊注曰。繆者相干也。亦誤解繆字。遂於應鍾不比於正音句。刪去不字。以別

於蕤賓。并注中不字而亦刪之。古訓之不通。其勢必至於妄改矣。宋書律志。正作姑洗生應鍾。不比於正音。故爲和。載注文正作不與正音比。晉書律厯志引淮南王安曰。應鍾不比正音。故爲和。足證今本之謬。

脫文二句

黃鍾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引之曰。物以三生下。本有三三九一句。後人以上文已言三三如九。故刪去此句。不知上文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與此文三三九。三九二十七。皆上

下相承爲義。物以三生。故必先以三自乘而得九。然後以三乘九而得二十七。且上文與此相離甚遠。不得因彼而省此也。宋書正作三三九。三九二十七。幅廣二尺七寸下。本有古之制也。四字。故高注曰。古者幅皆然也。各本皆上衍。比字今刪。脫去此句。則注文爲贅設矣。宋書正作故幅廣二尺七寸。古之制也。

人修八尺 有形則有聲 匹者中之度也

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之度也。一匹而爲制。引之曰。此文多不可通。人修八尺。尋自倍。則丈六尺矣。而云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其不可通一也。音以八相生。音卽聲也。何須更云有形則有聲。其不可通二也。匹長四丈。人之長安得有此。而云匹者中之度。其不可通三也。蓋寫者譌舛失次。兼有脫文。宋書已與今本同。則後人以誤本淮南改之也。今更定其文而釋之如左。

有形則有聲。音以八相生。故人臂修四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尋者中之度也。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一匹而爲制。云有形則有聲者。有形謂上文黃鍾之律修九寸也。有聲謂音以八相生也。云人臂修四尺者。一切經音義卷十七引淮南云。人臂四尺。尋自倍。故八尺曰尋。是也。云尋者中之度也者。考工記曰。人長八尺。是也。

秋分藁定

秋分藁定。藁定而禾熟。藁與秒同。秒，禾芒也。說見主術。念孫案隋書律厯志引此作秋分而禾藁定。藁定而禾熟是也。宋書律志同。今本脫而禾二字，則文義不明。

十二藁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

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藁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引之曰。十二藁當一粟。十二粟當一寸。則百四十四藁而當一寸也。主術篇寸生於標。藁誤並與標誤作標。辯見主術。高注曰。十二標爲一分。今本脫二字。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說文亦曰。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則是百二十藁而當一寸。與此不同也。許高二家之說。俱本於此篇。使原文作十二藁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則二家之說。何以並言十二藁爲分。十分爲寸乎。且主術篇明言寸生於標。不得又以粟參之也。然則今本爲後人所改明矣。宋書律志與今本同。則其誤已久。今依主術篇及許高二家之說。而更定之如左。

其以爲量

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念孫案量當爲重。重量字相近。又因上文度量而誤也。自

十二粟以下皆言其重之數。非言其量之數。說文禾部注及宋書律志並作其以爲重。

蒼龍在辰

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引之曰。下文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是太陰卽蒼龍也。旣云太陰在寅。不當復云蒼龍在辰矣。下文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鈎陳在後。三元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而不言蒼龍所在。正以太陰卽蒼龍也。蒼龍在辰四字。蓋涉人所加。

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

道藏本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下有脫文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引之曰。太陰二字。乃下屬爲句。與下文太陰在卯之屬相同。主下當別有所主之事。而今脫去。王應麟小學紺珠始誤讀主太陰爲句。劉本遂重太陰二字。而各本及莊本從之。非也。上文云。太陰在寅。何得又言主太陰乎。且下文曰。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而無太歲之名。天一元始太陰元始之屬。皆太歲也。而謂之天一太陰。不謂之太歲。咸池爲太歲。則又大歲之譌。說見上然則天文篇無稱太歲者也。此太歲亦當作大歲。寫者誤加點耳。斗杓爲小歲。咸池爲大歲。見上文酉爲危主杓小歲也。此文子爲開主大歲。大歲咸池也。太歲月從右行四仲。與歲從左行之太陰迴殊。若作大歲。則與太陰無異。上言太陰在寅。下言子主太歲。是太陰

主太陰矣。義不可通。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此篇舊注曰：太陰謂太歲也。蓋許慎注廣雅太陰太歲也。本此。使篇內太歲太陰分爲二。注者必不爲此注矣。可見太歲乃大歲之譌。而太歲太陰之未嘗分也。徧考書傳亦無分太歲太陰爲二者。或據淮南譌脫之文以爲太歲太陰不同之證。非也。

歲星晨出東方之月

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卯。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辰。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巳。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午。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未。歲星舍觜嚳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申。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酉。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戌。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亥。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子。歲星舍氏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丑。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引之曰：十一月當爲正月。十二月當爲二月。正月當爲三月。二月當爲四月。三月當爲五月。四月當爲六月。五月當爲七月。六月當爲八月。七月當爲九月。八月當爲十月。九月當爲十一月。十月當爲十二月。史記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歲星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歲星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晨出。歲星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

畢晨出。歲星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觶參晨出。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歲星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歲星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卯。二月出在辰。三月出在巳。四月出在午。五月出在未。六月出在申。七月出在酉。八月出在戌。九月出在亥。十月出在子。十一月出在丑。十二月出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甘氏曰：攝提在寅。此攝提謂太陰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星牽牛。見天文志故改正月爲十一月。以合太初之法。而自此以下皆遞改其所歲在子。歲星十一月出在建星牽牛。見天文志故改正月爲十一月。以合太初之法。而自此以下皆遞改其所出之月。不知太陰在寅。則歲星亦以寅月出。樂動聲儀所謂歲星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也。見前太一在丙子下若以十一月出。則是子而非寅。與太陰所在不相應矣。太初麻之太歲始建於子。故以歲星與日同次之十一月定之。所謂子年應子月也。淮南之太歲始建於寅。故以歲星晨出之正月定之。所謂寅年應寅月也。豈得以建子之法。雜入於建寅之法乎。况太陰在寅以下俱本於石氏。天文志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在斗牽牛。天官書索隱亦云。下皆出石氏星經文。又豈有用其說而改其月者乎。開元占經引淮南已與今本同。則其誤改在唐以前矣。錢氏曉徵謂史記歲星正月晨出。以天正言之。其實與淮南無別。見潛研堂文集今案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色蒼蒼有光。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元

色甚明。正月德在木，故星色蒼。天官書凡言正月者，七月皆謂建寅之月。十一月德在水，故星色元。若以正月爲天正，則是夏正之十一月矣。何以不云色元而云色蒼乎？且寅年正月，日在姬訾，歲星在星紀中隔元枵一次，故歲星晨見有光。若十一月，則與日同次，其光不能見矣。安得云蒼蒼有光乎？此由不知淮南之十一月爲後人所改，故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

日德 綱目 以至於癸 左前刑右背德

太陰所居。句日德。句辰爲刑。句德。句綱日自倍。因句柔日徙所不勝。句凡回。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引之曰：日德日下脫爲字，日爲德，辰爲刑，相對爲文也。綱當爲剛，剛日柔日，甲剛乙柔是也。癸上當有壬字，此以剛柔對言，不當但言癸也。

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案此當爲右背刑，左前德。寫者顛倒耳。五行大義論配支幹篇曰：從甲至癸爲陽，從寅至丑爲陰。陽則爲前，爲左，爲德；陰則爲後，爲右，爲刑。左前德者，所以順陰陽也。史記天官書曰：太白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是其例矣。

十二月日所建之星

星正月建營室。不言日所建者，承上文兩日字。而省高注以星爲日之誤，非也。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引之曰：二月建奎婁，備舉是月日。

所在之星也。由此推之。則正月當云建營室東壁。三月當云建胃昴。四月當云建畢觜。五月當云建東井輿鬼。六月當云建柳七星張。七月當云建翼軫。八月當云建角亢氐。九月當云建房心。十月當云建尾箕。十一月當云建斗牽牛。十二月當云建須女虛危。蓋月令日在某星。但舉一月之首言之。而此則舉其全也。後人妄加刪節。每月但存一星之名。獨二月建奎婁。尚仍其舊。學者可以考見原文矣。不然。豈有月令季夏日在柳。而此言建張。仲秋日在角。而此言建亢。仲冬日在斗。而此言建牽牛。季冬日在婺女。而此言建虛者乎。

斗牽牛越須女吳

斗牽牛越須女吳。引之曰。諸書無言斗。但主越。須女。但主吳者。斗牽牛越須女吳。當作斗牽牛須女吳。越。開元占經分野略例曰。淮南子曰。斗吳越也。斗下脫牽牛須女四字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斗吳也。牽牛越也。以上開元占經

然則呂氏春秋注分言吳越。而淮南則合言之也。蓋分野之說。鄭魏趙並列。戰國時多謂韓爲鄭則在三家分晉之後。其時吳地已爲越有。故但可合言吳越。若分言某星主越。某星主吳。則當時豈有吳國乎。後人以吳越

二國不應同分野。故移越字於斗牽牛下。而不知其不可分也。晉書天文志引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曰。起斗至須女。吳越之分野。又引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曰。斗牽牛須女。吳越。足證今本之謬。

十二歲而一康

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今本高注曰：康盛也。念孫案盛當爲虛。此淺學人改之也。康之爲言荒也。康荒皆虛也。小雅賓之初筵篇酌彼康爵鄭箋康虛也爾雅濂虛也方言康空也並字異而義同郭璞爾雅音義曰濂本或作荒大雅桑柔篇具贅卒荒毛傳荒虛也秦九二包荒鄭讀爲康云康虛也康荒古字通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范寧曰康虛也。廣雅四穀不升曰歉說文歉飢虛也逸周書謚法篇凶年無穀曰穢穢虛也並字異而義同康與荒古字通故韓詩外傳作四穀不升謂之荒史記貨殖傳曰十二歲一大饑鹽鐵論水旱篇曰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義與此同也自三歲一饑以下皆年穀不登之名但有小大之差耳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此作十二歲而一荒是康卽荒也若訓康爲盛則與正文顯相違戾矣且四穀不升謂之康乃春秋古訓十二年一荒亦漢時舊語是之不知而訓康爲盛明是淺學人所改漢人無此義也

癸越

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開元占經日辰占邦篇引此越作趙念孫案齊近東夷楚近南夷魏近韓秦近西夷衛近趙則作趙者是也若作越則與南夷相複矣

以勝擊殺

以勝擊殺勝而無報引之曰上文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其

名有五。下文以專從事以義行理以保畜養以困舉事分承專義保困四字不應於制字獨不相承。然則此句當作以制擊殺明矣。今本制作勝者因上下文勝字而誤制爲母勝子之名。若作勝何以別於子勝母乎。

月從一辰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念孫案從當爲徙字之誤也。上文云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是其證。

太陰所居辰爲厭日

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引之曰太陰所居辰當作雌所居辰。雌北斗之神右行者也。月徙一辰太陰則左行而歲徙一辰兩者各不相涉。太陰二字因下文太陰所居而誤也。爲厭日本無日字此因下句厭日而衍也。厭者鄭注周官占夢曰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疏曰建謂斗柄所建謂之陽建故左還於天厭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故右還於天是也。今人猶謂陰建爲月厭是雌所居辰名爲厭不名爲厭日也。

庚申 戊戌 己亥

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已卯魏也。戊午戊子錢氏答問曰庚申當作庚辰。八合猶八會也。今依堪輿天老說推衍之。天老說見周官占夢疏所

引鄭志內。正月陽建寅破於申。陰建戌破於辰。二月陽建卯破於酉。陰建酉破於卯。乙近卯。故二月乙酉爲八會之一。三月陽建辰破於戌。陰建申破於寅。甲近寅。故三月甲戌爲八會之二。四月陽建巳破於亥。陰建未破於丑。癸近丑。故四月癸亥爲八會之三。五月陰陽建俱在午。而破於子。壬近子。故五月壬子爲八會之四。六月陽建未破於丑。陰建巳破於亥。七月陽建申破於寅。陰建辰破於戌。八月陽建酉破於卯。陰建卯破於酉。辛近酉。故八月辛卯爲八會之五。九月陽建戌破於辰。陰建寅破於申。庚近申。故九月庚辰爲八會之六。十月陽建亥破於巳。陰建丑破於未。丁近未。故十月丁巳爲八會之七。十一月陰陽建俱在子。而破於午。丙近午。故十一月丙午爲八會之八。十二月陽建丑破於未。陰建亥破於巳。此建厭所在及八會之名也。淮南所列甲戌至癸亥。蓋大會之日。其下又有戊戌己亥己酉己卯戊午戊子。當是小會之日。而尙缺其二。以例推之。當是戊辰己巳也。念孫案錢說是也。戊辰當在戊戌上。己巳當在己亥上。堪輿家所謂小會。三月戊辰。四月己巳。九月戊戌。十月己亥也。又戊辰戊戌及戊午戊子下。皆當有所主之國。而今脫之。地在天下之中者。韓魏而外。更有趙宋衛中山及周。未知以何國當之也。

數來歲 五十日 一斗

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念孫案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十四。引此數下有至字。數色主反五十日上有滿字。一斗作一升。皆是也。

有其歲司也

有其歲司也。引之曰。此本作其為歲司也。今本衍有字。因上文有餘日而衍。脫為字。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引此正作其為歲伺也。又引注曰。伺。候也。伺。司。古。為歲司者。為歲候豐凶也。尋釋文義。其為歲司也。乃起下之詞。下文攝提格之歲。歲早水晚旱云云。正謂候歲也。當直接此句下。作圖者誤列圖於此句之後。隔絕上下文義。遂使此句成不了之語。且自上文以日冬至。至下文民食一升。皆言占歲之事。中間不應有圖。圖蓋後人所為。故置之非其所耳。劉績不能是正。又移上文帝張四維一段於此句之下。大誤。

麥不為昌

掩茂之歲。麥不為昌。念孫案。昌上脫菽字。麥不為為句。上文曰禾不為。菽昌為句。上文曰菽麥。開元占經歲星占引此。正作麥不為菽昌。

蠶稻 三斗

困敦之歲。蠶稻菽麥昌。民食三斗。念孫案。蠶下脫登字。稻下脫疾字。蠶登為句。上文曰蠶不登。又曰蠶登。稻疾為句。謂稻有疾也。上文曰稻疾。又曰菽疾。又曰民疾。菽麥昌為句。民食三斗。斗當為升。開元占經引此。正作蠶登。稻疾。菽麥昌。民食三升。

讀書雜誌

淮南內篇第四

地形

地形之所載

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念孫案此篇皆言地之所載。地下不當有形字。此因篇名而誤衍耳。高釋篇名云。紀東西南北山川藪澤地之所載。萬物形兆所化育也。則正文本作地之所載明矣。海外南經云。地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海之內云云。此卽淮南所本。

八極

天地之間。九州八極。今本此下有注云。八極。八方之極也。念孫案八極當爲八柱。柱與極草書相近。故柱誤爲極。玉海地理部。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及白帖一。引此並作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又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作天地之間。九州八柱。楚辭天問曰。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初學記引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皆其證也。又案文選張協雜詩注云。淮南子曰。八紘之外有八極。高誘曰。八極。八方之極也。是高注云云。本在下文八紘之外。乃有八極下。後人不知此處八極爲八柱之譌。又

移彼注於此。以曲爲附會甚矣。其謬也。

通谷其

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陳氏觀樓曰。呂氏春秋有始篇。作通谷六。名川六百。此其字當爲六之譌。

三百仞 五十里 九淵

凡鴻水淵數。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念孫案三百仞之百。五十里之里。九淵之淵。皆衍文。此言鴻水淵數。自三仞以上者。共有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九也。廣雅曰。漳潭淵也。自三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卽用淮南之文。

丹水

是謂丹水。飲之不死。念孫案丹水本作白水。此後人妄改之也。水經河水注。引此作丹水。亦後人依俗本改之。楚辭離騷。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王注曰。淮南言白水出崑崙之原。飲之不死。文選思元賦。灑白水以爲漿。李善卽引王注。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四。亦云。淮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原。飲之不死。則舊本皆作白水明矣。又案楚辭惜誓。涉丹水而馳騁兮。王注曰。丹水猶赤水也。淮南言赤水出崑崙也。此是引下文赤水出東南陬之語。若此文本作丹水。則王注當引以爲證。何置此不引。而別指赤水以當之乎。

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

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高注窮石山名也。在張掖北塞外。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引之曰。崑崙四

隅。為四水所出。說本海內西經。上文言東北陬。東南陬。下文又言西北陬。無獨缺西南陬之理。此處原文

當作弱水出其西南陬。絕流沙南至南海。其弱水出窮石。入於流沙。及注窮石山名云云。則當在下文江

出岷山諸條閒。王逸注離騷。引淮南子。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郭璞注海內西經。引淮南子。弱水出窮

石。正與江出岷山諸條文義相同也。蓋弱水本出窮石。而海內西經言出崑崙西南陬。故兩存其說。此文言河

出崑崙東北陬。下文又言河出積石亦是兩存其說。後人病其不合。則從而合併之。於是取下文之弱水出窮石入於流沙。及注文。

皆移置於此處。而刪去弱水出其西南陬七字。又妄加赤水之東四字。弱水出下又加一自字。至於合黎餘波六字。

而淮南原文。遂錯亂不可復識矣。今案上文。赤水次於河水。而不言在河水之某方。下文。泮水次於弱水。

而不言在弱水之某方。則弱水二字前。安得有赤水之東四字乎。括地志曰。蘭門山。一名合黎。一名窮石

山。引淮南子。弱水源出窮石山。見史記夏本紀正義。使淮南原文。弱水出窮石下。有至於合黎之文。則合黎非窮石

矣。志何得言合黎一名窮石山乎。其為後人取禹貢之文。附入。較然甚明。况既言絕流沙。則弱水入其中

可知。何必又言入於流沙。區區餘波。又安能絕流沙而過乎。後人但知取下文入於流沙句。增入餘波二

字。而不知其與本文相抵牾也。高注絕流沙曰。絕猶過也。流沙。流行也。流行下當有之沙二字。如有餘波入於流沙

句在前。則注當先釋流沙。後釋絕字。不當先釋絕字。後釋流沙也。然則絕流沙前。本無餘波入於流沙句。

而弱水出窮石入於流沙當在江出岷山諸條閒明矣。

縣圃

或上倍之。是謂縣圃。念孫案上文縣圃涼風樊桐。高注云皆崑崙之山名。上文又云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則此縣圃下亦當有之山二字。水經河水注引此作是謂元圃之山。是其證。洪興祖楚辭補注引此亦有之山二字。

元澤

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高注曰元讀常山人謂伯爲宄之宄也。莊氏伯鴻曰案古讀元爲兀。故說文元從一從兀爲聲。又髡一作鬣。其從兀從元皆爲聲。是此讀元爲宄之證。古聲兀宄相同也。念孫案莊說非也。元澤當爲宄澤。字之誤也。宄與沆同。水經巨馬河注曰督宄溝水。東逕督宄澤。風俗通爾雅沆也。郭璞曰水流漭沆。說文曰沆莽沆大水。一曰大澤。風俗通義引傳曰沆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舊本作沆。今據水經注改。此言宄澤亦取大澤之義。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此並作沆澤。是其證也。高注常山人謂伯爲宄。宄亦宄字之誤。伯古阡陌字也。管子四時篇曰脩封疆。正千伯。史記酷吏傳置伯格長。徐字並作宄與沆同。廣雅曰沆陌道也。釋名曰鹿兔之道曰宄。行不說文曰趙魏謂伯爲沆。漢之常山郡戰國時趙地也。此云常山人謂伯爲宄。正與說文相合。沆沆古同聲。而並通作宄。故曰宄讀常山人謂伯爲

亢之亢。

各以其類生

土地各以其類生。念孫案此本作土地各以類生人。今本衍其字。脫人字。陳祥道禮書引此已誤。史記天官書正義。藝文類聚水部上。白帖六。太平御覽天部十五。地部二十三。疾病部一。疾病部三。引此並無其字。有人字。

障氣

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聾。念孫案障氣本作水氣。後人以水與澤相複。故妄改爲障耳。禮書引此已誤。不知凡水皆謂之水。而水鍾乃謂之澤。見周官大司徒注。且澤氣與山氣相對。水氣與風氣相對。義各有取。改水爲障。則義不可通矣。太平御覽天部十五。疾病部一。疾病部三。此篇內兩引。引此並作水氣。酉陽雜俎廣知篇同。

腫

岸下氣多腫。念孫案腫本作燿。此亦後人妄改之也。禮書引此已誤。腫音諸勇反。燿音市勇反。凡腫疾皆謂之腫。而腫足則謂之燿。燿字從尢。尢讀若汪。跛曲脛也。見下條。故燿字從之。岸下氣下濕。故有腫足之疾。小雅巧言篇。居河之麋。旣微且燿。鄭箋曰。居下濕之地。故生微燿之疾。爾雅曰。旣微且燿。肝瘍爲微。腫足爲燿。是也。若作腫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天部十五。引此正作燿。又引高注云。岸下下濕。腫足曰燿。今脫此注。又疾病

部一疾病部三引此並同。

狂

谷氣多痺。邱氣多狂。念孫案狂當爲尪。說文尪跛曲脛也。從尪象偏曲之形。古文作尪。一切經音義十八引蒼頡篇曰。痺手足不仁也。痺與尪皆肢體之疾。故連類而及之。若狂則非其類矣。篆書尪狂二字相似。隸書亦相似。故尪誤爲狂。天官書正義太平御覽引此作狂。亦傳寫之誤。酉陽雜俎正作尪。呂氏春秋盡數篇。輕水所多禿與癯人。重水所多尪與癡人。苦水所多尪與傴人。癯尪尪傴四字皆與此篇同。

食葉

食葉者有絲而蛾。高注曰蠶是也。念孫案食葉本作食桑。後人以蟲之食葉者多化爲蛾。故改食桑爲食葉。不知正文本作食桑。故高注專訓爲蠶。若作食葉則與高注不合矣。爾雅蠶羅。郭璞曰蠶蛾。說文蠶蠶化飛蟲。或作蠶。是古人言蛾者多專指蠶蛾言之。故曰食桑者有絲而蛾。故高注專訓爲蠶也。大戴禮易本命篇家語執轡篇並作食桑。太平御覽資產部五蠶下引淮南亦作食桑。意林及藝文類聚蟲豸部並同。

陰屬於陽

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念孫案下陰字蒙上而衍。此謂鳥魚皆屬於陽。非謂陰屬於陽也。大戴禮家語。

並作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盧辯曰。生於陰者。謂卵生也。屬於陽者。謂飛游於虛也。則無下陰字明矣。文選辯命論注。太平御覽羽族部一。引淮南皆無下陰字。

中濁

河水中濁而宜菽。念孫案中濁二字。義不相屬。濁本作調。中調猶中和也。上文曰。濟水通和而宜麥。義與此相近。今作中濁者。涉上文汾水濛濁而誤。禮書引此已誤。後漢書馮衍傳注。引此作河水調宜菽。太平御覽百穀部五。引此作河水中調而宜菽。

宜竹

漢水重安而宜竹。念孫案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二十七。引此竹下皆有箭字。今本脫之。禮書引此已無箭字。古人言物產者。多並稱竹箭。故曰漢水重安而宜竹箭。周官職方氏曰。其利金錫竹箭。楚語曰。楚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皆是也。

決眦

其人脩形。太平御覽引此作隋形。兌上。大口。決眦。念孫案眦當爲眦。字之誤也。說文眦。目厓也。鄭注鄉射禮曰。決猶開也。開眦謂大目也。大口決眦意相近。曹植擊舞歌曰。張目決眦。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引此正作眦。

寒水

北方寒水之所積也。念孫案寒水當為寒冰。字之誤也。上文北方曰積冰。高注曰：北方寒冰所積。因名為積冰。是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寒冰。

其人蠢愚禽獸而壽

其人翁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蠢愚禽獸而壽。蠢各本皆誤作蠢。唯道藏本不誤。說文蠢亂也。從心春聲。引昭二十四年左傳。王室日蠢。蠢焉。玉篇音充。允切。今左傳蠢作蠢。杜注曰：蠢蠢動擾貌。又說文蠢愚也。從心春聲。玉篇音丑。江舒容二切。是蠢亂之蠢字。從春。蠢愚之蠢字。從春。聲義絕不相同。周官司刺三敎曰：蠢愚。鄭注曰：蠢愚生而癡。童昏者。士昏禮記曰：某之子蠢愚。哀公問曰：寡人蠢愚冥煩。表記曰：其民之微蠢而愚。其字皆從蠢。不從春。音丑。江書容二反。不音充。允反。此言蠢愚而壽。則其字亦從蠢。故高注曰：蠢讀人謂蠢。然無知之蠢也。又本經汜論二篇。皆言愚夫蠢婦。義亦與此同。又道應篇：蠢乎若新生之犢。其字亦從春。故莊子知北遊篇：作瞳焉如新生之犢。而藏本及各本蠢字皆誤作蠢。蓋俗讀蠢愚之蠢聲如蠢。故其字遂誤為蠢。他書且有誤為蠢者。今人動言愚蠢。其誤實由於此。唯三禮蠢愚字皆不誤。則賴有經典釋文。唐石經故也。念孫案自翁形短頸以下六句。皆承上其人二字言之。則蠢愚上不當更有其人二字。上文東方南方西方皆無此二字。此即因上文其人翁形而誤衍也。引此已誤。又案禽獸二字。妄人所加也。蠢愚而壽。與上文早知而不壽。文正相對。加入禽獸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引無此二字。

中夏

薺冬生。中夏死。念孫案此本作薺冬生而夏死。後人以薺死於中夏。因改為中夏。不知上文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皆但言其時。而不言其月。薺亦然也。藝文類聚草部下。太平御覽百穀部一。菜

部五引此並作齊冬生而夏死

三十六國

凡海外三十六國引之曰論衡無形談天二篇並作三十五國今歷數下文自脩股民至無繼民實止三十五國六字誤也

華邱

崑崙華邱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鳥舊本作青馬劉據山海經改爲青鳥今依劉本視肉楊桃甘櫛甘華百果所生劉績曰華邱疑蹉邱之誤蹉音嗟山海經蹉邱爰有遺玉青鳥視肉楊柳甘粗甘華百果所生念孫案此海外東經文也蹉與華形聲皆不相近若本是蹉字無緣誤爲華今案華字當是萃字之誤萃與平古字通堯典平馬融本平作萃周官車僕萃車之萃故書萃作平說文蕝蒲子可以爲平席王肅注願命作萃席海外北經曰平邱在三桑東爰有遺玉青鳥視肉楊柳甘粗甘華百果所生此淮南所本也錄書華字或作萃見漢北海相景君碑陰又作華見桐柏淮源廟碑並與萃相似故萃誤爲華矣說文蕝蒲子可以爲平席文選秋與賦注引作華席亦是平通作萃因誤爲華也史記禮書大路越席正義越席謂蒲爲華席亦是萃席之誤

耽耳

夸父耽耳在其北方高注曰耽耳耳垂在肩上耽讀褶衣之褶舊本衣上脫褶字今補喪大記云君褶衣褶衾或作攝以兩手攝耳尻海中舊本海譌作之今據海外北經改念孫案褶攝二字聲與耽不相近耽字無緣讀如褶亦無緣通作攝也耽皆

當爲聑。今作耽者。後人以意改之耳。說文聑耳垂也。從耳下垂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聑。聑者其耳下垂。故以爲名。玉篇豬涉切。是耳下垂謂之聑。故高注云。聑耳耳垂在肩上。廣韻聑耳國名。正謂此也。春秋鄭字子耳。義與聑字相近。字或作聑。海外北經云。聑耳之國。在無腸國東。爲人兩手聑其耳。縣居海水中。卽高注所云。以兩手聑耳居海中者也。聑與聑聲相近。故海外北經作聑。聑與褶攝聲亦相近。故高讀聑如褶。而字或作攝。後人多見耽。少見聑。又以說文云。耽耳大垂也。故改聑爲耽。而不知其與高注大相抵牾也。

睢出荆山

睢出荆山。睢音睢。鳩之睢。字從佳。且聲。舊本作睢。非。睢音睢。字從目。佳聲。今改正。地理志水經說文皆作沮。高注曰。荆山。禹貢北條荆山。在左馮翊懷德

縣之南。下有荆漂原。地理志作下有彌梁原。水經渭水注作下有荆渠。雎州浸也。水經沮水注曰。沮水出東汶陽郡沮陽縣西北

景山。卽荆山首也。中山經荆山之首曰景山。雎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故淮南子曰。沮出荆山。高誘云。荆山在左馮翊懷德縣。蓋以

洛水有漆沮之名故也。斯繆證耳。念孫案此所謂沮水。乃江漢雎漳之雎。非漆沮之沮。所謂荆山。乃禹貢

南條荆山。非北條荆山。故酈氏以高注爲繆證。莊伯鴻欲改雎爲洛。以合高注。不知洛水過荆山入渭。地理

志左馮翊懷德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彌梁原。洛水東南入渭。則不得言洛出荆山。且下文明言洛出獵山。何不察之甚也。

汶出弗其西流合於濟

汶出弗其西流合於濟。各本脫西字。今據水經注引補。高注曰。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水經汶水注曰。按誘說是乃東

汶。非經所謂入濟者也。蓋其誤證爾。引之曰。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朱虛有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維。此高注所本也。其水入維不入濟。故酈氏以爲誤證。地理志又曰。泰山郡萊蕪有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句入洺。古濟字。此則淮南之汶矣。汶出原山。而此云出弗其者。弗其蓋原山之別名。淮南與地理志似異而實同也。禹貢錐指因高注誤證。而並以淮南爲誤。則過矣。弗其卽是原山。在萊蕪縣。與不其縣之不其山名相似而地則不同。漢萊蕪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不其故城在今即墨縣西南。二縣相去甚遠。莊氏伯鴻以爲卽不其山。謬矣。

丹水出高褚

丹水出高褚。高注曰。高褚一名冢領山。在京兆上維。丹水所出。東至均入沔也。劉績曰。冢領山在陝西西安府商縣南。丹水出於此。東流至河南內鄉縣。與淅水合流。入漢江。非此所謂丹水也。高褚恐高都之譌。漢上黨高都縣堯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見地理志。今山西澤州高平。卽高都。有丹水。源出仙公山。南流合白水入沁河。此丹水是。念孫案。劉說是也。北山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舊本作丹林。二字。今依水經注刪。南流注于沁。舊本作注于河。涉上文沁注。水經注刪。南流注于沁。于河而誤。今依水經注改。水經沁水注曰。丹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東會絕水。又東南流。白水注之。又東南流。注於沁。竹書紀年。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皆謂此丹水也。漢高都故城。在今澤州府鳳臺縣東北。此作高褚。豈都字古通作諸。因誤爲褚與。

股出嶠山

股出嶠山。高無注。引之曰。徧考地理書。無股水之名。股疑當爲般。隸書舟字多作月。故般誤爲股。漢巴郡太守張
納功德。般桓弗就。司隸校尉魯峻碑陰。平原般。並作股。與股相似。爾雅釋水。鈎般釋文。般李本作股。漢書地理志。濟南郡般陽。應劭曰。在般水之陽。水經濟水注曰。般水出般陽縣東南龍山。俗亦謂之爲左阜。龍山。蓋嶠山也。古今異名耳。

鎬出鮮于

鎬出鮮于。北山經郭注引此。鎬作薄。劉績曰。鎬薄必有一誤。引之曰。北山經薄水注。引此文。則薄非誤字。可知。鎬與薄形聲皆不相似。薄字亦無緣誤爲鎬。蓋鎬字下有出某山之文。而今脫之。薄出鮮于。又脫薄字。故混爲一條耳。

晉出龍山結給

晉出龍山結給。高注曰。給結合一名也。龍山在晉陽之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引之曰。晉出龍山結給。當作晉出結給。龍山二字因注而衍。給字右畔作合。則因下句合出封羊而誤。注當作結給。山一名龍山。今本作結給。亦隨正文而誤。又脫山字。衍合字也。耳。水經晉水注曰。晉書地道記及十三州志。並言晉水出龍山。一云出結給山。在晉陽縣西北。太平御覽地部十。引郡國志曰。懸壺山一名龍山。亦名結給山。晉水出焉。是結給山乃晉水所出。故曰。晉出結給。結給疊韻字。結古讀若吉。若作結給。則失其韻矣。且龍山卽是結給。不得並言龍山結給也。注言結給山一名龍山者。猶上注言發包山一名鹿谷山。薄落之山一名笄

頭山。猛山一名高陵山。其云一名某山。乃高以當時山名釋之。不得闌入正文。

脫文

引之曰。說山篇。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蟠冢。高注云。已說在地形也。今地形篇無潁出少室之文。蓋寫者脫去。

根拔

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念孫案。根拔二字。涉下文根拔草而誤衍也。下文言根拔草者。對後浮生不根拔者而言。若木則皆有根。不必別言之曰根拔木也。凡木者生於庶木。與上文凡羽者生於庶鳥。凡毛者生於庶獸。凡鱗者生於庶魚。凡介者生於庶龜。文同一例。不當有根拔二字也。又下文根拔生程若。程若生元玉。元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拔草者。生於庶草。高注。根拔生程若曰。根拔。根生草之先也。今本草之二字誤倒。據下注。浮生草之先改。案。根拔皆當作招搖。今作根拔者。亦因下文根拔草而誤。根拔草生於庶草。由庶草而上溯之。至於程若。是程若爲根拔草之先。不得言根拔生程若也。酉陽雜俎。廣動植篇。作招搖生程若。以下六句。皆本淮南。則根拔爲招搖之誤明矣。

萍藻

稊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拔者。生於萍藻。念孫案。三萍字皆後人所加。埤雅引。稊一作藻。萍一

作萍。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萍水藻也。今本藻誤作藻爾雅釋草注曰：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藻。則藁卽是萍。不得言藁生萍藻。且萍藻爲二物。又不得言萍藻生浮草也。酉陽雜俎正作藁生藻。藻生浮草。

正土之氣也

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念孫案也。字衍。下文偏土之氣四段。氣下皆無也。字。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五引此亦無。

生黃埃黃埃五百歲

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澗。念孫案此本作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澗。其生黃埃黃埃五百歲八字皆因上文而誤衍也。上文有埃天。下文青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澗。與此文同一例。後二段並同。則不當有生黃埃以下八字明矣。初學記寶器部。太平御覽珍寶部九引此並云。缺五百歲生黃澗。又引注云。缺石也。御覽地部二十五引此云。埃天五百歲生缺。又引注云。缺石名也。玉篇。缺音決。石也。缺五百歲生黃澗。是其證。

清天 清泉

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念孫案清天當爲青天。謂東方天也。下清泉同。太平御覽地部。引此正作青天青泉。

八百歲

青金八百歲生青龍。念孫案八百歲當為千歲。上文黃金千歲生黃龍。即其證也。後二段並同。高注云：東方木色青。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此注本在上文青瀕八百歲生青金之下。後誤入此句下。讀者因改千為八百耳。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青金千歲生青龍。

壯土

壯土之氣。御乎赤天。太平御覽引注云：壯土。南方土也。念孫案壯土當為牡土。此對下文北方土為牝土而言。壯字俗書作牡。與牡相似而誤。

淮南內篇第五

時則

桃李始華

始雨水。桃李始華。倉庚鳴。引之曰：次句內本無始字。今本有者。後人據月令旁記始字。因誤入正文也。高注曰：自冬冰雪。至此春分穀雨。案春分穀雨四字。乃後人所改。逸周書時訓篇：雨水之日。桃始華。故曰始。則非春分穀雨時也。呂氏春秋注：作自冬冰雪至此。土發而耕。雨水是首句有始字也。又曰：桃李於是皆秀華。是次句無始字也。月令：桃始華。倉庚鳴。皆三字為句。若無

淮南要略形埒之朕與應爲韻又兵略篇說文朕字從夂朕聲或作凌從夂凌聲是朕凌古同聲故呂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文子自然篇朕作勝

春秋注云棨讀曰朕此注云棨讀南陽人言山陵同

以雉嘗黍

天子以雉嘗黍高注曰雉新雞也念孫案古無謂新雞爲雉者雉皆當爲雞字之誤也廣雅釋言云雞也曹憲音而絹郭注爾雅釋言云今呼少雞爲鷄鷄與雞同少雞卽新雞故高注云雞新雞也月令謂以雞嘗而緣二反

黍其義一也左思蜀都賦巖穴無豨縱翳蒼無鸞鷄鷄鹿子也義與雞亦相近茅一桂不知雉爲雞之誤而改雉爲雞莊本同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馬政

班馬政高注曰馬政掌馬官也念孫案馬政本作馬正注同故高以爲掌馬官呂氏春秋仲夏篇班馬正高彼注亦云馬正掌馬之官是其證月令作馬政鄭注云馬政謂養馬之政教引周官廋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鄭說是也高不知正爲政之借字故訓爲掌馬之官若字本作政則亦當訓爲政教矣後人依月令改正爲政而不知其戾於高注也

白鍾

孟秋之月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鍾念孫案白鍾之白因上文而衍春鼓琴瑟夏吹竽笙秋撞鍾冬

擊磬石。鍾上不宜有白字。而北堂書鈔歲時部二。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太平御覽時序部九。引此皆有白字。則其誤久矣。

其兵戈

其兵戈。念孫案。戈當爲戍。字之誤也。說文。戍。大斧也。從戈。𠄎聲。𠄎音厥。司馬法曰。夏執玄戍。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戍。右把白髦。徐鍇曰。今作鉞。說文。鉞。車鑿聲也。從金。戍聲。詩曰。鑿聲。鉞。鉞。今詩作戍。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其兵鉞。是其證也。四時之兵。春用矛。夏用戟。季夏用劍。秋用戍。冬用鑿。五者皆不同類。戈與戟同類。夏用戟。則秋不用戈矣。莊二十五年穀梁傳。天子救日。陳五兵。徐邈曰。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彼言鉞在西。正與此秋用戍同義。又案說文引司馬法作戍。今經傳皆作鉞。未必非後人所改。此戍字若不誤爲戈。則後人亦必改爲鉞矣。史記周本紀。斬以玄鉞。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作玄戈。戈亦戍之誤。

迎秋

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於西郊。念孫案。迎秋本作迎歲。後人依月令改之耳。上文孟春孟夏。及下文孟冬。並作迎歲。高注曰。迎歲迎春也。又曰。迎歲迎夏也。則此亦當云迎歲迎秋也。後人既改迎歲爲迎秋。又刪去高注。斯爲妄矣。孟冬下亦刪去迎歲迎冬也。五字。而正文迎歲尙未改。

戴荏

命太僕及七驕咸駕戴在劉績曰戴在記作載旌旒疑在乃旌字之誤念孫案劉說是也隸書旌字或作柱與在相似而誤載戴古字通

至國而后已

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念孫案后字後人所加季春言從國始至境止季秋言從境始至國而已亦止也無庸加后字

鵲加巢

鵲加巢高注曰鵲感陽而動上加巢也念孫案加讀爲架謂構架之也召南鵲巢箋曰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釋文架之俗本或作加功案之作功者非架作加則古字通用劉昌宗讀加爲架是也匡謬正俗謂加功力作巢非是本經篇大夏曾加高注謂以材木相乘架是加架古字通此言鵲加巢卽鄭箋所謂冬至架之者非謂增加其巢也天文篇曰日冬至鵲始加巢月令曰季冬之日鵲始巢義並與此同召南正義引推度災云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是也

青土

東方之極自竭石舊本石下有山字後人所加也太平御覽地部二引此無山字尙書大傳亦無今據刪而莊本從之皆未達假借之義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搏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引之曰青土當爲青邱字

之誤也。御覽引此已誤。本經篇繳大風於青邱之野。今本野誤作澤。辯見本經。高注曰：青邱，東方之邱名，卽此所云東至青邱之野也。呂氏春秋求人篇亦云：禹東至樽木之地，日出之野，青邱之鄉。海外東經云：青邱國在朝陽北。逸周書王會篇：青邱狐九尾。孔晁曰：青邱，海東地名。服虔注漢書司馬相如傳云：青邱國在海東三百里。

閉關閭

閉關閭。大搜客。念孫案古書無以關閭二字連文者。關當爲門。此涉上文關梁而誤也。上文及天文篇並云：閉門閭。大搜客。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云：閉門閭。大搜索。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引此作守門閭。

以塞姦人已德

蚤閉晏開。以塞姦人已德。執之必固。念孫案塞本作索。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蚤閉晏開。以索姦人。卽上文所謂閉門閭大搜客也。下句姦人已得。正謂索而得之。若改索爲塞。則與下句義不相屬矣。姦人下當更有姦人二字。德讀爲得。蚤閉晏開。以索姦人。姦人已得。執之必固。皆以四字爲句。若第三句無姦人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地部二引此塞作索。德作得是也。但無姦人二字。則所見本已誤。

格

夏行冬令。格。高注曰：格，竝也。象冬斷刑。恩澤竝格不流下。引之曰：高說非也。格讀爲落。謂夏行冬令。則草木零落也。格字從木各聲。古讀如各。說見唐韻正。格與落聲相近。而字相通。史記酷吏傳置伯格長。徐廣曰：古

村落字亦作格。村落之落通作格。猶零落之落通作格也。月令云。仲夏行秋令。則草木零落。管子幼官篇。夏行冬政。落四時篇同。尹知章曰。寒氣肅殺。故凋落也。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秋行冬政則落。又云。夏行冬政則落。皆其明證矣。

淮南內篇第六

覽冥

尙藁

夫警師庶女位賤尙藁。權輕飛羽。高注曰。尙。主也。藁。藁耳。藁。廣雅作藁。菜名也。主是官者。至微賤也。引之曰。主泉耳之官。書傳未聞。尙泉。蓋卽周官典泉下十二人者。典亦主也。見周官典婦功注。言典泉本賤官。警師庶女。則又賤於典泉。泉謂麻泉。非謂泉耳也。

右秉白旄 余任

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瞑目而擣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念孫案。右秉白旄。秉本作執。此後人依牧誓改之也。論衡感虛篇引此。正作執。論衡稱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云云。共十二句。皆與此同。是所引卽淮南之文也。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三十六。皇王部九。引此亦作執。

秦族篇亦云。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執與秉同義。無煩據彼以改此也。任當為在字之誤也。道應篇本在

字亦誤余在為句。天下誰敢害吾意者為句。孟子引書曰。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句法與此相似。論衡感虛篇。藝文類聚儀飾部。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三十六。皇王部九。儀式部一。引此並作余在。害讀為曷。古字以害為曷。通見詩書。曷止也。言誰敢止吾意也。爾雅。曷遏止也。商頌長發篇。則莫我敢曷。荀子

議兵篇。引作則莫我敢遏。

酒湛溢

故東風至而酒湛溢。高注曰。東風木風也。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木味酸。酸風入酒。故酒酢。酸即

今本作醉。乃後人所改。文選七。啓注。太而湛者沸溢。物類相感也。念孫案如高說。以酒湛為清酒。則當言

湛酒溢。不當言酒湛溢。故又申之曰。酒酢而湛者沸溢。殆失之迂矣。今案湛溢二字當連讀。湛與淫同。雅

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零篇。久雨為湛。湛即淫也。湛字或作沈。微子。我用沈酗于酒。沈酗即淫。酗。史記宋世家。紂沈酗于酒。太史公自序。帝辛湛酒。揚雄光祿勳箴。榮紂淫酒。淫酒即湛酒。樂書。流沔沈沈。沈沈即淫。

佚。淫與湛。沈義同。而字亦相通。考工記。毓氏。淫之以蠶。杜子春云。淫當為湛。齊語。擇其淫亂者而先。淫。淫。之。管子。小匡篇。淫作沈。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崔謨本甚作湛。音淫。淮南脩務篇。作禹沐淫雨。先。淫。溢。

猶衍溢也。酒性温。故東風至而酒為之加長。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曰。水得夜益。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故陽益陽而陰益陰。義與此同也。

煙

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引之曰。煙當爲爇。字之誤也。高注說文。爇。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曰。爇。迸火也。旱雲爇火。涔雲波水。猶言旱雲如火。涔雲如水耳。爇。火與波水對文。若作煙火。則與下句不類矣。又齊俗篇。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煙亦當爲爇。爇之上尋。猶言火之上尋。故與水之下流對文。天文篇曰。火上尋。水下流。是其證也。若以煙火相對。則非其旨矣。藝文類聚。火部。煙下。引此作煙之上尋。則此字之誤已久。又人閒篇。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煙亦當爲爇。突隙之煙。不能焚屋。明是爇字之誤。說林篇曰。一家失爇。百家皆燒。是其證也。太平御覽。蟲豸部四。引此正作突卻之爇。世人多見煙。少見爇。故諸書中。爇字多誤作煙。說見呂氏春秋煙火下。

夫陽燧

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念孫案。夫陽燧。本作夫燧。今本有陽字者。後人所加也。彼蓋誤以夫爲語詞。又以天文篇。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故加入陽字。不知夫燧卽陽燧也。夫燧與方諸相對爲文。周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遂與燧同鄭注曰。夫遂。陽遂也。下文云。夫燧之取火。慈石之引鐵。並以夫燧二字連文。故高注云。夫讀大夫之夫。則夫非語詞明矣。

故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使無事焉。

故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使無事焉。惟夜行者爲能有之。高釋上四句曰。欲致化四夷者。當以無爲。無

爲則夷荒自至。欲親近者當以無事。無事則近人自親附之。念孫案高說非也。親近者使無事焉。使當作言。無爲無事。猶今人言無用也。此言使不足以召遠。言不足以親近。惟誠足以動之耳。今本言作使者。涉上句使字而誤。高云。欲親近者當以無事。以字正釋使字。則所見本已誤作使。管子形勢篇曰。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之也。形勢解曰。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故欲民者。先起其利。雖者使無爲焉。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道之不厚。遇之無實。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行德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也。此卽淮南所本文子精誠篇曰。夫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能有之。又本於淮南也。或謂文字所用。乃管子之文。非淮南之文。今知不然者。淮南唯此五句與管子同。其上下文。皆管子所也。無也。文字上下文。皆與淮南同。則皆本於淮南明矣。又管子作唯夜行者獨有之。淮南作唯夜行者爲能有之。文字與淮南同。是此五句亦本於淮南。非本於管子也。

欲以生殊死之人

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念孫案下欲字。因上欲字而衍。欲倍偏枯之藥。而以生殊死之人。作一句讀。不當更有欲字。高注曰。欲倍其劑。以生已死之人。則無下欲字明矣。

取火於日

夫燧之取火於日。念孫案於日二字。因上文取火於日而衍。夫燧之取火。慈石之引鐵。蟹之敗漆。葵之鄉日。各相對爲文。則此處不當有於日二字。

近之則遠 延之則疏

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不得其道。若觀鯨魚。念孫案近之則遠。遠當作疏。此涉上句遠字而誤也。德革爲韻。疏魚爲韻。若作遠。則失其韻矣。秦族篇遠之則邇。延之則疏。亦與除虛餘爲韻。秦族篇之延字當作近。今據秦族之疏字。以正此篇遠字之誤。并據此篇之近字。以正秦族延字之誤。文子精誠篇。正作近之卽疏。

聖若鏡

故聖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念孫案聖下脫人字。意林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服用部十九。引此並有人字。莊子應帝王篇。至人之用心若鏡。文子精誠篇。是故聖人若鏡。亦皆有人字。

非乃得之也

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念孫案非字。義不可通。衍文也。高注云。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則無非字明矣。劉本作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此依文子精誠篇改。

玄雲之素朝

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高注。凍雨。暴雨也。字從冫。不從水。各本皆誤作凍。今改。雨。離騷云。使凍雨兮灑。正爾雅。暴雨謂之凍。郭璞曰。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爲凍。是也。凍音東西之東。念孫案玄雲之素朝。衍之字。高注曰。玄黑素白也。是玄雲素朝相對爲文。雲下不

當有之字。且兩句皆以四字為句。加一之字。則句法參差矣。文選南都賦魏都賦注。引此皆無之字。

蛇鱣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邱山。磐巖

蛇鱣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邱山。磐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猿狖顛蹶。而失木枝。又况直蛇鱣之類乎。

念孫案。下言又况直蛇鱣之類。則上文著泥百仞之中者。非謂蛇鱣也。且蛇鱣在淺水之中。亦不得言百

仞。蛇當作蚺。蚺與鼃同。史記太史公自序鼃。鼃與處。索隱本作蚺鱣。鱣與鼃同。說文鱣魚也。皮可以為鼓。

呂氏春秋古樂篇。鱣乃偃。以其尾鼓其腹。言蛇鱣反。何且伏於深淵而不敢出。况蛇鱣善之類乎。今本蚺作蛇者。涉上下文

蛇鱣而誤。

引之曰。磐巖乃高峻貌。龍乘風雨。而能羆畏避。則當伏於幽隱之地。山顛高峻。非所以藏身也。磐巖當作

之巖。王逸注。七諫曰。巖穴也。莊子山木篇。豐狐文豹。伏於巖穴。言熊羆匍匐於邱山之穴。而不敢出也。下文虎豹襲穴。而

不敢咆。正與此同義。且蛇鱣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邱山之巖。二句相對為文。若作磐巖。則義不明。而

句亦不協矣。磐字蓋出後人所改。後人誤讀巖為磐巖。之巖。故以意改之。

燕雀倣之

鳳皇之翔。至德也。燕雀倣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高注曰。燕雀以為能倣健於鳳皇也。念孫案

高說非也。倣讀為姣。廣雅曰。姣。侮也。言燕雀輕侮鳳皇也。上文云。赤螭青蚪之游冀州也。蛇鱣輕之。以為

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是其證也。作倣者借字耳。倣侮之倣通作倣。猶倣好之倣通。作倣。陳風月出篇。倣人傑兮。是也。

羽翼

羽翼弱水。暮宿風穴。念孫案羽翼弱水四字。文不成義。羽翼當爲濯羽。故高注云。濯羽翼於弱水之上。今本作羽翼。卽涉注內羽翼而誤也。舊本北堂書鈔地部二穴下。引此正作濯羽弱水。暮宿風穴。陳禹謨本刪去。文選辯命論注。白帖九十四並同。說文。鳳濯羽弱水。莫宿風穴。卽用淮南之文。

歸忽

騁若飛。驚若絕。縱矢躡風。追焱歸忽。高注曰。縱。履也。足疾及箭矢。躡。踏也。追焱及之。焱。光中有影者。忽然便歸。皆言疾也。念孫按。高謂焱爲光中有影者。於古無據。又言忽然便歸。亦失之。焱。忽。皆謂疾風也。爾雅。扶搖謂之焱。郭璞曰。暴風從下上也。說文。颺。扶搖風也。颺。疾風也。颺。颺。通作焱。忽。張衡思元賦曰。乘焱忽兮。馳虛無是也。追焱歸忽。卽承上躡風而申言之。歸忽。猶言歸風。說林篇曰。以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逮日歸風是也。縱矢躡風。追焱歸忽。二句相對爲文。若以歸忽爲忽然。便歸。則與上文不類矣。

日入

朝發博桑。日入落棠。高注曰。博桑。日所出也。落棠。山名。日所入也。念孫案。日入當爲入日。今本作日入。蓋涉高注日所入三字而誤。不知高注自謂落棠山爲日所入。非正釋入日二字也。入日者。及日於將入也。

朝發搏桑。謂與日俱出。入日落棠。謂與日俱入。上言追焱。此言入日。皆狀其行之疾也。若云日入落棠。則非其指矣。上文云。鳳皇徑躡都廣。入日抑節。正與此入日落棠同意。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走。入日。郭璞曰。言及日於將入也。意亦與此同。

踰於六馬

嗜欲形於胷中。而精神踰於六馬。陳氏觀樓曰。踰當爲喻。字之誤也。喻。曉也。言馬曉人意也。太平御覽獸部八。引此正作喻。

律治陰陽之氣

以治日月之行律。今本此下有高注云律度也。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陳氏觀樓曰。律下本無治字。律陰陽之氣。與上下相對爲文。讀者誤以律字上屬爲句。則陰陽之氣四字。文不成義。故又加治字耳。高注律度也三字。本在律陰陽之氣下。傳寫誤在律字之下。陰陽之上。隔斷上下文義。遂致讀者之惑。念孫案。文子精誠篇。作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此用淮南而改其文也。後人不知律字之下屬爲句。故依文子加治字耳。

熾炎 浩洋

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念孫案。炎當爲焱。字之誤也。說文。焱。火華也。玉篇。弋。瞻切。廣韻。熾。力驗切。熾。焱。火延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作熾。焱。與廣韻合。洋當爲漾。亦字之誤也。玉篇。漾。弋。沼切。司馬相

如上林賦灑漾潢漾郭璞曰皆水無涯際貌也左思魏都賦河汾浩泝而皓漾李善注引廣雅曰皓漾大也灑皓並與浩通御覽地部二十四引此作浩漾皇王部三引此作皓漾熾焱浩漾皆疊韻浩泝則非疊韻蓋後人多見炎泝少見焱漾故焱誤爲炎漾誤爲泝矣

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

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念孫案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當依文子精誠篇作陰陽所擁擁壅古字通沈滯不通者今本所上衍之字沈下脫滯字則句法參差且與下文不對若壅沈二字連讀則文不成義

眇眇

當此之時臥倨倨與眇眇俗書眇字如此高注曰倨倨臥無思慮也眇眇然視無智巧貌也念孫案眇眇當爲盱盱字本作眇形與眇相近故誤爲眇俗務篇以身解於陽盱之河今本盱誤作眇晉書陸機傳豪士賦序偃仰盱眇文選盱作眇莊子應帝王篇其臥徐徐其覺于子司馬彪曰于于無所知貌正與高注無智巧之意相合盜跖篇曰臥起居起于于于與盱聲近而義同也說文盱張目也倨真篇曰萬民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魯靈光殿賦鴻荒朴略厥狀睢盱張載曰睢盱質朴之形劇秦美新曰天地未祛睢盱盱故高云盱盱然視無智巧貌也若眇爲邪視則與無智巧之意不合矣且莊子以徐于爲韻居于爲韻此以倨盱爲韻若作眇則失其韻矣

零漢書王子侯表。序葭康侯澤。史記作零殷。又匈奴傳。郎中係虛淺。史記作係零。淺說文。榑木也。今作榑。玉篇。姆胡故切。好兒。或作嫗。皆其例也。說文。罅裂也。又曰。墟。圻也。墟。罅。古字通。賈子耳痹篇。作置社槁而分裂。

莎蘋 無理

田無立禾。路無莎蘋。金積折廉。壁襲無理。磬龜無腹。著策日施。高解路無莎蘋。曰。莎蘋。讀猿猴蹠蹠之蹠。案爾雅曰。狸狐獮狝醜。其足蹠。其跡瓜。瓜與蹠同。故曰猿猴蹠蹠。各本蹠誤作蹠。今改正。狀如葳莎。草名也。引之曰。莎蘋。本作蘋莎。故高注先釋蘋後釋莎。道藏本誤作莎蘋。洪興祖楚辭九歌補注引此已誤。注內蘋上又衍一莎字。劉績不能是正。反移莎字之注於前。以就已誤之正文。斯為謬矣。莊本同。莎與禾贏施為韻。各本贏作理。乃後人所改。辯見下。施字古讀若婆娑之娑。說見唐韻正。若作莎蘋。則失其韻矣。

高解壁襲無理。曰。壁文襲重。言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理也。文子上禮篇。無理作無贏。引之曰。贏當作贏。淮南原文。當亦是贏字。非理字。本經篇。冠無觚贏之理。高彼注云。贏讀指端贏文之贏。今本贏字皆誤為贏。也。晏子春秋諫篇。觚贏作觚贏。贏字古亦讀若贏。故與贏通也。本經篇又曰。贏鏤。指端贏文。今人猶有琢。詭文。同波。贏鏤亦謂轉刻如贏文也。故彼注云。贏鏤文章。鏤今本贏字。亦誤為贏。指端贏文。今人猶有此語。謂其文之旋轉如贏也。壁形圓。故謂其文曰贏。久而漫滅。故曰無贏。此注壁文上。當有贏字。贏壁文。是釋贏字之義。襲重。是釋襲字之義。言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理也。是統釋壁襲無贏四字之義。文子作無贏。而此注言無文理。故知其字之本作贏也。後人不解贏字之義。又見注內有無文理之語。遂改贏為

理而不知注內璧文二字。正釋羸字也。且羸與禾涉施爲韻。改羸爲理。則失其韻矣。

高重京

大衝車。高重京。高注曰。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收其骸尸。聚土而瘞之。以爲京觀。故曰高重壘。京觀也。念孫案。高重京。京當爲壘。注云。故曰高重壘。卽其證也。注京觀也。上當更有一壘字。壘。京觀也。四字卽承上注言之。今本正文壘作京。涉注文京觀而誤。注內又脫一壘字。文子上禮篇作高重壘。是其明證矣。高以上文言濫殺。故謂重壘爲京觀。今案衝車所以攻。重壘所以守。此二句別爲一義。高重壘。卽所謂深溝高壘。非京觀之謂也。

枕格

厮徒馬圜。輶車奉饗。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高注曰。奮首。民疲於役。頓仆於路。僅能搖頭耳。言疲困也。格。撈牀也。言收民役賦不畢者。撈之於格上。不得下。故曰枕格而死。念孫案。高說枕格之義。非也。格音胡格。反。與輶同。謂挽車之橫木也。晏子春秋外篇曰。擁轅執輶。漢書婁敬傳。敬脫輶輶。應劭曰。輶。謂以木當胸以輶輦也。見文選西京賦注孟康音胡格。反。身枕格而死。謂困極而仆。身枕輶車之木而死也。兵略篇曰。百姓之挽輶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高彼注曰。輶。輶輦橫木也。挽輶首路而死。卽此所謂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也。人間篇又曰。羸弱服格於道。病

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兵略篇作輅。此及人間篇作格。字異而義同也。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皆承上人羸車斃而言。若以身枕格。句爲死於撈掠。則與上文全不相屬矣。

天而不夭於人虐。合而爲一家。

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爲一家。念孫案。天而不夭於人虐也。天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因上文天下而誤衍也。太平御覽兵部七十。引此無天字。天下合而爲一家。合上脫不字。太平御覽引此有不字。文子上禮篇同。

鑿竇而出水。毀瀆而止水。

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念孫案。出當爲止。字之誤也。欲止水而鑿竇。則水從竇入。而愈不可止。若鑿竇而出水。則固其宜耳。文字精誠篇。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卽用淮南之文。又說林篇。若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毀當爲鑿。太平御覽火部一。引此已誤。俗書鑿字。或作鑿。因誤而爲毀。顏氏家訓書證篇說俗字云。鼓外設皮。鑿頭生毀。瀆與竇同意。林引此。正作被蓑救火。鑿瀆止水。今據說林之止水。以正出字之誤。并據此篇之鑿竇。以正說林毀字之誤。

井植生梓。林無柘梓。

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又本經篇。山無峻幹。林無柘梓。高注曰。梓。滋生也。念孫案。梓皆當爲榦。榦。古槩字也。說文。櫛。伐木餘也。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甕。櫛。或作擊。古文作榦。榦字從木。拿聲。說文。拿。小羊也。從羊。大聲。或省作拿。爾雅。榦。餘也。李巡曰。榦。槁木之餘也。釋文。榦本或作榦。盤庚。若顛木之有由。榦。釋文。榦本又作榦。馬云。顛木而肄生曰榦。魯語。山不槎斲。韋注曰。以株生曰斲。斲。榦。櫛。並與榦同。是榦爲伐木更生之名。故高注曰。榦。滋生也。又說文。粵。木生條也。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粵。榦。是條與榦義相近。故此篇云。井植生榦。溝植生條。倣真篇。百事之莖葉條榦。高注云。榦。讀詩頌苞有三。斲同。是其明證矣。又倣真篇。十人養之一人。拔之。今本十誤作一。一誤作十。辯見倣真。則必無餘榦。高注亦讀榦爲斲。榦字篆文作榦。隸變作榦。形與梓相似。因誤爲梓矣。

河九折注於海 崑崙之輸也

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念孫案。藝文類聚水部上。初學記地部中。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及文選海賦注。引此並云。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有崑崙之輸也。較今本爲長。

淮南內篇第七

精神

二日而腠三月而胎四月而肌

一月而膏二月而腠三月而胎四月而肌念孫案文子九守篇作一月而膏二月而脈三月而脈四月而胎廣雅釋親作一月而膏二月而脂三月而胎四月而胞與此或同或異又爾雅釋詁釋文及文選江賦注引此竝作三月而脈亦與今本異

脫三字

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念孫案文子作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說肝腎肺之所主與此互異而多脾主舌一句案此言五藏之主五官不當獨缺脾與舌下文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卽承此文言之則此當有脾主舌一句但未知次於何句之下耳白虎通義亦曰脾繫於舌

三百六十六日 三百六十六節

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念孫案三百六十六日三百六十六節本作三百六十日三百六十節後人以堯典言葦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故於上句加六字因併下句而加之也不知三百六十日但舉大數言之繁辭傳曰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是也若人之骨節則諸書皆言三百六十呂氏春秋本生篇曰則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達鬱篇曰三百六十節

九竅五藏六府。太平御覽人事部一引公孫尼子曰。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也。皆其證矣。春秋緜露人副天數篇曰。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分。今本分作六。亦是後人所改。上文云。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卽其證。今依上文。改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淮南天文篇亦曰。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三百六十節。此皆以十二統三百六十。猶十二律之統三百六十音也。見天文篇。不得言三百六十六明矣。太平御覽引此已誤。文子九守篇。正作三百六十日。三百六十節。

肝爲風 脾爲雷

故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高注曰。肝木也。木爲風生。故爲風。念孫案。肝爲風。本作脾爲風。注肝木也。本作脾木也。脾爲雷。本作肝爲雷。皆後人改之也。上注曰。肝金也。是高不以肝爲木也。時則篇。春祭先脾。注引一說曰。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是脾爲木也。說詳經義。迷聞月令。脾屬木。而木爲風生。故曰脾爲風。脾爲風。則肝爲雷矣。上四句皆有注。而肝爲雷下獨無注者。後人改肝爲脾。則與注不合。故刪之耳。五行大義論人配五行篇。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一。引此竝作脾爲風。肝爲雷。文子九守篇同。

氣志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念孫案。氣可言五藏之使候。志不可言五藏之使候。氣志當爲血氣。此涉下文氣志而誤也。上文曰。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欲省矣。下文

曰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故曰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文子九守篇正作血氣

使口爽傷

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高注曰爽病病

傷滋味也念孫案使口爽傷本作使口厲爽注本作厲爽病傷滋味也大雅思齊箋曰厲病也逸周書諡

法篇曰爽傷也廣雅同故曰厲爽病傷滋味也後人以韻書爽在上聲與明聰揚三字音不相協故改厲爽

為爽傷不知爽字古讀若霜正與明聰揚為韻衛風氓篇女也不爽與湯裳行為韻小雅蓼蕭篇其德不

鷓鴣鵲涼妨為韻案爽字古皆讀若霜毛詩楚辭而外不煩覲繡故老子五味令人口爽亦與盲聾狂妨為韻而莊子天地篇五色亂目

使目不明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趣舍滑心使性飛揚即淮南所本也且爽即是傷若

云使口爽傷則是使口傷傷矣文子九守篇作使口生創亦是後人所改乃既改正文之厲爽為爽傷又改注文之厲爽為爽

病甚矣其謬也諸書無訓爽為病者又高注不明視而昏也不聰聽無聞也厲爽病傷滋味也飛揚不從軌度也皆先劉正文而後釋其義今改厲爽為爽病則與上下注文不類矣

孰知

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念孫案孰知下有脫文劉本作孰知之哉此以意補不

可從諸本及莊本同

心之曩

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念孫案暴當依文子九守篇作累。字之誤也。上文曰好憎者使入之心勞。故曰好憎者心之累也。作暴則非其指矣。原道篇曰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語意略與此同。

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

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念孫案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本作與陰合德與陽同波。後人以原道篇云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據彼以改此也。不知波與化為韻。自其生也天行至不敢越也皆隔句用韻若如後人所改則失其韻矣。文子九守篇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即用淮南之文。莊子天道篇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刻意篇同又淮南所本也。

正肝膽

正肝膽遺耳目。念孫案正當為亡字之誤也。亡與忘同。邶風綠衣箋亡之言忘也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而不恤吾衆也韓子十過篇作亡又韓子難二晉文公墓於齊女而亡歸齊策老婦已亡矣趙策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亡之竝與忘同忘肝膽遺耳目遺亦忘也。若云正肝膽則義與下句不類矣。莊子大宗師篇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即淮南所本。倣真篇又云忘肝膽遺耳目。

如景之放

如光之耀。如景之放。劉績依文子九守篇。改放爲效。念孫案。劉改是也。如景之效。謂如景之效形也。效與耀爲韻。若作放。則失其韻矣。

石礫 顛醜

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顛醜也。今本注曰。顛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之顛。貌非生人也。但其象耳目。顛醜言極醜也。此注既經後人妄改。又多僞脫。辯見下。引之曰。石礫本作礫石。說文。礫。小石也。逸周書文傳篇云。礫石不可穀。楚辭惜誓。相與貴夫礫石。王注云。相與貴重小石也。韓詩外傳云。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皆其證也。石與客醜爲韻。若作石礫。則失其韻矣。古韻石在藥部。兩部絕不相通。此非精於三代秦漢之音者。不能辯也。顛醜本作俱醜。此醜誤爲醜。醜與醜草書相似。後人又改俱爲顛耳。後人以荀子非相篇。面如蒙。俱。楊倞曰。俱。方相也。周官方相氏注云。如今魑頭。魑與醜俱同。遂誤以俱爲俱頭之俱。又以說文俱頭字作類。故改俱爲類。不知俱醜本作俱醜。乃請雨之士人。非逐疫之類頭也。俱醜一作欺醜。又作欺類。列子仲尼篇。若欺醜焉。而不可與接。張湛曰。欺醜。土人也。釋文曰。醜片各反。字書作欺類。文選應璩與岑文瑜書注曰。淮南子曰。視西施毛嬙。猶俱醜也。高誘曰。俱醜。請雨土人也。皆其明證矣。視毛嬙西施。如俱醜者。謂視如土偶。非謂視如類頭也。且醜與石客爲韻。若作類醜。則失其韻矣。集韻俱字注云。淮南祈雨土偶人曰俱。但言俱而不言俱醜。似所見本醜字已誤作醜。然俱字尙未改作類。且高氏請雨土人

之注亦未嘗改也。今則正文既改，而高注亦非其舊矣。

生時于心

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高注曰：若是者合於道，生四時，化其心也。言不干時害物也。劉績曰：案文子作則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九守莊子作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德充符篇則干乃于字之誤。念孫案高注：生四時化其心也，當作生四時之化于其心也。此是釋生時于心之義。生時于心而與物爲春，則是順時以養物。故注又云：言不干時害物也。今本正文于字作干，卽涉注文干時而誤。

無損於心

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念孫案：無損於心於衍字也。戒形與損心，綴宅與耗精，皆相對爲文。則損下不當有於字。莊子大宗師篇：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卽淮南所本。

樸桷

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斨。高注曰：樸，采也。念孫案：如高注，則樸爲樣之誤也。隸書樸或作櫟，樣或作櫟，二形相近，故樣誤爲樸。樣卽今橡栗字也。說文曰：樣，榭實也。又曰：榭，柔也。其實草。今借用早字。俗作阜。一曰樣，又曰草斗。櫟實一曰樣斗。高注呂氏春秋恃君篇曰：橡，早斗也。其狀似栗。應劭注漢書司

馬相如傳曰。櫟采木也。韓子五蠹篇曰。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引韋昭漢書注曰。采椽櫟椽也。合觀諸說。櫟一名榭。一名柔。一名采。其實謂之早。亦謂之櫟。是樣爲采實。而非采也。然司馬彪注莊子齊物論篇云。芋。椽子也。芋與柔同。則采亦謂之樣矣。故韓子言采椽不斲。此言樣榭不斲。而高注亦訓樣爲采也。又案說文樣字。今書傳皆作椽。蓋後人所改也。此樣字若不誤爲櫟。則後人亦必改爲椽矣。

奇異

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莊氏伯鴻曰。奇異本皆作奇味。唯藏本作異。念孫案作味者是也。上文高臺層榭。指宮室言之。與樣榭素題相對。下文文繡狐白。指衣服言之。與布衣鹿裘相對。此文珍怪奇味。指飲食言之。與糲粢藜藿相對。若云珍怪奇異。則不專指飲食。失其指矣。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部五百穀部六。文選劉琨荅盧諶詩注。引此竝作奇味。

天下之細

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念孫案天下之細。天下當爲萬物。此涉上天下之輕而誤也。上文云。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又云。堯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此輕天下之具也。禹視龍猶螻蛄。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此文知天下之輕。承上堯輕

天下而言。知萬物之細。則承上禹細萬物而言。今本萬物作天下。則與上文不合。

獨住

輕舉獨住。忽然入冥。念孫案住當為往。謂輕舉而獨行也。若作住。則與忽然入冥句義不相屬矣。隸書從

彳從彳從圭從主之字多相亂。故往誤為住。莊子養生主篇郭注不在。理上往釋文往一本作住。

乃性 乃使始

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瓠之

足羞也。念孫案性字義不可通。性當為始。古人多以乃始二字連文。傲真篇曰乃始昧昧。綌綌皆欲離其

儒墨乃始別道而議。分徒而訟。管子版法篇曰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莊子馬蹄篇曰民乃始踈。鼓好知爭

歸於利。在宥篇曰之入者乃始變卷。倉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荀子儒效篇曰狂惑懸陋

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王乃始。猶然後也。藝文類聚禮部中。太平

自聽之。亂乃始生。呂氏春秋禁塞篇曰雖欲幸而勝禍乃始長。乃始。猶然後也。藝文類聚禮部中。太平

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七。禮儀部十一。樂部二十二。器物部三。引此竝作乃始。又本經篇。愚夫蠢婦。皆有

流連之心。悽愴之志。乃使始為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彈琴瑟。失樂之本矣。案乃始二字之間。不當有

使字。此因始使聲相亂而誤衍也。主術篇曰。故民至於焦唇沸肝。有今無儲。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彈琴瑟。失樂之所由生矣。是其證。

夫以天下為者

藏詩書脩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頷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念孫案。夫以天下爲者。以上當有無字。無以天下爲者。承上文許由而言。莊子逍遙游篇許由曰。予無所用天下爲。學之建鼓。對拊盆叩頷而言。言無以天下爲者。其於世俗之學者。猶建鼓之於盆頷也。今本以天下上脫無字。則義不可通。文子九守篇。正作無以天下爲者。

尊于天下

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念孫案。尊本作貴。此涉上文尊執厚利而誤也。此言生貴而天下賤。非言生尊而天下卑。高注。故曰生貴於天下。卽其證。呂氏春秋知分篇注。引此亦作貴。秦族篇亦云身貴於天下。

若昧

故覺而若昧。道藏本如是。尙存昧字。左畔別本作昧。尤非。生而若死。舊本生上衍以字。今刪。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高注曰。昧暗也。厭也。厭於反。俗作壓。楚人謂厭爲昧。引之曰。昧與厭義不相近。昧皆當爲昧。音米。字之誤也。注中暗也二字。乃後人所加。說文。寢寐而厭也。字通作昧。西山經。鵠鷄服之。使人不昧。郭璞曰。不厭夢也。引周書王會篇云。服者不昧。莊子天運篇。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司馬彪曰。昧厭也。是昧與厭同義。故高注亦云。昧厭也。楚人謂厭爲昧。後人不知昧爲昧之譌。而誤讀爲暗昧之昧。遂於注內加暗也二字。何其謬也。且昧與死體爲韻。若作昧。則失其韻矣。

內總其德

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念孫案總字義不可通。總當為愁。愁與拏同。鄉飲酒義。愁也。鄭注。愁讀為拏。拏斂也。說文拏束也。外束其形。內拏其德。其義一也。倣真篇內愁五藏。外勞耳目。義亦與此同。俗書總字或作搃。又作愁。與愁相似。愁誤為搃。後人因改為總耳。文子上禮篇正作外束其形。內愁其德。

無益情者四句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於性者。不以滑和。念孫案便於性二句。義不可通。且與上文不對。劉績依文子九守篇。改為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當是也。

貪富貴 直宜

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高注曰。宜猶但也。念孫案貪上當有不字。直下不當有宜字。宜即直之誤。而衍者也。高注宜字亦當為直。直之言特也。祭義曰。參直養者也。惠王篇曰。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莊子德充符篇曰。某也直後而未往耳。齊策曰。衍非有怨於儀。直所以為國者不同耳。義竝與特同。呂氏春秋忠廉篇。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高注曰。特猶直也。鄒風柏舟篇。實維我特。韓子特作直。史記。言子夏非能不貪富貴。不樂侈靡。特以義自強耳。特但一聲之轉。故云。叔孫通傳。吾直戲耳。漢書直作特。

直猶但也。

淮南內篇第八

本經

太清之始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寞。質真而素樸。高注曰。太清無爲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念孫案。太清之始。始當爲治字之誤也。自和順以寂寞以下二十三句。皆言太清之治如此也。高注當云。太清句無爲之治也。句今本作太清無爲之始者。文不成義。後人所改也。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此並作太清之化。又引高注曰。太清無爲之化也。治字作化。避高宗諱也。則其字之本作治明矣。太平御覽天部十五。引作太清之始。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其竹部一引。正作太清之治。文子下德篇。作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真而素樸。是其明證矣。

電霰

雷霆毀折。電霰降虐。念孫案。電霰不同類。且電亦不得言降虐。電當爲雹。草書之誤也。雷霆爲一類。雹霰爲一類。呂氏春秋仲夏篇云。雹霰傷穀。故言降虐也。文子上禮篇。作雹霜爲害。是其證。

野莢

芟野莢。長苗秀。高注曰。莢。草也。引之曰。野草多矣。不應獨言莢。莢當爲莽。隸書莽字作美。漢仙人唐公房碑。王莽居攝二

年成陽靈臺碑陰仲與茭極相似故誤為茭說文作莽衆草也故野草謂之野莽下文野莽白素楚辭九
 莽字叔武並作姜野與注茭草也亦當作莽草也泰族篇注莽草也正與此同莽即草故云莽草也
 歎遵壑莽以呼風是也野同得汎訓為草矣

縣聯

夏屋宮駕縣聯房植高注曰縣聯聯受雀頭箸柄者念孫案縣皆當為縣字之誤也隸書縣二字相似說見原道旋縣一條
 下說文檣屋檣聯也又曰楣秦名屋檣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柶方言屋柶謂之樞郭璞曰即屋檐也亦
 呼為連縣連縣猶縣聯語之轉耳釋名柶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檣檣縣也縣連棖頭使齊平也上入曰爵頭形似
 爵頭也皆足與高注相證檣與縣聯與連並字異而義同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四引此正作縣聯

夏槁

是以松柏箇露夏槁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引此夏槁上有宛而二字念孫案松柏箇露宛而夏槁江河三
 川絕而不流四句相對為文則有宛而二字者是也宛與苑同倣真篇形傷於寒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
 神壯高注曰苑枯病也苑讀南陽宛之宛莊子天地篇釋文云苑本亦作宛是苑宛古字通素問四氣調
 神大論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苑槁不榮苑亦與苑同唐風山有樞篇宛其死矣毛傳曰宛死
 號義與此宛字亦相近

賢不肖

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念孫案。差賢不下本無肖字。不與否同。貴賤賢不。誹譽賞罰。皆相對爲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借字。故又加肖字耳。

人之制 乘衆人之制

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念孫案。制字。義不可通。制當爲刑。字之誤也。刑與形同。淮多以刑爲形。一人之形。卽承一人之身言之。文子下德篇。正作一人之形。又主術篇。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制亦當爲刑。刑與形同。文子自然篇。作乘衆人之勢。勢亦形也。劉績依文子改制爲勢。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慶賀

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陳氏觀樓曰。賀當爲賞。字之誤也。慶賞與刑罰相對。不當言慶賀。

雷震

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星月之行。可以曆推得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鐘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念孫案。雷震當爲雷霆。字之誤也。天地星月。雷霆風雨。相對爲文。太平御覽。天部十三。引此。正作雷霆。文子下德篇同。

有能治之者也

及僞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高注曰。有能持之者。桀紂之民。有能治之者。湯武之君也。念孫案。有能治之者也。當作未有能治之者也。言詐僞並起。天下有能以法持之者。未有能以道治之者也。其能治之者。必待至人。下文至人之治也。云云是也。文子下德篇。作天下有能持之。而未有能治之者也。是其證。高所見本。蓋脫未字。

能愈多

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德愈薄矣。太平御覽鱗介部一。引此能愈多。作智愈多。念孫案。當作智能愈多。智能二字。總承上文言之。今本脫智字。御覽脫能字。文子下德篇。作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其證。

充忍

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高注曰。忍不忍也。念孫案。高蓋誤讀忍也二字爲句。訓忍爲不忍。於正文無當也。今案充忍二字。當連讀。忍讀爲物。大雅靈臺篇。於物魚躍。毛傳曰。物。滿也。德交歸焉。而莫之充滿。所謂大盈若虛也。鄭風將仲子。大雅抑。及周官山虞。釋文。忍字竝音刃。忍有刃音。故又與物通。史記殷本紀。充切宮室。後漢書章八王傳。充物其第。物切忍。並同聲而通用。物切之通作忍。猶忍之通作切。墨子節葬篇。冬不切寒。夏不切暑。切卽忍字。

鑿齒

楔。獮。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為民害。念孫案漢書揚雄傳應劭注。文選辯命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兵部三十六。引此鑿齒皆在封豨下。各本誤在楔獮下。又案道藏本劉本朱本。楔獮以下六者之注文。本分見於下文六句之下。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辯命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兵部三十六。羽族部十四。所引皆是。故鑿齒獸名云云。本在下文誅鑿齒於疇華之澤之下。自茅本始移六者之注於此文下。而次鑿齒之注於楔獮之下。九嬰之上。則是以已誤之正文。改不誤之注文也。莊本從之。謬矣。

疇華之野 青邱之澤

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邱之澤。高注曰。疇華南方澤名。青邱東方澤名也。念孫案疇華之野。野本作澤。故高注云。南方澤名。青邱之澤。澤本作野。時則篇云。東至青邱樹木之野是也。今本邱誤作土。辯見時則。高注本作青邱東方邱名也。今正文澤野二字互誤。高注東方邱名。邱字又誤作澤。文選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此作青邱之澤。亦後人依誤本改之。辯命論注。引此正作疇華之澤。青邱之野。又舊本北堂書鈔地部一。及太平御覽地部十八。皇王部五。兵部三十六。資產部十二。引此竝作疇華之澤。青邱之野。又皇王部五。資產部十二。引高注竝作青邱東方邱。論衡感類篇亦云。堯繳大風於青邱之野。

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

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念孫案。爲璇室。上脫桀字。大戴禮少閒篇注。北堂書鈔帝王部二十。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此爲上。皆有桀字。

拘無窮之智

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念孫案。拘字。義不可通。劉本作抱。是也。含懷抱三字同意。

成之迹

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陳氏觀樓曰。取成之迹。當依文子精誠篇。作取成事之迹。

秉太一者

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念孫案。秉太一者。秉字。後人所加。下文體太一者。云云。是釋上文體太一之義。此文太一者。云云。是專釋太一二字之義。太一者之上。不當有秉字也。且下文陰陽者。四時者。六律者。皆與此文同一例。加一秉字。則與下文不合矣。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引此作體太一者。亦與下文相復。文選魏都賦。文賦注。引此皆作太一者。無秉字。亦無體字。

無原

羸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高注曰轉化歸於無窮之原本也念孫案正文言無原不言無窮之原高說非也原度也量也言陰陽之化轉於無量也廣雅量諛度也諛與原通宋玉神女賦志未可乎得原韓子主道篇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皆謂不可量度也漢書王莽傳功亡原者賞不限言有無量之功則有不限之賞也顏師古注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失之是古謂無量為無原淪於不測轉於無原其義一也

有時

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念孫案有時本作有量此涉上文四時而誤也取予有節出入有量量與節義相近若作時則非其指矣且量與長藏為韻若作時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出入有量

外能得人

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內能治身外能得人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念孫案外能得人本作外得人心高注能得人之歡心正釋得人心三字今本作外能得人即涉注內能得人而誤此文以繩心風為韻蒸侵二部古或相通秦風小戎篇以膺弓膝與音為韻大雅大羽篇以林興心為韻生民篇以登升欲今為韻魯頌闕宮篇以乘膝弓緩增膺慙承為韻管子小匡篇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心術篇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淮南本經篇上下離心氣乃上蒸說山篇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始於陽阿采菱皆其證也古音風字在侵部弓字在蒸部說見唐韻正若作外能

得人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內能治身，外得人心。

精神

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念孫案精神與神明意相複，神字即涉上句而誤。精神當為精氣。淮南一書多以神與氣對文也。文子下德篇正作精氣反於至真。

身無患

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莫死莫生，莫虛莫盈。念孫案身無患當依文子下德篇作終身無患。終身無患，百節莫苑，相對為文。下二句亦相對為文，脫去終字，則句法參差不協矣。

菱杼

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羸鏤雕琢。羸當作羸，羸鏤謂轉刻如羸文，故下句即云詭文回波也。詭文回波，洵游

灑滅，菱杼紆抱。高注曰：洵游灑滅，皆文畫擬象水勢之貌。菱，菱杼，采實，紆戾也。抱，轉也。皆壯采相銜持貌

也。引之曰：菱杼皆水草也。杼讀為芋，字亦作苧。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蔣苧青蘋，張揖曰：苧三稜也。文

選苧作苧。張衡南都賦曰：其草則蘆苧蘋莞。蔣蒲兼葭，藻茆菱芡，芙蓉含華，是苧為水草也。作苧者或字

作杼者借字耳。莊子山木篇：食杼栗，徐無。鬼篇作苧栗，是苧與杼通。畫為菱杼，在水波之中，故曰洵游灑滅。菱杼紆抱也。高以杼為

采實，采實即橡栗，與菱為不類矣。

接徑歷遠直道夷險 蹟蹈

脩爲牆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土爲山。接徑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驚而無蹟蹈之患。高注曰。接疾也。徑行也。道之阨者正直之夷平也。念孫案。接徑歷遠。當在直道夷險之下。此以垣連山遠患爲韻。若移直道夷險於下。則失其韻矣。高注。接疾也。徑行也。亦當在夷平也之下。蓋正文爲寫者誤倒。後人又改注以從之耳。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此已作接徑歷遠。直道夷險。則其誤久矣。又案蹟蹈當爲蹟陷。字之誤也。俗書陷字作陷。又因蹟字而誤從足。蹟與隕同。高注原道說山說林脩務。竝云蹟蹟也。楚人爲謂爲蹟。玉簫陷隕也。原道篇曰。先者隕陷。則後者以謀。又曰。蹟陷。於污壑。隕陷之中。皆其證也。

歌舞節

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念孫案。歌舞節。當作歌舞無節。

非強而致之

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高注曰。非強行致孝子之情也。情自發於中。念孫案。非強而致之。強下當有引字。高注當作非強引致孝子之情。今本正文脫引字。注內引字又誤作行。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非強引而致之。

血流

血流千里。暴骸滿野。念孫案。血流當爲流血。流血與暴骸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流血。兵略篇亦云。流血千里。暴骸盈場。

淮南內篇第九

主術

謀無過事

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念孫案。謀本作舉。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舉猶動也。慮無失策。以謀事言之。舉無過事。以行事言之。若改舉爲謀。則與無過事三字。義不相屬。且與上句相複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舉無過事。賈子保傅篇。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卽淮南所本。大戴禮保傅篇同。文子自然篇。謀無失策。舉無過事。又本於淮南也。

所守者少

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念孫案。少當爲小。字之誤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小。

通於天道

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念孫案。通於天道。本作通合於天。今本脫合字。衍道字。道字涉下句天。道元默而衍。文子自然篇。

正作通合於天。天與精爲韻。天字合韻讀若汀。小雅南山篇。不弔昊天。與定生寧。醒成政姓爲韻。大雅靈乃統天。時乘六龍。以御天。與形成命。貞寧爲韻。坤象傳。乃順承天。與生爲韻。乾文言。時乘六龍。以御天也。與精情平爲韻。楚辭九章。瞭杳杳而薄天。九辯。瞭冥冥而薄天。竝與名爲韻。凡周秦用韻之文。天字多有入耕部者。詩易楚辭而外。不可枚舉。若作通於天道。則失其韻矣。此文上下十八句皆用韻。

不殺

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念孫案殺本作試。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荀子議兵宥坐二篇。及史記禮書。竝云。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不試猶不用也。若云不殺。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正作不試。文字精誠篇同。

擗稅

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擗稅而狎犬也。陳氏觀樓曰。說山篇作執彈而招鳥。揮稅而呼狗。則擗字當爲揮字之譌。說文揮。奮也。

害其鋒 明有不害

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高注曰。但恬臥養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句害。此害字因上馬彪注。莊子曰。言叔敖安寢恬臥。以養德於廟堂之上。折衝於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即用高注語。則犯下無害字。明矣。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害其鋒於四方也。念孫案害其鋒三字。義不相屬。害當爲用字之誤也。上中與用相似。其高注亦當作故郢人不舉兵出伐。

無所用其鋒於四方也。莊子徐無鬼篇作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投兵亦謂無所用之也。又繆稱篇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案不害二字義不可通。害亦當爲用。夜行者瞑目而前其手。是不用目而用手。故曰明有不用也。說林篇曰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施亦用也。見原道篇務二篇注。

往覲

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高注曰。覲。觀之也。念孫案。覲訓爲見。不訓爲觀。覲皆當爲觀。廣雅曰。覲。視也。玉篇。覲。七亦切。觀也。義皆本於高注。後人多見覲。少見觀。故覲誤爲觀矣。

民之化也

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其所行。念孫案。民之化也。本作民之化上也。下句其字。正指上而言。脫上字。則義不相屬。文子精誠篇。正作民之化上。

樂聽其音

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念孫案。樂字與下文義不相屬。當有脫文。文子精誠篇。作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卽知其俗。見其俗。卽知其化。

業貫

業貫萬世而不壅。橫。扁。四方而不窮。高注曰。貫。通。壅。塞。念孫案。業當爲葉。聲之誤也。葉。聚也。積也。貫。累也。言積累萬世而不壅塞也。方言曰。葉。聚也。廣雅同。楚通語也。楚辭離騷。貫薜荔之落蕊。王注曰。貫。累也。廣雅同。荀子王霸篇。貫日而治。詳楊倞曰。貫日。積日也。是葉貫皆積累之意也。倣真篇曰。枝解葉貫。萬物百族。義與此葉貫同。原道篇曰。大渾而爲一。葉累而無根。葉累猶葉貫也。倣真篇曰。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揲貫猶葉貫也。彼言橫廓六合。猶此言橫局四方。彼言揲貫萬物。猶此言葉貫萬世。故廣雅云。揲積也。高注訓貫爲通。失之矣。

不與焉

故爲治者不與焉。念孫案。不與。上當有智字。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故曰爲治者智不與焉。脫去智字。則文不成義。高注曰。治在道不在智。故曰不與焉。不與。上亦當有智字。則有智字明矣。文子下德篇。正作知不與焉。

幹舟

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高注曰。幹舟。小船也。越人習水。自能乘之。念孫案。古無謂小船爲幹者。幹當爲幹。字之誤也。幹與舡同。字或作艫。廣雅曰。艫。舟也。玉篇。舡與艫同。小舟有屋也。楚辭九章。乘舡船。余上沅兮。王注曰。舡船。船有牕牖者。倣真篇。越舡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高注曰。舡。小船也。越人所便習。正與此注相同。藝文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舟部。引此。竝作舡舟。御覽又引高注。舡舟。小船。

也。皆其證矣。

入榛薄險阻

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驪馬而服駟駟。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念孫案險阻上脫出字。入榛薄。出險阻。與騎驪馬。服駟駟。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有出字。

道之數 不達

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念孫案道之數。本作道理之數。此後人以意刪之也。下文曰。不循道理之數。又曰。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原道篇曰。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皆其證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道理之數。文子下德篇同。則其窮不達矣。達當爲遠。字之誤也。其窮不遠。謂其窮可立而待也。文子下德篇正作遠。汜論篇。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語意略與此同。

勇力

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念孫案力字。因勇字而衍。勇不足以持天下。與上文智不足以治天下。相對爲文。不當有力字。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六。引此皆無力字。下文勇不足以爲強。亦無力字。

豺狼

夫華駟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太平御覽獸部八。引此豺狼作狼契。引之曰。狼契皆犬名也。廣雅曰。狼狐狂獫。犬屬也。玉篇。猘公八切。雜犬也。廣韻猘與契通。犬能搏兔。而馬不能。故曰搏兔不如狼契也。後人不知狼契爲犬名。而改爲豺狼。豺狼可使搏兔。所未聞也。

撮蚤蚊 顛越

鷓鴣夜撮蚤蚊。察分秋豪。晝日顛越。不能見邱山。形性詭也。高注曰。鷓鴣。鷓鴣也。謂之老菟。夜鳴人屋上也。夜則目明。合聚人爪。以著其巢中。故曰察分秋毫。晝則無所見。故曰形性詭也。引之曰。莊子秋水篇。鷓鴣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司馬本蚤作蚤。云鷓鴣夜取蚤食。崔本作爪。云鷓鴣夜聚人爪於巢中也。爪蚤通用。故崔本作爪。蚤蚤字形相似。故司馬本作蚤。然則蚤蚤二字不得而竝存矣。淮南作蚤。故高氏但言合聚人爪。而不言食蚤。後人乃取司馬本之蚤字。增於此處蚤字之下。其失甚矣。秋水篇釋文曰。淮南子鷓鴣夜聚蚤。察分豪末。許慎云。鷓鴣夜聚食蚤。蚤不失也。李善注文選演連珠曰。淮南子曰。鷓鴣夜撮蚤。察分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高誘曰。鷓鴣。謂之老菟。據二書所引。則許高本俱無蚤字明矣。顛越二字。與不見邱山意不相屬。且高注但言晝無所見。而不言顛越。文選注引此。正作瞋目而不見邱山。與莊子同。疑瞋目二字。譌作顛目。而後人遂改爲顛越也。撮蚤之說。許高異義。揆之事理。則許注爲雅馴耳。

游霧而動

夫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念孫案上句本作騰蛇游霧而騰。後人以騰與騰同音。因妄改爲動耳。不知騰是蛇名。而騰爲升義。本不相復。騰與舉亦同義。故下句云。應龍乘雲而舉。改騰爲動。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鱗介部一。引此正作騰。說苑說叢篇同。說苑作騰蛇遊霧而騰。龍乘雲而舉。今本騰上有大升字。此後人誤以騰字屬下句讀。因妄加升字也。戴禮勸學篇亦云。騰蛇無足而騰。

不爲醜飾不爲僞善

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念孫案此本作不爲醜飾。不爲善極。僞卽爲字也。古爲字多作僞。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爲下。僞不爲醜飾。不爲善極。相對爲文。故高注云。不飾爲美。亦不極爲善也。道藏本劉本朱本茅本皆如。後人誤讀僞爲詐僞之僞。而改上句僞字作爲。又改下句作不爲僞善。則既與上句不對。而又與高注不合矣。且極與飾爲韻。若作不爲僞善。則失其韻矣。

重爲惠若重爲暴

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念孫案重爲惠若重爲暴。本無若字。後人以詮言篇云。重爲善若重爲非。故加若字也。不知彼文是言爲善者必生事。故曰重爲善若重爲非。此言惠暴俱不可爲。則二字平列。不得云重爲惠若重爲暴也。下文爲惠者生姦。爲暴者生亂。卽承此文言之。則惠暴平列明矣。文子自然篇作是故重爲惠重爲暴。卽道達矣。無若字。

以避姦賊

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念孫案。下避字當作備。俗讀備避聲相亂。又涉上避字而誤也。呂氏春秋節喪篇。奸邪盜賊寇亂之患。慈親孝子。重門所以防賊。故言備作避。則義不可通矣。文選西京賦注。引此正作備。

員者運轉而無

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劉本刪去下者字。而莊本從之。非是。說見下。論是而處當。為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念孫案。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本作臣道方者。其員者。運轉而無六字。則因上文而誤衍也。羣書治要引無此六字。文子上義篇亦無。主道員。臣道方。方員不同道。故下文云。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也。呂氏春秋園道篇亦云。主執。圜臣執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

推而不可為之勢

夫推而不可為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今本循誤作脩。辯見原道。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高注曰。推行也。念孫案。推而不可為之勢。而字涉下文而衍。

不可使言

聾者可令嚙筋。嚙筋未詳。易林蒙之離。亦云。抱關傳言。聾跛摧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念孫案不可使言。本作不可使通語。今本語誤作言。又脫通字。筋聞爲韻。圉語爲韻。如今本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疾

營事

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正與政同。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高注曰。營。典引之曰。諸書無訓營爲典者。營當爲管字之誤也。隸書管字或作營。俗書營字作管。二形相似而誤。管事與執政義相近。史記李斯傳曰。管事二十餘年。是也。管典皆主也。故訓管爲典。秦策淖齒管齊之權。高彼注曰。管典也。見史記范。唯傳索隱。正與此注同。

不可同羣

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敵也。念孫案不可同羣。可字後人所加。鳥獸不同羣。虎鹿不同游。相對爲文。則上句內不當有可字。後人熟於鳥獸。不可與同羣之文。因加可字耳。

一舉

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念孫案此謂舉賢不可不慎。舉上不當有一字。蓋因下文一舉不當而衍。

抓

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無得於玉石弗犯也。高注曰：玉石堅，抓不能入，故不抓。念孫案：抓皆當爲振。字之誤也。廣雅：振，裂也。曹憲音必麥反。字從手辰聲。辰匹卦反。振之言劈也。瓜瓠可劈，而玉石不可劈。故曰玉石堅，振不能入也。方言：鉞，規裁也。梁益之間，裁木爲器曰鉞，裂帛爲衣曰槻。郭璞音劈，歷之劈，義亦與振同。若作抓，則非其義矣。玉篇：抓，古華切。引也。擊也。字從瓜。此字各本皆誤爲抓。茅一桂不得其解，乃讀爲抓痒之抓。其失甚矣。玉篇：抓，側交切。抓痒也。字從爪。

其以移風易俗矣

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念孫案：其以移風易俗矣，文義未足。下文曰：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則此亦當曰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易矣。蓋上易爲變易之易，下易爲難易之易。漢書禮樂志：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今樂記脫下易字。難見經義述聞。顏師古曰：易音弋豉反，是其證也。今本無下易字者，後人誤以爲複而刪之耳。

而被甲兵不隨南畝 非所以都於國也

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驟駢，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念孫案：而被甲兵，而當爲不與上下兩不字。文同一例，作而者，字之誤耳。不隨南畝，隨當爲脩，謂不治南畝也。隸書隨字或作墮。見漢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其右畔與脩相似，故脩誤爲隨。

史記趙世家脩下而馮脩或作隋李斯傳隨俗雅化隨俗一作脩使皆以右畔相似而誤非所以都於國也。都字義不可通。當是教字之誤。教都草書相似韓子外儲說右篇曰。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之不止。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即淮南所本也。

疾風

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念孫案疾風當爲風疾。風疾木茂。相對爲文。意林引此。正作風疾。

不斷

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念孫案斷當爲斲。字之誤也。精神篇作樣桷不斷。高注樣。採也。桷。椽也。晉語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襲之。加密石焉。諸侯襲之。大夫斲之。士首之。以采爲椽。而又不斲。儉之至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引此。正作斲。韓子五蠹篇。史記李斯傳。竝同。

不安其性

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顛顛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高注曰。不得安其正性。僞詐生也。念孫案此注後人所改。性之言生也。性與生義同。而字亦相通。說見經義述聞周語。不安其生。即承上黎民顛顛言之。昭八年左傳曰。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義與此同。高注當云性生也。後人熟於性。即理也。之訓。故

妄改高注耳。下文近者安其性。高注曰：性生也。故知此注爲後人所改。

楫楔

大者以爲舟航柱梁。小者以爲楫楔。念孫案：楫楔本作接櫂。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接楫竝在葉韻。櫂在緝韻。楔在薛韻。接櫂疊韻字也。楫楔則非疊韻矣。接櫂謂梁之小者。對上文大者爲柱梁而言。莊子在宥篇。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櫂也。釋文：崔云：接櫂，桎桎梁也。淮南曰：大者爲柱梁，小者爲接櫂也。案小梁謂之接櫂，故桎桎之梁亦謂之接櫂。集韻：接櫂，梁也。淮南子：大者爲柱梁，小者爲接櫂。蓋高注以接櫂爲梁，而今本脫之也。據集韻引此作接櫂，則北宋本尙未誤。

脫文二句

無大小脩短，各得其所宜。羣書治要作大小脩短皆得所宜。規矩方員，各有所施。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各有所施下，有殊形異材，莫不可得而用也。二句今本脫去。下文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然而良醫囊而藏之，有所用也。卽承莫不可得而用言之，則原有此二句明矣。凡治要所引之書，於原文皆無所增加，故知是今本遺脫也。

雞毒

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念孫案：雞毒當爲奚毒。注同。此涉上文注內枿讀如雞而誤也。廣雅本草竝作奚毒。

羣書治要意林及太平御覽藥部七引淮南亦為奚毒。急就篇補注引作奚毒則南宋本尚不誤無作雞毒者。

并方外

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引之曰并本作從從猶服也。注從猶服也。言使方外之國服從也。原道篇曰從裸國納肅慎人閒篇曰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朝并從馳定笮存邛皆是也。後人不達從字之義遂改從為并。不知平九州從方外存危國繼絕世皆謂撫柔中外非謂吞并之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從方外。

以刀抵木

是猶以斧剗毛。高注剗以刀抵木也。皆失其宜矣。此言刀可以剗毛。斧可以伐木。易之則皆失其宜矣。劉知為何物。道藏本茅本並作刀。莊從劉本作刃。失之矣。念孫案木當言伐不當言抵。蓋伐誤為氏。氏字後人因加手旁耳。說山篇云刀便剗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剗是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以刀伐木。

以天下之力爭

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念孫案爭本作動。動謂舉事也。慮則用羣策。動則用羣力。故曰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動。今本動作爭者。後人依文子上仁篇改之耳。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竝作動。

脩通

百官脩通羣臣輻湊。劉本作脩同。云同一作通。莊本從劉本作同。念孫案作通者是也。藝文類聚引此作脩道。道卽通之誤。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脩通。文子上仁篇同。韓子難篇。百官脩通。羣臣輻湊。卽淮南所本。管子任法篇。亦云羣臣脩通輻湊。以事其主。

先而不弊

聰明先而不弊。弊與蔽同。高注曰。弊闕。秦策。南陽之弊幽。高彼注曰。弊。隱也。是蔽。弊古字通。齊語。使海於未達假借之義。念孫案。先與不弊。義不相屬。先當爲光。字之誤也。光明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正作光。

志達

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念孫案。志達當爲達志。寫者誤倒耳。達志效忠。相對爲文。汜論篇。不能達善效忠。卽其證。

其主言可行

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其主言可行。不責其辯。劉本作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念孫案。此當作其言而可行。不責其辯。其計乃可用。其言而可行。相對爲文。乃而皆如也。道藏本作其主言可行。主字因上下文而衍。又脫而字。劉本而字在可行下。皆非也。文子上仁篇。作其言可行。不責其辯。

縣法者法不法也

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念孫案縣法者法不法也。上二法字皆當爲罰。與設賞者賞當賞也。相對爲文。下文中程者賞。謂賞當賞也。缺繩者誅。謂罰不法也。今本二罰字作法。後人依文子上義篇改之耳。

以其言

無爲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念孫案以其言當作以言其。與非謂其相對爲文。今本言其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文子上義篇正作言其。

稷

夫寸生於稷。稷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高注曰。稷禾稊。稷字榆頭芒也。十稷爲一分。下當有二字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故爲度之本也。引之曰。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稷字。稷當爲標。字之誤也。稷與秒同。說文秒禾芒也。字或作藁。通作漂。又通作翹。天文篇曰。秋分而禾藁定。藁定而禾孰。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藁而當一分。今本誤作十二藁而當一寸。辯見天文。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分而爲寸。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彼注云。藁禾穗。藁字榆之芒也。古文作秒。宋書律志曰。秋分而禾標定。標定而禾孰。注云。標禾穗芒也。玉篇標芒紹切。集韻秒禾芒也。或作標。皆其明證矣。又齊策曰。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

漂賣妻子不足償之。史記太史公自序。閒不容翺忽。正義曰。翺字當作秒。秒禾芒表也。然則稹稊漂翺四字。竝與秒同。而稹爲標之誤明矣。字彙補乃於禾部增入稹字。音粟。引淮南子寸生於稹。稹生於日。甚矣其謬也。莊以稹爲古累黍字。尤不可解。

所謂亡國 有法者

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念孫案有法者而不用者。字當在上文所謂亡國下。與變法者相對爲文。今誤入此句內。則文不成義。

先自爲檢式儀表

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念孫案先自爲檢式儀表。當作先以身爲檢式儀表。言以身爲度。則令無不行也。下文引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其明證矣。上下文身字凡四見今本身誤爲自。自上又脫以字。文子上義篇。作先以自爲檢式。自亦身之誤。唯以字未脫。

心中

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念孫案心中當爲中心。中心與馬志相對爲文。太平御覽治道部五。獸部八。引此竝作中心。劉子湯問篇。文子上義篇。皆同。

據除

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而不能見其睛。引之曰階除。不得有井。除當爲榦。字之誤也。莊子秋水篇。吾跳梁乎井榦之上。司馬彪曰。井榦。井欄也。漢書枚乘傳。單極之統。榦。晉灼曰。榦。井上四交之榦。說文作榦。云井垣也。此言據井之欄。以窺井底耳。

觀其象 遠者治也

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念孫案。物至而觀其象。象當爲變。草書之誤也。變與化同義。觀其變。亦謂觀其變而應之也。作象則非其指矣。文子上義篇。正作物。至而觀其變。汜論篇亦曰。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文子作近者不亂。卽遠者治矣。亦於義爲長。

美者正於度 建於用

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念孫案。美當爲羨。正當爲止。建當爲逮。皆字之誤也。文選陸雲爲顯彥先贈婦詩。佳麗良可羨。今本羨。謂才有餘也。羨者止於度。而不足者逮於用。謂人主有一定之法。則才之有餘者。止於法度之中。而不得過。其不足者。亦可逮於用。而不患其不及也。羨與不足。正相反。文子上義篇。作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用。是其明證矣。

與臣下爭

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

任其上矣。念孫案與臣下爭當作與臣下爭事。唯君與臣爭事是以臣藏智弗用而以事轉任其上也。脫去事字則文義不明。文子上仁篇正作與臣爭事。

與天下交

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念孫案與天下交當作與下交。下謂羣臣也。下字上見上文曰。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舍是則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矣。故曰無以與下交。大曰與國。上下不當有天字。文子上仁篇有天字。亦後人依誤本淮南加之。羣書治要引文子無天字。

者欲

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念孫案者當爲者。字之誤也。者欲與喜怒相對爲文。文子上仁篇作嗜欲。是其證。

馬死於衡下

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於衡下。陳氏觀樓曰。死字義不可通。文子上仁篇作馬服於衡下。是也。死本作馭服。或作服。下半相似而誤。

有爲

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念孫案有爲與無爲正相反。且下二句云。有爲則讒生。有好

則諛起。則不當言有爲明矣。有爲本作有立。有立而無好。謂有所建立而無私好也。高注無所私好今本作有爲者。涉下句有爲而誤。文子上仁篇正作有立而無好。

言建之無形也

故善建者不拔。今本此下有注云。言建之無形也。念孫案此六字乃正文。非注文也。故善建者不拔者。引老子語也。言建之無形也者。釋其義也。精神篇曰。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亦是引老子而釋之。後人誤以此六字爲注文。故改入注耳。文子正作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

謂之塞

故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莊氏伯鴻曰。呂覽作外欲不入謂之閉。君守據下中扃外閉云云。則此句疑當如呂覽。念孫案扃與閉皆以門爲喻。閉字是也。文子上仁篇亦作閉。

不伐之言 使自司

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司。念孫案不伐之言。伐當爲代。不代之言。不奪之事。謂臣所當言者。君不代之言。臣所當行者。君不奪之事也。呂氏春秋知度篇。代字亦誤作伐。案上文云。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爲大匠斲也。呂氏春秋云。是君代有司爲有司也。則皆當作代明矣。

使自司道藏本如是當從呂氏春秋作官使自司謂使百官自司其事而君不與也故下文云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此文上下皆以四字爲句脫去官字則不成句矣劉本作使有司文子上仁篇作使自有司皆於義未安莊從劉本作使有司非也

景桓公 魯昭公 荆平王

衛君役子路權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念孫案公字後人所加衛君役子路景桓臣管晏相對爲文景桓下加公字則文不成義矣又人閒篇故蔡女蕩舟齊師侵楚今本侵楚上衍大字辯見人閒兩人構怨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案魯昭公之公亦後人所加自蔡女蕩舟以下皆四字爲句魯昭下加公字則累於詞矣又秦族篇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案荆平王之王亦後人所加燒高府之粟以下皆五字爲句荆平下加王字則累於詞矣呂氏春秋胥時篇鞭荆平之墳亦無王字

則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

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念孫案則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本作言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此釋上之詞與下言以小屬於大也文同一例後人不達而改言爲則上言不得下言則則文義不相承接矣文子上義篇正作言

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

其存

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念孫案其存甚大。本作所任甚大。所持甚小。所任甚大。卽下文所謂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也。今本所任作其存者。其字因與上下三甚字相似而誤。任誤爲在。後人因改爲存耳。文子作所在甚大。在亦任之誤。羣書治要引文子。正作所任甚大。

制開闔

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念孫案制開闔三字。文義未足。說苑說叢篇。作而制開闔。文子作能制開闔。能亦而也。而字古通。作能。說見經義述聞。能不我知。下。二書皆本於淮南。則淮南原文本作五寸之鍵。而制開闔。明矣。道藏本脫而字。劉績不能考正。乃於制開闔下。加之門二字。而諸本及莊本皆從之。謬矣。上言鈞之屋。若無之屋二字。則文不成義。此言制開闔。則其義已明。無庸加之門二字。

離

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念孫案握劍鋒以之下。脫去一字。離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當是離字之誤。隸書離字。或作離。說見天文篇。禹以爲朝晝昏夜下。形與雖相近。故雖誤爲離。漢書衛青霍去病傳。大當戶調離。史記作銅離。不使應敵。使上當有可字。言手握劍鋒。則雖北宮

勳司馬蒯黃亦不可使應敵。若操其本而舉其末，則庸人亦能以制勝也。可使與能以文正相對。

饑饉

人主租歛於民也。羣書治要作人主之賦歛於民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

養其欲。羣書治要引此饑饉作饒饉。念孫案作饒饉者，後人所改也。饒與饉有餘與不足

皆相對爲文。鹽鐵論通有篇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饒。若作饑饉，則與有餘不足之文不類矣。此言人主必知民積聚之多寡，

然後可以取於民。若上言饑饉，則下不得言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矣。後人熟於饑饉之文，遂以意改之，

而不知其與下文相抵牾也。

掘穴

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則明主弗樂也。各本脫則字，今據下文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補。

念孫案掘穴本作堀室。堀古窟字。昭二十七年左傳，吳公子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史記吳世家作窟室，

是也。因堀誤爲掘。後人遂妄改爲掘穴耳。窟室與狹廬事相類。若云掘穴狹廬，則文不成義矣。羣書治要

引此正作窟室。又引注云：窟室土室。太平御覽木部七引此亦作窟室。又案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

道藏本如是。劉本作民有掘穴狹廬，無所託身者。此依下文改也。案下文云：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又云

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此云民無堀室狹廬，所以託身者。文與下二條異，不當據彼以改此。且

既有狹廬，則不得言無所託身。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此，竝作民無窟室狹廬，則劉改非也。莊依劉本作民有掘穴狹廬，又依道藏本作所以託身者，兩無所據矣。

效善

故古之爲金石管弦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高注：效致也。衰經菅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念孫案效善當爲效喜，字之誤也。此以喜怒哀樂相對，作善則義不通。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喜。

有以

一人跣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文子上仁篇：作仰之而食。時有涸旱災害之患，有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念孫案有以之有，各本多作無。惟道藏本及茅本作有，有字是也。有讀爲又。淮南通以有爲又。史記漢書及諸子竝同。言終歲之收，僅足供一家之食。旣時有水旱之災，而又以此給上之徵賦也。後人不知有爲又之借字，而改有爲無，斯爲謬矣。莊刻仍從諸本作無，故特辯之。

人君者

是故人君者，念孫案君字當在人字上。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君人者。

以火燒田

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高注曰：不得用燒田也。道藏本劉本朱本竝如是。莊本作用不得燒田也。非。念孫案正文燒字因注內燒

田而衍不得以火田。謂田獵不得用火。爾雅曰：火田爲狩是也。高注不得用燒田。燒讀去聲。管子輕重甲

篇齊之北澤燒。尹知章注曰：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是也。燒字正釋火字。若云以火燒田則不詞矣。王制

及賈子容經篇竝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說苑脩文篇同。此卽淮南所本文子上仁篇亦作不得以火田。

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

堯舜禹湯文武。句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念孫案次句當作皆坦然南面而王天下焉。今本顛倒不成

文理。劉本刪去王字。尤非。莊本同。

磬鼓

磬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高注曰：磬鼓王者之食樂也。詩云：鼓鍾伐磬。念孫案磬鼓而食當爲伐

磬而食。今作磬鼓者涉注文而誤也。周官大司樂曰：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奏鍾鼓而食。故曰伐磬而

食。高注引詩鼓鍾伐磬。正釋伐磬二字之義。若云磬鼓而食則文不成義矣。且伐磬而食。奏雍而徹相對

爲文。荀子正論篇曰：曼而饋。伐皋而食。今本伐誤作代。辯見荀子。舉與磬同。考工記鞀人爲皋鼓是也。雍而徹乎五祀。卽淮南所本也。玉

海音樂部樂器類引此正作伐磬而食。

伐紂

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念孫案伐紂本
作克殷此後人妄改之也。下文解箕子之囚高注武王伐紂下文所述六事皆在克殷以後若改克殷爲
伐紂則自孟津觀兵以後皆是伐紂之事與下文不合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武王克殷又齊俗篇昔武
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摺笏杖笏以臨朝伐紂二字亦後人所加執戈秉鉞以勝殷摺笏杖笏以臨朝
相對爲文加入伐紂二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四引此無伐紂二字蓋後
人熟於武王伐紂之語遂任意增改而不顧文義甚矣其妄也。

其所事者多

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念
孫案其所事者多多上亦當有有字其所守者有約其所事者有多兩有字皆讀爲又又與固已文義相
承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其所事者又多。荀子玉霸篇引孔子曰知者之知固已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
乎愚者之知固已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卽淮南所本

捨其易成者

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
者愚惑之所致也念孫案捨其易成者當作捨其易而必成者今本脫而必二字則與上文不合文子微
別篇正作捨其易而必成

仁智錯

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為正。錯者為權。念孫案故仁智錯有時合。當作故仁智有時錯。有時合。

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

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容見也。容與公古字通。劉本改作公。莊從劉本非。物之若耕織者。始初

甚勞。終必利也。衆句。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念孫案事可權者

多二句。當作事之可權者多。對上文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權者少。對上文愚人之所見者寡。各本脫之字。人字則

文義不明。此愚者之所多患。劉本作此愚者之以多患也。案當作此愚者之所以多患也。對下文此智者道藏本脫以字也。字。劉本脫所字。

道藏本脫以字也。字。劉本脫所字。

遲利

仁以為質。智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念孫案遲

利二字。義不相屬。遲當為犀。字之誤也。犀亦利也。漢書馮奉世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刀兵利為犀。自

勇力以下。皆兩字同義。

懷給 棄驥而不式

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智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高注曰。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

知所裁之。猶棄驥而或。道藏本如是。棄字雖誤。而或字尙未誤。各本或作棄驥而式。或作棄驥而式。或作棄驥而式。或作棄驥而式。皆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未誤之注文也。辯見下。不知所詣也。懷佞也。念孫案懷與佞義不相近。懷皆當爲懷。字之誤也。懷與佞同。字或作譖。方言曰。懷。慧也。說文同。又曰。譖。譖慧也。廣雅曰。辯。佞慧也。卽此所云辯慧。懷給也。楚辭九章。忘佞媚以背衆兮。王注曰。佞。佞也。正與高注同。棄驥而不式。本作乘驥而或。因乘誤爲棄。隸書乘或作棄。乘或作棄。二形相似。或誤爲式。草書或式相似。後人遂於式上加不字耳。或與惑同。故高注云。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乘驥而或。不知所詣也。呂氏春秋當務篇曰。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或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曰。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知而辯慧懷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是皆其明證矣。猥亦與猥同。

專誠

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念孫案以上文例之。則不能專誠。當作不能誠身。據高注云。不脩其本。而欲得悅親誠身之名。皆難也。則正文本作不能誠身明矣。今作不能專誠者。涉上文心不專一而誤。中庸作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次句雖異義。而首句三句則同。

繆稱

從天之道

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念孫案。道本作威。今作道者。後人不解威字之義而妄改之也。文選宋孝武宣貴妃案。威者德也。言從天之德也。廣雅曰。威德也。周頌有客篇。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正義曰。言諫注引此已誤案威者德也。言從天之德也。廣雅曰。威德也。周頌有客篇。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正義曰。言

有德故易福。風俗通義十反篇曰。書曰。天威棗謚。言天德輔誠也。是古謂德為威也。後秦族篇及呂氏春秋應同篇。竝云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文子上仁篇。因天之威。與元同氣。用秦族篇文也。上下文皆出秦族篇符言篇。從天之威。與元同氣。用此篇文也。下文故至德言同略事同指云云皆出此篇然則秦族作因天之威。此作從天之威。雖因與從不同。而威字則同矣。

仁義

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念孫案三仁字。皆原文所無。此後人依上文加之也。不知此八句與上異義。上文是言仁義不如道德。此文是言君子重義。小人重利。故以義與利欲對言。而仁不與焉。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二義下。引此無三仁字。文子微明篇同。

致尊

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念孫案致尊當爲設尊。字之誤也。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三。器物部六。引此竝作設尊。

得賢

己未必得賢。而求與己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念孫案己未必得賢。得字因下文得賢而衍。羣書治要引此無得字。

物莫無所不用

物莫無所不用。念孫案此當作物莫所不用。莫卽無也。無字蓋涉下文無所不用而衍。

意而不戴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舊本誠字誤在也字下。今據文子精誠篇改正。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高說意而不戴云。意。悲聲也。戴。嗟也。念孫案高說非也。戴讀爲載。鄭注堯典曰。載。行也。言上有其意。而不行於下者。誠不足以動之也。下文云。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高注曰。上有意而未言。則民皆載而行之。是其證矣。文子精誠篇。正作意而不載。

王天下

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念孫案王當爲匡。字之誤也。匡。正也。正己而天下自正。故曰舜不降

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己不正則不能正人。故下文曰。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下文又曰。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彼言天下治。此言匡天下。其義一也。今本作王天下。則非其指矣。文子精誠篇。作不下席而匡天下。韓詩外傳及新序雜事篇。竝作不降席而匡天下。

感忽

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念孫案。感忽者。精誠之動人者也。故下文曰。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認。廣雅。認。告也。荀子議兵篇曰。善用兵者。感忽悠闊。莫知其所從出。義與此相近。道藏本茅本竝作感忽。文子精誠篇同。劉本誤爲感或。而莊本從之。謬矣。

克不能及

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高注。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高注。克猶能也。念孫案。克不能及。當爲克不及。克能也。言搏虎之力雖優。而服虎之能則不及也。優與不及。義正相對。則及上不當有能字。高注。克猶能也。是指上句能字而言。正文能字。卽因上句能字而衍。

行斯乎其所結 釋近斯遠

終年爲車。無二寸之鏐。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榘。不以可閉藏。故君子行斯乎其所結。道藏本如是。各本斯作思。乃後人以意改之。莊從各本作思非。念孫案。斯當爲期。字之誤也。言君子行事。必期其所終也。高注。結。要終也。又下文釋近斯

遠塞矣。斯亦當爲期。釋近期遠塞矣。謂道在邇而求諸遠。則必塞也。文子精誠篇。作舍近期遠。是其證。

遠害

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鷹翔川魚鼈沈。飛鳥揚。必遠害也。念孫案。遠害本作遠實。此後人
以意改之也。據高注云。鷹懷欲食。實與肉同。欲肉者欲食肉也。各本實字皆誤。作害。辯見原道篇。欲實之心下。之心。鳥魚知其情實。故遠之。則
本作遠實明矣。太平御覽鱗介部四。引此。正作遠實。此承上文忠信行於內。感動應於外而言。言禹有忠
信之實。故舞干戚而三苗服。鷹有欲肉之實。故魚鳥皆遠之。若無其實而能動物者。則未之有也。後人改
遠實爲遠害。失其指矣。

苟簡易

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爲苟簡易。念孫案。簡字後人所加。高注云。君不能使臣爲苟合易行之
義。則無簡字明矣。下文曰。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與此相對爲文。加一簡字。則文不成義。
且與下文不對矣。

慙乎景

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念孫案。慙上當有不字。方與下意相屬。文子精誠篇。作聖人
不慙於景。晏子春秋外篇。君子獨立。不慙于景。獨寢。不慙于鏡。

至至

故至至不容。高注曰：至道之人，不飾容也。劉本改至至為至人。各本及莊本同又下文故至至之人，不可遏奪也。高注曰：言至道之人，其心先定，不可臨以利奪其志也。劉本又改至至為至道。各本及莊本同念孫案：劉不解至至二字之意，又見高注兩言至道之人，故或改為至人，或改為至道，不知至至即至道也。至至之人，即至道之人也。下文云：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至乎至極，即所謂至至也。本經篇末可與言至也。高注亦曰：至，至德之道也。是道之至極，即謂之至。至乎道之至極，即謂之至至。故此兩注皆以至至為至道也。劉不曉注意，而以注文改正文，謬矣。下文又云：至至之人。唯此至至二字，劉本未改不慕乎行，不慚乎善。至至二字，前後三見，何不察之甚也。

不身遁

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高注曰：遁，隱也。已不自隱身之行，亦不隱之於人也。念孫案：不身遁，身當為自字之誤也。據高注云：不自隱身之行，則所見本已誤作身。上文非自遁也。高注云：遁，欺也。廣雅同。遁字亦作遜。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高注曰：遜，欺也。此言自遁亦謂自欺也。不自欺，斯不欺人。故下二句云：若行獨梁，不為無人，不兢其容，謂不自欺也。古者謂欺為遁。管子法禁篇曰：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謂上欺君而下欺民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偽竝起而上下相遁。史記酷吏傳序曰：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皆謂上下相欺也。

夫子曰弦則是也其聲非也

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弦則是也其聲非也高注曰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弦是也其聲切切而哀事見檜風素冠傳引之曰上文申喜遇母及艾陵之戰皆直敘其事此未敘其事而忽云夫子曰弦則是也其聲非也則不知所指為何事矣疑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十二字本是正文在夫子曰上而寫者誤入注也

矜怛

矜怛生於不足高注曰怛驕也念孫案慘怛之怛無訓為驕者怛皆當為怛字之誤也說文怛驕也字從且不從旦玉篇秦呂子御二切廣雅曰僑通作驕怛傲侮慢傷通作易也高注汜論篇曰駟驕怛也竝與此注同義怛訓為驕故言矜怛也又呂氏春秋審應篇使人戰者嚴駟也高注曰嚴尊也駟驕也說文又云嬖驕也文選嵇康幽憤詩恃愛肆姐不訓不師怛嬖姐駟竝字異而義同

理詘使倨佻

容貌顏色理詘使倨佻劉績云後有倨句詘伸見兵略篇疑此作詘伸倨句衍理字念孫案劉說是也倨句猶曲直也樂記曰倨中矩句中鉤伸誤為使句誤為佻因倨字而誤加人旁理字因下文循理而衍各本佻字又誤為佻而莊本從之謬矣

刑於寡妻

刑於寡妻。至於兄弟。禪於家國。念孫案刑於寡妻。本作施於寡妻。此後人依大雅改之也。不知施於寡妻。禪於家國。皆用詩意。而小變其文。與直引詩詞者不同。無煩據彼以改此也。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此。正作施於寡妻。施讀若施于孫子之施。

大而章

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大而章。遠而隆。念孫案大而章。大當爲久。字之誤也。此言君子之道。始於卑近。而終於高遠。是以久而彌章。遠而彌隆。上文云。聖人之爲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意正與此同。若云大而章。則義與下句不類矣。文選答賓戲。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李善注引此文云。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隆。是其明證矣。

漂池

鑿地漂池。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高注曰。人或鑿穿。或有填池。言用心異也。念孫案如高注。則漂池當作湮池。湮訓爲塞。故注言填池也。非止以勞苦民也。止疑當作正。上文曰。故人之甘甘。非正。僞蹠也。僞與爲同而蹠焉往。君子之慚。但非正僞形也。而論乎人心。語意與此相似。

循性而行指

太公何力比于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或利念孫案循性而行指謂率其性而行其志也呂氏春秋行論篇布衣行此指於國高注曰指猶志也劉本改指為止而諸本從之莊本同謬矣

必其得福

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念孫案必其得福當依文子符言篇作必得其福與必免其禍相對為文

厚膊

故同味而嗜厚膊者必其甘之者也高注曰厚膊厚切肉也念孫案說文膊薄脯膊之屋上也非切肉之義膊皆當為膊字之誤也說文膊切肉也玉篇旨竟切廣雅膊鬪也說文鬪切肉鬪也字從專不從尊膊之言割也鄭注文王世子曰割割也故高注以膊為切肉鍾山札記以膊為膊字之誤非也

分分

福之萌也縣縣禍之生也分分福禍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念孫案分分當為介介字之誤也介本作介分相似故傳寫多譌莊三十年穀梁傳燕周之分子也釋文分本或作介周官內宰注敘介次也釋文介或作分非大宗伯注雉取其守介而死釋文介或作分莊子庚桑楚篇介而離山釋文介一本作分春秋繁露立元神篇介障險阻介介微也豫六二介于石繫辭傳憂悔吝者存乎介虞注並云介纖也齊策曰無纖介之禍是介為微小之稱禍之生也介介與憂悔吝者存乎介意正相近縣縣介介皆微也故曰福禍

之始萌微。文子微明篇作禍之生也紛紛。則後人妄改之耳。

行政善善未必至也

周政至。般政善。夏政行。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念孫案行政善善未必至也。當作行政未必善。善政未必至也。今本上句脫未必二字。下句脫政字。則文義不明。高注夏政行曰。行尙粗也。是行政未必善也。又注般政善曰。善施教未至於道也。是善政未必至也。又注周政至曰。至於道也。故曰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至至卽至道說見上文至至下。

矣鐸

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句矣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梁氏處素曰。矣當爲吳。字之誤也。吳鐸二字連讀。故高注云。鐸大鈴。出於吳。鹽鐵論利議篇。吳鐸以其舌自破。是其證。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引此正作吳鐸以聲自毀。

舉以大政 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

寧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念孫案舉以大政。本作舉以爲大田。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舉以大政四字。蓋後人不知大田爲官名。故妄改之耳。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此作舉以爲大田。又引高注曰。大田。官也。當作大田。田官也。今則既改正文。又刪去高注矣。高注詮言篇曰。寧戚疾商歌以干桓公。桓公舉以爲大田。晏子春秋問篇曰。桓公

聞寧戚歌舉以為大田。此皆其明證也。管子小匡篇曰：鑿草入邑，辟土聚粟，盡地之利，區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呂氏春秋勿躬篇作：請置以為大田。韓子外儲說左作請以為大田。又齊俗篇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師，字當在工字下。後人不知大田為官名，故又移師字於大田之下。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引此已誤。

大田，田官之長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文子自然篇作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是其證。

大弦組 小弦急

治國辟若張瑟。大弦組則小弦絕矣。高注曰：組，急也。念孫案：組皆當為絙，字之誤也。絙讀若互，字本作推。又作繩。說文：推，引急也。又曰：繩，急也。楚辭九歌：繩瑟兮交鼓。王注曰：繩，急張弦也。繩，即繩之省文。馬融長笛賦云：繩瑟促柱，是也。意林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並作大弦絙，是其證。秦族篇云：故張瑟者，小弦絙而大弦緩，義與此同也。高注亦云：絙，急也。今本則依文子改為小弦急，并刪去高注矣。藝文類聚治政部上文選長笛賦注引此，並作小弦絙，又引高注：絙，急也。是正今本之謬。

積恨而成怨 桀紂之謗

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念孫案：積恨而成怨，怨本作惡。桀紂之謗，謗亦本作惡。皆後人妄改之也。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者，德亦善也。言一為善而快於心，不足以成善，多為善則積快而為德矣。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惡者，恨，悔也。大雅雲：漢傳：悔，恨也。漢書李廣傳：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顏師古注：恨，悔也。非亦惡也。言一為不善而悔於心，不足以成非，多為不善則積悔而成惡矣。快與恨對善與非對，德與惡對，皆謂己之善惡，非謂人之恩怨也。後人

誤以德爲恩德。恨爲怨恨。故改惡爲怨耳。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歲之積毀也。善與惡對。譽與毀對。改惡爲謗。則既與善字不對。又與毀字相複矣。文選運命論注。引此正作桀紂之惡。

二鳳凰

昔二鳳凰至於庭。劉本作昔二皇鳳凰至於庭。念孫案此本作昔二皇鳳至於庭。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皇。密。義神農也。今本脫之。原道。道藏本皇字。倒在鳳字下。因誤而爲鳳。劉本補皇字而未刪鳳字。各本及篇。泰古二皇。高彼注與此注同。皆非也。文選長笛賦注。藝文類聚祥瑞部下。太平御覽羽族部二。及爾雅翼。玉海祥瑞部。引此竝作二皇鳳至於庭。無鳳字。

兼覆蓋 度伎能 兼覆而并之 技能其才

兼覆蓋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高注曰。裁制也。度其技能而裁制使之。念孫案正文本作兼覆而并有之。伎能而裁使之。注本作度其能而裁制使之。伎之言支也。支度也。大戴禮保傳篇。燕支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盧辯注。支猶計也。賈子胎教篇。作度地計衆。注言度其能而裁制使之。度字正釋伎字。今本注文作度其技能者。涉正文而衍伎字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正文作度伎能者。又涉注文而衍度字也。御覽引此不誤。因正文衍度字。後人又於上句加蓋字。以對下句。兼覆蓋而并有之。斯爲不詞矣。太平御覽人事部一。引此正作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裁使之。伎與文字符言篇同。又齊俗篇。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案彼文并下當有有字。兼覆而并有之。

文與此同也。又兵略篇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案技能其才能字。涉下文能其事而衍。技其才亦謂度其才也。擇其人。技其才。官勝其任。人能其事。皆相對為文。則技下不當有能字。且能卽是才。若云技能其才。則是技能其能矣。

淮南內篇第十一

齊俗

偽匿之本

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突之獸。突與肉同。各本突誤作穴。辯見原道欲寅之心下。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引此偽匿之本。作偽隱之儒。又引注曰。偽詐隱姦。念孫案隱匿古字通。說見秦族民無匿情下。本當為士。偽匿之士。與相食之魚。自肉之獸。相對為文。若云偽匿之本。則與上文不類矣。御覽作偽隱之儒。儒亦士也。隸書士字或作木。見漢仙人唐公房碑陰。與本相似。又涉上文禮義之本而誤。

致煖 兵戈

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高注。楚人謂雙頓為銖。念孫案此本作其衣煖而無文。其兵銖而無刃。後人於煖上加致字。於義無取。戈為五兵之一。言兵而戈在其中。不當更加戈字。且其衣致煖。與其兵戈銖不對。

明是後人所改。文子道原篇。正作其衣煖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

抽箕 扣墳墓

故有大路龍旂。羽蓋。綵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榘。抽箕踰備之姦。高注曰。抽。握也。備。後垣也。引之曰。抽箕當為扣墓。高注抽。握也。當作扣掘也。扣字本作搯。說文曰。搯。掘也。或作扣。廣雅曰。扣。掘也。荀子正論篇曰。扣人之墓。是也。呂氏春秋節喪篇。葬淺則狐狸扣之。高注曰。扣。讀曰掘。是扣與掘聲相近。字亦相通也。今本扣墓作抽箕者。抽與扣字相似。故扣誤作抽。說林篇。伏者扣。兔絲死。藝文類聚。草部上。引此扣作。蓋以世人多見抽而少見扣。故扣誤為抽矣。墓與基字亦相似。墓以形誤為基。漢書敘傳。陸不崇墓。漢紀。墓字誤為基。墓可誤為基。故基亦可誤為墓。逸周書大開篇。兆基九。開。今本基誤為墓。是也。墓可誤為基。故莫亦可誤為其。史記孝文紀。宗室將相王。劉侯。以為莫宜寡人。漢書莫誤為其。是也。基又以聲誤為箕耳。穿窬拊榘。扣墓踰備之姦。皆謂盜賊也。榘。謂戶牡也。拊。榘謂搏取戶榘也。呂氏春秋異用篇云。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榘。是也。備與培同。下文鑿培而遁之。高注曰。培。屋後牆也。呂氏春秋聽言篇。亦作培。莊子庚桑楚篇。作阨。漢書楊雄傳。作坏。故此注云。備後垣也。又兵略篇。毋扣墳墓。扣亦扣字之誤。本或作抉者。後人以意改之耳。莊刻從。或本作抉。非。

蟪蛄

夫蝦蟇為鶉。水蠶為蟪蛄。高注曰。青蛉也。青蛉。上當有蟪字。念孫案。水蠶為蟪蛄。本作水蠶為蟪。玉篇。蟪。千公切。蜻蛉也。廣韻引淮南子。蝦蟇為鶉。水蠶為蟪。太平御覽蟲豸部六。所引與廣韻同。又引注云。老蝦蟇化為

鷦。水中蠶蟲化為螻。螻者蜻蛉也。此蓋許注。說林篇水蠶為螻。高注曰水蠶化為螻。螻青蛉也。皆其明證矣。今本作水蠶為螻。忘者螻為螻之誤。螻字從虫思聲。隸書思或作慧。又作慧。其上半與每相近。螻或作螻。因本體也。皆其慧為葱之誤。葱俗書蔥字也。與螻同音。校書者記葱字於螻字之旁。而寫者因誤合之耳。又案高注青蛉也。下各本皆有音矛音務四字。蓋螻葱二字。既誤為螻慧。後人遂妄加音釋耳。字彙補乃於虫部收入螻字。音矛。又於草部慧字下注云音務。引淮南子水蠶為螻慧。甚矣其惑也。

筐

桂不可以摘齒。摘讀若剔。筐不可以持屋。高注曰。筐小簪也。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五引作蓬。不可以持屋。念孫案筐與蓬皆筵字之誤也。筵讀若庭。又讀若挺。庭挺皆直也。爾雅庭直也。考工記。小簪形直。故謂之筵。小謂之筵。小折竹謂之筵。草莖謂之筵。杖謂之挺。皆以直得名。柱與筵大小不同。而其形皆直。故類舉之。若筐與蓬。則非其類矣。玉篇筵徒丁切。小簪也。義即本於高注。此言大材不可小用。小材不可大用。故柱可以持屋。而不可以摘齒。小簪可以摘齒。而不可以持屋也。筵字隸書或作筵。隸書從竹之字或從草。形與蓬相似。筐與筵。草書亦相似。故筵誤為筐。又誤為蓬矣。

函食不如簞 槃算

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念孫案函食不如簞。本作承食不如竹算。算博計反。今本承誤為函算。

誤爲筮。漢書又脫去竹字耳。說文算蔽也。所以蔽甑底。承讀爲烝之浮浮之烝。謂用以烝食也。漢書

地理志長沙國承陽師古曰承音烝續漢書郡國志作烝陽是烝與承通。太平御覽器物部引此作蒸食。今人猶謂甑中蔽爲算子。世說云客詣陳太邱宿。太

邱使元方季方炊。二人委而竊聽。炊忘箸算。飯落釜中。是也。說山篇云弊算甑甗。在膾茵之上。雖貪者不

搏。是算爲物之賤者。然明鏡雖貴。若用以蔽甑底。則氣不上升。而食不熟。竹算雖賤。而可以烝食。故下文

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鏡形圓。算形亦圓。故連類而及

之。若筮筍之屬。則儼之不於其倫矣。且算與螟爲韻。若作筮。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服用部鏡下。引淮南

子明鏡便於照形。承食不如竹筮。雖承字不誤。而筮字已與今本同。然器物部算下。又引淮南子明鏡可

鑑形。蒸食不如竹算。是則服用部作筮者。後人據誤本淮南改之耳。北堂書鈔服飾部鏡下。引作承食不

如竹算。算亦算之誤。又案說山篇。弊算甑甗。今本算作筮。非也。說文算蔽也。所以蔽甑底。從竹界聲。玉篇

博計切。急就篇云。筮筮筮筮。算筮是也。說文又云。筮筮筮也。從竹卑聲。玉篇必匙必是二切。急就篇云。筮筮筮筮筮筮是也。此言蔽算甑甗。則是甑算之算。非筮算之筮。字不當從卑。

代爲常

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陳氏觀樓曰。常當爲帝字之誤也。太平御覽服章部代爲

帝。謂裘與蓑迭爲主也。說林篇曰。旱歲之士龍。疾疫之芻靈。是時爲帝者也。莊子徐無鬼篇曰。莖也。桔梗

也。雞離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義竝與此同。

肆

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高注曰。沙地宜肆。修務篇。水之用舟。沙之用肆。泥之用輻。山之用藁。念孫案肆當作肆。玉篇乃鳥切。字相似而誤。文子自然篇。正作沙用肆。朱本茅本莊本依呂氏春秋。慎勢篇。改作沙之用鳩。非也。鳩與肆形聲皆不相近。若是鳩字。不得誤爲肆矣。或又因說文無肆字。而以肆爲標。標與肆形聲亦不相近。且脩務篇明言沙用肆。山用藁。與標同。肆藁不同物。何得以肆爲標乎。

過簫

若風之過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陳氏觀樓曰。各本過字皆誤作遇。莊本同。唯道藏本不誤。文子自然篇。正作若風之過簫。

以物

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句以睦。句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念孫案。凡以物治物者。以物二字。因下文而衍。呂氏春秋貴當篇。文子下德篇。皆無此二字。

哀可樂者

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念孫案。哀可樂者。者字因下

句而衍。

水擊 智昏

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與正同。波水不可以為平。念孫案水擊當為水激。聲之誤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激。汜論篇亦云。水激興波。智昏不可以為政。智昏當為昏智。昏智與波水相對。謂既昏之智。不可以為正。已波之水。不可以為平也。今本作智昏者。蒙上句而誤。文子下德篇正作昏智。不可以為正。

萬物之情既矣

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高注曰。既盡也。注各本脫此。劉本有。念孫案既本作測。高注本作測盡也。今本正文注文皆作既。後人以意改耳。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測。原道篇水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主術篇天道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呂氏春秋下賢篇昏乎其深而不測也。高注竝云。測盡也。測與盡同義。詳見經義述聞禮記測深厚下。後人但知既之訓為盡。而不知測之訓為盡。遂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謬矣。且測與服為韻。服古讀蒲北反。說見唐韻正。若作既。則失其韻矣。

人之所能已

不強人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所能已。陳氏觀樓曰。能已上亦當有不字。文子上仁篇正作不絕人所不

能已。

樂優以淫

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念孫案文子上仁篇。優作擾。於義為長。擾亦煩也。俗書擾字作擾。與優相似而誤。

義者宜也。禮者體也。

義者。循理而行宜者也。下者字據下文及太平御覽禮儀部二補。禮者。體情而制文者也。而字據上文及太平御覽補。義者。宜也。禮者。體也。

引之曰。上二句即是訓義為宜。訓禮為體。不須更云義者宜也。禮者體也矣。疑後人取中庸禮器之文記於旁。而寫者因誤入正文也。

有虞氏之祀

有虞氏之祀

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畝。念孫案有虞氏之祀。祀當為禮。此涉下文祀中霤而誤也。有虞氏

之禮。總下三事而言。不專指祭祀。下文夏后氏之禮。今本脫之禮二字。據下文補。殷人之禮。周人之禮。皆其證。

遂反於樸

已淫已失。與佚同。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於樸。念孫案遂當為還。字之誤也。還字與

上文兩復字同義。作遂則非其指矣。原道篇及說苑說叢篇。竝云已雕已琢。還反於樸。是其明證也。莊子

山木篇云。既雕既琢。復歸於朴。韓子外儲說左篇云。既雕既琢。還歸其樸。還亦復也。此皆淮南所本。

草薊

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以綺繡。太平御覽引作飾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衿袂。大夫端冕。以

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薊而已。各本薊下有音出二字。莊曰。太平御覽薊作芥。皇王部二。芥正字。薊

奇字。念孫案音出二字。後人所加。高注皆言讀某字。無言音某者。考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薊字。或音

出。或以爲芥之奇字。皆不知何據。余謂薊者薊之壞字也。草薊卽草芥。史記賈生傳。細故懋薊兮。今本薊作劑。文

選鵬鳥賦注。引鷓冠子。作細故製薊。又云。製薊與薊芥。古字通。玉篇。薊俗薊字。索隱曰。薊音介。漢書作薊芥。是芥薊古字通。故此作薊。御覽作草

芥也。

大雨

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邱陵而

處之。念孫案天下大雨。雨本作水。此後人妄改之也。唯天下大水。是以令民聚土積薪而處邱陵。若作大

雨。則非其指矣。後人改水爲雨者。以與舞處二字爲韻耳。不知此文。但以舞處爲韻。餘皆不入韻也。要略

正作禹之時。天下大水。

故不爲三年之喪始

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禹有洪水之患。各本有作遭。乃後人以意改之。文選海賦注。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胃書注。

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四引此並作有今據改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道藏本不爲三年之喪。始下注云。三年之喪於武王。念孫案故不爲三年之喪。始當作故爲三年之喪。高注當作三年之喪。始於武王。藏本始字誤入正文。正文爲三年之喪上。又衍不字。則正文注文皆不可讀矣。且上文以舞處爲韻。此以行喪葬爲韻。若喪下有始字。則失其韻矣。此言武王爲三年之喪。而禹則朝死暮葬。與武王不同。非謂武王不爲三年之喪也。下文云。修干戚而笑鑿插。知三年而非一日。今本非上脫而字據上句補干戚二字。承上文舜舞干戚而言。鑿插二字。承禹令民聚土而言。一日二字。承禹朝死暮葬而言。三年二字。則承武王爲三年之喪而言。若云不爲三年之喪。則與下文相反矣。要略云。武王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彼言武王治三年之喪。正與此同。若云不爲三年之喪。則又與要略相反矣。道應篇述武王之事。亦云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以上三篇。皆謂武王始爲三年之喪。故高注云。三年之喪。始於武王也。藏本作三年之喪於武王者。始字誤入正文耳。劉績不知是正。又改注文爲三年之喪於武王廢。朱本又改爲言始廢於武王也。莊本皆由正文誤作不爲三年之喪。故又改注文以從之耳。

爲人

是故不法其以成之法。以與已同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貴

在焉爾。念孫案夫能與化推移者，乃復舉上文之詞，推移下不當有爲人二字。蓋涉下文與造化爲人而衍。

鉗且

鉗且得道以處崑崙。莊氏伯鴻曰：莊子太宗師篇，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陸德明釋文云：堪坏神名，人面獸形。司馬彪注：淮南作欽負，是唐本鉗且作欽負也。字形近，故誤耳。程文學據山海經云：是與欽鴉殺祖江于崑崙之陽。西山經：後漢書注引作欽駮。張衡傳：皆古字通用。錢別駕云：古丕與負通，故尙書丕子之責，史記作負子，丕與負通，因之從丕之字，亦與負通也。堪欽亦同聲。念孫案程錢莊說皆是。

齊味

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酸，或以甘。言或用酸，或用甘也。舊本作或以爲酸，或以爲甘，兩爲字皆後人所加。北堂書鈔酒食部四：太平御覽資產部八：飲食部十一：引此皆無兩爲字。今據刪。煎敖燎炙，齊味萬方。念孫案齊味當爲齊味，字之誤也。齊讀若劑，味卽今和字也。讀若甘受和之和。舊本北堂書鈔及太平御覽，引此竝作齊和萬方。陳禹謨改齊和萬方爲有萬方，謬甚。和與齊義相近。鄭注周官鹽人云：齊事和五味之事。又注少儀云：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高注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齊和分也。本經篇云：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鹽鐵論通有篇云：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味。新序雜事篇云：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漢書藝文志云：調百藥齊和之所宜，皆其證也。又案和字說文本

作咏。今經傳皆作和。從隸變也。此咏字若不誤爲味。則後人亦必改爲和矣。

撥棹

伐楸柟豫樟而剖梨之。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撥棹。所用萬方。高注曰。撥。析理也。遂。順也。念孫案。如高注。則棹字本作遂。故訓爲順也。今作棹者。因上文棺槨柱梁等字而誤耳。茅本并注文亦改爲棹。而莊本從之。謬矣。

一體

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念孫案。體字。因下文不失於體而衍。合道一與會樂同。文正相對。則一下不當有體字。下文又云。其知馬一也。其得民心鈞也。皆與此文同一例。

刀以剃毛

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念孫案。刀下當有可字。刀可以剃毛。賈子所謂芒刃不頓也。脫去可字。則文義不明。白帖十三。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資產部八。引此皆有可字。

刀如新剖

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劉本於剖下增礪字。念孫案。劉增是也。據高注云。礪磨刀石。則有礪字明。

矣。下刀字當作刃。刃刀字相似。又涉上刀字而誤也。刃如新剖礪。言刀刃不頓也。莊子養生主篇。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礪。呂氏春秋精通篇。宋之庖丁好解牛。用刀十九年。而刃若新磨。研皆其證也。太平御覽資產部八。引此作刃。如新砥礪。雖砥與剖不同。而字亦作刃。

所以巧

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念孫案。巧也。上當有爲字。下文云。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與此相對爲文。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此正作非。所以爲巧。文子自然篇同。

心手衆虛之間

游乎心手衆虛之間。念孫案。衆虛二字。因上文游乎衆虛之間而誤衍也。上文說庖丁解牛。批卻導竅。游刃有餘。故曰游乎衆虛之間。此是說工匠爲連鑊之事。不當言衆虛也。且心手之間。謂心與手之間也。則不當有衆虛二字。明矣。文子作遊於心手之間。無衆虛二字。

不知孰是孰非

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陳氏觀樓曰。不知孰是孰非。不知二字。因上句而衍。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無不知二字。

趣舍合

故趣舍合。卽言忠而益親。身疏。卽謀當而見疑。念孫案。趣謂志趣也。七句反。趣合與身疏相對爲文。則趣下不當有舍字。蓋卽合字之誤而衍者也。文子道德篇正作趣合。

不能致

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念孫案。此所慕而不能致也。義不可通。不能致當作無不致。上文欲在於虛。則不能爲虛。高注以爲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也。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曰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無不致也。所慕無不致。猶言所欲無不得。精神篇曰。達至道者。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義與此同也。今本作不能致者。涉上文不能爲虛而誤。文子道德篇。正作此所欲而無不致也。

然忽不得

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念孫案。然忽不得。當作忽然不得。

倪

辟若倪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高注曰。倪。候風雨也。世所謂五兩者也。莊氏伯鴻曰。文選注引倪作統。玉篇乎官平管二切。許慎注云。統。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攷古完與見字形相近。本多譌別。故論語莞爾之莞。陸

德明又作覓。此字義當作統爲是。念孫案莊以倪爲統之譌是也。道藏本朱本注竝作倪候風雨也。雨乃羽字之譌。劉本改爲候風雨者。茅本又改爲候風者也。而莊本從之。誤矣。廣韻統船上候風羽。北堂書鈔舟部二十引注云。統者候風之羽也。太平御覽舟部四引許注云。統候風羽也。今本羽則高注雨字明是羽字之譌。文選江賦注引許注作候風也者。傳寫脫羽字耳。

治世之體

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念孫案治世之體。羣書治要引此體作職是也。俗書職字作職。體字作體。職誤爲體。又改爲體耳。職易守。事易爲。禮易行。責易償。四者義竝相近。若作體則與守字義不相屬。且與下三句不類矣。文子下德篇亦作職易守。下文云。萇宏師曠不可與衆同職。又其一證矣。

跣鐙

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跣鐙。高注曰。長脛以踢插者。使入深。太平御覽地部二。器物部九。引此鐙竝作鐙。念孫案鐙字是也。鐙卽舌也。跣踢也。文選舞賦注引淮南許注如此故高注言踢插。說文。菜。玉篇。胡瓜切兩刃舌也。宋魏曰。菜。或作釘。玉篇云。今爲鐙。方言云。舌。宋魏之間謂之鐙。高注精神篇云。舌鐙也。青州謂之鐙。釋名云。鐙或曰鐙。鐙。劓也。劓地爲坎也。菜釘鐙字異而義同。舌鐙插亦同今人謂舌爲鐙。是也。使長脛者踢舌。則

入地深而得土多。故高注曰：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也。後人不識鑿字，遂妄改爲鑿。埤雅引此作鑿，案說則所見本已然。文鑿大鉏也。鉏以手揮，非以足蹋，不得言跣鑿。且高注明言蹋插，不言蹋鑿。

毛嬙

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高注曰：西施毛嬙，古好女也。羣書治要引此，作西施絡慕。又引注，作西施絡慕。古好女也。太平御覽獸部八，引作落慕。念孫案廣韻及元和姓纂，絡落皆姓也。慕蓋其名。治要御覽所引者原文也。今本作毛嬙者，後人不知絡慕所出，又見古書多言毛嬙西施，故改之耳。不知他書自作毛嬙，此自作絡慕，不必同也。

竝用

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竝用之。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竝作遂，於義爲長。遂卽也。言因所有而卽用之，故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也。今本作竝者，後人依文子下德篇改之耳。

危爲禁

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念孫案危爲禁，本作危爲難。危爲難而誅不敢者，危猶高也。見緇衣鄭注。難爲艱難之事，而責之以必能，及畏難而不敢爲，則從而誅之。正與上二句同意。後人不察，而改難爲禁。禁之正欲其不敢，何反誅之乎。文子下德篇，正作危爲難而誅不敢。莊子則

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呂氏春秋適威篇。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巨爲危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文義竝與此同。

易其處

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不能易其處。念孫案。下易字本作改。此因上易字而誤也。意林及文選月賦注。鮑照翫月城西門解中詩注。引此下易字竝作改。

處世

故六騏驥。四馱騏。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處世然也。高注曰。窾。空。念孫案。處世本作處勢。古者謂所居之地曰處勢。窾木謂舟也。言乘良馬濟江河。不若乘舟之便者。處勢使然也。莊子山木篇曰。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得柘棘枳枸之間。危行側視。振動悼慄。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新序雜事篇曰。元蟻在枳棘之中。恐懼而悼慄。危視而蹟行。處勢不便故也。史記蔡澤傳曰。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漢書陳湯傳曰。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敞。又史記楚世家曰。處旣形便。勢有地利。有與淮南俶真篇曰。處便而勢利。處勢或曰勢居。逸周書周祝篇曰。勢居小者。不能爲大。賈子過秦篇曰。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其勢居然也。淮南原道篇曰。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橙。今本枳乃後人據考工記改之。辯見原道。鵠鵠不過濟。獬渡汝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或言處。或言勢。或言處勢。或言

勢居其義一也。後人不識古義，而改處勢爲處世，其失甚矣。

箕子

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念孫案：箕子二字，因下文從箕子視比干而衍。下文曰：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豫讓要離，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皆與此文同一例。若有箕子二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文不對矣。

不足以論之

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念孫案：論當爲諭，字之誤也。諭或作喻。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六，引此作不足以喻之。又引注云：喻猶方也。是其證。

由是

夫乘奇技，僞邪施者，僞與爲同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循理，今本循誤作脩辯見原道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念孫案：由是當爲是由，由與猶同。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是猶。

仕鄙

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陳氏觀樓曰：仕鄙當爲仁鄙，字之誤也。仁與鄙相反，利與害相反。

論衡命祿篇引此正作仁鄙。本經篇曰：毀譽仁鄙不立。漢書董仲舒傳曰：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
決沈 先升

故江河決沈。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邱，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念孫案沈當爲流，字之誤也。荀子勸學篇：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大戴禮作沈魚。江河決流爲句，一鄉二字下屬爲句，非以沈一鄉爲句。江河之決，所沈非止一鄉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江河決流，又輕足先升，升字與上文相復。羣書治要引作輕足者先，無升字，於義爲長。

求水

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念孫案此用孟子語，則水下當有火字。羣書治要意林引此皆作求水火。

讀書雜誌

淮南內篇第十二

道應

無爲知 弗知之深

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念孫案：弗知之深之字當在上文無爲下，無爲之知與無窮之弗知相對爲文。今本無爲下脫之字，則文不成義。弗知下衍之字，則與下二句不對。莊子知北遊篇作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弗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是其證。

形之不形

孰知形之不形者乎。念孫案：形之不形當依莊子作形形之不形。郭象曰：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少一形字，則義不可通。劉子天瑞篇亦云：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

誰知

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以微言乎。道藏本如是。案詩箋儀禮注多云以猶與也。上文人可以微言乎。孔子卽其證。劉本改以爲與而諸本及莊本皆從之。蓋未達古訓也。孔子

曰。何謂不可。謂猶爲也。誰知言之謂者乎。念孫案誰當爲唯字之誤也。言唯知言之謂者。乃可與微言也。呂氏春秋精諭篇。作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劉子說符篇。作唯知言之謂者乎。文子微明篇同。是其證。

先生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同。念孫案先生二字。於義無取。呂氏春秋淫辭篇。先生皆作民人。集韻類篇。民字古作兕。人字唐武后作丕。疑兕誤爲先。丕誤爲生也。宋策。吾欲藉子殺人。今本人作王。亦丕之誤。

曰善

以示翟煎曰善。念孫案曰善上當更有翟煎二字。以示翟煎。翟煎曰善。與上文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文同一例。今本翟煎二字不重寫者。脫之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羣書治要引此。作以示翟煎。翟煎曰善。呂氏春秋作以示翟煎。翟煎曰善也。皆其證。

有禮

治國有禮不在文辯。念孫案有禮當爲在禮字之誤也。在與不在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在禮。

后乙

后乙入。念孫案后乙當爲后乞字之誤也。乞卽气之省文。非從乙聲。不得通作乙。人間篇及哀十六年左傳。史記楚世家。五

子胥傳。墨子非儒篇。呂氏春秋分職篇。皆作石乞。

來附

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居。蠢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蠢各本誤作蠢。辯見地形篇。其

人蠢愚下。念孫案。德將來附。若美。本作德將為若美。此後人因上句神將來舍而妄改之也。若亦女也。德將為

若美。道將為女居。相對為文。若改為德將來附。則若美二字。文不成義矣。此文以度舍居故為韻。後人不

知舍字之入韻。舍古讀若庶。故與度居故為韻。後人讀舍為始夜反。故不入韻。故改此句為德將來附。以與度為韻。不知古音度在御部。

附在候部。說見六書音均表。附與度非韻也。莊子知北遊篇。作德將為女美。而道將為女居。文子道原篇。作德將

為女容。道將為女居。皆其證。

直實知

直實知。不以故自持。念孫案。直實知三字。文不成義。當從莊子文子作真其實知。今本真誤為直。又脫其字。主術篇注曰。故巧也。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莊子所謂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也。漢魏叢書本。改為直實不知。以故自持。而莊本從之。斯為謬矣。

攻翟 左人終人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左人終人。道藏本劉本朱本左字並作尤。俗書左字作尤。因誤而為尤。茅本改尤為尤。而莊本從之。斯為謬矣。呂氏春秋慎大篇作老人。亦左人之誤。晉語別

子竝作左人。水經灑水注。灑水東逕左人城南。應劭曰。左人城在唐縣西北四十里是也。今改正。念孫案攻翟上當有使字。襄子使新稚狗攻翟而未親往。故下文言使者來謁也。羣書治要引此有使字。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劉子說符篇同。是其證。左人終人句。與上句義不相屬。莊據劉子於句首加取字。理或然也。

今一朝兩城下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念孫案今一朝兩城下。本作一朝而兩城下。此後人嫌其與上文相複而改之也。不知此是復舉上文之詞。當與前同。不當與前異。若云今一朝兩城下。則與上句今字相複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一朝而兩城下。列子呂氏春秋竝同。

勝非其難者也下脫六字

勝非其難者也。劉本於此下增入持之其難者也一句。云舊本無此句。非。念孫案劉子呂氏春秋皆有此句。羣書治要引淮南。亦有此句。則劉增是也。莊本作持之者其難也。則與上句不對。非是。

杓國門之關

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注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念孫案劉子釋文引此作許注。今高注有之者。蓋後人以許注竄入也。又案杓當爲杓。字從手不從木。玉篇杓。甫遙都歷二切。斗柄也。又市若切。杓。丁激切。引也。廣韻杓。甫遙切。北斗柄。杓。都歷切。引也。許注訓杓爲引。則其字當從手。玉

篇廣韻訓杓爲引。卽本於許注。其證一也。史記天官書用昏建者杓。索隱說文杓斗柄音匹遙反。又下文杓雲如繩者。索隱杓說文音丁了反。許慎注淮南云杓引也是杓音丁了反。而訓爲引與杓字不同。其證二也。晉書天文志杓雲如繩。何超音義杓音鳥。鳥與丁了同音。其證三也。而今本淮南及劉子釋文史記漢書杓字皆誤作杓。晉書又誤作杓與玉篇廣韻不合。世人多見杓。少見杓。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蹠足譬效疾言

惠孟見宋康王蹠足譬效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念孫案蹠足上當更有康王二字。今本脫去。則文義不明。劉子黃帝篇作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譬效疾言。是其證。有功當爲有力。字之誤也。勇有力對下句仁義而言。若作有功。則非其指矣。下文皆言有力。不言有功。劉子及呂氏春秋順說篇竝作勇有力。是其證。

人雖勇 雖巧有力

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念孫案人雖勇上當有使字。下文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又曰。使人本無其意。又曰。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皆其證也。今本脫使字。則與上句義不相屬。劉子呂氏春秋皆有使字。又案有力上本無巧字。此後人以文子道德篇加之也。案文子云。雖巧擊之不中。此云。雖有力擊之不中。文各不同。加巧字於有力之上。則文不

成義矣。下文云：雖有力不敢擊，亦無巧字也。劉子呂氏春秋皆無巧字。

愛利之心

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念孫案：愛利之下，不當有心字。此因上文未有愛利之心而誤衍也。文子劉子呂氏春秋皆無心字。下文云：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亦無心字。

故老子曰下脫五字

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念孫案：老子曰：下脫勇於敢則殺一句。兩句相對爲文，單引一句，則文不成義。文子道德篇亦有此句。

文君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文君謂杜赫曰：念孫案：文君謂杜赫曰：上脫昭字，當依上句及呂氏春秋務大篇補。

爲人妾

魯人爲人妾於諸侯，念孫案：呂氏春秋察微篇說苑政理篇家語致思篇，妾上俱有臣字，於義爲長。

受教順

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念孫案教順上本無受字。此因上文不受金而誤衍也。教順卽教訓也。訓順古多通用。不煩引證。教訓上有受字。則與下四字義不相屬矣。說苑家語竝作教導。可施於百姓。是其證。

知禮

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念孫案知禮本作知化。謂知事理之變化也。見子贛之不受金。而知魯人之不復贖人。達於事變。故曰知化。齊俗篇曰。唯聖人知其化。呂氏春秋驕恣篇曰。智短則不知化。知化篇曰。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非謂其知禮也。俗書禮字或作札。與化相近。化誤爲札。後人因改爲禮耳。齊俗篇述此事而論之曰。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卽此所謂知化也。故下文引老子見小曰明之語。呂氏春秋論此事曰。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說苑曰。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此皆其明證。

及至

桓公及至。念孫案及當爲反。字之誤也。反至。謂桓公反而至於朝也。呂氏春秋舉難篇。新序雜事篇竝作反至。

難合

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念孫案合當爲全。言用人不可求全也。全合字相近。又因上文合

其所以而誤呂氏春秋新序竝作全

所自來者

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其輕失之。豈不惑哉。念孫案所自來者上。當有生之二字。此承上文保生而言。言人皆重爵祿而輕其生也。脫去生之二字。則文不成義。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審爲篇。文子上仁篇。皆有生之二字。

本任於身

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念孫案任當爲在。字之誤也。覽冥篇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在字亦誤作任呂氏春秋執一篇。作爲國之本。在於爲身。劉子說符篇。作故本在身。皆其證。

輪人 其人在焉

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高注曰。輪扁人名。問作書之人何在也。念孫案輪人當依莊子天道篇作輪扁。輪扁之名。當見於前。不當見於後也。高注輪扁人名四字。本在此句之下。因扁誤爲人。後人遂移置於下文輪扁曰云云之下耳。陳氏觀樓曰。其人在焉。當作其人焉在。故高注云。問作書之人何在。

却宋君 却以危

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念孫案却當爲刼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去。去亦刼之誤。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刼。宋君而奪其政。是其證。二柄篇又云。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刼。史記李斯傳亦云。司城子罕刼其君。又說林篇。知己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者不可却以危。却亦當爲刼。繆稱篇曰。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刼以懼。是其證。

藏書 焚書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念孫案知者藏書。本作知者不藏書。與知時者無常行相對爲文。今本脫不字。則與上下文不相屬矣。太平御覽學部十三引此有不字。韓子喻老篇同。焚書而舞之。御覽引焚下有其字。韓子同。據高注云。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則正文本有其字。

莊王許諾下脫文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跣揖。北面立於殿下。跣今本誤作跪。高注。跣徒跣也。誤作跪。徒跣也。太平御覽引正文作跣。與高注徒跣合。今據改。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念孫案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九引莊王許諾下。有子佩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明日共十二字。今本脫去。當補入。文選應璩與滿寵書注引此子佩作子瑕。亦云子瑕。

具於京臺。莊王不往。京強二字。古同聲而通用。故今本京臺作強臺。

為吳兵先馬走

越王句踐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當作為吳王先馬。今本吳王作吳兵。涉下文襄子起兵而誤。其走字則涉注文而衍也。據注云。先馬句走先馬前。道藏本劉本朱本並同。茅本於此下加而走也。三字蓋誤以先馬走絕句故也。莊本同。則正文無走字明矣。為吳王先馬。即上文所謂身為臣也。若作吳兵。則非其指矣。越語曰。其身親為夫差前馬。韓子喻老篇曰。身執戈。為吳王洗馬。先洗古字通。皆其證。

攻圍之未合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念孫案。此當作襄子起兵攻之。句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今本之圍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兵部四十九引此不誤。韓詩外傳作襄子興師而攻之。圍未市。而城自壞者十丈。新序雜事篇作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

若亡其一

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徹。高讀若滅。若失。若亡。為句。云。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乍入乍出也。若亡。髣髴不及也。引之曰。此當以若亡其一為句。莊子徐無鬼篇。天下馬有成材。若

卹若失。若喪其一。陸德明曰。言喪其耦也。齊物論篇。嗒焉似喪其耦。司馬彪曰。耦。身也。身與神爲耦。此言若亡其一。亦謂精神不動。若亡其身也。高讀至若亡爲句。則其一二字。上下無所屬矣。且一與失徹爲韻。如高讀則失其韻矣。

供儻纏 纏索

臣有所以供儻纏采薪者。道藏本如是。案以猶與也。劉本改以爲與。而諸本及莊本皆從之。辯見前。誰知一條下。高注曰。纏索也。念孫案。供當爲共。

此因儻字而誤加人旁也。蜀志。郤正傳注。引此正作共。劉子說符篇。同纏字之義。諸書或訓爲繞。說文或訓

爲束。廣雅無訓爲索者。纏當爲纏字之誤也。說文作縲。云索也。字或作纏。坎上六。係用徽纏。馬融曰。徽。纏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纏。故高注云。纏索也。若作儻纏。則義不可通矣。劉子及郤正傳注。白帖九十

六。纏字亦誤作纏。蓋世人多見纏。少見縲。故傳寫多誤耳。管子乘馬篇。縲纏得入焉。今本縲字亦誤作纏。唯宋本不誤。韓子說疑篇。或在囹圄。縲縲索

之中。今本亦誤作纏。唯道藏本。劉子釋文作縲。音墨。足正今本之誤。又說林篇。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在田

能者以爲富。子溺者金玉。今本溺上有拯字。乃涉注文而衍。此謂與溺者金玉。不如與之繩索。使得授之也。太平御覽珍寶部九。引此有拯字。亦後人依誤本加之。謂金玉非拯溺之具。亦非謂與拯溺者金玉

其人事部三十七。引此無拯字。文子上德篇亦無。今據刪。不若尋常之纏索。案尋常之纏索。本作尋常之

纏。其索字則後人所加也。高注此文以佩富纏爲韻。若作纏索。則失其韻矣。文子作不如與之尺索。太平

御覽人事部三十七。珍寶部九。引此竝作尋常之纏。雖纏誤爲纏。而纏下俱無索字。

求者

敗矣。子之所使求者，念孫案求下脫馬字。郤正傳注及白帖引此，竝有馬字。劉子同。

在內

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念孫案在下本有其字，後人以意刪之也。爾雅曰：在，察也。察其內即得其精也。忘其外即忘其粗也。後人不知在之訓爲察，故刪去其字耳。郤正傳注引此，正作在其內而忘其外。劉子同。白帖引作見其內而忘其外，雖改在爲見，而其字尙存。

屈宜若

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注：屈宜若，楚大夫，亡在魏者也。念孫案此許注也。宜若當爲宜咎，字之誤也。隸書咎字或作咎，與若相似。史記六國表：韓世家，竝作宜咎。集解引淮南許注云：屈宜咎，楚大夫，亡在魏者也。正與此注同。說苑指武篇亦作屈宜咎。曰：咎，古字通。屈宜咎之爲宜咎，亦猶平王宜咎之爲宜咎矣。晉語及小雅小弁傳，白華箋竝作宜咎。

爲人

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念孫案爲人本作爲之。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爲之，謂爲楚國之政也。下文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云云，正承此句言之。若作爲人，則與上下文全不相

涉矣。說苑指武篇正作爲之。

時爭利

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念孫案時上當有以字。謂因時而動。與天下爭利也。脫去以字。則文義不明。說苑有以字。

子韋

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念孫案韋字因上下文而衍。呂氏春秋制樂篇。新序雜事篇。論衡變虛篇。皆作子無復言矣。無韋字。

必有三賞君

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念孫案次句有字。因下文故有三賞而衍。呂氏春秋新序論衡皆作天必三賞君。無有字。

七里

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念孫案七里當爲七星。字之誤也。古謂二十八宿爲二十八星。七星七宿也。呂氏春秋新序論衡皆作舍行七星。又新序論衡舍行七星下。皆有星當一年四字。於義爲長。舍行七星三舍則行二十星。星當一年。故延年二十一歲也。呂氏春秋亦云星一徙

當七年。

故曰

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念孫案故下曰字。因下文故老子曰而衍。此因述公孫龍納善呼者一事。而言聖人不棄伎能之士。非引古語爲證。不當有曰字。下文故老子曰云云。方引老子之言以證之耳。下文曰。故伎無細而能無薄。在人君用之耳。今本故下有曰字。誤與此同。又曰。故人主之嗜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又曰。故周鼎著僇而使齧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又曰。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其下皆引書爲證。與此文同一例。而故下皆無曰字。

是以

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念孫案是以當依劉子說符篇作以是。

使之時 其度安至

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念孫案使之時而敬順之。順與慎同。時上當有以字。說苑政理篇。文子上仁篇。竝作使之以時。是其證。其度安至。劉本改至爲在。而莊本從之。案其度安至者。謂敬慎之度何所至。猶言當如何敬慎也。下文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正言敬慎之度所至也。若云其度安在。則謬以千里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九引此。正作其度安至。說苑同。

奚適其無道也

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念孫案。奚適其無道也。本作奚適其有道也。適與啻同。孟子告子篇。則口腹豈適爲適三人。適竝與啻同。史記甘茂傳。作疑臣者。非特三人。言豈特有道而已哉。乃聖勇義仁智五者皆備也。後人不知適之讀爲啻。而誤以爲適齊適楚之適。故改有爲無耳。莊子胠篋篇。本作何適其有道邪。適亦與啻同。今本作何適而無有道邪。而無二字。亦後人所改。唯有字尙存。呂氏春秋當務篇。正作奚啻其有道也。

偷也

楚將子發好求伎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伎道之士。臣偷也。願以伎齎一卒。念孫案。臣偷也。本作臣楚市偷也。下文市偷進請曰。卽承此句言之。今本脫楚市二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六十一百四十引此。竝作臣楚市偷也。

何爲之禮

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念孫案。之禮當爲禮之。上文出見而禮之。卽其證。蜀志郤正傳注。

引此正作何為禮之。

夜解齊將軍之幃帳

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念孫案郤正傳注及北堂書鈔衣冠部一。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十六。一百四十服章部五服用部九引此夜下俱有出字於義為長。

明又 明日又

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念孫案明又明日又兩又字皆當為夕。夕又字相近。又因下句又字而誤。若以又復二字連讀。後人不知又為夕之誤。故又加日字耳。偷以夜往故言夕。上文曰偷則夜出是也。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一引此作明夕取枕。明夕取簪。陳禹謨依俗本於取簪上加又字。而夕字尙未改。太平御覽四引皆作明夕復往取其枕。明夕復往取其簪。

楚君 則還師

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念孫案楚君當為楚軍。聲之誤也。郤正傳注。太平御覽引此竝作楚軍。則還師而去。道藏本如是。則與即同。郤正傳注。太平御覽引此竝作即還師。即則古多通。用不煩引。劉績不曉則字之義。改則為乃。而諸本從之。莊本同。斯為謬矣。

故曰無細而能薄

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念孫案故曰無細而能薄。本作故伎無細而能無薄。言人君能用人。則細伎薄能。皆得效其用也。今本衍曰字。曰字因下文故老子曰而衍說見前故曰下。又脫伎字及下無字。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兩引此文。竝作故伎無細能無薄。

尊重

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念孫案遂尊重薛公。本作遂重薛公。重即尊也。秦策請重公於齊。高注。重尊也。又喪二篇注。禮記祭統注。竝同。古書無以尊重二字連用者。戰國策史記漢書及諸子書皆但言重。無言尊重者。唯俗語有之。羣書治要引此無尊字。蓋後人所加也。

意欲

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念孫案古書無以意欲二字連用者。此涉上文欲中王之意而誤也。意欲本作嗜欲。主術篇曰。君人者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嗜與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是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嗜欲。

淚注

深目而元鬢。淚注而戴肩。今本高注云淚水。念孫案淚注當爲渠頸。高注淚水當爲渠大。皆字之誤也。渠字或作淚。淚字或作淚。二形相似。故渠誤爲淚。廣韻。渠強魚切。引方言云。杷宋魏之間。謂之渠挈。渠即渠字。玉篇云。渠俗淚字。皆其證也。頸誤爲注者。注字右邊。主爲頸字。左邊。至之殘文。又因淚字而誤。加水

旁耳。若高注內大字今作水。則後人以淚字從水而妄改之。渠頸大頸也。渠之言巨也。史記蔡澤傳。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巨一作渠。彼言渠肩。猶此言渠頸矣。杜子春注周官鍾師。引呂叔玉云。肆夏樊遏渠。皆周頌也。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荀子彊國篇。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楊倞曰。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漢書吳王濞傳。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顏師古亦云。渠大也。是渠與大同義。故高注訓渠為大也。太平御覽地部二。引作淚注而馱肩。則所見本已誤。蜀志郤正傳注。引作戾頸而馱肩。戾亦傳寫之誤。論衡道虛篇。作鴈頸而馱肩。鴈字則後人以意改之。唯頸字皆不誤。藝文類聚靈異部上。引作渠頸而馱肩。又引注云。渠大也。斯為確據矣。

逖逃乎碑

慢然下其臂。逖逃乎碑。念孫案碑下脫去下字。碑或作啤。太元增上九。崔嵬不崩。賴彼峽啤。玉篇。啤。於兩切。啤。方爾切。范望曰。峽啤。山足也。下者。後也。見大雅下武。謂逖逃乎山足之後。故高注曰。匿於碑陰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脫下字。藝文類聚引作啤下。蜀志注引作碑下。論衡同。

不渝

敖幼而好遊。至長不渝。念孫案此本作至長不渝解。今本無解字者。後人不曉渝解二字之義而削之也。不知渝與解同義。太元格次三。裳格鑿鉤渝。范望曰。渝解也。字亦作愉。呂氏春秋勿躬篇。百官慎職而莫

敢愉縱。高注曰：愉，解也。縱，緩也。又方言：愉，搯也。解，輸脫也。郭璞曰：掄，猶脫耳。文選：七發，愉弃恬息。輸，寫。渙濁。李善注：引方言：愉，脫也。脫，亦解也。愉，愉輸。竝聲近而義同。太平御覽引作至長不渝解。蜀志注：引作長不渝解。論衡作至長不渝解。字雖不同，而皆有解字。

東開鴻濛之光 無胸

若我南游乎罔竇之野。舊本罔誤作岡。考論衡蜀志注：太平御覽及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宵冥之黨。東

開鴻濛之光。道藏本如是。各本光字皆誤作先。而莊本從之。案東方為日所出。故曰鴻濛之光。傲真篇以

其韻矣。論衡蜀志注：太平御覽楚辭補注並作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胸。道藏本劉本如是。各

鴻濛之光。開當為關。關字俗書作開。唐顏元孫干祿字書開字俗書作開。二形相似。故關誤為開。莊子秋

吾無所聞。吾喉釋文開本亦作關。楚策：大關天下之物。關地而牙。故謂之管。今本亦誤作開。關與貫同。

國而關蜀。故傲史記：關誤作開。說文：管十二月之音。物關地而牙。故謂之管。今本亦誤作開。關與貫同。

雜記：輸人以其杖關轂而輾輪。關轂即貫轂。漢書：王嘉傳：大臣括髮關械。關械即貫械。今人言關通。即貫通。鄉射禮：不貫不釋。古文貫作關。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察一而關於多。家語：入官篇：關作貫。史記：儒林

傳：履雖新必關於足。漢書：關作貫。東貫鴻濛之光。謂東貫日光也。見上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劉缺之倒景。義與此貫字同。

太平御覽楚辭補注：引此作東開鴻濛之光。則所見本已誤。論衡作東貫瀕濛之光。蜀志注：引此作東貫

鴻濛之光。貫關古字通。則開為關之誤明矣。視焉無胸。本作視焉則胸。胸與眩同。司馬相如大人賦云：視眩泯而亡見。楊雄甘泉賦云：目冥胸而亡見。其義一也。楚辭遠遊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

儻忽而無見兮聽恫怛而無聞此云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義本遠遊也蜀志注引此正作視焉則眴論衡作視焉則營營與眴古字通也眴字從目句聲大雅江漢篇來句來宣鄭箋曰句當作營矣道藏本作視焉無眴者涉上句無字而誤太平御覽所引已與道藏同後人不知無眴為則眴之誤遂改眴為矚而莊本從之案廣韻矚視也是矚與視同義視焉無視斯為不詞矣且眴與天為韻若作矚則失其韻矣

九垓之外 久駐

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高注曰九垓九天之外念孫案九垓之外本作九垓之上高注本作九垓九天也倣真篇徙倚於汗漫之字高注引此文云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專精厲意逝九閼如淳曰閼亦陔也淮南子曰吾與汗漫期乎九垓之上陔重也謂九天之上也司馬相如傳封禪文上暘九垓如淳注所引亦與前同又論衡及蜀志注太平御覽文選郭璞遊仙詩注張協七命注竝引作九垓之上李白廬山謠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即用此篇之語則李所見本亦作九垓之上御覽又引高注云九垓九天也此皆其明證矣後人既改九垓之上為九垓之外復於注內加之外二字以曲為附會甚矣其妄也又案吾不可以久駐駐字亦後人所加論衡作吾不可久蜀志注文選注太平御覽竝引作吾不可以久則久下原無駐字明矣

止柅治

乃止駕。止柅治。悖若有喪也。念孫案止柅治之止當爲心。隸書心字作心。止字或作止。二形相似。又涉上句止字而誤也。乃止駕爲句。心柅治爲句。悖若有喪也。爲句。柅治疊韻字。言其心柅治然也。高注。楚人謂恨不得爲柅也。論衡作乃止喜。喜當爲嘉。嘉古字通。心不怠。悵若有喪。不怠。卽柅治之借字。則止爲心字之誤明矣。莊本刪去止字。非是。

朝菌

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高注曰。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若蠶蛾。一名孳母。念孫案朝菌本作朝秀。高注同。今作朝菌者。後人據莊子逍遙遊篇改之也。文選辯命論。朝秀晨終。李善注引淮南子。朝秀不知晦朔。太平御覽蟲豸部。茲母下。引淮南子。朝秀不知晦朔。又引高注云。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似蠶蛾。一名茲母。廣雅釋蟲。朝蟬。曹憲音秀。孳母也。義本淮南注。是淮南自作朝秀。與莊子異文。不得據彼以改此也。

季子

季子治。廩父三年。羣書治要引此。季子作宓。音伏。子。呂氏春秋具備篇同。念孫案諸書無謂宓字賤爲季子者。季當爲孚。字之誤也。孚與宓聲相近。宓字之爲孚。子猶宓犧之爲庖犧也。伏犧字。漢書皆作宓。庖字古讀若浮。故呂氏春秋本味篇。

庖人作焯人浮宓聲相近故宓機或作庖機齊俗篇賓有見人於宓子者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六引作孚子羣書治要作季子故知宓通作孚孚誤作季也

見夜魚釋之

見夜魚釋之朱本改爲見得魚釋之莊本太平御覽鱗介部七引作見夜魚者釋之羣書治要引作見夜漁者得魚則釋之念孫案羣書治要所引是也呂氏春秋作見夜魚者得則舍之家語屈節篇作見夜斂者得魚輒舍之是其證泰族篇亦云見夜漁者得小卽釋之

誠於此

誠於此者刑於彼念孫案各本及莊本誠字皆誤作誠唯道藏本不誤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誠呂氏春秋家語竝同

就視

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念孫案就視當依莊子知北遊篇作孰視字之誤也孰與熟同

師望之謂之

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念孫案望之謂之當作望而謂之今本而作之因下謂之而誤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正作望而謂之呂氏春秋搏志篇同今本搏誤作博辯見呂氏春秋

瞑目敦然攘臂拔劍

於是飲非瞑目敦然攘臂拔劍。念孫案瞑目二字與攘臂拔劍事不相類。瞑目當爲瞋目。隸書眞或作真。冥或作冥。二形相似而誤。莊子秋水篇。瞋目而不見邱山。釋文。瞋本或作冥。管子小問篇。桓公瞋目而視。視覺已疵。韓子守道篇。瞋目切齒傾耳。今本瞋字並誤作冥。又案敦然二字當在瞋目之上。而以敦然瞋目攘臂拔劍作一句讀。

失從心志

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道藏本劉本皆如是。念孫案失從心志當作失從之志。今本之作心者。因志字而誤。有與又同。此言魏王旣不能合從。又不能連衡也。呂氏春秋離謂篇作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是其證。漢魏叢書本改有爲又。而莊本從之。則昧於假借之義矣。

不可

故周鼎著倭而使齧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念孫案不可下脫爲字。呂氏春秋作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是其證。本經篇亦云。故周鼎著倭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

予之將匱之節

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說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匱之節。惠王而說之。陳氏觀樓曰。呂氏春秋首時篇云。楚王說之。與將匱之

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則此亦當云。至因見惠王而說之。其子之將。謂之節六字。乃是上文予以節句注語。今誤入此句中。文義遂不可曉。念孫案陳說是也。莊本又加見字於而說之之上。非是。

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

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高注曰。言爲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恆。不可繩也。以喻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陳氏觀樓曰。此所謂筦子當作此筦子。所謂梟飛而維繩。當作鳥飛而準繩。案管子宙合篇曰。鳥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云云。大意謂鳥飛雖不必如繩之直。然意南而南。意北而北。總期於還山集谷而後止。則亦與準於繩者無異。所謂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也。故此云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筦子所謂鳥飛而準繩者。今本鳥誤作梟。準誤作維。準字俗書作准。又因下繩字而誤從系。則義不可通。注內梟字亦鳥字之誤。而云從下繩維之。則高所見本已誤作維矣。

金鐵鍼

豐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念孫案金鐵下不當有鍼字。鍼卽鐵之誤也。鐵或省作鐵。形與鍼相近。今作金鐵鍼者。一本作鐵。一本作鍼。而後人誤合之耳。文選沈約貽京邑游好詩注。太平御覽珍寶部十二。引此皆無鍼字。文子上禮篇。作金鐵在中。形見於外。羣書治要所引如是。今本文子金鐵作金石乃後人所改。

陰蔽隱

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陰與蔽同念孫案隱字蓋蔽字之注。而誤入正文者。廣雅也。文字無隱字是其證。

房心

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高注曰。房星。句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劉本注文。房心作駟房。朱本並同。叢書本念孫案正文本作句星在駟心之間。注本作駟。句房星。句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道藏本注文。房星上脫駟字。劉本房下脫星字。若正文之駟心作房心。則涉注文守房心而誤也。莊伯鴻不知正文房爲駟之誤。又改注文之駟房爲房駟以就之。斯爲謬矣。駟爲房之別名。故須訓釋。若房心爲二十八宿之名。則不須訓釋。爾雅天駟。房也。以房釋天駟。不以天駟釋房。高注釋駟而不釋心。卽其證也。晏子春秋外篇作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間。卽淮南所本。四與駟同。

揖而損之

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揖而損之。念孫案揖與挹同。集韻挹。或作揖。荀子議兵篇。拱挹指麾。富國篇作拱揖。文選爲幽州牧與彭寵書注。引蒼頡篇云。挹。損也。挹與損義相近。故曰挹而損之。作揖者。借字耳。劉績不達。而改揖爲益。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後漢書杜篤傳注。引此正作挹而損之。荀子宥坐篇。說苑敬慎篇。並同。韓詩外傳作抑而

損之。抑與挹聲亦相近。故諸書或言抑損。或言挹損也。

儉 陋

多聞博辯。守之以儉。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劉本改儉為陋。陋為儉。而莊本從之。念孫案說文。儉。約也。廣雅。儉。少也。正與多聞博辯相對。不當改為陋。說文。陋。陝也。俗作狹。楚辭。七諫注曰。陋。小也。亦與富貴廣大相對。不當改為儉。杜篤傳注。引此。正作多聞博辯。守之以儉。富貴廣大。守之以陋。與道藏本同。文子九守篇。作多聞博辯。守以儉。富貴廣大。守以狹。狹亦陋也。

供其情

彼皆樂其業。供其情。念孫案。供當為佚。佚與逸同。安也。逸樂義相近。若云供其情。則與上句不類矣。隸書佚。或作佚。與供相似而誤。

載之木

於是乃去其簪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高注曰。簪。被髮也。木。鷲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鷲。今本脫天字。各本脫天字。今據爾雅翼補引。引之曰。載與戴同。木當為朮字之誤也。朮。即鷲字也。高注當作朮鷲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鷲。今本鷲作鷲者。鷲鷲字相近。又涉上文簪字而誤也。爾雅翼引此已誤。說文。鷲。知天將雨鳥也。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鷲。莊子天地篇。皮弁鷲冠。摺笏紳脩。釋文。鷲。尹必反。徐音述。玉篇及爾雅釋文。漢書五行志注。鷲字竝事述二

音匡。謬正俗曰：案鷓水鳥。天將雨卽鳴。古人以其知天時，乃爲冠。象此鳥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鷓字音聿，亦有術音。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爲術氏冠。亦因鷓音轉爲術耳。以上匡謬正俗。莊子釋文曰：鷓又作邇。續漢書輿服志引記曰：知天者冠述。說苑脩文篇作冠銑。蓋鷓字本有述音。故其字或作邇，或作述，或作銑。又通作朮耳。朮與笏爲韻。若作木，則失其韻矣。鷓卽翠鳥。故古人以其羽飾冠。冠鷓帶笏，皆所以爲飾。故莊子亦言鷓冠摺笏。若鷺無文采，則不可以爲飾矣。且鷓知天雨，故使知天文者冠之。若鷺則義無所取矣。諸書皆言知天文者冠鷓，無言冠鷺者。

淮南內篇第十三

汜論

不辱

古者有整而繆，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念孫案：不辱本作不殺。故高注云：刑措不用，今作辱者，後人妄改之也。殺與生相對，奪與予相對。若改殺爲辱，則非其指矣。且殺與奪爲韻。若作辱，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已誤作辱。張載魏都賦注及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此，竝作殺。陳禹謨依俗本改爲辱。文子上禮篇同。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紕衣，繆領而王天下者矣。其義好生而惡殺。荀子

哀公篇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此皆淮南所本

作爲之 宮室

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高讀聖人乃作爲句注云作起也念孫案高說非也作爲之三字連讀下文曰而作爲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又曰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皆其證也又案以爲宮室本作以爲室屋淺學人多聞宮室寡聞室屋故以意改之也案月令曰毋發室屋管子八觀篇曰宮營大而室屋寡荀子禮論篇曰墉墉其額象室屋也呂氏春秋懷寵篇曰不焚室屋史記周本紀曰營築城郭室屋俗本亦有改爲宮室者天官書曰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則室屋固古人常語且此二句以木屋爲韻下三句以宇雨暑爲韻若作宮室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引此正作室屋

綵麻

伯余之初作衣也綵麻索縷手經指挂高注曰綵鏡索功也念孫案高訓練爲銳則與麻字義不相屬今案綵者續也緝而續之也方言縹續也廣雅同秦晉續折木謂之縹郭璞音剡人間篇曰婦人不得剡麻考縷縹剡並與綵通索如宵爾索綯之索謂切撚之也高云索功也功卽切字之誤顏師古注急就篇曰索謂切撚之令緊者也廣雅曰紉索也紉與切通

乃爲鞮躡而超千里肩負檐之勤也

乃爲靽蹻而超千里。肩負擔之勤也。而作爲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高注曰。靽蹻。靽鞞也。念孫案。靽皆當爲靽。字從旦。不從且。說文。靽。柔革也。玉篇多達之列二切。靽。屨也。靽。小兒屨也。釋名云。靽。韋屨深頭者之名也。今正文言靽蹻。與屬同。注文言靽鞞。皆是韋屨之名。則字當從旦。廣韻。靽則古切。靽勒名。字從且。兩字聲義判然。茅一桂不知靽爲靽之誤。輒加音祖二字。其失甚矣。下文蘇秦靽蹻羸蓋。靽亦靽字之誤。又案爲靽蹻之爲。音于僞反。爲靽蹻而超千里。肩負擔之勤也。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爲上不當有乃字。此因上文乃爲窰木方版而誤衍也。下文云。爲鷲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爲上無乃字。是其證。肩負擔之勤。道藏本劉本及諸本竝同。漢魏叢書本。於負擔上加荷字。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

所知

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念孫案。人各以其所知。當作人各以其知。知與智同。言各用其智。以去害而就利也。今本知上有所字者。涉下兩所字而衍。文子上禮篇。正作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

音有本主於中

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句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槩護之所周者也。念孫案。音當爲言。此承上句而釋其義也。今作音者。涉上文中音而誤。

詩書 聞得其言

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念孫案誦先王之詩書。詩字因上文詩春秋而衍。先王之書。泛指六藝而言。非詩書之書也。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兩得字皆因下句得字而衍。高注云。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時之本意。則聞下無得字明矣。文子上義篇。正作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

天子之籍 屬籍 圖籍 貌冠

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高注曰。籍。圖籍也。念孫案籍猶位也。言周公履天子之位也。若圖籍。則不可以言履矣。下文云。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亦謂屬位於成王也。荀子儒效篇曰。周公履天子之籍。今本天天下據宋本改楊涼注以籍為圖籍。誤與高注同。聽天下之斷。又曰。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此皆淮南所本。彊國篇曰。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籍。即執位。是籍與位同義也。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尤其明證矣。又下文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本作履天子之籍。造劉氏之冠。史記高祖紀曰。高祖為亭長。以竹皮為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故曰造劉氏之冠。漢書紀。詔曰。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紫豔獨斷。高祖冠。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今本作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者。貌字涉高注委貌冠而衍。後人又誤以籍為圖籍。遂於籍上加圖字。以與貌冠相對。而不知貌為衍文。且圖籍不可以言履也。

供嗜欲

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念孫案供嗜欲當作供其嗜欲。與達其好憎相對。

治人之具

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念孫案人字後人所加。高注云。言法制禮義可以爲治之基耳。非所以爲治。則無人字明矣。文子上義篇無人字。秦族篇曰。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亦無人字。

鏞銜檠

是猶無鏞銜檠策。鍛而御馭馬也。念孫案銜下本無檠字。高注曰。鏞銜口中央鐵。言鏞銜而不言檠。則無檠字明矣。鏞銜下有檠字。則文不成義。此後人熟於銜檠之語而妄加之耳。

槽柔

槽柔無擊。脩戟無刺。莊依漢魏叢書本。改柔爲矛。念孫案各本皆作柔。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亦作柔。說苑說叢篇。言人之惡。痛於柔戟。字亦如此。蓋矛柔聲相近。故古書有借柔爲矛者。不宜輒改也。

獨聞之耳

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念孫案劉本耳作聰。是也。文子上義篇正作獨聞之聰。

道而先稱古

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念孫案道字當在而字下道先稱古與存危治亂相對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道先稱古

卷而伸

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睇念孫案可卷而伸劉本作可卷而懷是也此言繩之爲物可曲可直故先言卷而懷後言引而伸且懷與睇爲韻若作伸則失其韻矣文子上仁篇正作可卷而懷

大臣將相

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將相各本任下衍其字莊本從之非是今從道藏本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高讀大臣絕句注曰大臣陳成子也而以將相屬下讀引之曰大臣將相四字當連讀將相卽大臣也釋其國家之柄專任大臣將相皆以六字爲句攝威擅勢私門成黨公道不行皆以四字爲句若以將相屬下讀則句法參差不齊矣且柄相黨行四字爲韻柄古讀若方行古讀若杭並見唐韻正讀大臣絕句則失其韻矣

陳成田常 陳成子恒

故使陳成田常鷓夷子皮得成其難引之曰陳成田常本作陳成常陳其氏也成其諡也常其字也恒其

名也。人間篇正作陳成常。呂氏春秋慎勢篇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作陳成恒。韓子外諸說右篇作田成恒。田與陳古字通。言陳則不言田矣。後人又加田字。謬甚。又說山篇陳成子恒之刼子淵捷也。子字亦後人所加。

矜爲剛毅 矜於爲柔懦

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於爲柔懦。念孫案矜皆當爲務。務矜二字。隸書

小稱篇務爲不久。韓子難篇作矜僞不長。呂氏春秋勿躬篇務服性命之情。務誤作矜。言不知道者中無定見。故見柔懦者侵。則務爲剛毅。見剛毅

者亡。則務爲柔懦也。主術篇曰。爲智者務爲巧詐。道藏本劉本茅本並同。朱本改爲作於。非莊本同。爲勇者務於鬪爭。是其證也。

又案此文本作見柔懦者侵。則務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務於柔懦。於下本無爲字。於亦爲也。爲亦於也。

務爲剛毅。務於剛毅也。務於柔懦。務爲柔懦也。僖二十年穀梁傳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言近於禰宮

也。秦策曰。魏爲逢澤之遇。朝爲天子。言朝於天子也。是爲與於同義。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埽地而祭。於其

質也。言爲其質。不爲其文也。又曰。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曰。故孝子之於

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言如此而後成爲孝子也。

晉語曰。祁奚辭於軍尉。言辭爲軍尉也。文六年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言

積分而成爲月也。是於與爲亦同義。爲於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晉語曰。稱爲前世。章注曰。言見稱譽於前世。義於諸

侯韓詩外傳曰民不親不愛而求於已用爲已死不可得也皆以爲於互用此云見柔懦者侵則務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務於柔懦亦以爲於互用主術篇曰爲智者務爲巧詐爲勇者務於鬪爭卽其明證也又史記孟嘗君傳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西周策於作爲張儀傳韓梁稱爲東藩之臣趙策爲作於蓋爲於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也然則務於柔懦卽務爲柔懦道藏本於下復有爲字者後人不知爲於之同義故又加爲字耳劉本朱本同茅本不刪爲字而刪於字斯爲謬矣莊本同

本無主

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陳氏觀樓曰本無主於中當作無本主於中上文云有本主於中而以知築護之所周正與此無本主於中相對下文亦云中有本主以定清濁

不謳

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懽而不謳各本懽誤作懽依注改高注曰謳和也陳氏觀樓曰謳當作調故注訓爲和今作謳者因下句謳字而誤

無不霸王者 無不破亡者

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念孫案無不霸王無不破亡兩不字皆後人所加此言千乘小而萬乘大若彊者必勝富者必利則是

千乘之君。必無霸王者。萬乘之國。必無破亡者矣。而不知國之興亡。在得道與失道。不在大與小也。故下文曰。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兩不字。其失甚矣。

處彊太勢位 何謀之敢當

二君處彊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念孫案處彊大勢位。本作處彊大之勢。與脩仁義之道。相對爲文。今本脫之字。衍位字。位字因上文務高其位而衍則與下句不對。高注云。當其居彊大之勢。本各居誤作君。君下又衍也。字今改正。不能自知所行之非。則勢下無位字明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處彊大之勢。又案何謀之敢當。當字義不可通。羣書治要引作何謀之敢慮。是也。慮字隸書或作慮。因誤而爲當。

溺死

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念孫案信而溺死。本作信而死女。言信而爲女死。則信不足貴也。今本死女作溺死者。涉上注水至溺死而誤。直而證父。信而死女。相對爲文。且女與父爲韻。若作溺死。則文既不對。而韻又不諧矣。文子道德篇。正作信而死女。

局曲直

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念孫案此言屈伸偃仰。皆因乎事之曲直。曲直上不

當有局字。蓋衍文也。文子道德篇無局字。

卑弱柔 本矜

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韋。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念孫案本當爲夸。夸矜與攝奪相對。爲文。夸字或書作夸。形與本相似。因誤爲本。文選甘泉賦注。引此正作夸。又案蒲韋皆柔弱之物。故曰時屈時伸。弱柔如蒲韋。弱柔上不當有卑字。此涉下文屈膝卑拜而誤衍也。荀子不苟篇云。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韋。非懼怯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語意略與此同。柔從若蒲韋之上。亦無卑字。

車裂

昔者萋宏。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一。引此同。念孫案左傳國語。皆言周殺萋宏。而不言車裂。他書亦無車裂之事。案莊子胠篋篇。萋宏脆。釋文。崔云。脆。裂也。淮南子曰。萋宏鉞裂而死。據此。則古本本作鉞裂。今作車裂者。涉下文蘇秦車裂而誤也。注內車裂同。

無問

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小譽。無疵其小故。念孫案問當爲閒。方言曰。閒。非也。襄十五年左傳。且不敢問。論語先進篇。人

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孟子離婁篇：政不
足聞也。趙岐陳羣孔穎達諸儒皆訓聞爲非。疵讀爲訾。莊子山木篇：無訾無訾。呂氏春秋：必已篇作疵。無
閒與無訾同義。故廣雅曰：閒，訾，誼也。誼與同。今本閒誤爲問，則非其指矣。文子上義篇：正作無閒其小節。

顏喙聚

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忠臣，念孫案喙當爲啄，字之誤也。顏啄聚，左傳哀二十七年，呂氏春秋
尊師篇，韓子十過篇，竝作顏涿聚。韓詩外傳作顏斲聚。說苑正諫篇作顏燭趨。漢書古今人表作顏燭雛。
晏子春秋外篇作顏燭鄒，竝字異而義同。啄與涿斲燭聲竝相近。喙則遠矣。喙喙二字，書傳往往相亂。

季襄

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滂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高注曰：季襄，魯人。孔子弟子，念孫案孔
子弟子無季襄，襄皆當爲哀，字之誤也。史記仲尼弟子傳，公皙哀，字季次。索隱引家語作公皙克，克亦哀之誤。此言季哀，即
季次也。故高注云：然弟子傳載孔子之言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游俠傳曰：季次
原憲，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此云立節抗行，不入滂君之朝，不
食亂世之食，說與史記略同。

一人

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自脩則以道德。念孫案求於一人，劉本無一字，是也。道藏本有一字者，因上文責

備於一人而誤。求於人與自脩相對爲文。人上不當有一字。下文責人以人力。自脩以道德。卽其證。文子上義篇。作於人以力。自脩以道。

得其賢

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乎天下。則難矣。念孫案。得其賢乎天下。衍其字。藝文類聚寶部上。引此無其字。

美之與惡 此皆相似

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也。

各本脫若字。今據上文及羣書治要史記

索隱爾雅疏本草圖經。蛇床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高注曰。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

坤雅續博物志引補

其仁與不仁異也。念孫案。美之與惡。本作葵之與莧。葵與莧不相似。故易辨。此言物之不相似者。下言物

之相似者。皆各舉二物以明之。若云美之與惡。則不知爲何物矣。蓋俗書美字作莧。葵字作葵。葵之上半

與莧相似。因誤而爲美。後人不解其故。遂改爲美之與惡耳。羣書治要及爾雅疏。埤雅續博物志。引此竝

作葵之與莧。是其證。又案上旣言亂人。則下不必更言相似。且正文旣言相似。則注文不必更言其相類

矣。爾雅疏引許注云。此四者藥草臭味之相似。然則此皆相似四字。蓋後人約記許注於正文之旁。而寫

者因誤合之也。茅本又於相似下加者。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爾雅疏。本草圖經。埤雅續博物志。所引皆

無此四字。

天下為忠之臣者 賞少而勸善者衆

故賞一人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其君。終盡也。言莫不盡忠於其君也。茅一桂不曉終字之義。遂改終忠為願忠。而莊本從之。謬矣。道藏本劉本朱本。

並作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念孫案天下為忠之臣者當作天下之為臣者。呂氏春秋義賞篇引孔子曰。

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即淮南所本也。今本之為二字誤倒。又衍一忠字。此賞少而勸善

者衆也。當作此賞少而勸衆者也。上文云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正與此句相應。下文曰此刑省而姦

禁者也。此用約而為德者也。此入多而無怨者也。句法並與此同。今本衆者二字誤倒。又衍一善字。善字涉下

文勸善而衍。

右服失馬 獲之

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高注曰服中央馬。鄭風叔于田箋兩服中央夾轅者義與高注同。各本中央作失。因正文而誤。今改正。念孫案右服

失馬。馬字因注文而衍。服為中央馬。則不須更言馬矣。呂氏春秋愛士篇。正作右服失。失與佚同。又梁由靡扣

穆公之驂。獲之高注云將獲穆公。則正文獲上有將字也。將獲未獲。故人得而救之。若已為晉所獲。則不

能救矣。

管金

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高注曰。金印封。所以爲信。念孫案如高注。則金字當爲璽字之誤。然金與璽字不相似。璽字無緣誤爲金。蓋俗書璽字或作奎。因誤爲金矣。五音集韻云。璽俗作奎。

法令者

夫法令者罔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無愚夫蠢婦。各本蠢誤作蠢。辯見地形篇其人蠢愚下。皆知爲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念孫案法令下衍者字。法令罔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相對爲文。

然而立秋之後

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念孫案下然而二字。因上然而而衍。立秋之後五句。卽承上死亡之罪。刑戮之羞言之。不當更有然而二字。

夫今 斬首拜爵

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念孫案夫今當爲今夫。斬首下脫者字。斬首者拜爵。屈撓者要斬。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有者字。

隊階

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念孫案隊階二字。義不可通。當從羣書治要所

引作隊伯。字之誤也。左畔作下。因隊字而誤。右畔作皆。則因下文皆字而誤。逸周書武順篇曰：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四卒成衛曰伯。是百人爲伯也。兵略篇曰：正行五連什伯。史記秦始皇紀曰：躡足行伍之間，而備起什伯之中。通典兵一引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是隊爲伯之半。故曰隊伯之卒。

波至而自投於水

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念孫案：波至而下，當有恐字。下文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卽承此句言之。羣書治要、意林、藝文類聚、舟車部、白帖六十三、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六、舟部二，引此皆作波至而恐。

患弗過

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念孫案：過當從劉本。朱本作遇，字之誤也。

可傳於後世

世俗言曰：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絺繻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而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馨之。念孫案：裘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曰可傳於後世。劉本作不可傳於後世，不字。因上文不可以藏而衍。諸本與劉本同。莊本亦同。唯道藏本無不字。

不待戶牖之行

使鬼神能元化。則不待戶牖之行。念孫案之當作而。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二。引此正作不待戶牖而行。

故馬免人於難者六句內脫文

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念孫案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覽禮部三十四。獸部八。引此竝作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以帷爲衾。牛有德於人者其死也。葬之以大車之箱爲薦。今本葬之下脫去以帷爲衾四字。牛下脫去有德於人者五字。葬下脫去之字。大車下脫去之箱二字。當補入。

炎帝於火 禹勞天下 后稷作稼穡

故炎帝於火死而爲竈。各本死而皆誤作而死。惟道藏本作死而與。諸書所引含莊刻仍從各本作而死。非是。禹勞天下死而爲社。后稷作稼穡死

而爲稷。念孫案炎帝於火本作炎帝作火。於字或書作於。形與作相似而誤。太平御覽火部二。引作於亦

後人依誤本改之。其居處部十四。引此正作作。史記孝武紀索隱。藝文類聚火部。廣韻竈字注。引此竝作

作。禹勞天下。勞下本有力字。故高注曰。勞力天下。謂治水之功也。道藏本劉本皆是。各本無力字者。據

各本刪力字。非是高注脩務篇。亦云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今本無力字者。後人誤以爲衍文而刪之耳。古者謂勤爲力。大雅烝民箋。勞力天下。猶言勤勞天下。秦族篇曰。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是也。倒言之則曰力勞。主術篇曰。民貧苦而忿

勞力天下。猶言勤勞天下。秦族篇曰。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是也。倒言之則曰力勞。主術篇曰。民貧苦而忿

爭事力勞而無功。是也。藝文類聚禮部中。引此無力字。亦後人依誤本刪之。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一。引正文注文。竝作勞力。論衡祭意篇。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爲竈。禹勞力天下。死而爲社。所引卽淮南之文。后稷作稼穡。后稷本作周棄。此亦後人以意改之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魯語曰。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此皆淮南所本。藝文類聚禮部中。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一。引此竝作周棄。高注當云。周棄。后稷也。今本云。稷。周棄也。此亦後人所改。

淮南內篇第十四

證言

及宗

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高注曰。謂及己之性宗。念孫案。及皆當爲反。字之誤也。宗者本也。言莫能反其本也。下文云。能反其所生。卽反宗之謂。故高注曰。反己之性宗也。說山篇曰。吾將反吾宗矣。又曰。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高注竝云。宗。本也。是其證。分而爲萬物。文選演連珠注。引作分爲萬殊。案上文旣云物以羣分。此無庸復言分爲萬物。疑作萬殊者是也。今本殊作物。蓋涉下文萬物而誤。

亡乎萬物之中

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高注曰：物物者，造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念孫案：莊本改亡為存，正與此義相反。

動有章則詞

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引之曰：詞當為訶。凡隸書可字之在旁者，或作可。漢魯相史晨饗孔廟後碑，雅歌吹笙歌作歌，冀州從事郭君碑，凋柯霜榮，柯作

曰：有為則議多事固苛。高注曰：蘇秦為多事之人，故見議見苛也。苛與訶同，議字古讀若俄。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與為韻，史記太史公自序：王人是議，與禾為韻。故此及說林篇皆以訶議為韻。若作詞，則失其韻矣。

貴其所有

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念孫案：貴與賤相反，長與短相反。若有與短，則非相反之名。有當為脩字之誤也。隸警脩字或作脩，因殘缺而為有字。脩，長也。言人皆貴其所長而賤其所短也。淮南王避父諱，故不言長而言脩。

物莫不足滑其調，獨盡其調。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其美在調，日引

邪欲而澆其身夫調

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念孫

案物莫不足滑其調。當作物莫足滑其和。滑亂也。見原道傲真精神三篇注及周語晉語注言通於道者。物莫能亂其天和也。

今本莫下衍不字。因上文兩不字而衍和字又誤作調。原道篇曰。不足以欲滑和。傲真篇曰。不足以滑其和。精神篇曰。

何足以滑和。莊子德充符篇曰。不足以滑和。諸書皆言滑和。無言滑調者。且和與爲何爲韻。爲古讀若譌說見唐韻正

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又兵略篇。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

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敵潰而走。後必不可移。案獨盡其調。調亦當爲和。注和

與奇爲移。虧陂爲韻。奇爲移。虧陂古音皆在歌部。說見唐韻正。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又泰族篇。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

而皆同道。本作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通。因和誤爲調。通誤爲道。後人遂於道上加同字。又於

調上加適字。以成對句。而不知其謬也。太平御覽學部二。引作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道。道字

雖誤。而和字不誤。且上句無適字。下句無同字。舊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一。引此正作五行異氣而皆和。六

藝異科而皆通。泰族又云。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

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刑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案其美在調。調亦

當爲和。之治爲韻。和權施宜爲韻。和施宜古音在歌部。權在元部。歌元二部古或相通。說見泰族陰陽化一條下。若作調。則失其韻矣。文子上禮

篇。正作其美在和。其失在權。泰族又云。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

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案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本作日引邪欲。而澆其天和。卽原道所

云以欲滑和也。文子下德篇作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天下何。是其明證矣。今本澆其下衍身字。因下文而衍。天誤爲夫。和誤爲調。遂致文不成義。且聲爭性爲韻。和何爲韻。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和調二字形聲皆不相近。無因致誤。而以上五段。和字皆誤作調。殊不可解。

以欲用害性

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念孫案。劉本無下用字是也。此因上用字而衍。

所無 所有

聖人守其所以有。以與同。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念孫案。求其所無。本作求其所未得。脩其所有。本作脩其所已有。此皆承上文而申言之。不當有異文。今本作求其所無。脩其所有。皆後人以意改之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求其所未得。脩其所已有。文子符言篇同。下文亦云。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

勸而就利者

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念孫案。勸下而字。因下句而衍。文子符言篇無而字。

不爲善

故不爲善。不避醜。導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已。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

則念孫案善當爲好。不爲好。不避醜。遵天之道。猶洪範言無有作好。遵王之道也。今作不爲善者。後人據文子符言篇改之耳。好醜道爲韻。始已理爲韻。謀時期爲韻。得福則爲韻。若作善則失其韻矣。

旁禍 旁福

內無旁禍。外無旁福。念孫案旁字義不可通。文子符言篇作奇禍奇福。是也。俗書奇字作奇。旁字作旁。二形相似而誤。

生貴

爲善則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引之曰。貴當爲責。字之誤也。此言爲善則觀之者多。觀之者多。則責之者必備。下文曰。責多功鮮。無以塞之。正謂此也。文子符言篇作爲善卽勸。勸卽生責。

受名 唯能勝理而爲受名。名與則道行。

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念孫案受當爲愛。字之誤也。愛名則不愛道。故道不用也。文子符言篇正作愛。又下文。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跡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爲受名。名與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案此當作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與則道不行。道行則人無位矣。人如人。心道心之人。上文高注云。無位無所立也。卽上文所謂人愛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也。今本爲能誤作唯能。無愛名誤作爲受名。道不行又脫不字。則上下文皆不可通矣。韓詩外

傳云唯滅跡於人能與而隨天地自然為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與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是其證勝理二字說見後勝心一條下

貨數

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己引之曰貨當為背字之誤也背數而任己謂背自然之數而任一己之私與上句釋公而就私同意文子符言篇作倍道而任己倍與背同下文又云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

立名於為質 忘為質 不忘其容

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質則治不循故而事不順時今本循作脩順作須並誤說見原道循誤為脩下念孫案質當為賢賢質草書相似故賢誤為質逸周書官人篇有隱於仁賢者大戴禮賢誤作質為賢與為善義正相承文子作見譽而為善立名而為賢是其證又下文無須與忘為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案此當作無須與忘其為賢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為容者必累其形今本上二句內脫其字下二句內脫為字為容與為賢相對百步之中而必為儀容則形不勝勞故曰必累其形脫去為字則文義不明賢字又誤為質此即承上欲立名於為賢則治不循故事不順時言之故高注曰常思為賢不循自然則性困也今本高注賢字亦誤為賢文子作夫須與無忘其為賢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無忘其為容者必累其形是其證

不足以斃身

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高注：更，償也。事之敗也。不足以斃身。念孫案：不足以斃身，不字涉上文而衍。此言功成則不足以償其責。事敗則適足以斃其身也。文子符言篇：作事敗足以滅身，是其證。

善說而亡國

公孫龍粲於辭而賈名。鄧析巧辯而亂法。蘇秦善說而亡國。念孫案：亡國當作亡身。故高注曰：蘇秦死於齊也。今本身作國者。涉下文治國而誤。又案高注本在蘇秦善說而亡身之下。今本在亡字之下。國字之上。則是以亡字絕句。而以國字下屬爲句。大謬。此句與上二句相對爲文。若讀蘇秦善說而亡爲句。則與相對爲文。若讀國由其道爲句。則文不成義。

外釋交

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脩其境內之事。陳氏觀樓曰：外釋交之策。當爲釋外交之策。上文外交而爲援。是其證。

不以位爲患

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患。可謂無爲矣。劉本：患作惠。念孫案：劉本是也。不以位爲惠。謂不假位以行其惠也。爲惠與爲暴相對。主術篇曰：重爲惠。重爲暴。則治道通矣。義與此同。

園

一人之力以圍強敵。念孫案園當爲圉。字之誤也。圉與禦同。劉績改園爲禦。而莊本從之。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勝心 勝欲 勝理

聖人勝心。衆人勝欲。念孫案勝任也。言聖人任心。衆人任欲也。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聖人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故曰聖人任心也。若衆人則縱耳目之欲。而不以心制之。故曰衆人任欲也。下文曰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關交爭。高注三關謂食視聽今本正文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今據以訂正以義爲制者心也。又曰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皆其證矣。說苑說叢篇曰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卽此所謂聖人勝心。衆人勝欲也。說文勝任也。任與勝聲相近。任心任欲之爲勝心。勝欲猶戴任之爲戴勝。月令戴勝降于桑作戴。高解聖人勝心曰心者欲之所生也。聖人止欲。故勝其心。則誤以勝爲勝敗之勝矣。如高說則是心與耳目口無以異。下文何以言三關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乎。又解衆人勝欲曰心欲之而能勝止也。心欲之而能勝止。則是賢人矣。安得謂之衆人乎。且下文言欲不可勝。則勝之訓爲任明矣。文字符言篇作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此亦未解勝字之義。而以意改之也。又下文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

者爲能勝理而無愛名。此句今本多誤字。辯見前受名下。勝亦任也。言任理而不愛名也。隨天地自然。卽所謂任理也。呂氏春秋適音篇。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矣。亦謂任理爲勝理也。高注曰。理事情欲也。勝理去之。以事理爲情欲。義不可通。皆由誤以勝爲勝敗之勝。故多抵牾矣。

從事於性

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念孫案此本作故聖人損欲而從性。上文曰。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故此言損欲而從性也。後人改從性爲從事於性。則似八股中語矣。文子符言篇。正作損欲而從性。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此作損欲而存性。雖存與從不同。而皆無事於二字。

因而不生

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內在已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癢疵之興。與與發同。義各本與。誤作與。今據太平御覽引改。瘰疽之發。而預備之哉。念孫案邪氣因而不生。本作邪氣自不生。言治身養性。皆得其道。則邪氣自然不生。非常恐其生而預備之也。今本作邪氣因而不生者。自誤爲因。隸書因或作回。與自字相似而誤。後人又加而字耳。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邪氣自不生。

在智 在力

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念孫案在皆當爲

任字之誤也。言當因時而動，不可任智任力也。上文曰：失道而任智者必危。又曰：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危術也，皆其證。

不滅 不沒

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念孫案：滅當為臧，沒當為設。皆字之誤也。臧字俗書作臧，形與滅相似。設亦相似。臧古藏字，鼓本無聲，擊之而後有聲。鏡本無形，物來而後有形。故曰：鼓不藏於聲，鏡不設於形。作滅作沒，則義不可通矣。文選演連珠注引此作鏡不設形，故能有形。文子上德篇作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設形，故能有形，是其證。

弗吹弗聲

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弗聲。劉本依文子改弗聲為無聲，而諸本皆從之。莊本念孫案：劉改非也。白虎通義曰：聲者，鳴也。言管簫有音，弗吹弗鳴也。兵略篇曰：彈琴瑟，聲鍾竽，亦謂鳴鍾竽也。劉誤以聲為聲音之聲，故依文子改之耳。金石有聲，管簫有音，音亦聲也。此謂聲音之聲弗叩弗鳴，弗吹弗聲，聲亦鳴也。與聲音之聲異義若云弗吹無聲，則與上文不類矣。

怨

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劉本依文子符言篇改怨為惡，念孫案：劉改是也。譽與毀對，善與惡對。

道藏本作怨者。涉上文兩怨字而誤。

焉可以託天下

能不以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焉可以託天下也。念孫案焉猶則也。老子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天下。道應篇引作焉。可以託天下。是其證。荀子禮論篇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史記禮書作則無安人。是焉與則同義。詳見老子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下。道藏本劉本朱本竝作焉。茅一桂不解焉字之義。而改焉作爲。莊本從之。謬矣。

持無所監

持無所監。謂之狂生。今本高注云。持無所監。所監者非元德。故爲狂生。李善注文選。任昉哭范僕射詩曰。淮南子曰。臺無所監。謂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所監者非元德。故爲狂生。臺。古握字也。念孫案如李注所引。則今本正文及高注。皆經後人刪改明矣。又案臺與握不同字。臺當爲臺。字之誤也。說文。臺。古文握。故高注云。臺。持也。又云。臺。古握字也。後人不知臺爲臺之誤。而改臺爲持。又改高注臺持也。爲持無所監。并刪去臺。古握字也。五字。以滅其跡。甚矣其妄也。

怨無所滅

民以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念孫案怨無所滅。文子道德篇作無所怨憾。是也。道固當誅。故受誅者無所怨憾。今本怨字誤在無所上。憾字又誤作滅。則文不成義。

屈奇

聖人無屈奇之服。無瑰異之行。高注曰。屈。短奇。長也。念孫案。屈奇。猶瑰異耳。周官闈人。奇服怪民不入宮。鄭注曰。奇服。衣非常。屈奇之服。卽奇服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摧峩嶠嶠。義與屈奇相近。屈奇雙聲字。似不當分爲兩義也。

捉得其齊

善博者平心定意。捉得其齊。行由其理。高注曰。齊。得其適也。念孫案。捉當爲投。投得其齊。謂投箸也。秦策曰。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行由其理。謂行碁也。楚辭招魂注曰。投六箸。行六碁。故爲六博。是也。隸書投字。或作投。捉字。或作捉。二形相似。故投誤爲捉。太平御覽工藝部十一。引此正作投。

駟

駟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高注曰。駟。競驅也。劉曰。駟。除救切。莊曰。駟卽騁字。省文。孫編脩程文學說。皆如是。孫氏頤谷讀書脞錄曰。玉篇。駟。除救切。廣韻在四十九宥。注皆訓爲競馳。與高注正合。非騁之省文也。念孫案。劉注及孫頤谷說是也。玉篇。廣韻。競馳之訓。旣本於高注。則讀駟爲胃。亦必本於高注。今本高注有義無音。寫者脫之耳。駟之言逐也。逐。古同聲。大畜九三。良馬逐。釋文。逐如字。鄭本作逐。逐。云。兩馬走也。一音胃。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走。郭注。逐音胃。晉灼注。漢書五行志曰。競走曰逐。故高注言競驅。若是騁字。則但可訓爲驅。不可訓爲競驅矣。與人競驅。故云不

貪最先不恐獨後。若但曰騁，則無先後之可言矣。孫程必以爲騁之省文者，徒以說文無駟字故耳。不知是書之字，固有說文所不收者。且馳謂之騁，競驅謂之駟。一從粵聲，一從由聲。駟從由聲，與胃宙同。不得以甲代乙也。

不通

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念孫案：通本作達。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術達爲韻，道守爲韻，改達爲通，則失其韻矣。據高注云：無術不能達，則正文作達甚明。

殺臠

周公殺臠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於縣。高注曰：臠，郟到反。前肩之美也。引之曰：大雅既醉箋：殺牲體也。牲體多矣，不應獨言臠。臠當爲臠。奴低反，凡隸書從臠從需之字多相亂，故臠誤爲臠。說文：臠，有骨醢也。或作臠。爾雅：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臠。周官醢人：朝事之豆，其實有麋臠、鹿臠、麇臠是也。殺俎實也。臠，豆實也。殺臠猶言俎豆耳。殺臠，鍾鼓各爲一物，文正相對。

弗能無害也

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無害也。念孫案：弗能無害，謂雖弗能，亦無害於事也。故下文云：弗能祝者，不可以爲祝。無害於爲尸，莊本害上脫無字，蓋爲劉本所誤。

大本

故始於都者常大爲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念孫案兩大字一本字皆義不可通。此文當作故始於都者常卒於鄙。始於樂者常卒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調。莊子人間世篇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卽淮南所本也。上文曰。故以巧鬪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亦本莊子。今本上兩卒字作大。下一卒字作本者。隸書卒或作本。本或作卒。二形相似。故卒誤爲本。孫子備高臨篇。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漢書游俠傳。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今本卒字並誤作本。上兩本字又脫其下半而爲大耳。

以相饗 反生鬪

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鬪。鬪而相傷。三族結怨。念孫案文選鮑照結客少年場行注。引此以相饗。饗上有賓字。反生鬪。反上有乃字。句法較爲完繕。

席之先萑簞四句

席之先萑簞。樽之上元酒。各本酒作樽。因上樽字而誤。今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改。俎之先生魚。豆之先黍羹。念孫案此本作席之上先萑簞。樽之上先元酒。俎之上先生魚。豆之上先黍羹。席之上三字連讀。先萑簞三字連讀。下三句竝同。後人不曉文義。而以意刪之。或刪上字。或刪先字。斯爲謬矣。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太平御覽服用部十

竝引此席之上先萑簟。樽之上先元酒。初學記器物部。引此豆之上先太羹。是其證。

衰其暑 大熱 質有之

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暑。大熱爍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已。質有之也。引之曰。火弗爲衰其暑。暑當爲熱。大熱爍石流金。熱當爲暑。二字互誤。火可言熱。不可言暑。且熱與烈爲韻。若作暑。則失其韻矣。下文寒暑二字。正承大寒大暑言之。若云大寒大熱。則又與下文不合矣。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熱暑二字互誤。已與今本同。文選演連珠注。引此正作火弗爲衰其熱。質有之也。之當爲定。言火有一定之質。故不爲寒暑損益也。定字俗書作定。因誤而爲之。御覽引此已誤。

爾

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自死而天地無窮。爾滔矣。高注。滔。曼長也。念孫案兩爾字義不可通。劉本爾作亦。是也。尔字俗書作尔。與亦相似。亦誤爲尔。後人因改爲爾矣。漢書司馬相如傳。茲亦於舜。後漢書張衡傳。亦要思乎故居。今本亦竝作爾。皆是亦。誤爲尔。又改爲爾也。

累積其德

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引之曰。累積其德。當依文子符言篇。作不累其德。累讀如負累之累。言中心恬漠。外物不能累其德也。下二句云。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自信其情。與不累其德。文正相對。呂氏春秋有度篇曰。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寫者脫去不字。校書

者又誤讀累為積累之累因加積字耳。

淮南內篇第十五

兵略

大論

故至於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念孫案大當為天字之誤也論與倫同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鄭注論或為倫釋文論音倫倫道也見小雅正月篇毛傳言為天道之所不取也文子上義篇正作天倫

其國

乃發號施令曰道藏本無曰字莊依劉本增曰字是也太平御覽引此有曰字文子同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念孫案其當為某字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正作某國司馬法仁本篇亦云某國為不道征之

故不可得而觀

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念孫案不可得而觀本作不得觀其形後人以形與端韻不相協故改為不可得而觀也不知元耕二部古或相通說文巽從袁聲而唐風杖杜篇獨行巽與善姓為韻齊風還篇子之還

兮與簡月假爲韻而漢書地理志引作子之營兮淮南精神篇曰以道爲綱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齊俗篇曰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道應篇曰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又莊子大宗師篇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選周書時訓篇曰螻蟻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蟻奪后命王瓜不生困於百姓漢書貢禹傳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外威傳悼李夫人賦曰超兮西征盾兮不見太元進次二曰進以申形大人獨見聚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燕聚嘒嘒樂淫衍也宗其高年鬼待敬也易林姤之臨曰禹召諸侯會稽南山執玉萬國天下康寧升之震曰當變立權撻解患難渙然冰釋大國以寧皆以元耕二部通用形字正與端爲韻也人能觀天而不能知其形故曰不得觀其形非謂不可得而觀也文子自然篇正作故不得觀其形

極之

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念孫案刑竝與形同可謂極之矣。當作可謂極之極矣。形者兵之極。至於無形故曰極之極。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可謂極之極矣。鈔本如是刻本作可謂極矣乃後人妄刪

同欲相助

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念孫案同欲相助當作同欲相趨。趨七句同也同惡相助。今本上句脫相趨二字。下句脫同惡二字。同欲同惡相對爲文。且利死爲韻。情成爲韻。欲趨爲韻。惡助爲韻。欲與助則非韻矣。古韻欲趨屬候部。惡助屬御部。故欲與助非韻。史記吳王濞傳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是其證。文自然篇作同行者相助此以意改耳。呂氏春秋察微篇亦云同惡固相助。

兵交

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念孫案兵交當為交兵文子上義篇正作交兵接刃下文亦云不待交兵接刃

維枹綰

維枹綰而鼓之高注曰綰貫也枹係於臂以擊鼓也念孫案維枹綰而鼓之殊為不詞一切經音義二十引此作綰枹而鼓之無維字是也枹字本在綰字下故高注先釋綰後釋枹因枹字誤在綰字上後人又以高注言枹係於臂因加維字耳不知綰字已兼維係之義無庸更言維也

脫句

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五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前後上脫一字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引之曰下言五官而上祇有四官寫者脫其一也兵甲治下當有此司馬之官也一句自論除謹至兵甲治皆司馬之事非尉之事且句法亦與下不同自正行五以下乃是尉之事耳司馬也尉也候也司空也輿也所謂五官也左傳成二年晉軍有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襄十九年晉軍有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官名與此略同而其數皆五足以相證矣漢書百官公卿表衛尉秦官諸屯衛候司馬皆屬焉續漢書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通典兵類引一說曰凡立軍二百人立候四百

人立司馬八
百人立尉

郟淮

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郟淮高注曰巴蜀郟淮地名念孫案郟淮本作郟邳注同此後人妄改之也淮乃水名非地名與高注不合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三引此正作郟邳沅湘潁泗皆水名巴蜀郟邳皆地名漢郟縣故城今在邳州東北下邳故城在今邳州東二縣相連故竝言之史記楚世家亦云鄒費郟邳

山高尋雲谿肆無景

山高尋雲谿肆無景念孫案太平御覽引作山高尋雲霓谿深肆無景是也谿深二字連讀今本脫深字則與上句不對肆無景三字連讀故高注云肆極也極谿之深不見景也若以谿肆連讀則文不成義矣晉書羊祜傳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即用淮南語

錐矢

疾如錐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高注曰錐金鏃箭羽之矢也引之曰錐當爲鏃注內箭羽當爲翦羽皆字之誤也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鏃說文同方言曰箭江淮之間謂之鏃大雅行葦篇曰四鏃既鈞周官司弓隱元年穀梁傳曰聘弓鏃矢不出竟場鏃字亦作鏃士喪禮記曰撥矢一乘骨鏃短衛是其明證矣下文云疾如鏃矢鏃亦鏃之誤侯字隸書作侯佳字隸書作佳

二形相似。族字隸書或作疾。形與族亦相似。故鏃矢之字。非誤為鏃。即誤為鏃。齊策疾如鏃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文與此同。則鏃矢亦是鏃矢之誤。高注以鏃矢為小矢。非也。史記蘇秦傳又誤作鏃矢。素隱引呂氏春秋貴卒篇所為貴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今本呂氏春秋誤作鏃矢。莊子天下篇鏃矢之疾。鏃亦鏃之誤。郭象音族。非也。鵠冠子世兵篇發如鏃矢。鏃本或作鏃。亦當以作鏃者為是。

大地

楚國之強。大地計衆。中分天下。念孫案大當為支。字之誤也。汜論篇云。度地計衆。度與支皆計也。大戴禮保傳篇。燕支地計衆。不與齊均。盧辯曰。支猶計也。賈子胎教篇。作度地計衆。

棘棗

伐棘棗而為矜。高注曰。棘棗。酸棗也。矜。矛柄。念孫案棘棗本作燃棗。注同。此亦後人妄改之也。魏風園有桃。傳云。棘棗也。說文。棘。小棗叢生者。皆不訓為酸棗。改燃為棘。則與高注不合矣。史記司馬相如傳。枇杷燃。柿。索隱。徐廣曰。燃棗也。而善反。說文曰。燃。酸小棗也。淮南子云。伐燃棗以爲矜。索隱引作燃棗。而酸小棗之訓。又與高注合。則正文注文皆作燃棗明矣。下句注云。燃矜以內鑽鑿。燃即燃字之誤。

所以加 所勝

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念孫案上二句當作故文之所加者淺。則勢之所服者小。今本加上衍以字。服字又誤作勝。服勝左畔相似。又因上下文多勝字而誤。下言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猶言勢之所服耳。服與制義相近。若作勝。則非其指矣。漢書刑法志。作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

服者大。文子下德篇。作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皆其證。

者倅

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者倅。則有數者禽無數。劉本改者倅為勢倅。而莊本從之。念孫案。劉改非也。者當為智字之誤也。者智下半相似。又因上下文者字而誤。力敵二字。承衆者勝寡而言。言衆寡相等。則智者勝愚也。智倅二字。又承智者勝愚而言。言智相等。則有數者禽無數也。劉改為勢倅。則義與上句不相承。且與力敵相複矣。數。謂兵法也。詮言篇曰。慮不勝數。事不勝道。故曰智倅。則有數者禽無數也。文子上禮篇。正作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

元逐

神出而鬼行。星耀而元逐。進退詘伸。不見朕壄。玉篇。壄。古文。文。垠。句。念孫案。逐當為運。元運。天運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桓譚。新論。

曰。元者。天也。釋名曰。天謂之元。言如星之耀。如天之運也。覽冥篇曰。日行而月動。星耀而元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根。是其明證也。運字古讀若云。呂氏春秋論大篇。引夏書天子之德。廣運。與文為韻。管子形勢篇。受運。西山經。廣員百里。廣員即廣運。墨子非命上篇。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中篇。運作員。莊子天運篇。釋文曰。天運。司馬作天員。管子戒篇。四時云。下而萬物化。云即運字。說文。鳩。一名運。日。劉達。吳都賦。注。作雲。與壄為韻。若作逐。則失其韻矣。

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

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念孫案此本作發如焱風。疾如駭電。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今本焱風作秋風。字之誤也。俗書焱字作焱。形與秋相近。舊本北堂書鈔武功

部六引此作炎風。炎亦焱之誤。陳禹謨依俗本改為秋風。發如焱風。言其疾也。漢書韓長孺傳。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

至如焱風。去如收電。顏師古曰。焱。疾風也。故月令。焱風暴雨。總至。呂氏春秋。孟春篇作疾風。若作秋風。則

非其指矣。疾如駭電。今本作駭龍。龍字涉上文龍騰而衍。龍下當字。即電字之誤。後人誤以當字下屬為

句。以生擊死四句之上。加一當字。則義不可通。故於駭龍之下。妄加注釋耳。今本注云。龍魚也。飛之疾者也。案海外西經之龍

妄加此注。以附會駭龍二字之義。非高氏原文也。楚辭九歎。凌驚雷以軼駭電。兮。駭電與焱風。事正相類。故以比用兵之神速。管

子兵法篇云。追亡逐遁。若飄風。飄與焱同。月令。焱風。淮南時則篇。作飄風。爾雅。迴風為飄。月擊刺若雷電。

呂氏春秋決勝篇云。若雷電。飄風暴雨。漢書云。至如焱風。去如收電。義竝與此同。舊本北堂書鈔。引此正

作疾如駭電。無龍當二字。陳禹謨依俗本改。為駭龍。又加當字。

不用達

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劉績曰。衍用字。

親刃

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念孫案親刃二字。義不可通。劉本作

親力義亦不可通。刃當爲翻。寫者脫其半耳。說文：黏也。引隱元年左傳：不義不黏。或作翻。今左傳作暱。親翻。卽親暱也。支體親暱。謂從心也。支體撓北。謂不從心也。親暱之暱。古音在職部。故與北爲韻。小雅菀柳篇：無自暱焉。與息極爲韻。是其證。

誠必

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勁。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念孫案：誠必與專一相對爲文。勇敢與誠必相因爲義。管子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荀子致士篇曰：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必用賢。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况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賈子道術篇曰：伏羲誠必謂之節。枚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是古書多以誠必連文。劉本誠必作誠心。因上文心誠而誤。諸本與劉本同。唯道藏本作誠必。莊不從藏本。而從諸本。謬矣。

郤笠 發笱

破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郤笠居。羊腸道。發笱門。念孫案：郤笠居。後漢書杜篤傳注。引作笠笠居。是也。笠笠與龍蛇相對爲文。謂山形偃覆如笠笠。故高注有偃覆之語。今本作却笠居。注云：郤偃覆也。笠登。平御覽。案：郤笠二字。文不成義。訓郤爲偃覆。亦義不可通。疑傳寫錯誤也。注內登字。卽笠字之誤。發笱二字。引同。案：郤笠二字。文不成義。訓郤爲偃覆。亦義不可通。疑傳寫錯誤也。疑當作偃覆如笠笠。發笱二字。於義無取。發笱當作魚笱。羊腸魚笱。相對爲文。高注：發笱。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發笱二字。

亦因正文而衍。太平御覽兵部二及後漢書注引此竝作魚笱門。御覽引注文亦無發笱二字。

捨捨

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暵。推其捨捨。擠其揭揭。高注曰。捨捨欲臥也。揭揭欲拔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捨字。捨當爲捨字之誤也。注同捨古搖字也。考工記矢人夾而搖之釋文搖本又作擣。漢書天文志元光中天星盡擣。注內欲臥當爲欲仆亦字之誤也。搖搖者動而欲仆也。因其欲仆而推之。故曰推其搖搖。武王戶銘曰。若風將至。必先搖搖。意與此相近也。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正作推其搖搖。隸書捨字或作擣。漢書司馬相如傳消擣乎襄羊。因誤而爲捨。管子白心篇。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擣之。擣亦捨字之誤。蓋世人少見捨擣二字。故傳寫多差。而楊慎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捨字。引淮南子推其捨捨。擠其揭揭。不知其字。而以意爲之。斯爲謬矣。

設蔚施伏 敵人之兵

善用間諜。審錯規慮。設蔚施伏。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念孫案設蔚施伏。當作設施蔚伏。高注草木盛曰蔚。伏兵於其中。故曰蔚伏。可言設蔚伏。不可言設蔚也。且審錯規慮。設施蔚伏。相對爲文。若作設蔚施伏。則與上句不對。太平御覽引此已誤。下文云。設規慮。施蔚伏。是其明證矣。敵人之兵。無所適備。太平御覽引此。敵入上有使字。於義爲長。

得失

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念孫案失當爲時。聲之誤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舉錯得時。

必勝之攻

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念孫案攻當爲數。此涉上下文。攻字而誤也。數。術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必勝之數。

持亂

靜以合躁。治以持亂。念孫案持當爲待。字之誤也。隸書持二字相似。公食大夫禮。左人待載。古文符爲持。大戴禮禮三本篇待年而食。荀子禮論篇作持手而食。待。猶禦也。言以治禦亂也。待與禦同義。說見經義。逃聞左傳待諸乎下。作持則非其指矣。孫子軍爭篇以治待亂。以靜待譁。

即淮南所本文。選五等論以治待亂。李善注引此文云。靜以合躁。治以待亂。尤其明證矣。

步銷 趨曰何趨馳

人不及步銷。車不及轉轂。引之曰。銷字義不可通。銷當作趨。隸書趨字作移。見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與銷相似而誤。淮南書中趨字多有作趨者。諸本多改作趨。唯藏本未改。故知銷爲趨之誤。人不及步趨者。用兵神速。敵人不及走避也。趨字入聲則音促。正與上下文之木遯轂木角格爲韻。

說林篇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案馳字非原文所有。蓋後人見字書韻書趨趙之趨音馳。故旁記馳字而寫者遂誤入正文也。不知此趨字。七俱反。乃趨之變體。與音馳之趨相似而實非也。步爲徐行。趨爲疾

走。

行故先言步。後言趨。高注步徐行也。正以別於下句之趨也。步曰何故。步與故為韻。趨曰何趨。趨與趨為韻。或曰當作趨曰何馳。今知不然者。馳乃馬疾行之名。人行不得言馳也。

關閉

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關閉。念孫案。開當為關。寒暑無所不入。故不可關閉。作開則義不可通矣。俗書關字作開。開字作開。二形相似而誤。詳見道應篇東開鴻濛之光下。

腐荷之檐 獨射

夫栝淇衛籥簞。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檐。腐荷之檐。然猶不能獨射也。今本注曰。檐猶矢也。念孫案。腐荷之檐。檐本作櫓。不能獨射。射本作穿。高注本作櫓。大楯也。說文及儒行注。襄十年左傳注。並同。櫓本作盾。此言栝淇衛籥簞而載之以銀錫。則雖薄縞之檐。腐荷之盾。亦不能穿。下文曰。若假之筋角之力。鈔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補。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正與此相反也。汜論篇曰。隆衝以攻。渠檐以守。高彼注曰。檐。檐也。所以禦矢也。韋昭注吳語曰。渠楯也。檐與盾皆所以禦五兵。故彼言渠檐以守。此言薄縞之檐。腐荷之櫓。猶不能穿。齊策云。攻城之費。百姓理。檐蔽。舉衝。櫓。檐與檐同。若檐則非其類矣。且腐荷之櫓不能穿。謂矢不能穿櫓也。今本作腐荷之檐。檐即是矢。則其義不可通矣。後人不知檐為櫓之誤。乃改不能獨穿為不能獨射。以牽合檐字。又改高注之櫓大楯也。為檐猶矢也。以牽合正文。甚矣其謬也。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十三。引此正作腐荷之

櫓陳禹謨依俗本改櫓為矦下不能獨穿同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八楯下引此同又引高注云櫓大楯也又今本不能獨射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軍器部太平御覽兵部七十八八十八珍寶部十一竝引作不能獨穿今據以訂正。

不外其爪 噬不見齒

夫飛鳥之摯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念孫案虎豹不外其爪。與上句匿其爪相複。爪當作牙。此卽涉上句爪字而誤。噬不見齒。若仍指虎豹言之。則又與不外其牙相複。當作噬犬不見其齒。與上句相對爲文。今本脫去犬字。其字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四。引此正作虎豹不外其牙。噬犬不見其齒。陳禹謨依俗本改爲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太平御覽兵部二同。

民

兵之所以強者。民也。念孫案文子上義篇。作兵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於義爲長。下句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卽承此句言之。上文曰。百人之必死。賢於萬人之必北。是兵之所以強者。必死也。今本作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字疑涉下句而誤。

上親下

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爲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爲

之亡。念孫案上親下如弟。親亦當爲視字之誤也。上文正作上視下如弟。

矢射 以共安危

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念孫案矢射當爲矢石聲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十三引此已誤。意林引此正作矢石。劉晝新論兵術篇同。上文云。所以程寒暑。所以齊勞佚。所以同飢渴。則此以共安危上。亦當有所字。

二積

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爲之勞也。欲民爲之死也。民之所望於王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與已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念孫案二積當爲二責。此因上文諸積字而誤。二責謂爲主勞。爲主死。故曰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猶責也。太平御覽兵部十二引此正作責。

敦六博

彈琴瑟。聲鍾竽。敦六博。投高壺。高注曰。敦者致也。念孫案古無訓敦爲致者。六博言致。亦於義無取。今案敦六博。投高壺。敦亦投也。敦音都。回反。邯鄲北門篇。王事敦我。鄭箋曰。敦猶投擲也。是敦與投同義。投謂投箸也。楚辭招魂注曰。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博。是也。

負兵

便國不負兵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高注曰負程念孫案負與程義不相近負當爲員草書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四引此已誤說山篇云春至且不中員程漢書尹翁歸傳云責以員程是員與程同義員爲程式之程又爲程量之程儒行曰鷲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鄭注曰程猶量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也此言便國不員兵亦謂不程量其兵之衆寡故高注訓員爲程也

至於

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念孫案於當爲旡古書旡字或作旡形與於相近因誤爲於續漢書天文志會稽海賊曾旡等千餘人今本旡誤作於旡冥情三字爲韻旡與精同主術篇曰故至精之像窈窈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成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莊子在宥篇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皆其證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旡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漢濟陰太守孟郁脩堯廟碑師工旡密卽精密是精與旡古字通

奇正資

明於奇正資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襍祥陳氏觀樓曰正字後人所加奇資以下皆二字連讀上文云明於刑德奇資之數高注奇資陰陽奇祕之要是其證說文作奇咳史記倉公傳作奇咳漢書藝文志作奇咳竝字異而義同

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

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念孫案卽當爲身。在將軍身爲句。今國有難爲句。隸書身字或作身。與卽字左半相似。因誤而爲卽。願請子將而應之。請字涉下文還請而衍。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五。七十一。儀式部一。引此竝作社稷之命。在將軍身。今國有難。願子將而應之。是其證。

亦以

臣旣以受制於前矣。已與同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念孫案亦以垂一言之命。以當爲無。今作以者。涉上文旣以而誤。軍不可從中御。故曰臣無還請。君亦無垂一言之命於臣。兩無字相因爲義。今本下無字作以。則義不可通。太平御覽。兵部五。引此正作無。

國之寶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寶也。上將之道也。念孫案實當爲寶。字之誤也。孫子地形篇。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此卽淮南所本。今作國之寶。則義不可通矣。且寶與保道爲韻。若作實。則失其韻矣。上下文皆用韻。

說山

魄曰無有何得而聞也 吾聞得之矣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念孫案。何得而聞也。上本有魄曰。無有四字。魄問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故魂答曰。吾直所有遇之耳。今本脫此四字。則義不可通。此因兩魄曰無有相亂而脫其一。藝文類聚靈異部下。太平御覽妖異部一。所引竝有此四字。又下文魄曰。吾聞得之矣。聞字涉上文而衍。

小學

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念孫案。學當爲覺。字之誤也。小覺與大迷相對。小慧與大愚相對。今作小學。則非其指矣。文子上德篇。正作不小覺。不大迷。又案高注。本作小覺不能通道。故大迷也。今本作小學不博。不能通道者。覺誤爲學。後人因加不博二字也。下注云。小慧不能通物。故大愚也。與此相對爲文。則此注原無不博二字明矣。

千歲之鯉不能避 引輻者爲之止也

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曾子攀樞車。引輻者爲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念孫案。千歲之鯉不能避。本作得千歲之鯉。高注。故得千歲之鯉也。是其證。今本作千歲之鯉不能避者。句首脫去得。

字則文不成義。後人不解其故。遂於句末加不能避三字耳。初學記鱗介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鱗介部八引此。並作詹公之鈞。千歲之鯉。則所見本已脫得字。但尚無不能避三字。卑雅云。詹何之鈞。千歲之鯉。不能避。則所見本已有此三字矣。下文引韜者為之止下。又衍也字。因下文精之。至也而衍。此文以鯉止喜三字為韻。如今本則失其韻矣。

聽雷者聾

視日者眩。聽雷者聾。念孫案。人視日則眩。聽雷則未必聾也。玉篇。聾。女江切。淮南子曰。聽雷者聾。注云。耳中聾。聾然。埤蒼云。耳中聲也。廣韻與埤蒼同。據此則古本作聽雷者聾。今本聾作聾。而無耳中聾聾之注。則後人以意刪改之耳。

不能有

為者。不能有也。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念孫案。不能有也。本作不能無為也。下文不能無為者。即承此句而申言之。高注云。好憎情欲。不能恬淡靜漠。故曰不能無為也。是其明證矣。今本作不能有者。涉下文不能有為而誤。文字精誠篇。正作為者不能無為也。

有言者 載無 之神者

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其神。句之神者。今本此下有高注云。道。雖有言。而多反。有言。故曰傷其神。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為用矣。念孫案。無言而神。有言則傷。相對為文。有言下不當有者字。

此因上下文者字而誤衍也。下文有言則傷其神，有言下亦無者字，無言而神者載無，無下常有也。字上文云：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無爲而治者載無也，皆與此文同一例。陳氏觀樓曰：有言則傷其神絕句。故曰傷其神，是以神字絕句。之神者三字，乃起下之詞，不連上句讀之。此也。言此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也。高注道賤有言云云，本在有言則傷其神之下，後人誤以則傷其神之神者作一句讀，而移高注於之神者之下，則上下文皆不可讀矣。念孫案：文子作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今本有字誤在傷字下，又脫其字。已誤讀淮南之文，後人移高注於之神者之下，卽爲文子所惑也。

不可使長

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長，竹丈反。高注：長，主也。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念孫案：不可使長，長下當有言字。高注曰：不知所以長言，下注又曰：不能自爲長主之言，則有言字明矣。脫去言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鳥部中：太平御覽羽族部十一，引此皆有言字。

一淵不兩蛟下脫文

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念孫案：一淵不兩蛟，卽承上文言之，以明物不兩大之意，而語勢未了，其下必有脫文。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一淵不兩蛟，下有一棲不兩雄。韓子揚權篇曰：毋地而弓，一棲兩雄。一則定，兩則爭，凡十一字，又引高注云：以日月不得竝明，一國不可兩君也。上文上

一淵不兩蛟下引鮫魚之長其皮有珠云。今本皆脫。當據補。文子上德篇亦云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云與今本高注同。則此所引亦是高注。一卽定兩卽爭。

子見子夏 見之

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念孫案子見子夏當作曾子見子夏。事見韓子喻老篇。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當作魏文侯之見反被裘而負芻也。自陳成子恆之刳子淵捷也。以下皆與此文同一例。魏文後事見新序雜事篇。

死市

拘圜者以日爲脩。當死市者以日爲短。念孫案死市本作市死。初學記政理部太平御覽刑法部八引此竝作市死。釋名亦云市死曰棄市。

不用劍

夫至巧不用劍。高注曰巧在心手。故不用劍。引之曰至巧不用劍。本作至巧不用鉤繩。高注同。原道篇曰。繩不能曲直。莊子駢拇篇曰。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又見下。齊俗篇曰。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也。卽此所云至巧不用鉤繩也。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齊俗篇注云。巧存於心也。今齊俗篇脫此注。卽此注所云。巧在心手。故不用鉤繩也。然則今本正文及注內兩劍字。皆鉤字之誤。而鉤下又脫繩字明矣。又案御覽引此。亦作至巧。

不用劍而引高注則云巧在心手故不用劍繩然則御覽所引本作鉤繩而今本作劍者又後人據誤本淮南改之也

誕者

申徒狄負石自沈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爲常念孫案誕下不當有者字此涉上文溺者而誤高注曰誕非正也故曰不可以爲常則無者字明矣秦族篇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亦無者字

千年之松

千年之松下有伏苓今本伏作茯苓乃後人所改呂氏春秋精通篇注引此上有兔絲上有叢蓍下有伏龜

念孫案千年之松四字後人所加也此言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故上有兔絲則知下有伏苓以上二

則此當云上有兔絲下有伏苓今云下有伏苓上有兔絲者變文協韻耳上有叢蓍則知下有伏龜兔絲在伏苓之上故曰上有兔絲非謂在

松之上也伏苓在兔絲之下故曰下有伏苓亦非謂在松之下也若云千年之松下有伏苓上有兔絲則

是以上下爲松之上下矣然則上有叢蓍下有伏龜又作何解乎高注云伏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

而無根此謂松脂入地千年爲伏苓博物志引神仙傳曰松脂入地千年化爲伏苓非謂千年之松下有伏苓也且注云兔絲生

其上其字指伏苓而言不指松言則正文內本無千年之松四字明矣呂氏春秋精通篇注太平御覽藥

部六嘉祐本草補注埤雅引此皆無千年之松四字史記續龜策傳引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亦無千年松之語

周之所存 身所以亡

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萇宏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念孫案下二句存上脫以字。身下脫之字。

脩其歲

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脩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念孫案脩其歲亦當作脩於歲。

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

水濁而魚險。形勞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念孫案故國有賢君二句。與上意絕不相屬。蓋錯簡也。案上文云。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螿蟲。藜藿爲之不采。此云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故字正承彼文而言。賢君當作賢臣。謂國有賢臣。則敵國不敢加兵。亦猶山之有猛獸。園之有螿蟲也。鹽鐵論崇禮篇。故春秋傳曰。山有虎豹。葵霍爲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爲之不割。漢書蓋寬饒傳。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義竝與此同。且采與里爲韻。今本下二句誤在此處。則既失其義。而又

失其韻矣。且賢臣作賢君，亦與上文取譬之義不合。高注有賢君德不可伐之語，恐是後人依已誤之正文改之也。觀注內引魏文侯禮下段干木，而秦不敢伐之事，則本作賢臣明矣。晏子春秋雜篇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知與折同。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刪去衝字，又於晏子之謂也下增可謂折衝矣五字，大謬。辯見晏子。呂氏春秋召類篇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是凡曰折衝千里者，多指賢臣言之。且國有賢臣，與山有猛獸云云同意。故鹽鐵論以虎豹喻賢士，而漢書亦以猛獸喻忠臣也。文子上德篇：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螿蟲，葵藿爲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皆用淮南之文。則此二句，本在上文山有猛獸云云之下，而賢君本作賢臣明矣。又案萬里亦當依文子作千里。敵國之遠，可言千里，不可言萬里也。據高注云：折衝車於千里之外，則正文本作千里明矣。

鉤

人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鉤。高注曰：鉤，釣也。念孫案正文鉤字本作釣。注本作釣，鉤也。釣爲釣魚之釣，又爲鉤之別名，故必須訓釋。若鉤字則不須訓釋矣。古多謂鉤爲釣，故廣雅亦云釣，鉤也。下文云：操釣上山，揭斧入淵。說林篇云：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以上兩釣字，高氏皆無注者。注已見於此也。然則此注本作釣，鉤也。明矣。鬼谷子摩篇云：如操釣而臨深淵，東方朔七諫云：以直鉞而爲釣兮，又何魚之能得。皆其明證矣。道藏本作愛己之鉤，注作釣，釣也。此因正文釣誤爲鉤，後人遂顛倒注文以就之耳。劉績不得其解，又改高注

爲鈞釣鈞也。以曲爲附會。而舊本之縱跡。遂不可尋矣。諸本及莊本同淺學人但知釣爲釣魚之釣。而不知其又爲鈞之別名。故書傳中鈞字多改爲鈞。詳見莊子鈞餌下。

擁柱

使養由其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蟻擁柱號矣。念孫案擁柱當爲擁樹。聲之誤也。文選幽通賦注。引此作抱樹。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一。引作擁樹。

食草

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水居之蟲。不疾易水。念孫案食草本作草食。草食與水居相對爲文。寫者誤倒耳。太平御覽蟲豸部一。引此正作草食。莊子田子方篇同。

禮而失禮

信有非禮而失禮。念孫案當作信有非而禮有失。下文此信之非。此禮之失。皆承此句言之。今本而禮二字誤倒。又脫一有字。衍一禮字。遂致文不成義。

不可慮

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念孫案物或不可慮。文義未明。且與上句不對。文子上德篇。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豫慮。賈誼鵬鳥賦。天不可豫慮。今道不可豫謀。即用淮南之文。今本蓋脫豫字。

既擗以櫛

髡屯犁牛既擗以櫛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沈諸河高注曰擗無角櫛無尾念孫案說文玉篇

廣韻集韻皆無擗櫛二字擗櫛當為科櫛櫛他反後人從牛作擗櫛傳寫者又誤為擗櫛耳隸書隋字或作

脩相似故擗從隋聲而誤為櫛漢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更隨圍谷隨字作擗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都

閣頌人物俱隋隋字作隋皆其證也又淮南地形篇其人隋形兌上今本隋譌作脩史記趙世家脩下而

馮徐廣曰脩或作隋李斯傳隨俗雅化徐廣曰隨科與櫛皆秃貌也其方員銳櫛不同櫛與銳相對是櫛

俗一作脩使皆以隸書隨脩相亂遂致傳寫異文科與櫛皆秃貌也其方員銳櫛不同櫛與銳相對是櫛

猶弗舍墮與櫛同墮頭為秃頂也故高注云科無角櫛無尾其實無角亦可謂之櫛呂氏春秋至忠篇荆

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隨與櫛同齊俗篇窺面於盤水則說苑立節篇作射科雉雉與兕同集韻兕或

兕蒼兕徐廣曰本或作蒼雉管蔡世隨兕科雉皆謂兕之無角者也太元窮次四士不和木科櫛范望曰

科櫛枝葉不布集韻引宋惟榦說云科櫛木首杌也義與此科櫛相近櫛字集韻又音徒禾切故太元與

寒顛

故寒顛懼者亦顛此同名而異實念孫案寒下亦當有者字上文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與此文同一例

必先始於

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念孫案下必先二字因上必先而衍始於與必先相對為文不當更有必先二字北堂書鈔樂部一藝文類聚樂部一太平御覽樂部三引此竝作始於陽阿采菱無必先二字

甌類

弊筭甌類各本算誤作筭辯見齊俗弊筭下在旃茵之上各本旃誤作摺太平御覽引作旃今據改旃與雖貪者不搏高

注曰甌甌帶類讀畫黽之黽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類篇皆無甌字甌當作甄字之誤也說文窰

甌空也孔與通玉篇甌或作甄亦作窰胡圭古哇二切甌下空也楚辭哀時命璋珪雜於甌窰兮璋珪與甌

窰美惡相縣故以為喻此云弊筭甌甄在旃茵之上雖貪者不搏亦為其惡也見下文甄字不得音黽注當

作甄讀畫黽之畫甄畫皆從圭聲故讀甄如畫太平御覽器物部二引此已誤作甄洪興祖楚辭補注所

引與御覽同唯注內音畫尚不誤楊慎古音餘於梗韻收入甄字引高注甄讀畫黽之黽則為俗本所惑

也

縱之其所而已

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鰲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念孫案縱之其所而已所下當有利字淵者魚之所利木者鰲之所利故曰縱之其所而已高注故曰縱之其利而已也利上當有所字各本正

文脫利字。困學記聞引此已誤。而注文利字尙存。莊本又改利字爲所字。則并注文亦無利字矣。文子上德篇作縱之所利而已。與高注利字合。則正文原有利字明矣。

予車轂

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念孫案。意林及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五。引此予下竝有之字。於義爲長。

大相去之遠

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念孫案。乃知其大。大字因上文而衍。乃知其相去之遠。文義甚明。句中不當有大字。

謾他

媒但者非學謾他。但成而生不信。立懂者非學鬪爭。懂立而生不讓。念孫案。但與誕同。故高注曰。但猶詐也。他與詫同。謾詫。詐欺也。說文。謾。欺也。又曰。沈州謂欺曰詫。玉篇。湯何達可二切。急就篇。謾詫首匿愁勿聊。顏師古曰。謾。詭巧黠不實也。或謂之詭謾。楚辭九章。或詭謾而不疑。詫。詭他字異而義同。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詭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故曰媒但者。非學謾他。但成而生不信也。謾他與鬪爭相對爲文。各本謾他。竝誤作謾也。或又於鬪爭下加也字。以與謾也。

相對其謬滋甚。惟道藏本不誤。莊刻仍依各本作謾也。又於鬪爭下加也字。故特辯之。

一人

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念孫案一人不得言相隨。一人當作二人。二人不竝行。則可以通天下。故高注云言不竝也。

棄荏席後黻黑

文公棄荏席。後黻黑。咎犯辭歸。高注曰。晉文公棄其臥席之下。黻黑者。咎犯感其捐舊物。因辭歸。引之曰。高讀棄荏席後黻黑爲一句。非也。棄荏席爲句。後黻黑爲句。謂於衽席則棄之。於人之黻黑者。則後之也。韓子外儲說左篇云。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再拜而辭。是其證。說苑復恩篇同。

桑葉

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念孫案桑葉當爲木葉。長年見木落而悲。不當專指桑葉言之。庚信枯樹賦。引此。正作木葉。文選蜀都賦注。文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九。所引竝與枯樹賦同。

鼎錯

鼎錯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高注曰。錯。小鼎。引之曰。古無謂小鼎爲錯者。錯當爲鑿。鑿字本

在鼎字上。鑊鼎。小鼎也。言小鼎雖日用而不足貴。周鼎雖不爨而不可賤也。說文曰。鑊。鼎也。廣雅。鑊。鼎也。讀若慧。說林篇。水火相憎。鑊在其閒。五味以和。彼注云。鑊。小鼎。正與此注相同。則錯爲鑊之誤明矣。鑊。小貌也。小鼎謂之鑊。小棺謂之櫬。小星貌謂之嘒。其義一也。

知其且赦 所利害

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念孫案。兩知其且赦也。其皆當爲天。天字或作天。其字或作天。二形相似而誤。知天且赦而多殺人。若漢桓帝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是也。意林引此。作或知天將赦而多活人。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八。引作或曰。知天且赦也。而殺人。或曰。知天且赦也。而活人。是其證。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所上亦當有其字。御覽引此。正作其所利害異。

徑天高

朱儒問徑天高於修人。念孫案。天高上不當有徑字。蓋衍文也。意林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十八。引此皆無徑字。

淮南內篇第十七

說林

舟桅

遼契其舟桅。高注曰：桅，船弦板。舷與同。桅讀如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汜之汜也。念孫案：桅與汜聲不相近。備考書傳，亦無謂船舷板為桅者。桅當為橈。橈與汜同聲。故讀從之。桅字本作舩。廣雅曰：舩，謂船兩邊也。集韻類篇竝云：舩，或作桅。桅字草書作桅。因譌為桅矣。楊慎古音餘於陷韻收入桅字，引淮南子遼契其舟桅音汜，則為俗本所惑也。

足以屨

足以屨者淺矣。然待所不屨而後行，智所知者漏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念孫案足以屨以亦當為所文。子上德篇作足所踐，是其證。

騅禮

月照天下而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螭蛆，烏力勝日而服於騅禮。引之曰：禮當為杞。杞譌為禮，後人因改為禮耳。廣雅杞甲也。今本杞譌作禮。莊子人閭世篇名也者相杞也。崔謨曰：杞或作禮。埤雅引此作騅禮，則所見本已誤。廣雅曰：車擗，焦杞也。鈔本太平御覽引廣雅作鷓鴣，刻本作騅禮，亦是鈔本譌杞為禮。刻本又改為禮也。今本廣雅作鷓鴣，杞亦杞之譌。鷓鴣二字，往往相亂。說文曰：騅，祝鳩也。昭十七年左傳注則云：祝鳩，鷓鴣也。然則淮南之騅

杞。卽廣雅之鷦杞也。此六句以諸蛆爲韻。日杞爲韻。成十六年左傳。七杞之杞。徐邈音側乙反。正與日字相協。若作禮。則失其韻矣。

內爲之掘

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高注曰。掘。律氣不安祥。陳氏觀樓曰。掘。卽拙字也。莊子達生篇。作凡外重者。內拙。是其證。史記貨殖傳。田農掘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掘。

戴致之

均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紩。冠則戴致之。紩則屣屣之。念孫案。戴致二字。義不相屬。致當爲歧。字之誤也。致字俗書。或作致。與歧相似而誤。時則篇注。格歧也。劉本誤作致。廣韻。歧。歧戴物也。歧亦戴也。屣亦屣也。歧之言歧閣也。廣雅曰。歧。閣載也。又曰。載。閣歧也。載與戴古字通。文子上德篇。作冠則戴枝之。爾雅曰。支。載也。支。枝與歧亦聲近。而義同。太平御覽布帛部六。引此無致屣二字。此以意刪。不可從。

泛杭

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高注曰。泛。釣浮。杭。動。動則得魚。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三。引此杭作抗。念孫案。杭。抗二字。義與動皆不相近。字當爲抗。抗。誤爲杭耳。說文。抗。動也。小雅正月篇。天之抗我。毛傳曰。抗。動也。考工記輪人。則是以大抗。鄭注曰。抗。搖動貌。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楊翠葉。抗紫莖。抗字亦作拊。晉語。故不可拊也。韋注曰。拊。動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抗。抗亦動也。機動則得鼠。泛動則得魚。故高注云。

扒動動則得魚也。

蘭芝 芝若

蘭芝以芳未嘗見霜念孫案芝當爲芷字本作菑卽今之白芷也隸書止與之相亂因誤而爲芝古人言香草者必稱蘭芷芝非香草不當與蘭竝稱古人所謂芝者祇是木上所生內則人君燕食有芝櫛盧植五色神芝者不同然神農經亦但稱五色神芝爲聖王休祥而不以爲香草也凡諸書中言蘭芝言芝蘭者皆是芷字之誤廣雅釋天子祭以蘭蘭周官鬱人疏引王度記作芝蘭荀子宥坐篇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說苑雜言篇作芝蘭說苑雜言篇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家語六本篇作芝蘭皆字形相近而誤其他可以類推太
 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已誤作蘭芝文子上德篇正作蘭芷又下文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芝亦芷之誤
 又脩務篇佩玉環揄步步上脫一字雜芝若高注曰雜佩芷若香草案芝亦芷之誤司馬相如子虛賦衡
 蘭芷若張揖曰芷白芷也若杜若也故注云雜佩芷若香草若芝則非其類矣賈子勸學篇正作雜芷若
 劉子周穆王篇同

但氏

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高注曰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言鉏同也念孫案高讀與燕言鉏
 同則其字當從且不當從旦說文但拙也從人且聲玉篇七閭祥閭二切引廣雅云但鈍也今本廣雅但
廣雅廣韻但拙人也意與高注不知吹人相近又高注讀燕言鉏同與說文從人且聲及玉篇七閭祥閭
疏證

二音竝相近若然則但爲但之誤也使氏厭竅氏當爲工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故工誤爲氏大戴禮帝繫篇青陽降居江水今本江誤作泚是其例也厭與壓同說文壓一指按也玉篇鳥協切秦族篇曰所以貴扁鵲者貴其擊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瑟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撮下而不能成曲其故也楚辭九辯自壓按而學誦壓一作厭擊壓撮厭而異同言使不善吹者吹竽而使樂工爲之按竅音雖中節而不可聽也文子上德篇作使工揜竅厭與義文選笙賦厭焉乃揚李善曰厭猶揜也則氏爲工之誤明矣

自藜藿

爲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念孫案自藜藿本作自食藜藿今本脫食字則文義不明舊本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出爲客治飯自食藜藿八字注云淮南子云爲客治飯而自食藜藿名尊於實也陳馮謨本食字誤在藜藿下太平御覽飲食部八引同

藟苗

藟苗類絮而不可以爲絮各本脫以字今據下文及太平御覽引補麇不類布而可以爲布今本注曰藟苗荻秀楚人謂之藟藟讀敵戰之敵幽冀謂之荻若也念孫案藟本作適注故注讀如敵戰之敵注內荻秀本作藟秀楚人謂之藟本作楚人謂之適苗適與荻同玉篇適徒歷切藟也或作荻適苗者荻之穗也苗音他六徒歷二反字從由不從田荻華如絮而不一温故曰類絮而不可以爲絮荻或謂之藟廣雅曰適藟也齊民要術引陸機毛詩疏曰藟或謂之荻至秋

堅成。卽謂之萑。是萑適一物也。其穗則謂之邁苗。故注云。邁苗。萑秀。楚人謂之邁苗。玉篇。苗音他。六徒歷二切。苗與萑一聲之轉。故幽冀謂之荻苕也。爾風。鴟鴞傳曰。荼。萑苕也。正義曰。謂亂之秀穗也。萑苕卽荻。荻。苕猶邁苗耳。太平御覽布帛部六百卉部七。引此竝作邁苗。類絮而不可以爲絮。又引高注。邁苗。萑秀也。今本邁字皆誤作萑。說文。萑。草也。從草商聲。玉篇。舒羊切。引字書。萑。陸。蕞。蕞也。音義與此迥異。注內楚人謂之邁下。又脫苗字。注言楚人邁苗。脫去苗字。則義不可通。太平御覽引此已誤。萑秀又改爲荻秀。而不知荻卽邁字也。莊本改萑爲邁。而又不不知說文玉篇廣韻集韻之皆無邁字也。

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

羊肉不慕蠃。蠃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念孫案下三句當作醯不慕蚋。蚋慕於醯。句。醯酸也。與上三句相對爲文。今本醯不慕蚋句內。衍一酸字。醯酸也。句內。又脫醯字也。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蟲豸部二。引此已誤。唯也字未脫。

可以灌四頃

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念孫案可以灌四頃。當作不可以灌四頃。此言以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例之。則一頃之陂。亦可以灌四頃。然而不可以灌四頃者。十頃大。而一頃小。大則所灌者多。少則所灌者少。故曰大小之衰然也。下文云。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

一人和意與此同。今本脫去不字，則失其義矣。

遠望尋常之外

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莊云：太平御覽天部十五。作不可以望尋常之外，無遠字為是。念孫案：莊說是也。遠字即因上文遠望而衍。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此亦無遠字。

來乍

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乍。高注曰：乍，暫疾。以其操捷來，使人疾擊而取之。操當為躁，各本脫人字。今據上句注補。念孫案：繆稱篇作猿狖之捷來搭。高注：搭，刺也。搭與乍古同聲而通用，當以彼注為是。

戰兵夙 夙今之死字

戰兵夙之鬼憎神巫。念孫案：戰字後人所加。古人所謂兵者，多指五兵而言。兵夙，謂夙於兵也。曲禮曰：夙寇曰兵。釋名曰：戰夙曰兵。言夙為兵所傷也。周官冢人曰：凡夙於兵者，不入兆域，皆是也。後人謂戰士為兵，故妄加戰字耳。兵夙之鬼憎神巫，盜賊之輩醜吠狗。二句相對為文，加一戰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據高注云：兵夙之鬼，善行病人，則無戰字明矣。說文：兵夙及牛馬之血為辨，論衡：偶會篇：軍功之侯必斬兵死之頭。

目不可以警 耳不可以察

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警。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於聰也。高注曰：不可以警，警之則見也。不可
 以察，察之則聞也。引之曰：正文注文皆義不可通。正文當作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警，精於明也。瞽無目而
 耳不可以塞，精於聰也。注當作不可以斃，視之則見也。不可以塞聽之則聞也。斃與蔽通。主術篇：聰明光
 而不聞，策策南陽之斃幽。高注：斃，隱也。齊語：使海於有蔽，管子小匡篇：作斃是蔽。斃古字通。今作警者，涉上文目字而誤。太平御覽：鱗介
 郊特牲曰：管子樹塞門塞猶蔽也。作察者，亦字之誤。後人不知其誤，故妄改注文以從之。耳文子上德篇：正作鼈無耳而
 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

未嘗適亡適

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當暑而不喝者，不亡其適。高注：亡，亦失也。未嘗適亡適，引之曰：未嘗適亡適，當作未嘗
 不適亡適。上言不亡其適，乃亡失之亡。此言亡適，乃遺忘之忘。韓子難二曰：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齊
 策曰：老婦已亡矣。趙策曰：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棄亡之。竝與忘同。荀子勸學篇：念慢忘身，言
 禍災乃作。大戴禮：忘亡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淮南人閒篇：忘作亡。言
 人心有所謂適，則有所謂不適。當凍而不死，當暑而不喝者，能不失其適矣。而猶未忘乎其為適也。若隨
 所往而未嘗不適者，則忘乎其為適矣。莊子達生篇曰：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
 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郭象注：識適也。此即淮南所本。高解未
 嘗不適亡適云：亡，無言不凍不喝，何適之有。未達正文之意，然據此則正文本作未嘗不適，而今本脫不

字明矣。

二十二日

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念孫案二十二當爲三十二。爾雅翼引此已誤。盧辯注大戴禮易本命篇及太平御覽資產部五蟲豸部一竝引作三十二日。

弗掘無泉

稿竹有火弗鑽不難。與然同土中有水弗掘無泉。念孫案弗掘無泉本作弗掘不出。謂不掘則泉不出。非謂無泉也。後人改不出爲無泉者。取其與難字爲韻耳。不知此四句以火與水隔句爲韻。火古讀若毀。說見唐韻正。而鑽與難掘與出。則於句中各自爲韻。若云弗掘無泉則反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已誤。且泉卽水也。旣云土中有水。則不得又言無泉矣。文子上德篇正作土中有水。不掘不出。

以飯馱

有以飯馱者而禁天下之食。則悖矣。念孫案太平御覽疾病部四噎下引此飯作噎。是也。噎通作饑。因誤而爲飯。呂氏春秋蕩兵篇夫有以饑馱者欲禁天下之食。悖卽淮南所本也。今俗語猶云因噎廢食。若云以飯馱則文不成義。

罽者 罽者

釣者靜之。罟者扣舟。罟者抑之。罟者舉之。高注曰：罟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罟讀沙糝。今袁州人積柴水中捕魚為罟。幽州人名之為濬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罟字。罟當為罟字之誤也。注同。說文罟積柴水中以養魚。從网林聲。字林山沁反。見毛詩爾雅釋文。故高注云罟讀沙糝也。太平御覽飲食部八引。周頌潛篇潛有多魚。毛傳曰：潛糝也。爾雅糝謂之濬。孫炎曰：積柴養魚曰糝。糝與罟同。兗州謂之罟。幽州謂之濬。方俗語有輕重耳。罟非取魚之具。意林埤雅及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引此竝作罟者舉之是也。罟者下罟而得魚。故言抑。罟者舉罟而得魚。故言舉。

或謂簦下脫文

或謂家。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簦。頭蚤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念孫案或謂簦下當有名異實同也。五字言家與隴。笠與簦。名異而實同。隴本作隴。方言家秦晉之間。或謂之隴。廣雅簦謂之笠。若頭蚤與空木之瑟。則名同而實異也。

為其不出戶而裸之也

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裸之也。高注曰：為不出戶而塵裸眯之。非其道。引之曰：如高注則正文為其不出戶而裸之下。當有非其道三字。而寫者脫之也。道亦理也。固其理也。非其道也。相對為文。為猶謂也。為字古與謂同。義說見釋詞。蓋出戶而後蒙塵。蒙塵而後眯。若謂不出戶而裸之。則無是理也。今本無非其道三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文不對矣。又道與理為韻。恆蒙傳久於其道也。與已始為韻。月令毋變天之道。與理紀為韻。管子心術篇心處其道。與理為韻。正篇

臣德成道與紀
理止子爲韻。若無此三字，則失其韻矣。下文雖欲養之非其道，亦與酒爲韻。

羹藿 爲車者 陶者 狹廬

屠者羹藿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念孫案羹藿本作藿羹。藿羹與步行相對爲文。諸書多言藿羹。無言羹藿者。此寫者誤倒也。爲車者步行。本作車者步行。古者百工各以其事爲名。故考工記曰：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此言車者，猶考工記言車人也。後人誤以車爲車馬之車，故又加爲字耳。陶者本作陶人。與匠人相對爲文。今本人作者，因上二句而誤。廬與廬同。荀子富國篇若廬屋妾，卽廬屋。孟子屋廬子廣韻作屋廬子。道藏本劉本竝作廬。莊改廬爲廬。未達假借之義。太平御覽器物部三引此，正作屠者藿羹。車者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狹廬。意林引作屠者食藿羹。爲車者多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狹廬。食字爲字多字。皆馬總以意加之。餘與御覽同。

提提者射

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高注曰：的的，明爲衆所見。故獲。提提安。言譬若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爲人所射。念孫案注訓提提爲安。雖本爾雅，然非此所謂提提也。的的提提，皆明也。語之轉耳。提與颺同。說文：颺，音顯也。顯亦明也。莊子養生主篇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管子白心篇曰：爲善乎，毋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是提提爲明也。的的者獲。提提者射。卽莊子山木所謂飾知以驚愚。

修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者也。故下文卽云。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訓提提爲安。則旣與上句不類。又與下文不屬矣。

至陵

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念孫案。陵當爲陸。字之誤也。陸與水相對。作陵則非其指矣。意林引此。正作陸。

絲衣帛

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所不便。以得所便。陳氏觀樓曰。便絲衣帛。當作便衣絲帛。衣絲帛。與被鎧甲相對。文子上德篇作衣絲帛。

或惡爲故

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念孫案。或惡爲故。本作或善爲故。言紵善爲新。布善爲故也。今本作或惡爲故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太平御覽布帛部七引此。正作或善爲故。

譏

醜黼在頰則好。在頰則醜。黼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譏。高注曰。譏。人譏非之也。念孫案。譏本作議。高注本作議。人譏非之也。今本議皆作譏者。後人以議與宜韻不相協而改之。因并高改注耳。不知宜字古讀若

俄。說見唐韻正。與譏字不相協。而議字古亦讀若俄。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與爲爲韻。爲古讀若譏。淮南傲史記太史公自序。王人是議。與禾爲韻。與宜字正相協也。太平御覽布帛部二引此。正作以爲冠。則議。詮言篇云。行有迹。則議。又其一證也。

少自其質

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念孫案。少自其質。自當依劉本作有。字之誤也。文子上德篇。作少而有之。長而逾明。

大旱

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胥時而落。陳氏觀樓曰。大與太同。旱當爲早。字之誤也。再生者不穫。以其不及時也。華。太早者先落。以其先時也。文子上德篇。作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

自然之勢

疾雷破石。陰陽相薄。今本注曰。自然之勢。念孫案。自然之勢四字。乃是正文。非注文。言疾雷破石。此陰陽相薄。自然之勢也。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四字在正文內。是其證。

吟於巷 精相往來也

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今本注曰。精相往來也。念孫案。巷當爲燕。字之誤。

搏曰批。或曰攆。列子黃帝篇曰：攆，揅，揅，揅，說文：椎擊也。攆，反手擊也。批，深擊也。攆與批同。故高注云：批擊枕椎矣。或謂史記孫子傳：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語意略與此同。此言批，亢卽史記之批，亢。今知不然者，史記批，亢擣虛，是謂批其亢，擣其虛。日知錄曰：亢與喉嚨也。謂此文捌格批，枕皆兩字平列，則與史記異義。且高注訓枕爲椎，則非，亢字明矣。

志遠

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念孫案蹠者，足也。足大與志遠，義不相通。志當爲走。言足大者，舉步必遠也。汜論篇曰：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是其證。隸書走志相似，故走誤爲志。

賊心忬

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忬，高注曰：賊害。陳氏觀樓曰：忬字當爲亡也。二字之譌，亡無也。言狂者與嬰兒皆無賊害之心，故人莫之怨也。意林引此作無心也，蓋脫賊字。

淮南內篇第十八

人閒

智 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

居智所謂謂猶爲也下文曰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何謂貴智僖五年左傳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大戴禮少閒篇曰何謂其不同也韓詩外傳曰王欲用女何謂辭之列女傳仁智傳曰知此謂誰新序雜事篇曰何謂至於此也漢書文帝紀曰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以上諸謂字竝與爲同義又莊子讓王篇其何窮之爲呂氏春秋慎人篇爲作謂呂氏春秋精諭篇胡爲不可淮南道應篇爲作謂漢書高帝紀酈食其爲里監門史記爲作謂皆語之轉耳劉本依文子改謂作爲而語本從之蓋未通古義也

行智所之事智所乘動智所由念孫案四智字竝讀爲知智字古有二音二義一爲智慧之智一爲智識之知說見管子法法篇不智下劉本依文子微明篇改智爲知而諸本多從之莊本蓋未達假借之義也又下文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案然字當在曉字下智卽知字也不當更有知字曉然自以爲智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十六字連讀後人不識古字而讀曉然自以爲智絕句故又加知字以聯屬下文耳今本然字又誤在自字下則更不可讀矣

病疽將舛

孫叔敖病疽將舛謂其子曰念孫案此事又見劉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異寶篇皆不言孫叔敖病疽舛病疽將舛當作病且舛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病且舛屬其子曰賈子胎教篇史鱈病且舛謂其子曰文義竝與此同劉子呂氏春秋作孫叔敖疾將舛將亦且也今作病疽將舛者且字因與病字相連而誤爲疽後人以下文謂其子曰云云乃未舛以前之事故於舛上加將字而不知疽爲且之誤也

吾則舛矣

吾則歾矣。王必封女。念孫案吾則歾下本無矣字。此後人不曉則字之義而妄加之也。則猶若也。言吾若歾。王必封女也。劉子呂氏春秋竝作爲我歾。爲亦若也。爲字古與若同義。管子戒篇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楚而寄之。是也。若我歾猶言吾若歾。吾若歾猶言吾則歾也。古者則與若同義。三年問曰。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言若喪其羣匹也。荀子議兵篇曰。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言大寇若至也。趙策曰。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歾矣。言彼若爲帝而正於天下也。史記魯仲連傳。彼則作。彼即亦若也。說見下。燕策。太子丹謂荆軻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言。若不可也。韓詩外傳曰。臣之里有夫歾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言若自爲娶也。史記項羽紀。項王謂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漢書項籍傳。作卽漢欲挑戰。則與卽古字通。而同訓爲若。漢書西南夷傳。注卽猶若也。故史記高祖紀。作若漢挑戰也。襄二十七年。公羊傳。甯殖病將死。謂喜曰。我卽死。女能固內公乎。賈子胎教篇。史鱈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北堂。史記孔子世家。季桓子病。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彼言我卽死。此言吾則死。皆謂吾若死也。吾若死之下。加一矣字。則文不成義矣。

而受沙石 之間有寢邱者 确石

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此下有脫文。之間有寢邱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禩。人莫之利也。引之

曰受沙石下有脫文。此當作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地。楚越之間。有有寢之邱者。其地确而名醜。云云。今本抄石下脫之地二字之間。上又脫楚越二字。有有寢之邱者。又脫一有字及之字。确下又衍石字。下文云。孫叔敖請沙石之地。則此當作受沙石之地明矣。劉子云。楚越之間有寢邱者。呂氏春秋云。楚越之間有有寢之邱者。則此亦當作楚越之間。故下文云。荆人鬼。越人禩也。有有寢之邱者。今本作有寢邱者。涉注文而誤也。注但言寢邱者。詳言之。則曰有寢之邱。略言之。則曰寢邱。故列子作寢邱。而呂氏春秋作有寢之邱。今本亦脫有字。唯之字未脫。下文云。其子請有寢之邱。又云。孫叔敖請有寢之邱。則此亦當作有寢之邱。明矣。地确。謂瘠薄之地。墨子親士篇曰。堯塉者。其地不育是也。堯塉與確同。不專指石而言。且地确名醜。相對爲文。确下尤不當有石字。此因上文沙石而誤衍耳。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引之曰。俗當爲法。隸書去谷二字相似。隸書去字或作谷。形與谷相似。故從去之字。或誤爲谷。廣雅。渡。去也。去誤爲谷。祛。開也。祛誤爲裕。皆其類也。列子說符篇。白公遂死於浴室。呂氏春秋精論篇。作法室亦以相似而誤。法誤爲浴。後人因改爲俗耳。此謂楚國之法如是。非謂其俗也。功臣二世而爵祿。文不成義。當有脫誤。韓子喻老篇。作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

兵橫行天下

彘橫行天下而無所繆。威服四方而無所絀。念孫案兵行天下威服四方相對爲文。橫字蓋後人所加。

憤然

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念孫案憤然非歎貌。憤當爲噴。噴與喟同。噴誤爲憤。隸書賁字或作賁。形與賁相近。故從賁從賁之字或相亂。莊子天運篇乃憤吾心。憤本又作憤。潛夫論浮侈篇懷憂憤憤後漢書王符傳作憤憤是其例也。後人又改爲憤耳。太平御覽學部三引此作喟然而歎。說苑敬慎篇家語六本篇竝云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是其明證矣。說文喟太息也。或作噴。徐鍇曰韓詩外傳噴然太息作此字。文選舞賦噴息激昂。李善亦引外傳云魯哀公噴然太息。今外傳噴作喟。後人改之也。又晏子雜篇晏子噴然而歎亦作此噴字。

欲以利之 門戶

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念孫案或欲利之。或欲害之。相對爲文。利之上不當有以字。此因下句以字而誤衍也。太平御覽學部三引此無以字。禍福之門戶。戶字亦因上文禍福之門戶而衍。利害之反。禍福之門。相對爲文。則戶字可省。覽冥篇利害之路。禍福之門。卽其證。太平御覽引此無戶字。文子微明篇同。

天下揆之不窮

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門者。

止之曰。天下揆之不窮。高注。不窮言深遠。我將出子。念孫案門者止之曰下。不當有天下揆之不窮六字。蓋錯簡也。高注同。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二引此作門者止之曰。我將出子。無天下揆之不窮六字。

與子反

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念孫案我非故與子反也。反當爲友。言素與陽虎無交。而爲之蒙死被罪也。今作反者。涉上下文反字而誤。

以爲下脫文

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念孫案以爲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太平御覽引此。作以爲傷者戰鬪者也。不傷者爲縱之者。傷者受厚賞。不傷者受重罪。是也。今本無傷者戰鬪以下十三字。此因兩傷者相亂。故寫者誤脫之耳。

反利 反取

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念孫案利下脫之字。太平御覽引此有之字。上文云。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是其證。又下文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取下亦脫之字。上文云。或與之而反取之。是其證。

心痛

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痛。道藏本。劉本如是。各本脫去。下子反。而莊本從之。非是。念孫案心痛本作心疾。此後

入以意改之也。後漢書文苑傳注引此作辭以疾。蓋脫心字。呂氏春秋權勳篇。韓子十過飾邪二篇。說苑敬慎篇。竝作辭以心疾。

不率吾衆

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念孫案亡與忘同。率當爲恤。聲之誤也。呂氏春秋韓子說苑竝作不恤吾衆。

爲僂

斬司馬子反爲僂。念孫案後漢書注引此爲僂。上有以字是也。今本脫以字。則詞意不完。呂氏春秋韓子說苑皆有以字。

病温而強之食

夫病温而強之食。病喝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念孫案劉本温誤作濕。莊本又改爲溼。皆非也。病温者不可以食。若作病溼。則非其指矣。文子微明篇作病温而強餐之熱。病喝而強飲之寒。說林篇云。病熱而強之餐。救喝而飲之寒。熱亦温也。又案強之食。食當依說林篇作餐。字之誤也。餐寒爲韻。養病爲韻。病古音蒲浪反。說見唐韻正。若作食。則失其韻矣。

有論者 能論之

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論者之所辟也。念孫案劉本依文子。改有論爲有道。而莊本從之。非也。有論。謂有知也。對上文愚者而言。言悅目悅心。愚者之所欲。而有知者不以此傷性。若作有道。則非其指矣。古或謂知爲論。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呂氏春秋直諫篇。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高注竝云。論。知也。大戴禮保傅篇。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論亦知也。荀子解蔽篇。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謂知久遠也。又修務篇。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論與知識同義。彼注訓論爲敍。失之。

輪

夫虞之與號。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念孫案輪本作輔。此後人妄改之也。韓子十過篇云。夫虞之有號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呂氏春秋權勳篇同。此皆淮南所本。僖五年左傳。亦云輔車相依。

雲起

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念孫案雲下脫雨字。雲雨蛟龍相對爲文。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正作雲雨起焉。說苑貴德篇。文子上德篇。及論衡龍虛篇。引傳竝同。荀子勸學篇。積土成山。風雨

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亦以風雨蛟龍相對。

陰行

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明。念孫案陰行本作隱行。此涉上文陰德而誤也。陰與陽相對。隱與昭相對。今本隱作陰。則非其指矣。說苑文子竝作隱行。下文有陰德也。有隱行也。卽承此文言之。

好善者

昔者宋人好善者。念孫案好善上脫有字。劉子說符篇作宋人之好行仁義者。論衡福虛篇作宋人有好善行者。皆有有字。

近塞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念孫案近塞本作北塞。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北塞謂北方之塞。若改爲近塞。則不知爲何方之塞矣。漢書敘傳。北塞頗識其倚伏。顏師古注引此。正作北塞上之人。後漢書蔡邕傳。得北塞之後福。李賢注云。北塞。塞上麥也。藝文類聚禮部下獸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十。獸部八。引此竝作北塞上之人。下文近塞之人死者十九。亦本作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文選幽通賦注。竝引作塞上之人。

何遽不爲福

此何遽不爲福乎。念孫案何遽不爲福。本作何遽不能爲福。能與乃同。乃能古字通。說見漢書。言何遽不能爲福也。下文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卽其證。此及下文兩何遽不爲福。藝文類聚禮部。太平御覽禮儀部。竝引作何遽不乃爲福。又何遽不能爲禍。亦引作何遽不乃爲禍。

良馬

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念孫案良馬本作馬良。與家富相對爲文。漢書後漢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竝作家富馬良。

引弦

丁壯者引弦而戰。念孫案引本作控。此亦後人以意改之也。文選幽通賦注。太平御覽禮儀部。引此竝作控弦而戰。漢書注及藝文類聚禮部獸部。太平御覽獸部。竝引作皆控弦而戰。藝文類聚又引注云。控。張也。則本作控明矣。

不害於事 不可用 不同於時

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劉本刪去不字。念孫案不害當爲不周。隸書害作尙。與周相似而誤。道應篇。周鼎著倮而使齧其指。文子精誠篇。周誤作害。宜六年公羊傳。靈公有周狗。謂之弊。爾雅釋畜注。誤作害。楚辭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曰。周合也。汜論篇曰。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謂合於事也。此言不周於事。亦謂不合於事也。此

言直於辭而不周於事。下言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合亦周也。下文高陽黜命。匠人爲室之言。所謂直於辭也。室成而終敗。所謂不周於事也。若云不害於事。則與此意相反矣。劉績不知害爲周之誤。故刪去不字耳。又下文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不可用亦當作不周於事。凡言此所謂者。皆復舉上文之詞。不當有異。此因周誤作用。後人遂改爲不可用。而不知其與上文不合也。又下文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同亦當爲周。不周於時。不合於時也。齊俗篇曰。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是也。文子微明篇。正作不周於時。隸書害用同三字。竝與周相似。故傳寫多誤。

而不

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念孫案。謂與爲同。爲謂古字通。說見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本作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不而者不能也。能而古聲相近。故能或作而。原道篇。而以少正多。高注。而曰。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尙同。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通。又曰。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非命篇曰。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莊子逍遙遊篇曰。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苟子哀公篇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楚辭九章曰。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執云。而之。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執而與我赴諸侯乎。又秦始皇使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解此環。不而字。竝與能同。故鄭注屯卦。讀而爲能。堯典。柔遠能邇。漢督郵班碑。作深遠而邇。皋陶謨。能哲而惠。衛尉衡方碑。作能。慈能惠。史記夏本紀。作能。惠論語。憲問篇曰。劉向說苑。苑能字。皆作而。今說苑中能字。無作而者。皆篇。能治可爲管商之師。齊策。能作而。又禮運正義曰。劉向說苑。苑能字。皆作而。今說苑中能字。無作而者。皆

後人改之也。唯論衡之感虛福虛亂龍講瑞指瑞感。後人不曉而字之義。故改不而爲而不耳。此言所貴類定賢諸篇能字多作而其作能者亦是後人所改。後人不能解。則何爲貴智乎。下文張孟談對趙襄子曰。亡乎智者。國危能安。患結能解也。若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則何爲貴智乎。下文張孟談對趙襄子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語意正與此同。吳語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不可猶不能也。後人改爲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非也。若謂國不安。患不解。則與何爲貴智四字。義不相屬。若謂國危而不安之。患結而不解之。則是不仁而非不智矣。

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

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念孫案首句本作臣聞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與下二句文同一例。因臣聞下衍之字。後人遂於之下加有字。而句法參差不協矣。

天下之所賞

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念孫案賞當爲貴。此承上句其言有貴者也言之。文子微明篇作仁義者天下之尊爵也。是其證。今本貴作賞者。涉上文雍季先賞而誤。

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

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念孫案此本作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也哉。先

晉悉薦反。後人誤讀爲悉前反。遂改爲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失之矣。太平御覽兵部四十四。引此。正作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哉。呂氏春秋義賞篇。作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皆其證。

城下

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念孫案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二。引此城下作城中。是也。趙策及韓子十過篇。史記趙世家。竝作城中。

糧食匱乏大夫病

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念孫案糧食匱乏。太平御覽引此無乏字。是也。今本乏字。蓋高注之誤入正文者耳。高注主術要略二篇。竝云。匱乏也。此處脫去注文。乏字又誤入正文耳。力盡糧匱。士大夫病。盡匱病相對爲文。則匱下不當有乏字。韓子趙策皆無乏字。是其證。大夫病。御覽引作武夫病。案此本作武大夫病。淮南一書。通謂士爲武。韓子作士大夫。贏趙策作士大夫病。此作武大夫病。一也。下文中行穆伯攻鼓。餽聞倫曰。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是其明證矣。御覽作武夫病者。不解武大夫之語。而刪去大字也。今本作大夫病者。亦不解武大夫之語。而刪去武字也。士大夫皆病。而但言大夫。則偏而不舉矣。

智伯

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伯。道藏本如是。念孫案伯字因上下文而衍。劉本依趙策改智伯爲智士。非也。

此謂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智。非謂無爲貴智士。上文牛子謂無害子曰。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

解。何爲貴智。智下亦無士字。吳語亦云。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趙策誤衍士

字。而劉據之以改本書。謬矣。莊本同。太平御覽引此作無爲貴智。韓子作則無爲貴智矣。皆無士字。

君爲之次 出君之口

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念孫案君爲之次。君上脫二字。太平御覽引此已誤。上下文

皆作二君。韓子趙策亦云。趙亡則二君爲之次。又下文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君上亦脫二字。太平御覽

引此。正作言出二君之口。韓子趙策作謀出二君之口。

陰謀

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念孫案太平御覽引此。作二君乃與張孟談謀。句陰與之期。是也。陰與之

期。謂陰約舉事之期也。趙策作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是其證。今本陰字誤入上句。謀字上。則非其指矣。

灌智伯

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念孫案智伯下當有軍字。下句智伯軍救水而亂。卽承此句言之。太平

御覽引此已脫軍字。韓子趙策皆作灌智伯軍。

故君子曰

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念孫案。君子本作老子。此淺學人改之也。今老子作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無下美字。而以市字絕句。尊字下屬爲句。道應篇引老子。亦有下美字。則所見本異也。

能道

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念孫案。子能道。太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子能變道。是也。變道。謂易其道也。晏子春秋雜篇。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旣在脰。劍旣在心。唯子圖之。語意與此相似。今本脫去變字。則文不成義。

今王

今王欲爲霸王者也。念孫案。今王當爲今君。此涉上下文王字而誤也。魏自惠王始稱王。此對文侯言之。不當稱王。下文云。君以爲不然。則本作君明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君。

負輦粟

負輦粟而至。念孫案。太平御覽引此。作服撻載粟而至。是也。據高注云。服。駕牛也。則負本作服。今作負者。聲之誤耳。一切經音義十一引此。作撻載粟米而至。與御覽所引小異。而皆有載字。則今本脫載字明矣。撻與輦同。謂人挽車也。服輦載粟而至者。或服或輦載粟而至也。管子海王篇曰。行服連輶輦者。必有一

斤一鋸一椎一鑿。若其事立，連亦與輦同。周禮鄉師注：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為輦，巾車連車組輓釋文。連本亦作輦。服輦皆車名。故管子淮南皆竝稱服輦。許高注皆訓輦為擔於義少疏矣。許注見一切經音義。

暑以強耘 以伐林而積之

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念孫案暑以強耘，當從齊民要術所引。作夏以強耘，夏與春秋冬相對，變夏言暑，則與上下文不類矣。以伐林而積之，當從太平御覽所引。作又伐林而積之，又字承上春耕夏耘秋收而言。今本又作以，則義不可通矣。此因上文三以字而誤。

反還

莊王以討有罪，已與同。遣卒戍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念孫案諸書有言還反者，無言反還者。反當為及，謂大夫畢賀之時，申叔時尙未還，及其還而獨不賀也。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六引此正作及還而不賀。

牽牛蹊人之田

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念孫案牽牛蹊人之田，太平御覽引作人有牽牛而徑於人之田中是也。今作牽牛蹊人之田者，後人據左傳改之耳。案宣十一年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

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云云。史記陳杞世家作鄙語有之。牽牛徑入田。之牛。田主奪。此文無夏徵舒以下四句。又無人亦有言之語。而即云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語無論次。故必詳言之曰。人有牽牛而徑於人之田中。後人不察文義。遂據彼以改此。而不自知其謬也。

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

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念孫案興兵而攻。本作興兵而政之。政與征同。古多以政爲征。不煩引證。今本政誤作攻。又脫之字。夏徵舒弑其君。故曰興兵而征之。若言攻。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舉兵而征之。因以誅罪人。本作以誅罪人。以與已同。言莊王已誅罪人而遣人戍陳也。下文云。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則此本作以誅罪人。遣人戍陳。明矣。上文云。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尤其明證也。後人不知以與已同。故加因字耳。莊王之伐陳。本以誅罪人。不得言因以誅罪人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

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

非其事者勿切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引之曰。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義與上句無別。當即是上句之注。而今本誤入正文也。下文云。夫就人之名者廢。切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皆承上文言之。而此句獨不在內。則非正文明矣。

積力

是故忠臣之事君也。今本脫之字。據初學記。白帖太平御覽引補。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念孫案。積力本作量力。此後人以意改之也。下文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正所謂量力而受官也。若改量力爲積力。則非其指矣。初學記政理部。白帖四十九。太平御覽治道部十四。引此皆作量力。

楚王

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念孫案。王上不當有楚字。此因下文楚王悅之而衍。

黍粢

食芻豢。飯黍粢。服輕煖。乘牢良。念孫案。黍當爲梁。此涉上文糲粢而誤。上文云。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是黍爲食之粗者。賈逵注晉語云。梁。食之精者。見文選陸機君子有所思行注。此與芻豢對文。則當言黍梁。不當言黍粢。上文云。養以芻豢黍梁五味之膳。是其明證也。且梁與良爲韻。若作黍。則失其韻矣。

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

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念孫案。此當作今乃反以人之所以爲遲者爲疾。上文曰。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卽其證。今本乃反二字誤倒。又

脫一以字衍一反字。

離朱劉

故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劉索之。高注曰。離朱明目捷疾。劉搏善拾於物。二人皆黃帝臣也。念孫案。劉與掇通。劉上當有攬字。修務篇曰。離朱之明。攬掇之捷。高彼注曰。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攬掇亦黃帝時捷疾者是也。此注當作離朱明目見物捷疾。攬劉善於搏拾物。高注修務篇曰。攬掇也。注要略曰。掇拾也。二人皆黃帝臣也。今本正文脫攬字。注文尤多脫誤。劉績不能釐正。乃於劉上增捷字。諸本及莊本同。與修務篇不合。非也。

雞定

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定。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念孫案。雞定當依劉本作雞足。字之誤也。上文云。季氏與邠氏鬪雞。為之金距。故曰禍始於雞足。且足與稷為韻。秦族篇。獄訟止而衣食足。亦與息德為韻。老子禍莫大於不知足。與得為韻。若作定。則失其韻矣。莊伯鴻以定為麟之定。定之定。大誤。

大侵楚

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念孫案。侵上不當有大字。此因上文及其大也而行。

非常

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念孫案非常下脫人字。韓子十過篇作晉公子非常人也。

見之密

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齧。聖人見之密。故萬物莫能傷也。陳氏觀樓曰。密當爲蚤。字之誤也。上文禍生而不蚤滅。卽其證。

投卮漿

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念孫案下旣言沃之。則上不當更言投。舊本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引此。投作援。是也。陳禹謨依俗本改援爲投。援引也。謂引卮漿而沃之也。作投者。字之誤耳。太平御覽飲食部十九所引與書鈔同。唐余知古渚宮舊事亦同。

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

夫仕者先避。此下有脫文。之見終始微矣。念孫案夫仕者先避。當作夫上仕者。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

求名。仕與士同。曲禮前有士師。鄭注。士或爲仕。爾雅。士察也。小雅節南山篇。弗問弗仕。鄭箋。仕。察也。幽風東山篇。勿士行枚。大雅文王有聲篇。武王豈不仕。毛傳。竝云。事也。漢郎中馬江碑。士喪儀

宗。成陽靈臺碑。故有靈臺。避患遠辱。謂上文太宰子朱辭官之事。今本仕上脫上字。先避下脫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凡十二字。文子微明篇作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是其證。之見

終始微矣。上當有太宰子朱四字。此亦承上文而言。子朱見令尹之輕行簡禮。而知其必將辱人。卽辭官

而去。可謂見其始而知其終。故曰太宰子朱之見終始微矣。

無以

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高注監祿秦將念孫案無以二字。後人所加。此言使監祿轉餉。又使用卒鑿渠而通糧道也。史記主父傳。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是其證。使監祿下加無以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困學紀聞引此無無以二字。

鵠

夫鵠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念孫案鵠上脫烏字。下文烏鵠之智。卽其證。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九白帖二。引此皆有烏字。

行遊

孔子行遊。馬失。與佚同食農夫之稼。念孫案孔子行遊四字。文不成義。此本作孔子行於東野。下文野人二字。卽承此句言之。今本於誤作行遊。又脫東野二字。太平御覽地部二十野下引此。正作孔子行於東野。呂氏春秋必已篇同。今本作孔子行道而息。乃後人所改。辯見呂氏春秋。

子貢往說之。卑辭

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見也。念孫案子貢上脫使字。太平御覽引此有使字。卑當爲畢字之誤也。俗書卑字

作畢畢字作畢二形相似畢辭謂竟其辭也。太平御覽引此作畢辭而弗能得。呂氏春秋作畢辭野人不聽皆其證。

不若此延路陽局

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高注曰延路陽局鄙歌曲也。念孫案不若此此字因上文

若此其無方而衍路本作露脫去上半耳。陽局本作以和。因上文發陽阿而誤為陽阿。阿又誤為局也。左

乃字誤為戶右畔可字誤為可劉不若延露以和者言采菱陽阿曲之至美者也。而鄙人聽之曾不若歌

延露以相唱和。說山篇欲美和者所謂曲高和寡也。李善注吳都賦月賦舞賦長笛賦七啟引此竝作不

若延露以和是其明證。注中陽局二字亦隨正文而衍。吳都賦注引高誘曰延露鄙歌曲也無此二字。

不同

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念孫案兩不字後人所加。此言善鄙同而或誹或譽者俗使然也。趨舍同而或逆或順者君使然也。故下文云狂譎不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後人於同上加不字則義不可通矣。文子微明篇作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是其證。齊俗篇云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語意正與此同。

任於世

知人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念孫案任於世三字義不相屬任當為徑徑行也。見本經篇注及僖二

十五年傳注。言知天知人。則有以行於世也。下文云。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皆謂其不可行於世也。徑字或作徑。因誤而爲任。詮言篇下之徑。不可勝理。文子微明篇作卽有文子道德篇。徑。誤作任。懼。以經於世矣。經。徑古字通。經亦行也。莊子外物篇曰。不可與經於世。

河中

荆飲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念孫案河當爲江。字之誤也。犯江中之難。事見道應篇。及呂氏春秋知分篇。

九夷歸之 天下懷其德 戰武士必其死

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蔭暘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太平御覽疾病部四。引此九夷歸之。作九夷順。無之字。天下懷下。無其德二字。又疾病部四。刑法部五。引此戰武士必其死。竝作戰士畢死。下有感於恩也四字。初學記帝王部。引此云。武王蔭暘人於樾下。而天下懷之。感於恩也。念孫案九夷歸。天下懷。與四十國朝。相對爲文。則歸下本無之字。懷下亦無其德二字。戰武士必其死。下當有感於恩也四字。此四字乃總承上文言之。不專指越王。故初學記引武王事下。亦有此四字也。陳氏觀樓曰。戰武士必其死。士字其字皆後人所加。淮南一書。皆謂士爲武。戰武卽戰士也。故御覽引作戰士。

畢死畢必古字通

吳王 孰

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念孫案朝於吳王。王字涉下句。吳王而衍。上下文四言朝於吳。吳下皆無王字。是其證。孰何也。言何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管語孰是是臭也。越語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昭二十年公羊傳孰君而無稱孰字。並與何同義。朱東光不曉孰字之義。而於孰下加意字。斯為謬矣。莊本同。

不若然而然 不然而若然

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引之曰。不若然而然。當作若不然。而然者。謂越王句踐之事。吳請身為臣。妻為妾。若不叛吳。而實欲滅吳也。見下文。若然而然。與若然而不然。文正相對。道藏本作不若然而然。則義不可通矣。劉本刪若字。尤非。下文何謂不然而若然者。亦當作何謂若不然而然者。

立務

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此如不報。如與同。列子說符篇作此而不報。舊本此字誤。在如字下。今乙正。無以立務於天下。高注曰。務勢也。引之曰。務與勢義不相近。務當為矜字之誤也。矜務二字。錄書往往。譌溷。管子小稱篇務為不久。韓子難篇作矜。偽不長。又管子法法篇矜物之人。無大士焉。韓詩外傳矜而自功。今本矜字。並誤作務。劉子說符篇立矜作立。懂懂與矜古同聲。而通用。猶矜之為矜也。張湛注列子云。懂勇也。此注云。矜勢也。勢與勇亦同義。說山篇

云立懂者非學鬪爭。懂立而生不讓。汜論篇云立氣矜奮勇力。韓詩外傳云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是立矜卽立懂也。趙策云勇哉氣矜之隆。史記王翦傳云李將軍果勢壯勇。是矜與勢勇竝同義。

滅其家下脫文

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念孫案此處敘事未畢。當有脫文。太平御覽引此。滅其家下有其夜乃攻虞氏。大滅其家十字。是也。上文云。貳墮腐鼠。而虞氏以亡。此處必有此十字。方與上文相應。因兩滅其家相亂。故寫者誤脫之耳。劉子作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是其證。

令尹

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念孫案尹字後人所加。決於令前。謂決於上蔡令之前。非謂令尹也。太平御覽刑法部二。引此無尹字。

視決吾罪

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念孫案視當爲親。字之誤也。親決吾罪。卽上文所云決於令前也。韓子外儲說左篇載子皋出走之事。與此相似。云子皋問閔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閔子之足。彼言親閔子足。此言親決吾罪。其義一也。

隱居爲蔽

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念孫案隱居爲蔽。當作居爲隱蔽。言越之事。吳居則爲隱蔽。而戰則爲前行也。今本隱字誤在居爲之上。則文不成義。韓策云。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語意正與此同。鴈行。鋒行。皆謂前行也。燕策云。使弱燕爲鴈行。而強秦制其後。

捕雉 彌耳

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念孫案捕當爲搏。字之誤也。彌耳當爲弭毛。毛字因弭字而誤爲耳。後人又改弭爲彌耳。楚辭離騷注曰。弭。按也。言卑其體。按其毛。以待雉之來也。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五獸部二十一。竝引此云。夫狐之搏雉也。必卑體弭毛。以待其來也。高注呂氏春秋決勝篇云。若狐之搏雉。俯體弭毛。卽用淮南之文。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亦云。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

讀書雜誌

淮南內篇第十九

脩務

疾病

時多疾病毒傷之害。念孫案疾病本作疹病。後人誤讀疹爲瘡疹之疹。以疹病二字爲不類。故改爲疾病。而不知此疹字卽疾之疾。非瘡疹之疹也。小雅小弁篇及左傳成六年。哀五年。釋文竝云。疾或作疹。廣雅音云。疾。今疹字也。襄二十三年左傳。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呂氏春秋長見篇注。引此疾作疹。文選思元賦。思百憂以自疹。後漢書張衡傳作疾。小雅小宛釋文。引韓詩云。疹。苦也。越語云。疾疹貧病。是疹與疾同也。史記貨殖傳正義。太平御覽皇王部三。資產部三。鱗介部十三。引此竝作疹病。是其證。又秦族篇。以調陰陽之氣。以合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蓄。亦是本作疾疹。而後人改爲疾病也。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已誤。文子上禮篇。作疾疾之災。是其證。

土地宜

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念孫案宜上脫之字。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有之字。

遇七十毒

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念孫案。遇字後人所加。太平御覽皇王部三。資產部三百。卉部一。及寇宗奭本草衍義序例。引此竝作一日而七十毒。無遇字。路史禪通紀同。

沐浴露雨

禹沐浴露雨。櫛扶風。念孫案。沐下本無浴字。此涉高注沐浴而誤衍也。沐露雨。櫛扶風。相對爲文。多一浴字。則句法參差矣。劉本又於櫛上加梳字。以對沐浴。尤非。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部七。文選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注。引此皆無浴字。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櫛疾風。此卽淮南所本。

海內之事

又況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念孫案。海內。上脫任字。藝文類聚人部四。雜器物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一十。器物部六。引此皆有任字。

禹之爲水 湯旱 桑山之林

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暘之河。莊本改暘爲盱。案盱本作暘。因誤而爲暘。說見覽冥暘下。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念孫案。禹之爲水。蜀志郤正傳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應璩與岑文瑜書注。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八。引此竝無之字。湯旱。蜀志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注。竝引作湯苦旱。太平御覽引作湯爲旱。案爲者治也。水可言爲旱。

不可言爲作苦旱者是也。禹爲水湯苦旱相對爲文。今本禹下衍之字。湯下又脫苦字耳。劉本作湯之旱亦非。桑山之林。蜀志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注引作桑林之際。太平御覽引作桑林之下。案主術篇曰湯以身禱於桑林之際。則作際者是也。今本作桑山之林者。涉注文而誤。高注桑山之林是解桑林二字非正文本作桑林。高注亦云桑林。桑山之林。

事起天下利

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主下並有者字。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念孫案事起天下利。本作事天下之利。故高注云事治也。今本利上脫之字。其事下起字。則後人依文子加之也。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相對爲文。事下不當有起字。藝文類聚人部四。太平御覽人部四十二。七十二。引此並作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是其證。

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

若吾所謂無爲者。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念孫案因資而立。下脫一字。當依文子自然篇。作因資而立功。立功與舉事相對爲文。汜論篇曰。聖人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說林篇曰。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皆其證也。事功二字。承上文必事必加功言之。下文事成。又承此文言之。今本脫功字。則既與上句不對。又與上下文不相應矣。權自然之勢。當依文子作推自然之勢。

字之誤也。原道篇曰：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主術篇曰：推不可爲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高注：推行也。今本推作權，則非其指矣。

政事

政事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念孫案：事下脫成字。劉依文子補入是也。政當爲故，字之誤也。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乃結上之詞。劉不審文義而刪去政字，誤矣。莊本同。

攻

感而不應，攻而不動。引之曰：攻當爲故。故今迫字也。故文子作迫而不動。原道篇云：感則能應，迫則能動。舊本感迫二字互誤。辯見原道。精神篇云：感而應，迫而動。莊子刻意篇云：感而後應，迫而後動，皆其證也。說文：故，迨也。徐鍇曰：迨，猶切近也。玉篇曰：故，附也。是古迫迨字本作故。今諸書皆作迫，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此迫字若不誤爲攻，則後人亦必改爲迫矣。

因高爲田

因高爲田。因下爲池。念孫案：田當爲山，字之誤也。因高爲山，所謂爲高必因丘陵也。若田則有高原下濕之分，不得但言因高矣。文子自然篇：正作因高爲山。

趨而裂衣裳

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念孫案趨而下脫往字。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三。工藝部九。引此皆有往字。呂氏春秋愛類篇。作自魯往。皆其證。裂衣裳裹足衍衣字。太平御覽工藝部。引此有衣字。亦後人依俗本加之。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裳下。陳禹謨依俗本加衣字。太平御覽服章部裳下。引此皆作裂裳裹足。呂氏春秋愛類篇同。文選廣絕交論。裂裳裹足。李善注引墨子公輸篇亦同。後漢書邗惲傳注。引史記亦云。申包胥足腫蹠齧。裂裳裹足。今見吳越春秋。若云裂衣裳裹足。則累於詞矣。

剝

頓兵剝銳。高注曰。剝。辱折。念孫案漢魏叢書本改剝爲挫。而莊本從之。非也。道藏本劉本竝作剝。太平御覽工藝部。引此亦作剝。則舊本皆作剝明矣。說文。剝。折傷也。莊子山木篇。呂氏春秋必已篇。竝云廉則剝。今本莊子作挫。釋文作剝。云本亦作挫。高注呂氏春秋云。剝。缺傷也。經傳或作挫者。借字耳。後人多見挫。少見剝。遂改剝爲挫。謬矣。高注本訓剝爲折。今本折上有辱字。亦後人所加。此挫字訓爲折。不訓爲辱。後人熟於挫辱之語。故妄加辱字耳。

蹶

夫墨子蹶蹶而趨千里以存楚宋。高注曰。蹶。疾行也。蹶。趨走也。引之曰。書傳無訓蹶爲疾行者。蹶當作跌。音決。注當作跌蹶。疾行也。趨走也。見說文。今本跌字皆誤作蹶。注內蹶字。又誤在趨走也之上。廣雅。蹶。奔也。蹶。

疾也。馱，馱竝與。馱，通。玉篇：馱，疾也。下文：馱，躡，馱，步，高，彼注云：馱，趣也。馱，與。是疾行爲馱也。說文：馱，躡也。漢書武帝紀：馬或奔馱而致千里。馱亦奔也。顏師古誤訓馱爲躡，辯見廣雅疏證。馱，馱古字通。集韻：馱，或作馱。是疾行又爲馱也。合言之則曰馱。馱，古馬之善走者，謂之馱。馱，馱馱之言。馱，馱也。疾行謂之馱。馱，故曰馱。馱而趨千里。

歷險塹

及至圉人攫之良御教之掩以衡，馱連以轡，銜則雖歷險塹弗敢辭。念孫案：險與塹不同義。諸書亦無以險塹連文者。太平御覽工藝部三獸部八引此竝作歷險超塹是也。超越也。

帽憑

發憤而成。成下脫一字。劉本補仁字。而諸本從之。未知是否。帽憑而爲義。高注曰：帽憑盈滿積思之貌。念孫案：帽當爲憫。字之誤也。廣雅曰：憫，憫，愴，愴也。憫音謂憫，音耕反。憫與憑聲近而義同。憫憑而爲義猶言愴愴而爲義耳。楚辭：離騷注云：楚人名滿曰憑。故高注云：憫憑盈滿積思之貌。又離騷：喟憑心而歷茲。王注云：喟然舒憤懣之心。喟憑與憫憑義亦相近。

下不及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念孫案：下不及當爲下不若。言不似商均之不肖也。比上則言不及，比下則言不若。下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卽其證。今作下不及者，因上句及字而誤。文選辯命論注引此正。

作下不若商均。

一飽

今以爲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躓之難輟足不行惑也念孫案以一飽之故絕穀義不可通飽當爲餽字之誤也注餽與噎同說文噎飯窒也字又作饑漢書賈山傳祝餽在前祝鯁在後顏師古曰餽古饑字一饑而不食與一躓而不行高注躓也事正相類說苑說叢篇一噎之故絕穀不食一躓之故卻足不行語卽本於淮南今俗語猶云因噎廢食

橘柚

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而人曰夏生生者衆念孫案橘柚本作亭歷時則篇孟夏之月靡草死高注曰靡草薺亭歷之屬也呂氏春秋孟夏篇注及鄭注月令引舊說並同呂氏春秋任地篇孟夏之咎殺三葉而穫大麥高注曰三葉薺亭歷薺冀也是月之季枯死本書天文篇曰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案亭歷薺麥皆冬生夏死此言亭歷冬生薺麥夏死者互文耳後人改亭歷爲橘柚斯爲不倫矣太平御覽藥部十亭歷下引此正作亭歷冬生

禹生於石 五聖 四俊

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

漏是謂大通與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皋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
白。察於人情。契生於卯。禹生於石。舊本禹生於石。在契生於卯之上。案此段以私齊爲韻。明章爲韻。通江
則失其韻。史皇產而能書。羿左臂脩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四
矣。今改正。俊之才難。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蹙水也。高說禹生於石。云禹母脩已感石而生。禹坼脣而出。
又說五聖云。堯舜禹湯周文王也。說四俊云。謂皋陶稷契史皇。引之曰。案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河圖著
命曰。脩已見流星。意感生禹。又引禮含文嘉曰。夏姁氏祖。以薏苡生。又引孝經鉤命決曰。命星貫昴。脩紀
夢接生禹。是禹之生。或以爲感流星。或以爲吞薏苡。無言生於石者。史記六國表。禹興於西羌。集解引皇
甫謚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蜀志秦宓傳曰。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注引譙周蜀本紀曰。禹
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劓兒坪。水經沫水注曰。廣柔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是石紐乃地
名。禹生石紐。猶言舜生於諸馮。文王生於岐周。非謂感石而生也。徧考諸書。無禹生於石之說。禹當爲啟。
郭璞注中山經秦室之山云。啟母化爲石而生。啟在此山。見淮南子。是淮南古本有作啟生於石者。及考
漢書武帝紀。詔曰。朕至於中嶽。見夏后啟母石。應劭曰。啟生而母化爲石。師古曰。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
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
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事見淮南子。又御覽地部十六引淮南。與師古注略同。又北堂書

鈔后妃部一亦引淮南石破生啟蓋許慎本作啟生於石書鈔御覽及師古注所引卽許慎之注郭璞所云啟母化爲石而生啟見淮南子者亦用許慎注也且此段以堯舜禹文王皋陶契啟史皇羿九人言之故謂之九賢又謂之五聖四俊若旣言禹耳參漏又言禹生於石則僅八人不得稱九矣高據誤本禹生於石爲說則九賢內少一賢而五聖四俊亦不能如數不得已乃據上文所稱五聖神農堯舜禹湯而取湯入五聖又據上文言后稷之智而以稷入四俊不知彼此各不相蒙也且彼處五聖內有神農何以舍之而取湯此段九賢內有羿又何以不得與別若此者皆不可解矣以文義求之五聖蓋卽堯舜禹文王皋陶四俊蓋卽契啟史皇羿也

純鈞

夫純鈞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高注曰純鈞利劍名念孫案鈞皆當爲鈞字之誤也覽冥篇曰區冶生而淳鈞之劍成齊俗篇曰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區冶之巧可貴也皆其證道藏本劉本皆誤作鈞朱本改鈞爲鈞是也茅本又改爲鈞而莊本從之且并覽冥篇亦改爲鈞斯爲謬矣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劍下三引此文皆作純鈞陳馮謨改其一爲純鈞而刪其二越絕外傳記寶劍篇曰一曰湛盧二曰純鈞廣雅曰醇鈞劍也其字亦皆作鈞且齊俗篇作淳均若是鈞字不得與均通矣左思吳都賦吳鈞越棘純鈞湛盧上句言吳鈞下句言純鈞若作純鈞則鈞字重出矣

粉以元錫

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元錫。摩以白旃。則鬢眉微毛。可得而察。舊本脫則字。今以上文記太平御覽引此。竝有則字。今據補。高注曰。於摩。道藏本如是。各本皆作摩磨。念孫案。粉以元錫。本作挖以元錫。挖者。磨也。高注云。於摩。於卽挖字之誤。隸書於字。或作挖。形與挖相似。故挖誤爲於。廣雅曰。挖。磨也。磨與摩通。玉篇。挖。柯。略。濡。不給。挖。高注曰。挖。拭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挖嘉壇。孟康曰。挖。磨也。此云挖以元錫。摩以白旃。是挖與摩同義。故高注云。挖。磨。道藏本正文。挖字誤作粉。注內挖字。又誤作於。後人不得其解。遂改高注於摩爲磨。磨。莊本又改爲旃。磨。斯爲謬矣。初學記器物部九。引此竝作粉以元錫。亦後人依誤本淮南改之。太平御覽學部一。服用部十九。珍寶部十一。竝引作挖以元錫。又高注呂氏春秋達鬱篇云。鏡明見人之醜。而人挖以元錫。磨以白旃。卽用此篇之語。是其明證矣。

有餘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念孫案。有餘上亦當有所字。

順風

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念孫案。順風下本有而飛二字。與銜蘆而翔相對爲文。今本脫此二字。則與下文不對。藝文類聚鳥部中。白帖九十四。太平御覽羽族部四。引此竝作從風而飛。以愛氣

力說苑說叢篇作順風而飛以助氣力皆其證。

景以蔽日

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引之曰景即日之光不得言景以蔽日景當爲晏字之誤也繆稱簾暉日知晏陰諧知雨高注曰晏無雲也文選羽獵賦注引許注同說文晏天清也又曰霽星無雲也霽與晏通字亦作曠小雅角弓篇見睨曰消韓詩作曠睨聿消云曠睨日出也荀子非相篇作晏然聿消史記封禪書至中山曠溫漢書郊祀志曠作晏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爲晏韓子外儲說左篇曰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閒晏與陰正相對故曰陰以防雨晏以蔽日言穴居之獸陰則有以防雨晴則有以蔽日也。

不出門

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長於窮櫺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念孫案門下當有戶字不出門戶與獨守專室相對爲文且戶與下母古寡爲韻下讀若戶寡讀若古母合韻音莫補反並見唐韻正若無戶字則失其韻矣。

知其六賢之道

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念孫案知其六賢之道其字涉上文脩其業而衍。

分白黑利害

閒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士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念孫案分白黑利害本作分別白黑高注內分別白黑四字即本於正文白黑下本無利害二字今作分白黑利害者分下脫去別字遂不成句後人以高注云知利害之所在因加利害二字以足句耳案高注云分別白黑知利害之所在此是因正文而申言之謂分別白黑則可以知利害之所在非正文內本有利害二字也有白黑斯有得失有得失斯有禍福故云分別白黑籌策得失以觀禍福禍福即高注所謂利害也若此句先言利害則下文不必更言禍福矣蘇援世事分別白黑籌策得失皆相對為句若云分白黑利害則句法參差矣且此段以書夫娛為韻黑福則為韻若云分白黑利害則失其韻矣

款躄跌 重躄

管者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款躄跌跋涉山川冒蒙荆棘百舍重躄不敢休息高注曰款猶著躄履跌趣躄足生胝也各本生胝二字誤倒今乙正念孫案款躄跌跌下本有步字跌步疾行也說文跌馬行貌又云跌躄也廣雅云跌奔也史記張儀傳揆前跌後蹄閒三尋索隱曰言馬之走勢疾也莊子齊物論篇麋鹿見之決驟崔譔曰疾走不顧為決跌趣跌並字異而義同故注訓跌為趨莊子庚桑楚釋文引此正作款躄跌步今本脫去步字則文不成義且自身淬霜露以下皆以四字為句又以露步為韻棘息為韻脫去步字則句既不協而韻又不諧矣重躄當為重躄字之誤也高注同躄讀若繭莊子天

道篇。百舍重趼而不敢息。釋文。趼古顯反。司馬云。胝也。許慎云。足指約中斷傷爲趼。所引許注。卽此篇重趼之注也。司馬訓趼爲胝。與高注足生胝同義。劉晝新論惜時篇云。南榮之訪道。重趼而不休。卽用此篇之文。則跣爲趼之誤明矣。趼字亦作繭。賈子勸學篇云。南榮跣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是也。宋策。墨子百舍重繭。高彼注云。重繭。累胝也。亦與此注同義。

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

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閱條達。案閱與愒聲相近。故高注云。鈍閱猶鈍愒。方言曰。頓愒愒也。江閩誤作聞。今改正。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引之曰。七日不食。上當有若字。如讀爲而言。聞老聃之言。若七日不食而饗太牢也。賈子云。南榮跣既遇老聃。見教一言。若飢十日而得太牢。是其證。文子精誠篇。襲用此文。而改之曰。勤苦七日不食。如享太牢。失其指矣。

葉語

稱譽葉語。至今不休。高注曰。葉世言榮疇。見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止。念孫案。葉當爲華。俗書華字作華。與葉相似而誤。東周策。謀之於葉庭之中。姚宏曰。春秋後語。作章華之庭。秦策。華榮也。稱譽華語。至今不休。言榮名常在人口也。高所見本已誤作葉。故訓葉爲世文子正作稱譽華語。

歷沙石

申包胥羸糧跣走。跋涉谷行。獵蒙龍。蹙沙石。蹙達膝。此下缺一字。楚策作蹙穿膝鼻。曾繭重胠。高注曰。蹙。僵。蹙。足。達。穿也。念孫案。蹙訓為僵。雖本說文。而此蹙字則非其義。蹙者。踢也。謂足踢沙石也。蹙或作蹙。說文作蹙。云蹙也。主術篇注曰。蹙。踏也。楚辭九章注曰。蹙。踐也。文選舞賦注。引許慎淮南注曰。蹙。踢也。呂氏春秋知化篇。子胥兩祛高蹙而出於廷。高注曰。蹙。踏也。司馬相如上林賦。蹙石闕。郭璞曰。蹙。踢也。漢書申屠嘉傳。材官蹙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踏彊弩張之。故曰蹙張。是足踢謂之蹙也。申包胥跋涉谷行。故足踢沙石。而蹙為之穿。若訓蹙為僵。則與上下文不相貫注矣。

權說

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引之曰。權本作奮。奮字上半。與權字右半相似。又涉注內權字而誤也。高注曰。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發字正釋奮字。史記樂書集解。引孫炎樂記注曰。奮發也。以取少主之權。乃加之權二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有權字也。呂氏春秋去宥篇。正作將奮於說。以取少主。

以為狗羹 盡寫其食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念孫案。鄰人下當更有鄰人二字。今本脫去。則文義不明。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十九。獸部二十二。引此竝疊鄰人二字。盡寫其食。亦當依初學記太平御覽引。作盡寫其所食。

鋌

苗山之鋌羊頭之銷念孫案鋌當爲鋌字之誤也。鋌音挺。說文：鋌，銅鐵樸也。文選七命注：引此篇苗山之鋌。七發注同。羊頭之銷，又引許慎注曰：鋌，銅鐵樸也。高注：苗山、楚山、利山，義與許同。銷，生鐵也。是其證。

濫脇號鍾

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鍾。高注曰：濫脇音不和號鍾。高聲非耳所及也。劉續曰：濫脇號鍾皆古琴名。梁元帝纂要以爲齊桓公琴是也。作藍脅。念孫案劉說是也。濫與藍古字通。廣雅：藍脅號鍾琴名也。楚辭九歎：破伯牙之號鍾兮。王注云：號鍾琴名。馬融長笛賦亦云：若絙瑟促柱號鍾高調。宋書樂志云：齊桓曰號鍾。楚莊曰繞梁。事出傅元琴賦。

以爲知者也

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高注曰：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爲知者施也。念孫案如高注則喻意當作喻事。知者下當有施字。施設也。言作書以明事爲後之知己者設也。又下文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爲後之知音者也。以爲後之知音者與以爲知者施同意。各本知音上有爲後世之知音者也。無有字。注曰：喻上句作書爲知者施也。各本知者作知音。因正文知音者而衍。呂氏春秋長見篇作以作喻意。涉上句意字而誤。知者下脫施字。則文義不明。則正文有施字明矣。今本喻事

揄步 籠蒙目視

佩玉環揄步雜芷若今本芷誤作芝。籠蒙目視治由笑目流眇口曾擗奇牙出。獻黼搖念孫案說文揄

引也揄步之間脫去一字自佩玉環以下皆三字為句此獨兩字則與上下不協新書勸學篇作揄缺陂

今本揄誤作。揄辨見賈子亦三字為句也。籠蒙目視四字文不成義且與上下句不協劉績曰衍目字念孫案此當衍

視字高注目視也則正文作籠蒙目明矣今本目下有視字。廣雅亦云目視也史記項羽紀曰范增數目

項王是也籠蒙目即籠蒙視與治由笑相對為文賈子作風蚩視今本風蚩誤作風蚩風蚩籠蒙語之轉耳。

憚怵

無不憚怵瘵心而悅其色矣高注曰憚怵貪欲也錢氏獻之曰憚注讀探必非憚字據楚辭及馮衍賦應作憚怵為是形之譌耳念孫案錢謂憚當作憚是也然楚辭七諫心怵憚而煩冤兮王注云怵憚憂愁貌後漢書馮衍傳終怵憚而洞疑李賢注引廣蒼云怵憚禍福未定也皆與高注貪欲之義不同唯賈子勸學篇孰能無怵憚養心義與此同廣韻怵抽據切憚怵愛也義蓋本於淮南

扶於 便媚 若鶩

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於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蕩被風髮若結旌騁馳若鶩高注曰扶轉周旋更曲意更為之念孫案高注傳寫脫誤當作扶於周旋也轉更也曲竟更為之今本說去於

字兩也。字轉字誤在周旋上。竟字又誤作意。遂致文不成義。正文內扶於二字。各本多誤作扶旋。旋字卽涉注文

而唯道藏本茅本不誤。扶於猗那。皆疊韻也。若作扶旋。則失其讀矣。史記司馬相如傳。扶輿猗靡。集解引

郭璞曰。淮南所謂會折摩地。扶輿猗委也。扶輿卽扶於。相如傳又云。垂條扶於。太平御覽樂部十二。引此正作扶於。

又引高注曰。轉更也。曲竟更爲也。是其證。楚辭九懷。登羊角兮扶輿。洪興祖補注。引此亦作扶於。而莊刻

乃從諸本作扶旋。謬矣。便嬾擬神。嬾當爲娟。娟字俗書作媼。與娟相似而誤。楚辭大招。豐肉微骨。體便娟

只。王注云。便娟好貌也。便娟亦疊韻。若作便媼。則失其讀矣。後漢書文苑傳注。及太平御覽。引此竝作便

娟。騁馳若鶩。鶩當爲驚。高注言其疾也。正釋若驚二字。今本言其疾上有騁馳二字。此涉正文而衍。張衡西京賦。說舞曰。紛縱

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罷。是也。驚鶩字相近。因誤爲鶩。莊子知北遊篇注。理未動而鶩與騁馳同義。若云

騁馳若鶩。則是騁馳若騁馳矣。且地那爲韻。地古讀若陀。見唐韻正。神旌驚爲韻。此以真耕通爲一韻。周易

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騁馳若鶩。

且夫

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念孫案。且當爲則。字之誤也。則夫二字。承上今鼓舞者以下二十一句而言。上文云。則布衣韋帶之人。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又云。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怵。瘖心而悅其色矣。語意竝與此同。

眇勁 淹浸漬

夫鼓舞者非柔縱而木熙者非眇勁。淹浸漬漸靡使然也。高注曰：眇，絕也。言其非能自有絕妙之強力也。淹，久浸漬。念孫案：高訓眇爲絕，而以眇勁爲絕妙之強力，於義未安。今案：眇勁與柔縱相對爲文。眇讀爲諄，諄勁猶輕勁也。上文曰：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眇。高彼注曰：眇，輕利急疾。舊本脫疾字，據文選注補。諄讀燕人言躁操善趨者謂之眇同也。後漢書馬融傳：或輕眇趨悍。李賢曰：眇，輕捷也。文選吳都賦：輕眇之客。李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眇，輕利急疾也。眇音眇。是眇眇同聲而通用也。淹浸漬漸靡，漬字涉注文而衍。淹浸漸靡，皆兩字連讀，不當有漬字。且注訓淹爲久浸爲漬，則正文無漬字明矣。

藜藿

藜藿之生，蝻蝻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樞棟。念孫案：藜藿當爲藜藿。徒甲反。字之誤也。藿，卽今所謂灰藿也。爾雅：拜藿藿。郭注曰：藿藿似藜。昭十六年左傳曰：斬其蓬蒿藜藿。莊子：徐無鬼篇曰：藜藿柱乎黜黜之逕。是也。藜藿皆生於不治之地，其高過人，故曰蝻蝻然日加數寸。若藿爲豆葉，豆之高不及三尺，斯不得言日加數寸矣。藜藿皆一莖直上，形似樹而質不堅，故曰不可以爲樞棟。若藿則非其類矣。太平御覽木部六引此作藜藿，亦傳寫之誤。其百卉部藿下引此正作藜藿。後人多聞藜藿，寡聞藜藿，故諸書中藜藿字多誤爲藜藿。說見史記仲尼弟子傳。

淮南內篇第二十

秦族

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瑋瑁。

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以濡生萬物。道藏本如是。瑤碧玉珠。翡翠瑋瑁。瑋各本作玳。俗字也。今據太平文

彩。明朗潤澤。若濡。靡而不玩。久而不渝。念孫案。雨露所以濡生萬物。本作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瑤碧玉珠。

本在翡翠瑋瑁之下。道藏本濡以二字誤倒。萬殊誤作萬物。翡翠瑋瑁。又誤在瑤碧玉珠之下。案雨露所

濡為句。以生萬殊為句。如藏本則失其句矣。且此段以嘔濡殊珠濡渝為韻。如藏本則失其韻矣。劉本作

雨露所濡生萬物。又脫去以字。漢魏叢書本。乃於生萬物上。妄加化字。而莊本從之。斯為謬矣。太平御覽

工藝部九。引此。正作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瑋瑁。瑤碧玉珠。

日月合明。鬼神合靈。

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念孫案。此用乾文言語也。日月鬼神上。竝脫與

字。文子精誠篇。正作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

衍四海

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念孫案文選東都賦注引此作不下廟堂而行於四海於義為長文子精誠篇亦作不下堂而行四海

陰陽化劉星朗非有道而物自然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劉星朗非有道而物自然念孫案下三句本作劉星朗

陰陽化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自天致其高至劉星朗是說天地日月星而陰陽化一句則總承上文言之今本劉星朗句在後則失其次矣且厚晝為韻化焉然為韻

化字古音在歌部焉然二字在元部 籍以差原廊娑為韻小雅桑扈籍以翰憲難那為韻隰桑籍以阿難何為韻逸周書時訓籍鳴鳥猶鳴國

有訛言虎不始交將帥不和荔挺不生卿士專權莊子天運籍執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淮南銓

言籍為善則觀為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說林籍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泰

族籍其美在和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繫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

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皆其證也差若劉星朗句在後則失其韻矣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者然成

施議宜四字古在歌部說見唐韻正若劉星朗句在後則失其韻矣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者然成

也廣雅然成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籍毋曰胡殘其禍將然謂其禍將成也莊子繕性篇莫

之為而常自然謂常自成也楚辭遠遊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謂彼將自成也又見下言天地陰陽非

有所為但正其道而萬物自成也原道篇云萬物固以自然已與聖人又何事焉語意正與此同下文云

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即此所謂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也道藏本非有下脫為焉正其四字則文不成義劉本作正其道而物自然無非有為焉四字亦非若本無非有為焉四字則藏本不得有非有二字矣主術篇曰是故 莊本作非其道而物自然則

其謬益甚。文子精誠篇作劉星朗。陰陽和。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是其明證矣。和字亦與焉。然爲韻。

流源 淵澗

流源千里。淵澗百仞。非爲蛟龍也。念孫案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流源作源流。淵澗作澗淵。是也。源流者有源之流。原道篇云。源流泉淖。沖而徐盈。是也。今作流源。則文不成義。澗淵與源流相對爲文。猶上文言高山澗林。大木茂枝也。今作淵澗。則與上文不類矣。

滎水

故邱阜不能生雲雨。滎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念孫案滎水。小水也。說文滎。絕小水也。韓詩外傳曰。滎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漢書揚雄傳。梁弱水之灑灑兮。服虔曰。昆侖之東有弱水。度之若灑灑耳。師古曰。灑灑。小水之兒。灑與滎同。道藏本劉本皆作滎。太平御覽鱗介部四引此同。朱本改滎爲涔。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朱不知滎爲小水。而誤以爲禹貢。滎波既豬之滎。故妄改之。

卵割

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念孫案割當爲剖。字之誤也。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剖符世爵。今本剖誤作割。剖。謂破卵而出也。原道篇羽者嫗伏。高注曰。嫗伏。以氣剖卵也。文選海賦。剖卵成禽。李善曰。剖猶破也。初學記鱗介部白帖九十五。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竝作卵剖。開元占經龍魚蟲蛇占。引作卵孚。又引許慎注曰。孚謂卵自

孕也。孕，剖聲相近。故高注曰：蛟龍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也。今本自孕作自孕，此後人妄改之也。說文：孕，裹子也。孕，卵孕也。其義迥殊。一切經音義二引通俗文曰：卵化曰孕。淮南人間篇曰：夫鴻鵠之未孕於卵也，一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

訟繆

靜漢恬淡，訟繆胸中。繆與穆通。顏師古注：漢書東方朔傳曰：穆，靜思貌。故高注曰：訟，容也。繆，靜也。引之曰：高所見本作訟，故訓為容。訟，容古同聲也。其實訟乃說字之誤，說古悅字。繆與穆同，穆亦和悅也。大雅烝民箋曰：穆，和也。管子君臣篇：穆君之色，尹知章曰：穆，猶悅也。說繆胸中者，所謂不改其樂也。文子精誠篇：正作悅，穆胷中。

所責

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念孫案：責，上脫能字。上文云：非令之所能召也。下文云：非刑之所能禁也。非法之所能致也。是其證。

市買不豫賈

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念孫案：買字，即賈字之誤而衍者也。市不豫賈，謂市之鬻物者，不高其價，以相誑豫。誑，豫見周官司寇注。非謂買者也。荀子儒效篇：作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淮南覽冥篇及史記循吏傳，竝云：市不豫賈，多一買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句不對矣。

正心

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念孫案正心本作人心，與弩力相對爲文。今作正心者，後人妄改之耳。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工藝部二引此，竝作人心。

化作細

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滌蕩與條暢同。文子作條暢。故因則大，化則細矣。念孫案化字，義不可通。化當爲作字之誤也。作字本爲化，與化相似而誤。聖人順民性而條暢之，所謂因也。反是則爲作矣。原道篇曰：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故曰：因則大，作則細矣。高注本作能循則必大也。欲作則小矣。今本欲作上有化而二字，則後人依已誤之正文加之耳。文子道原篇作因即大作即細，自然篇作因即大作即小，皆其證。呂氏春秋君守篇曰：作者擾，因者平。任數篇曰：爲則擾矣，因則靜矣。語意略與此同。

饗飲

饗飲習射，以明長幼。念孫案饗當爲鄉字之誤也。經解射義竝云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是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鄉飲。

故立父子之親 清濁五音

乃澄別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念孫案。故立父子之親。亦當爲以立父子之親。與下文相對。文子上禮篇。正作以立清濁五音。亦當依文子作五音清濁。

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

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念孫案此文。本作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白虎通義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琴操曰。管伏叢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也。及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至於亡國。流而不反。正對反其天心言之。淫而好色。正對杜淫言之。下文曰。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沈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句法皆與此相對。此以淫心爲韻。色國爲韻。下文以音風爲韻。風字古音在侵部。說見唐韻正。康亡爲韻。文子上禮篇。作聖人之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今本此下有。不顧正法流及後世八字。蓋後人所加。羣書治要引文子。無此八字。至於亡國。是其明證矣。文選長笛賦。注。引三上句云。神農之初作瑟。瑟字與今本不合。所引蓋許慎本。以歸神反望。及其天心。杜淫作反望。反其作及其。皆傳寫之誤。反望之反。蓋涉下反其天心而誤。淫望反及。皆以形近而誤。而句法正與文子同。若今本則錯脫不成文理。且失其韻矣。

志遠

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念孫案。志遠本作志事。以書記事。

無分於遠近。不當獨言志遠。後人以兩事字重出。故改志事爲志遠耳。不知古人之文。不嫌於複。且兩事字自爲韻。上下文皆用韻。若作志遠。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智者以記事。

罷民之力

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念孫案。罷民之力。當作以罷民力。與上句相對爲文。上文以解有罪。以殺不辜。與此文同一例。文子正作以罷民力。

推舉

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念孫案。內外相推舉。句法與上下文不協。且推字與上文各推其與相複。蓋衍文也。文子無推字。

故易之失也卦六句

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念孫案。此六句。非淮南原文。乃後人取銓言篇文。附入。而加以增改者也。詮言篇曰。詩之失。辟樂之失。刺禮之失。責此文。詩之爲春秋之失也。刺又加易之失也。卦。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全用詮言篇文。而改樂之失。刺書之失也。數二句。以合六藝之數。下文云。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忤春秋之失。訾與此六句相距不過數行。而或前後重出。或彼此參差。其不可信一也。下文易之失。鬼六句。高氏皆有注。而此獨無注。若原文有此六句。不應注於後。而不注於前。其不可信二也。太平御覽學部二所引。

有下易之失鬼六句而無此六句其不可信三也。

乖居

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念孫案乖當爲乘字之誤也。羅願爾雅翼引此已誤乘者匹也。言雌雄有別不匹居也。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月令乃合累牛騰馬。鄭注曰累牘皆乘匹之名。家語好生篇曰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毛詩傳亦云雎鳩摯而有別。鄭箋曰摯之言至也。謂王雎戴先生毛鄭詩考正曰案古字鷩通用摯。夏小正鷩始摯。曲禮前有摯獸是其證。春秋傳鄭子言少皞以鳥名官。雎鳩氏司馬也。說曰鷩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義本毛詩不得如箋所云明矣。念孫謹案淮南說林篇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鷩鳥不雙。義與毛詩同。有別卽此所云不乘居也。漢張超謂青衣賦亦曰感彼關雎性不雙侶。劉女傳仁智傳曰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張華鷩鶴賦云繁滋族類乘居匹游此尤其明證矣。

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

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念孫案此當作可謂忠臣矣而未可謂弟弟也。上文云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是其證。

必簡

小見不達必簡。念孫案必簡上當更有達字。此言見大者達達則必簡。猶樂記言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也。文子上仁篇作道小必不通通則必簡是其證。

陰陽無爲故能和

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念孫案陰陽無爲故能和。後人所加也。此以河之透蛇。山之陵遲。喻道之優游。若加入陰陽無爲二句。則與透蛇陵遲優游之義。咸不相比附矣。且陰陽無爲與河以透蛇三句句法亦屬參差。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引淮南無此二字。說苑說叢篇文子上仁篇竝同。

而猶

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念孫案而猶當爲亦猶。隸書而亦下半相似。故亦誤爲而。趙策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舊本亦誤作而。

治之上

此治之上也。念孫案治之上。當爲治之本。對下文治之末而言。上文養性之本。養性之末。卽其證。今作治之上者。涉上文治國太上養化而誤。文子下德篇正作治之本。

萬一

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念孫案以萬一求不世出。當作以不萬一求不世出。不萬一三字。卽承上句言之。文子下德篇作以不世出求不萬一。呂

氏春秋觀世篇注引淮南作以不萬一待不世出皆其證。

乘衰

掘其所流而濊之。茨其所決而高之。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高注曰。衰下也。引之曰。衰與下義不相近。衰當爲衰。字之誤也。說文。窳。汚衰下也。字通作邪。史記滑稽傳。汚邪滿車。集解引司馬彪曰。汚邪下地田也。故高注訓衰爲下。

繩之法法

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念孫案。繩之法法。文不成義。當依劉本作繩之以法。茅本作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以次法字屬下讀。亦非。莊本文子下德篇作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則劉本是也。

抱寶牽馬而去

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念孫案。去當爲至。此涉上文越疆而去而誤。僖二年公羊傳。正作虞公抱寶牽馬而至。

越爲之

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念孫案。越下脫人字。高注。越人以箴刺皮。卽其

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越人。

義理

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念孫案義理本作仁義。此後人妄改之也。貪則不義。鄙則不仁。貪鄙與仁義正相反。本經篇曰：毀譽仁鄙。在時不在行。漢書董仲舒傳曰：或天或壽或仁或鄙。故曰：背貪鄙而向仁義。若作義理則失其指矣。且義與和隨靡為韻。義隨靡音皆在歌部。若作義理則失其韻矣。文子上禮篇：正作背貪鄙嚮仁義。說見唐韻正。

直大道

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直作興是也。興大道成大功。文義正相比附。今作直大道者。涉下文不得直道而誤。

自為辟

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念孫案辟字義不可通。當是辭字之誤。辭或作辟。與辟相似。自為辭猶自為解耳。

踳馳

趣行踳馳。念孫案踳與舛同。說文云：楊雄作舛字如此。莊子天下篇：其道舛駁。文選魏都賦注：引作踳駁。

又引司馬彪注曰。躡與舛同。躡馳謂相背而馳也。倣真篇曰。二者代謝舛馳。說山篇曰。分流舛馳。玉篇引作僂馳。汜論篇曰。見聞舛馳於外。法言敍曰。諸子各以其知舛馳。舛躡僂字異而義同。道藏本作躡。各本皆誤爲跼躡之躡。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又下文知能躡馳。各本皆誤作躡。

知者不妄發

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念孫案。夫知者不妄發。羣書治要引作夫知者不妄爲。勇者不妄發。是也。下文擇善而爲之。及事成而功足賴。皆承知者不妄爲而言。計義而行之。及身死而名足稱。皆承勇者不妄發而言。今本脫爲字。及勇者不妄四字。此因妄不妄之誤脫。則與下文不合。說苑說叢篇亦云。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發。今本發誤作殺。

欲成霸王之業

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念孫案。欲成霸王之業。欲亦當爲能言。必得勝而後能成霸王之業也。下文四能字。皆與此文同一例。若云欲成王霸之業。則與下句不合。且與下文不類矣。詮言篇。能成王霸者。必得勝者也。以下八句。竝與此同。是其證。

節用

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念孫案節用皆當爲節欲。此因上文足用而誤也。文子下德篇作節用。亦後人以誤本淮南改之。齊俗篇云。治欲者。不以欲以性。又云。欲節事寡。故曰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今本節欲作節用。則非其指矣。詮言篇云。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以上八句。皆與此同。齊民要術引此亦作節欲。又引注云。節止欲貪。此皆其明證矣。或謂齊民要術所引爲詮言篇文。非也。案詮言篇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下有反性之本。即繼以未有能搖其本云云。是所引乃秦族篇文。非詮言篇文也。

一人之德

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念孫案德本作譽。無一人之譽。謂無一人稱譽之也。此言紂失人心。故雖有南面之名。而實無一人之譽。譽與名相對爲文。後人改爲無一人之德。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皇王部八引此正作無一人之譽。文子下德篇同。御覽皇王部七又引譙周法訓云。桀紂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

周處鄠鎬之地方不過百里

周處鄠鎬之地方不過百里。念孫案鄠鎬下衍之字。此以周處鄠鎬爲句。地方不過百里爲句。兩句中不

當有之字。呂氏春秋疑似篇亦以周宅豐鎬為句。

挺胸

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挺胸而朝天下。道藏本劉本如是。各本挺胸皆作搢笏。念孫案胸當為芻。芻古笏字也。皋陶謨。

在治忽。鄭本作芻。注云芻者笏也。臣見君所乘。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見史記夏本紀集解。穆天子傳曰。天子搢

芻。今作胸者。芻變為吻。又誤為胸耳。無煩改為笏也。挺當為捷。隸書捷字或作捷。凡從遼從建之字多相亂。說見漢書捷之江下。

形與挺相似。因誤為挺。說苑說叢篇。猿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續史記孝武紀。捷與插同。言插笏而朝天

下也。小雅鴛鴦篇。戢其左翼。韓詩曰。戢捷也。捷其矚於左也。士冠禮注。扱栖於醴中。鄉射禮注。搢插也。大

射儀注。搢扱也。內則注。搢猶扱也。釋文插扱二字竝作捷。管子小匡篇。管仲詘纓捷衽。字竝與插同。捷芻。

猶搢笏也。後人不知挺為捷之誤。而改挺為搢。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相率而為致勇之寇 方面

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為之鬪。念孫案此當作乃

相率致勇而為之寇。與下句相對為文。各本而為二字。誤在致勇之上。則文不成義。方面與奮臂亦相對

為文。道藏本劉本皆作方面。漢魏叢書本面誤為命。而莊本從之。斯為謬矣。

將卒

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別之各致其死念孫案卒當爲率率與帥同將帥所以統三軍故無將帥則無行別若卒則即在行別之中不得言無將卒以行別之也隸書率或作率見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形與卒相似故書傳中率字多誤爲卒說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將卒下

快然而嘆之

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念孫案嘆與快然義不相屬快然而嘆之當作快然而笑衍之字下文肆然而喜曠然而樂與此文同一例俗書笑字作咲嘆字作嘆二形相似而誤文選求自試表注太平御覽秋愛士篇繆公笑曰今本笑誤作歎

又況

又況登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念孫案下又況因上又況而衍萬物在其間即承上文言之非有二義

射快

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快高注金目深目所陳氏觀樓曰則快二字與則說則喜相對爲文快上不當有射字蓋因高注射準而衍下文豈直一說之快哉正與此句相應莊本依劉本作快射亦非

害人

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念孫案害人本作害之。此涉上下文人字而誤。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學部一引此竝作嬉戲害之也。

一性也

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念孫案下一字因上一字而衍。此言本末兼愛。人性皆然。性也二字與孟子食色性也同義。性上不當有一字。劉依文子上義篇刪去一字是也。

所在

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念孫案所在當爲在所。

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

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念孫案此本作天地之性物也。有本末。性卽生字也。淮南書中生字多作性。後人不識古字。乃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又加天地之生四字。斯爲謬矣。上文食其口而百節肥二句。皆指人事言之。與天地之生物無涉。不得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以承上文也。

棄義

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念孫案義上脫仁字。太平御覽治道

部五引此已誤。上下文皆言仁義，無但言義者。

故亡其國語曰

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念孫案：亡下本無其字，故亡爲句。國語曰爲句，後人誤以故亡國爲句。語曰爲句，因妄加其字耳。不大其棟，四句魯語文也。

本固

國室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本，木之有根。根深卽本固，基美則上寧。念孫案：本當爲木，上文木之有根，卽其證。

山水

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念孫案：山水當爲山木，字之誤也。高注同。史記趙世家集解正義及文選恨賦注，引此竝作山木。

吠聲

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念孫案：吠聲清於耳，義不可通。吠當爲呿，字之誤也。呿與咬同。張衡東京賦：咸池不齊度於蠅咬，薛綜曰：蠅咬，淫聲也。玉

篇。吠於交切。姪聲。廣韻。咬於交切。淫聲。是吠與咬同。故曰吠聲清於耳。非其貴也。

琴不鳴

琴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念孫案。劉本琴作瑟。與下文二十五弦合。文子微明篇亦作瑟。

然後成曲

弦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案史記漢書多以軼為逸。道藏本劉本皆作軼。漢魏叢書本改軼為逸。而莊本從之。未達假借之義。

念孫案。成曲上亦當有能字。文子微明篇正作然。然後能成曲。

下不相賊 民無匿情

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中與忠同。劉本依文子改中為忠。而莊本從之。亦未達假借之義。故民無匿情。念孫案。下不相賊。相字

後人所加。賊害也。政寬則不為民害。故曰至治寬裕。則下不賊。若云下不相賊。則非其指矣。文子微明篇

作至治優游。故下不賊。是其證。民無匿情。情字亦後人所加。匿與慝同。齊俗篇曰。禮儀飾則生偽。匿之士。逸周書大戒篇曰。克禁淫謀。衆匿。

乃雅。管子七法篇曰。百匿傷上威。韓子主道篇曰。處其主之側。為姦匿。荀子樂論篇曰。亂世之文章。匿而

采字並與慝同。又管子明法篇。比周以相為匿。明法解。匿作慝。韓詩外傳。仁義之匿。車馬之飾。新序節士

篇。匿作慝。史記酷吏傳。上下相為匿。漢書匿作慝。言至忠復素。則民無姦慝也。後人誤以匿為藏。匿之匿

而於匿下加情字。則非其指矣。且匿與賊為韻。若作匿情。則失其韻矣。羣書治要引此作至德樸素。則民無慝。是其證。

減爵祿之令

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爲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引之曰。減爵祿之令。本作張減爵之令。張施也。施減爵之令也。秦策云。吳起爲楚悼損不急之官。卽此所謂減爵也。高注云。減爵者。收減羣臣之爵祿。則正文本作減爵明矣。道應篇載吳起之言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蓋減爵則祿亦因之而減。故注言收減羣臣之爵祿。非正文內本有祿字也。張減爵之令。與立相坐之法。相對爲文。今本作減爵祿之令。則文不成義。此因高注而誤衍祿字。又脫去張字也。文子微明篇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則功臣叛。語皆本於淮南。則此文本作立相坐之法。張減爵之令。明矣。

禍福

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念孫案禍字。因上文兩禍字而衍。見福於重閉之內。此承上文鮑叔輔小白咎犯輔重耳及句踐脩政於會稽言之。慮患於九拂之外。此承上文史蘇歎管獻子胥憂吳王及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言之。相對爲文。則福上不當有禍字。文子微明篇無禍字。

再收

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念孫案收本作登。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爾雅曰。登成也。天文篇曰。蠶登蠶不登。是也。爾雅翼引此作收。則所見本已誤。齊民要術本草圖經及太平御覽

資產部五木部四引此竝作登。太平御覽木部又引注云登成也是其證。

初纁

聘納而取婦。初纁而親迎。纁與冕同引之曰。初字義不可通。初當作冠。字書冠字左畔作完。與衣相似。寸與刀相似。故冠誤爲初。冠謂弁也。齊風甫田傳曰。弁冠也。士昏禮。主人爵弁。鄭注曰。爵弁。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是也。冠纁而親迎。兼貴賤言之。劉本改作紱纁。諸本及莊本同則但有大夫以上於義爲不備矣。且紱與初字不相似。若是紱字。無緣誤爲初也。

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

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念孫案末二句。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然而不可行者。爲其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也。今本然而下脫去不可行者。爲其六字及也字。則語意不完。且與上五條不對矣。

弗庠

昌羊去蚤蚤而人弗庠者。爲其來蛤窮也。念孫案庠當爲席。字之誤也。昌羊。昌蒲也。蛤窮。蚰蜒也。竝見說林注昌蒲能致蚰蜒。故人不以爲席也。太平御覽蟲豸部八引此正作席。

此三代之所昌

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念孫案此三代之所昌。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此三代之所以昌也。今本脫去以字也。字則文義不明。

淮南內篇第二十一

要略

澱澱

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澱澱肌膚。念孫案說文澱。不滑也。澱澱二字。義不相屬。澱當爲澱。隸書澱字。或作澱。形與責相近。故澱誤爲澱。澱澱與漸澱同。言內則浹洽於五藏。外則漸澱於肌膚也。說文曰。澱。澱也。廣雅莊十七年公羊傳。澱者何。澱積也。釋文。積本又作澱。

通迴

使人知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元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念孫案通迴二字。義不相屬。迴當爲迴。音洞字之誤也。迴亦通也。通迴造化之母。謂通乎造化之原也。呂氏春秋貴同篇。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迴溝陸。上德篇。德迴乎天地。高注竝云。迴通也。今本迴字皆誤作迴。辯見呂氏春秋史記倉公傳。臣意診其脈曰迴風。集解曰迴音洞。言洞徹入四肢也。迴洞同音。故迴或作洞。俶真篇通洞條。

達。即通迥也。世人多見迥。少見迴。故迴誤為迥。下文使人通迥周備。其字正作迥。道藏本劉本如是。他本皆誤作迴。而莊本從之。

竝明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句合同其血氣。句與雷霆風雨。句比類其喜怒。句與晝宵寒暑。句竝明念孫案竝明二字。後人所加也。與者如也。廣雅與如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楚如也。漢書高帝紀。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顏師古曰。與如也。案古書多謂如曰與。詳見釋詞。言血氣之相從。如雷霆風雨喜怒之相反。如晝宵寒暑也。後人不知與之訓為如。而讀與雷霆風雨比類為一句。故又於晝宵寒暑下加竝明二字。以成對文耳。不知合同其血氣比類其喜怒。相對為文。今以比類二字上屬為句。而其喜怒三字自為一句。則句法參差矣。與雷霆風雨與晝宵寒暑亦相對為文。今加竝明二字。則句法又參差矣。且此文以生天為韻。雨怒暑為韻。今加竝明二字。則失其韻矣。又案取象於天為句。合同其血氣為句。漢魏叢書本改於天為與天。莊本同。以與下兩與字相對。則又誤以於天合同為句矣。皆由不知兩與字之訓為如。故紛紛妄改耳。

因作任

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念孫案因作任督責。當作因任督責。謂因任其臣而督責其功也。今本作字即任字之誤。而衍者耳。主術篇曰。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韓子揚摧篇

曰。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呂氏春秋知度篇曰。因而不爲。責而不詔。竝與此因任督責同義。莊子天道篇形名已明。而因任之次。

風氣

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譬畫人事之終始者也。念孫案風氣本作風采。文選魏都賦。壹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李善曰。淮南子曰。同九夷之風采。高誘曰。風俗也。采事也。是其證。後人既改風采爲風氣。復刪去高注。以滅其迹。甚矣其妄也。且采與理始爲韻。若作氣。則失其韻矣。

擊危

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擊危。句乘勢以爲資。清靜以爲常。念孫案無所擊危者。危與詭同。說林篇。尺寸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漢書天文志。擊詭。猶今人言違礙也。謂進退左右無所違礙也。暎釋文曰。詭。戾也。司說星史記天官書作司危星。長笛賦。猿隆詭戾。李善注。詭戾。乖違貌。主術篇曰。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又曰。木擊折。轉水戾。破舟。彼言無所擊戾。此言無所擊詭。其義一也。作危者。借字耳。劉績不解無所擊危之義。乃於無所下加失字。諸本及莊本同。讀無所失絕句。而以擊危二字。下屬爲句。其失甚矣。

結細 說掉 明事埒事

解墮結細說。捍搏困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念孫案墮亦解也。廣雅墮脫也。論衡道虛篇曰。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是墮與解脫同義。易林噬嗑之小畜曰。關柝開啓。衿帶解墮。是也。細當爲紐。字之誤也。紐亦結也。楚辭九歎。王注曰。紐。結束也。管子樞言篇曰。先生不約束。不結紐。是也。說與脫同。捍當爲擇。字之誤也。練書擇字或作擇與捍相似。見漢成陽靈臺碑。擇與釋同。墨子節葬篇曰。爲而巳。操而不擇。易林恆之蒙曰。郊耕擇耜。有所疑止。韓子五蠹篇。布帛尋常。庸人不釋。論衡非韓篇。引韓子釋作擇。皆是也。脫釋皆解也。搏困者。卷束之名。考工記。鮑人卷而搏之。注。鄭司農云。搏讀爲縛。一如填之。縛謂卷縛韋革也。說文稱。紮束也。稱與困聲近而義同。解墮結紐。說擇搏困。其義一也。明事埒事。下事字因上事字而衍。明事埒者。明百事之形埒以示人也。高注繆稱篇曰。形埒。兆朕也。故此注亦曰。埒兆朕也。

與塞而無爲也同

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念孫案與塞而無爲也下。不當有同字。此因下文同字而衍。

酒白

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念孫案一盃酒白。白字義不可通。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引此白作甘。是也。言酒雖甘。而蠅漬其中。則人弗飲也。隸書甘字或作

白與白相似而誤。漢西嶽華山亭碑甘澍弗布甘字作白見漢隸字原。

不悅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高注曰。悅。易也。念孫案。如注義。則悅當為悅。他活反。本經篇。其行悅而順情。彼注云。悅。簡易也。義與此注同。莊本改悅為說。未達高氏之旨。

服傷生而害事

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念孫案。服傷生而害事。文義未明。服上當有久字。厚葬久服相對為文。墨子節葬篇。多言厚葬久喪。晏子春秋外篇。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遁哀費日。皆淮南所本也。

藁垂

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藁垂。以為民先。莊云。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三十四。器物部九。部十。皆引此。藁垂作畚插為是。此

誤也。念孫案。垂字誤而藁字不誤。藁謂盛土籠也。垂當為舌。舌今之鍬也。大雅縣傳云。掾藁也。箋云。築牆

者。掾聚壤土。盛之以藁。而投諸版中。藁字或作藁。說山篇。藁成城。高注云。藁。土籠也。韓子五蠹篇。禹之王

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為民先。此即淮南所本。耒與藁聲相近。耒耜即藁耜也。孟子滕文公篇。蓋歸反藁。耜

而掩之。趙注云。藁。耜籠耜之屬。可以取土者也。彼言藁。亦即此所謂藁耜也。廣雅。耜。耜也。管子山國軌篇。耜

龍。藁。亦與藁同。太平御覽。引此藁作畚。所見本異耳。不得據彼以改此也。垂者。耜之誤。非插之誤。俗

書。𠄎字或作𠄎。見廣韻。𠄎字或作𠄎。見漢富春丞張君碑。二形相似。故𠄎誤為𠄎矣。

閒服

當此之時。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閒服生焉。念孫案閒與簡同。莊子天運篇食於芻簡之田釋文簡司馬本作閒。簡服謂三月之服也。宋書禮志引尸子曰禹治為喪法。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是也。道藏本劉本作閒服。他本閒字皆誤作閑。而莊本從之。謬矣。文選夏侯常侍誄注及路史後紀引此竝作簡服。

特連與國

特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念孫案連與二字連讀。高注特怙連與之國。漢書武五子傳。羣臣連與成朋是也。特連與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皆三字為句。則連與下不當有國字。蓋涉注文而衍。

淮南內篇第二十二

淮南內篇舊有許氏高氏注。其存於今者。則高注。非許注也。前有高氏敍一篇。天文篇注又云。鍾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則其為高注無疑。其自唐以前。諸書所引許注。有與今本同者。乃後人取許注附入。非高

氏原文也。

凡注內稱一曰云云者多係許注則其爲後人附入可知

宋人書中所引淮南注略與今本同而謂之許注則考之未審也。

道藏本題許慎記上蓋沿宋本之誤是書自北宋已有譌脫故爾雅疏埤雅集韻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已

多與今本同誤者而南宋以後無論已余未得見宋本所見諸本中唯道藏本爲優明劉績本次之其餘

各本皆出二本之下茲以藏本爲主參以羣書所引凡所訂正共九百餘條推其致誤之由則傳寫譌脫

者半馮意妄改者亦半也有因字不習見而誤者若原道篇先者踰下則後者躄之躄女展反故高注云

躄躄也音展非展也而各本乃誤爲躄矣

凡據諸書以正今本者具見於本條下後皆倣此

兵略篇涉血躄腸與死扶傷躄亦履

也而各本又誤爲屬矣齊俗篇穿窬拊楨拍墓踰備之姦拍戶骨反掘也各本拍誤爲抽墓誤爲箕高注

拍掘也掘字又誤爲握則義不可通兵略篇毋拍墳墓藏本拍字又誤爲扣矣說山篇鑄鼎日用而不足

貴周鼎不鑿而不可賤鑄讀若擘高注曰小鼎也各本鑄誤爲錯又誤在鼎字下矣說林篇設鼠者機動

釣魚者泛杙泛釣浮也杙讀若兀動也機動則得鼠泛動則得魚故高注云杙動則得魚也而各本杙

字乃誤爲杭矣使俎吹竽使工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俎拙人也讀若癰疽之疽字從且不從且故高注

云俎讀燕言鉏同也而各本乃誤爲但矣使俎吹竽使工厭竅者厭於葉反與壓同一指按也言使俎吹

竽而使樂工爲之按竅也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而各本工字遂誤爲氏矣修務篇墨

子蹶蹶而趨千里蹶讀若決高注蹶蹶疾行也趨走也各本蹶誤作跌高注又誤作跌疾行也蹶趨走也

則義不可通矣。以一餽之故，絕穀不食，餽卽噎字也。而各本乃誤爲飽矣。藿藜之生，螻螻然日加數寸。藿徒弔反，卽今所謂灰藿也。藜藿之高過人，故云日加數寸。世人多聞藜藿，寡聞藜藿，而各本藿字遂誤爲藿矣。秦族篇，呿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呿於交反，與咬同，淫聲也。字從天，而各本乃誤作吠矣。有因假借之字而誤者，覽冥篇，蛭蟬著泥百仞之中，蛭蟬與鼃鼃同，各本蛭蟬誤爲蛇蟬，則與下文蛇蟬相亂矣。道應篇，孚子治亶父三年，孚子卽宓子賤也，宓字聲相近，故字相通，而各本乃誤爲季子矣。有因古字而誤者，時則篇，孟秋之月，其兵戊，戊古鉞字也，而各本乃誤爲戈矣。齊俗篇，煎敖燎炙，齊味萬方，齊讀爲劑，味卽甘受和之和，味與味字相似，而各本遂誤爲味矣。脩務篇，感而不應，故而不動，故古迫字也，而各本乃誤爲攻矣。有因隸書而誤者，時則篇，具枒曲莖筐，高注，枒，特也，三輔謂之枒，案枒讀若朕，架蠶薄之木也。隸書枒字或作枒，而各本遂誤爲樸矣。覽冥篇，井植生梓，溝植生條，本經篇，山無峻榦，林無柘梓，梓，古孽字，伐木之更生者也，隸書梓字或作梓，而各本遂誤爲梓矣。精神篇，樣桷不斲，素題不枿，樣卽今橡栗字也，隸書樣字或作樣，而各本遂誤爲樸矣。本經篇，芟野莽，長苗秀，高注，莽，草也，隸書莽字或作莽，而各本遂誤爲莢矣。道應篇，於是莢非敦然瞋目，攘臂拔劍，隸書眞字或作眞，與冥相似，而各本瞋目遂誤爲瞋目，且誤在敦然之上矣。汜論篇，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夸矜也，隸書夸字或作夸，而各本遂誤爲本矣。兵略篇，疾如鍔矢，高注，鍔，金鍔，翦羽之矢也，隸書侯字作侯，佳字作佳，二形相似，而各本鍔字遂誤爲鍔，下

文疾如鏃。矢何可勝偶。鏃字又誤爲鏃矣。說林篇。故解梓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枕。枕竹甚反。深擊也。字從宀。宀讀若淫。故高注云。批擊枕椎。隸書宀字或作宀。宀字或作宀。二形相似。而藏本枕字遂誤爲伉。劉本又誤爲伉矣。有因草書而誤者。齊俗篇。柱不可以摘齒。筵不可以持屋。高注。筵。小簪也。案筵讀若廷。言小簪可以摘齒。而不可以持屋也。筵與筐草書相似。而各本遂誤爲筐矣。有因俗書而誤者。原道篇。欲宀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宀。俗肉字也。藏本宀誤作寅。而各本又誤作害矣。齊俗篇。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突之獸。宀亦肉字也。而各本又誤作穴矣。天文篇。日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離以爲朝晝昏夜。離者分也。俗書離字作離。各本則脫其右半而爲禹矣。汜論篇。姦符節盜管璽。高注。璽印封。俗書璽字作璽。而各本遂誤爲金矣。詮言篇。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已。質有定也。俗書定字作疋。而各本遂誤爲之矣。說林篇。若被蓑而救火。鑿竇而止水。俗書鑿字作鑿。各本則脫其下半而爲毀矣。有兩字誤爲一字者。說林篇。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亡也。賊害也。亡無也。言狂者與嬰兒皆無害人之心也。各本亡也之也。誤爲山。又與亾字合而爲岳矣。有誤字與本字竝存者。主術篇。鴟夜撮蚤。察分秋毫。蚤或誤作蚤。又轉寫而爲蚊。而各本遂誤作撮蚤蚊矣。道應篇。豐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鐵字或省作鐵。因誤而爲鍼。而各本遂誤爲金鐵鍼矣。有校書者。芻記之字。而闕入正文者。兵略篇。明於奇資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禳祥。資讀若該。奇資者。奇祕之要。非常之

術也。校書者不曉奇賚之義。而欲改爲奇正。故記正字於賚字之旁。而各本遂誤爲奇正賚矣。說林篇。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步與故爲韻。趨與趨爲韻。隸書趨或作趨。故淮南書中趨字多作趨。校書者以說文趨趙之趨音馳。故旁記馳字。而各本遂誤作趨。曰何趨馳矣。有衍至數字者。倣真篇。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也。湍瀨旋淵之深。不能留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注之險。不能難也。各本不能禁也。下衍唯體道能不敗六字。則上下文皆隔絕矣。有脫數字至十數字者。原道篇。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有所屏蔽也。高注曰。以諭利欲。故曰有所屏蔽也。各本正文脫有所屏蔽四字。則注文不可通矣。道應篇。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具於強臺。莊王不往。明日子佩跌揖北面立於殿下。云云。各本脫子佩具於強臺至明日十二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汜論篇。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以帷爲衾。牛有德於人者。其死也葬之。以大車之箱爲薦。各本葬之下脫以帷爲衾四字。牛下脫有德於人者五字。葬下脫之字。大車下脫之箱二字。則文不成義矣。說山篇。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形乎。魂曰。無有魄曰。無有何得而聞也。各本何得而聞上脫魄曰。無有四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一淵不兩蛟。一棲不兩雄。一則定。兩則爭。高注云。以日月不得並明。一國不可兩君也。各本脫一棲不兩雄以下十一字。又脫去注文。則一淵不兩蛟句。孤立無耦矣。說林篇。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箬。名異實同也。頭蟲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各本脫名異實同也五字。則義不可通矣。人閒篇。魯君聞陽虎失。大怒。

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戰鬪者也。不傷者。爲縱之者。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各本脫傷者。戰鬪至縱之者。十三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夫上仕者。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太宰子朱之見終始微矣。仕與士同。各本仕上脫上字。先避下。又脫患而後就利。至太宰子朱十六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其夜乃攻虞氏。大滅其家。各本脫其夜以下十字。則敘事未畢。且與上文虞氏以亡句不相應矣。有誤而兼脫者。原道篇。輕車良馬。勁策利鏃。高注。策。鏃也。鏃。鏃末之箴也。鏃。讀。炳。燭之炳。鏃。竹劣反。炳。如劣反。藏本鏃。誤作鍛。注文。誤作策。鏃也。未之感也。鍛。讀。炳。燭之炳。則義不可通矣。有正文誤入注者。主術篇。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此引老子而釋其義也。各本言建之無形也。六字。皆誤作注文矣。說林篇。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各本自然之勢四字。誤入注。則上二句爲不了語矣。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燕。適子懷於荆。精相往來也。各本精相往來也。五字。亦誤入注矣。有注文誤入正文者。道應篇。田鳩往見楚王。楚王甚說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惠王而說之。高解。予以節。云。予之將軍之節。各本此六字。誤入正文。因見之下。惠王之上。則文不成義矣。人閒篇。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高解。非其名者勿就云。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而各本此九字。皆誤入正文矣。有錯簡者。天文篇。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各本其加卯酉三句。錯簡在下。文帝張四維。運之以斗。一節之下。

則既與上文隔絕。又與下文不相比附矣。有因誤而致誤者。倣眞篇。昧昧淋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淋讀若懋。高注云。懋淋。欲所知之貌也。昧昧淋淋。一聲之轉。各本淋淋誤作淋淋。字書所無也。而楊氏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淋字。引淮南子。昧昧淋淋矣。主術篇。夫寸生於標。標生於日。標與秒同。秒。禾芒也。各本標誤爲稹。字書所無也。而吳氏字彙補。乃於禾部收入稹字。音粟。引淮南子。寸生於稹矣。齊俗篇。夫蝦蟇爲鶉。水蠹爲螻。高注。螻。蜻蛉也。隸書螻字。或作螻。因誤而爲螻。字書所無也。總讀若蔥。蔥字俗書作葱。校書者記葱字於螻字之旁。因誤而爲葱。傳寫者又以葱字誤入正文。故水蠹爲螻。各本皆誤作水蠹爲螻。後人又爲之音曰。音矛。音務。皆不知何據。而字彙補遂於虫部收入螻字。音矛。又於艸部惹字下注云。音務。引淮南子。水蠹爲螻。惹矣。譬若水之下流。標之上尋也。標讀若標。火飛也。標之上尋。猶言火之上尋。各本標誤作煙。而藝文類聚引此。亦作煙。且在火部煙下。則唐初本已誤矣。兵略篇。推其撻撻。擠其揭揭。高注。撻撻。欲仆也。揭揭。欲拔也。撻。古搖字。因其欲仆而推之。故曰推其搖搖。隸書撻字。或作撻。各本遂誤作撻。字書所無也。而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撻字。引淮南子。推其撻撻矣。說山篇。弊算。甌甌。高注。甌。甌帶。甌。讀甌。甌之甌也。甌。皆從圭聲。故讀甌如甌。各本甌誤作甌。字書所無也。高注。甌。甌之甌。又誤作甌。甌之甌。而古音餘。遂於梗韻收入甌字。引高注。甌。讀甌。甌之甌矣。說林篇。遽契其舟。甌。高注。甌。船弦板。甌。讀如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汜之汜也。范與危草書相似。故各本甌字皆作甌。而古音餘。遂

於陷韻收入梳字。引淮南子遂契其舟梳音汜矣。有不審文義而妄改者。原道篇。乘雷車。六雲蜺。謂以雲蜺爲六馬也。後人不曉六字之義。遂改六雲蜺爲入雲蜺矣。主術篇。夫華騶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狼契契。公八反。狼契皆犬名也。後人不知狼契爲何物。而改爲豺狼。其失甚矣。齊俗篇。故六騏驥。四馱驪。以濟江河。不若竅木便者。處勢然也。竅木謂舟也。古者謂所居之地曰處勢。言乘良馬濟江河。不若乘舟之便者。處勢使然也。後人不識古義。而改處勢爲處世。其失甚矣。道應篇。故莊子曰。朝秀不知晦朔。高注。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後人依今本莊子改爲朝菌。不知淮南自作朝秀。不得據彼以改此也。脩務篇。夫亭歷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而人曰夏生。生者衆。亭歷薺麥。皆冬生夏死。故互言之。後人不知亭歷爲何物。而改爲橘柚。其失甚矣。有因字不習見。而妄改者。齊俗篇。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跖鑿。鑿讀若華。畚也。跖。蹋也。故高注云。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也。後人不識鑿字。而改鑿爲鏹。不知鏹爲大鉏。鉏以手揮。不以足蹋也。說山篇。視日者眩。聽雷者聵。聵。女江反。耳中聲也。後人不識聵字。而改聵爲聾。其失甚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改者。道應篇。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有道也。適。讀曰雷。言奚雷有道而已哉。乃聖勇義仁智五者皆備也。後人不知適與雷同。而誤讀爲適。齊適楚之適。遂改有道爲無道矣。有不審文義而妄加者。覽冥篇。夫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夫燧。陽燧也。故高注曰。夫讀大夫之夫。後人乃誤以夫爲語詞。而於燧上加陽字矣。汜論篇。故使陳成常。鷓夷子。

皮得成其難。後人於陳成下加田字。而不知田卽陳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務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務於柔懦。於亦爲也。而後人又於於下加爲字矣。人閒篇。曉然自以爲智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智卽知字也。曉然以下十六字連讀。後人不識古字。而讀曉然自以爲智絕句。又於智下加知字。以聯屬下文。各本然字又誤在自字下。則更不可讀矣。故善鄙同。誹譽在俗。趨舍同。逆順在君。此言善鄙同。而或誹或譽者。俗使然也。趨舍同。而或逆或順者。君使然也。後人不達。乃於兩同字上加兩不字。則意相反矣。越王勾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必死。戰武。戰士也。必與畢同。言戰士皆致死也。淮南一書。通謂士爲武。後人不達。又於武下加士字。必下加其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加者。本經篇。異貴賤。差賢不。經。誹譽。行賞罰。賢不卽賢否也。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借字。遂於不下加肖字矣。秦族篇。天地之性物也。有本末。性物卽生物也。後人不知性爲生之借字。乃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又於物也上加天地之生四字。其失甚矣。有妄加字而失其句讀者。秦族篇。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句國語曰云云。後人誤以故亡國絕句。遂於國上加其字矣。要略曰。進退左右。無所擊危。危與詭同。詭。戾也。主術篇曰。舉動廢置。無所擊戾。意與此同。劉績不解無所擊危之義。而於無所下加失字。讀無所失絕句。而以擊危下屬爲句。其失甚矣。有妄加數字至二十餘字者。天文篇。天有九野。五星八風。五官五府。此先舉其綱。而下文乃陳其目。後人於八風下加二十八宿四字。又於注內

列入二十八宿之名。而不知皆下文所無也。又下文星分度一節。乃紀二十八宿分度之多寡。非紀二十八宿之名。後人不察。又於其末加凡二十八宿也六字。斯爲謬矣。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後人於此下加蒼龍在辰四字。而不知蒼龍卽太陰也。泰族篇。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後人於天地之道上。加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六句。此取詮言篇文而增改之也。不知下文自有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伎春秋之失。訾六句。若先加此六句。則文旣重出。而義復參差矣。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此以河之透蛇。山之陵遲。諭道之優游也。後人於道以優游句上。加入陰陽無爲。故能和七字。則與透蛇陵遲優游之義。咸不相比附矣。有不審文義而妄刪者。道應篇。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解。猶懈怠也。後人不知其義。遂以至長不渝絕句。而刪去解字矣。人閒篇。城中力已盡。糧食匱。武大夫病。武大夫。士大夫也。淮南書謂士爲武。後人不達。遂刪去武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刪者。人閒篇。此何遽不能爲福乎。能讀曰。乃言何遽不乃爲福也。後人不知能與乃同。遂刪去能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顛倒其文者。人閒篇。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而讀曰。能言危不能安。患不能解。則無爲貴智也。後人不知而與能同。遂改爲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矣。有失其句讀而妄移注文者。說山篇。無言而神者。載無也。有言則傷其神。句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高解有言則傷其神云。道賤有言而多反。

有言故曰傷其神。據此則當以則傷其神絕句。其之神者三字，乃起下之詞。此也。言此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也。後人誤以則傷其神之神者爲句，而移注文於之神者下，則上下文皆不可讀矣。有既誤而又妄改者，汜論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葵之與萇，則論人易矣。玉與石，葵與萇，皆不相似，故易辨也。俗書葵字作葵，美字作美，葵之上半與美相似，因誤而爲美。後人又改爲美之與惡，則不知爲何物矣。人閒篇噴然而嘆，噴然卽喟然。隸書賁字或作賁，形與貴相似，故噴誤爲噴。而後人遂改爲憤矣。脩務篇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挖以元錫，摩以白旃，則鬢眉微毛，可得而察。挖讀若槩。高注云挖摩藏本正文挖字誤作粉。注文挖字又誤作於。劉本又改於摩爲磨磨，則誤之又誤矣。秦族篇捷吻而朝天下，捷與插同，吻與習同。古笏字也。插笏，措笏也。隸書捷字或作捷，形與挺相似。故藏本捷字誤爲挺。吻字又誤爲胸。朱東光本改挺胸爲措笏，義則是而文則非矣。聘納而取婦，冠絕而親迎。俗書冠字作冠，與初字相似。故藏本冠絕誤爲初絕。而劉本又改爲紱絕矣。有因誤字而誤改者，道應篇孔子亦可謂知化矣。知化謂知事理之變化也。化誤爲礼，而後人遂改爲禮矣。詮言篇自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自死而天地無窮，亦滔矣。兩亦字皆誤爲尔，而後人遂改爲爾矣。有既誤而又妄加者，傲真篇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蟲蟲適足以翽翽。許緣反，小飛也。翽誤爲翽。後人遂於翽下加翔字，不知蟲蟲之飛，可謂之翽，不可謂之翽翔也。覽冥篇治日月之行，律陰陽之氣，高注律度也。此三字傳寫誤在律字之下。陰陽之

上以致隔絕上下文義。後人遂以律字上屬爲句。而於陰陽上加治字矣。主術篇。不智而辯慧。懷給。則乘驥而或懷。與懷同。或與惑同。高注云。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乘驥而或。不知所詣也。懷。佞也。傳寫以懷誤爲懷。乘誤爲棄。或誤爲式。後人又於式上加不字。則文不成義矣。人間篇。孫叔敖病且死。且字因與病字相連而誤爲疽。後人以下文謂其子曰云云。乃未死以前之事。故又於死上加將字。而不知疽爲且字誤。且卽將也。有旣誤而又妄刪者。主術篇。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南面而王天下焉。藏本作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顛倒不成文理。劉本又刪去王字。則誤之又誤矣。人間篇。或直於辭而不周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周亦合也。謂不合於事也。隸書周與害相似。故藏本周誤爲害。而劉績不達。遂於害上刪不字矣。下文曰。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周於事者也。卽承此文言之。傳寫誤爲不用於事。而後人又改爲不可用矣。有旣脫而又妄加者。主術篇。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藏本脫而字。劉績不能補正。又於制開闔下加之門二字矣。詮言篇。故中心常恬漠。不累其德。累讀負累之累。傳寫脫去不字。後人又誤以累爲累積之累。遂於累下加積字矣。有旣脫而又妄刪者。天文篇。天地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爲雨。藏本上句脫地字。劉本又刪去下句天字。則是以風屬天。雨屬地。其失甚矣。有旣衍而又妄加者。汜論篇。履天子之籍。造劉氏之冠。冠上誤衍貌字。後人遂於籍上加圖字。以與貌冠相對。而不知圖籍不可以言履也。有旣衍而又妄刪者。主術篇。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

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方者。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藏本臣道方者。作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以上十字。藏本原文。其員者。運轉而無六字。乃涉上文而衍。劉績又讀臣道員者爲句。運轉而無方爲句。而於方下刪者字。則誤之又誤矣。有既誤而又改注文者。原道篇。夫蘋樹根於水。高注。蘋。大萍也。正文蘋字誤作萍。後人遂改注文之蘋。大萍爲萍。大蘋。以從已誤之正文矣。有既誤而又增注文者。倣真篇。辯解連環。辭潤玉石。高注。潤。澤也。正文辭字涉注文而誤爲澤。後人又於注文潤澤也。上加一澤字。以從已誤之正文矣。精神篇。故覺而若昧。生而若死。昧讀若米。高注。昧。厭也。楚人謂厭爲昧。厭。卽今甃字。傳寫以昧誤作昧。後人遂誤讀爲暗昧之昧。而於注內加暗也二字矣。說山篇。人不小覺。不大迷。高注。小覺不能通道。故大迷也。兩小覺竝誤爲小學。後人又於注文小學下加不博二字。以牽合正文矣。秦族篇。故因則大。作則細矣。高注。能循則必大也。欲作則小矣。古作字爲佗。形與化相似。因誤爲化。後人又於注文欲作上加化而二字矣。有既誤而又移注文者。地形篇曰。天地之間。九州八柱。下文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高注。八極。八方之極也。正文八柱誤爲八極。而後人遂移八極之注於前。以從已誤之正文矣。道應篇。輪扁斲輪於堂下。高注。輪扁。人名。正文輪扁誤爲輪人。而後人遂移注文於下文論扁曰。云之下矣。詮言篇。蘇秦善說而亡身。高注。蘇秦死於齊也。正文亡身誤爲亡國。後人又移注文於亡字之下。國字之上。則是以亡字絕句。而以已誤之國字下屬爲句。其失甚矣。有既改而又改注文者。原道篇。干

越生葛絺。高注：干吳也。劉本改干越爲于越，并改高注而不知于之不可訓爲吳也。九疑之南，民人劬髮，文身以像鱗蟲。劬，讀若鑽。又讀若攢。高注：劬，翦也。後人不識劬字，遂改劬髮爲被髮，并改高注而不知被之不可訓爲翦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慰。怨，讀爲苑。苑，慰皆病也。故高注云：慰，病也。後人改怨慰爲怨，慰，并改高注而不知慰之不可訓爲病也。地形篇：夸父，耳耳。高注：耳，讀褶衣之褶。後人改耳耳爲耽耳，并改高注而不知耽之不可讀爲褶也。汜論篇：周棄作稼穡。高注：周棄，后稷也。後人正文周棄爲后稷，又改注文爲稷，周棄也。斯爲謬矣。兵略篇：西包巴蜀，東裹郟邳。高注：巴蜀，郟邳，地名。後人改邳爲淮，并改高注而不知淮乃水名，非地名也。伐樛棗而爲矜樛，而善反。高注：樛棗，酸棗也。後人不識樛字，遂改樛爲棘，并改高注而不知棘非酸棗也。有旣改而復增注文者。道應篇：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高注：九垓，九天也。後人改之上爲之外，又於注文九天下加之外二字矣。詮言篇：三關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高注：三關，謂食視聽。後人改三關爲三官，又於注文三關上加三官二字，其失甚矣。有旣改而復刪注文者。時則篇：迎歲於西郊。高注：迎歲，迎秋也。後人依月令改迎歲爲迎秋，又刪去注文矣。繆稱篇：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爲大田。高注：大田，田官也。後人改大田爲大政，又刪去注文矣。詮言篇：臺無所監，謂之狂生。高注：臺，持也。所監者，非元德，故爲狂生。臺，古握字也。後人改臺爲持，又改注文之臺，持也爲持無所監，并刪去臺，古握字也。五字矣。秦族篇：故張瑟者，小弦絙而大弦緩。高注：絙，急也。後人依文子改絙爲急，又刪去注

文矣。有既脫且誤而又妄增者。人間篇。故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攪劉索之。攪。搏也。劉。與掇同。拾也。故高注云。攪。劉。善於搏拾物。藏本正文脫攪字。注文作劉。搏善拾於物。脫誤不成文理。劉。績不達。乃於正文劉上加捷字。斯爲謬矣。有既誤且改而又改注文者。倣真篇。確扈炫煌。高注。確。讀曰唯。扈。讀曰戶。藏本確誤作藿。扈誤作藿。注文誤作藿。讀曰扈。劉。績不能釐正。又改藿爲萑。并改高注。而不知萑之不可讀爲唯也。譬若周雲之龍。從遼巢。彭薄而爲雨。高注。彭薄。藿積貌也。藏本彭薄誤爲彭薄。劉。績又改爲彭薄。并改高注。而不知彭薄乃水聲。非雲氣藿積之貌也。兵略篇。夫枯淇衛箇簞。載以銀錫。雖有薄高之幘。腐荷之櫓。然猶不能獨穿也。高注。櫓。大盾也。案腐荷之櫓不能穿。謂矢不能穿盾也。傳寫以櫓誤爲櫓。櫓。卽矢也。則義不可通。後人不知櫓爲櫓之誤。乃改不能獨穿爲不能獨射。以牽合櫓字。又改注文之櫓大盾也。爲櫓猶矢也。以牽合正文。甚矣其謬也。有既誤且衍而又妄加注釋者。兵略篇。發如焱風。疾如駭電。駭。下衍龍字。電字又誤作當。後人遂讀疾如駭龍爲句。而以當字屬下讀。且於駭龍下妄加注釋矣。若夫入韻之字。或有譌脫。或經妄改。則其韻遂亡。故有因字誤而失其韻者。原道篇。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牧。與得爲韻。高注。牧。養也。各本牧誤作收。注文又誤作不養也。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倣真篇。茫茫沆沆。是謂大治。沆。胡朗反。高注。茫。讀王莽之莽。沆。讀水出沆。沆白之沆。茫茫沆沆。疊韻也。各本作茫茫沆沆。則非疊韻矣。兵略篇。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沆沆。孰知其藏。渾渾沆沆。雙聲也。且沆與象量藏爲

韻。各本作渾。渾沉沉。則既非雙聲。而又失其韻矣。天文篇。秋分雷臧。蟄蟲北鄉。臧。古藏字。與鄉爲韻。各本藏誤作戒。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覽冥篇。臥倨倨。興昉昉。昉。卽盱字。高注。昉昉然視。無智巧貌也。昉昉與倨倨爲韻。各本昉昉作昉昉。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齊俗篇。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承食。不如竹算。承讀爲烝。謂烝飯也。算。博計反。竹算。所以蔽飢底也。算。與蜃爲韻。各本承誤作函。算誤作篋。又脫竹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道應篇。西窮窅冥之黨。東關鴻濛之光。關。讀曰貫。鴻濛之光。謂日光也。東方爲日所出。故曰東貫鴻濛之光。光與鄉爲韻。藏本關誤作開。各本光字。又誤作先。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於是乃去其替而載之。朮。解其劍而帶之。笏。高注。朮。鷓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鷓。朮。卽鷓之借字。與笏爲韻。各本朮誤作木。注文鷓字。又誤作鷺。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詮言篇。動有章。則訶。行有迹。則議。訶。謂相譏訶也。訶與議爲韻。隸書訶字。或作訶。因誤而爲詞。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大塞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熱。大暑礫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熱與烈爲韻。各本熱暑二字互誤。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兵略篇。是謂至旂。窈窈冥冥。孰知其情。旂。卽旌旗之旌。旌與精古字通。至旌者。至精也。旌與冥情爲韻。各本旂誤爲於。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說山篇。髡屯犂牛。旣科以橢。橢。他果反。與羈。犧河爲韻。高注云。科。無角。橢。無尾。俗從牛作橢。又誤而爲橢。則失其韻矣。有因字脫而失其韻者。原道篇。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網。網不若無形之像。網與像爲韻。各本繳不若下脫去四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

矣。兵略篇同欲相趨。同惡相助。同欲同惡。相對爲文。欲趨爲韻。惡助爲韻。各本同欲下脫相趨二字。相助上脫同惡二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困字倒而失其韻者。原道篇游微霧。驚忽悅。悅與往景上爲韻。各本作悅忽。則失其韻矣。蟠委錯紵。與萬物終始。始與右爲韻。各本作始終。則失其韻矣。倣真篇馳於外方。休乎內宇。宇與野園。雨父女爲韻。各本作宇內。則失其韻矣。天文篇閉關梁。決罰刑。刑與城爲韻。各本作刑罰。則失其韻矣。精神篇視珍寶珠玉。猶礫石也。石與客魄爲韻。各本作石礫。則失其韻矣。兵略篇不可制迫也。不可量度也。度與迫爲韻。各本作度量。則失其韻矣。人閒篇蠹啄剖柱梁。蠹蟲走牛羊。梁與羊爲韻。各本作梁柱。則失其韻矣。有因句倒而失其韻者。脩務篇契生於卵。啟生於石。石與射爲韻。各本啟生於石。在契生於卵之上。則失其韻矣。有句倒而又移注文者。本經篇直道夷險。接徑歷遠。遠與垣連。山患爲韻。高注云。道之隄者。正直之夷。平也。接疾也。徑行也。傳寫者以直道二句。上下互易。則失其韻。而後人又互易注文以從之。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淮南亦如此。則唐時本已誤矣。有錯簡而失其韻者。說山篇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螿蟲。藜霍爲之不采。故國有賢臣。折衝千里。此言國有賢臣。則敵國不敢加兵。亦如山之有猛獸。園之有螿蟲也。各本故國有賢臣二句。錯簡在下文形勞。則神亂之下。與此相隔甚遠。而脈絡遂不可尋。且里與采爲韻。錯簡在後。則失其韻矣。有改字而失其韻者。原道篇四時爲馬。陰陽爲騶。高注騶。御也。騶與俱區驟爲韻。後人依文子改騶爲御。則失其韻矣。天文篇正月指寅。

十一月指子。一歲而市。終而復始。指寅者。顛頊所起也。至丑而一市。指子者。殷厯所起也。至亥而一市。故指寅指子。皆一歲而市。且子與始爲韻。後人改十一月指子爲十二月指丑。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精神篇。靜則與陰合德。動則與陽同波。波與化爲韻。後人依原道篇。改爲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則失其韻矣。汜論篇。其德生而不殺。子而不奪。殺與奪爲韻。後人改殺爲辱。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室屋。此二句以木屋爲韻。下三句以宇雨暑爲韻。後人多聞宮室。寡聞室屋。而改室屋爲宮室。則失其韻矣。詮言篇。故不爲好。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好醜道爲韻。始己理爲韻。後人依文子。改好爲善。則失其韻矣。秦族篇。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仁義。義與和隨靡爲韻。後人改仁義爲義理。則失其韻矣。有改字以合韻而實非韻者。道應篇。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爲若美。而道將爲女居。羣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此以度舍居故爲韻。後人不知舍字之入韻。而改德將爲三字。爲德將來附。以與度爲韻。則下文若美二字。文不成義矣。且古音度在御部。附在候部。附與度。非韻也。有改字以合韻而反失其韻者。說林篇。無鄉之社。易爲肉黍。無國之稷。易爲求福。社黍爲韻。稷福爲韻。後人不識古音。乃改肉黍爲黍肉。以與福爲韻。而不知福字古讀若偁。不與肉爲韻也。稿竹有火。弗鑽不難。土中有水。弗掘不出。難與然同。此以水與火隔句爲韻。而鑽與難。掘與出。則於句中各自爲韻。後人不達。而改弗掘不出爲弗掘無泉。以與難爲韻。則反失其韻矣。有改字而失其韻。又

改注文者精神篇五味亂口使口厲爽高注厲爽病傷滋味也此是訓厲爲病訓爽爲傷爽字古讀若霜與明聰揚爲韻後人不知而改厲爽爲爽傷又改注文之厲爽爲爽病甚矣其謬也說林篇繡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議高注議人譏非之也宜議二字古音皆在歌部後人不知遂改議爲譏以與宜爲韻并改高注而不知宜字古讀若俄不與譏爲韻也有改字而失其韻又刪注文者要略曰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采高注風俗也采事也采與理始爲韻後人改風采爲風氣并刪去注文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加字而失其韻者秦族篇至治寬裕故下不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賊害也言政寬則不爲民害也匿讀爲隱謂民無姦隱也匿與賊爲韻後人於賊上加相字匿下加情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句讀誤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要略曰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句合同其血氣句與雷霆風雨句比類其喜怒句與晝霄寒暑句與者如也言血氣之相從如雷霆風雨喜怒之相反如晝霄寒暑也暑與雨怒爲韻後人不知與之訓爲如而讀與雷霆風雨比類爲句遂於與晝霄寒暑下加竝明二字以對之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且脫而失其韻者秦族篇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杜濫反其天心及其衰也流而不反濫而好色至於亡國濫心爲韻色國爲韻各本作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濫也反其天心錯謬不成文理又脫去及其衰也以下十六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且倒而失其韻者秦族篇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瑋瑁

瑤碧玉珠。文彩明朗。潤澤若濡。靡而不玩。久而不渝。嘔濡殊珠。濡渝爲韻。藏本雨露所濡。以生萬殊。誤作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瑤碧玉珠。又誤在翡翠瑋瑁之上。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且改。而失其韻者。覽冥篇。田無立禾。路無蘋莎。金積折廉。璧襲無贏。贏璧文也。與禾莎爲韻。蘋莎誤爲莎蘋。後人又改贏爲理。則失其韻矣。道應篇。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眇。眇讀曰眩。與天爲韻。藏本則眇誤作無眇。朱本又改眇爲矚。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說林篇。予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纒。纒讀若墨。索也。纒與佩富爲韻。纒誤爲纏。後人又於纏下加索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脫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說山篇。詹公之釣。得千歲之鯉。鯉與止喜爲韻。千歲之鯉。上脫得字。則文不成義。後人不解其故。而於千歲之鯉下。加不能避三字。則失其韻矣。脩務篇。蘇援世事。分別白黑。黑與福則爲韻。分下脫別字。遂不成句。後人又於黑下加利害二字。而以分白黑利害爲句。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以上六十四事。略舉其端。以見例。其餘則遽數之不能終也。其有譌謬太甚。必須詳說者。具見於本條下。茲不更錄。以省繇文。若人所易曉者。則略而不論。嗟乎。學者讀古人書。而不能正其傳寫之誤。又取不誤之文。而妄改之。豈非古書之大不幸乎。至近日武進莊氏所刊藏本。實非其舊。其藏本是而各本非者。多改從各本。其藏本與各本同誤者。一概不能釐正。更有未曉文義。而輒行刪改。及妄生異說者。並見各本條竊恐學者誤以爲藏本而從之。則新刻行而舊本愈微。故不得不辯。高注囊括六藝。旁

通百家訓詁既詳音讀尤審急氣緩氣閉口籠口諸法實足補前人所未備然瑜不揜瑕亦時有千慮之一失若原道篇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人者偶也說見本條下後皆放此言與造化者爲偶也高注訓爲爲治則誤以人爲人民之人矣倣真篇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乃流雨之誤流雨與止水相對爲文而高注乃以沫雨爲雨潦上覆甌矣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儻句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儻疲也謂躬行仁義而不免於疲也高以儻身二字連讀而釋之云儻身不見用儻儻然也則下文猶不能行也五字文不成義矣時則篇夏行冬令格格讀曰落謂草木零落也而高注乃讀爲度閣之閣謂恩澤不下流矣覽冥篇夫警師庶女位賤尙荒尙主也荒卽麻荒之荒尙荒卽周官之典荒言典荒爲賤官而警師庶女又賤於典荒也而高注乃以荒爲荒耳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湛讀曰淫酒淫溢者東風至而酒爲之加長也而高乃以酒湛二字連讀而訓爲清酒矣大衝車高重壘衝車所以攻重壘所以守也而高注乃以重壘爲京觀矣廝徒馬圍輶車奉饗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格胡客反輶車之橫木也謂困極而仆身枕輶車之木而死也高注以格爲榜牀則與上文全不相屬矣本經篇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充忍卽充物物滿也德交歸焉而莫之充滿所謂大盈若虛也高乃以忍也二字別爲句而訓忍爲不忍矣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羸鏤雕琢詭文回波漪游灑滅菱杼紵抱菱杼皆水草也杼讀曰芋謂三稜也畫爲菱

芋在水波之中。故曰。洵游灑滅。菱杼紵抱。高注以杼爲采實。采實卽橡栗。斯與菱不類矣。繆稱篇。故唱而
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戴。讀曰載。載行也。言上有其意。而不行於下者。誠不足以動之也。故
下文曰。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高訓意爲悲聲。戴爲嗟。則與下文不合矣。道應篇。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
失。句。若亡其一。句。若此馬者。絕塵弭微。高以若亡絕句。則其一二字。上下無所屬矣。此筦子所謂鳥飛而
準繩者。各本誤作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準字俗書作准。因誤而爲維。高注云。從下繩維之。則所見
本已誤爲維矣。汜論篇。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將相。句。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
行。相與柄黨行爲韻。高讀大臣絕句。而以將相屬下讀。則句法參差。而又失其韻矣。詮言篇。周公馭膜不
收於前。鍾鼓不解於縣。膜。奴低反。有骨醢也。馭。俎實也。膜。豆實也。馭。膜。鍾鼓。皆各爲一物。隸書從奕從需
之字多相亂。故膜誤爲臚。而高注遂以臚爲前肩矣。說山篇。文公棄荏席。句。後黴黑。黴黑。謂面黑之人也。
棄荏席一事。後黴黑又一事。高乃以六字連讀。而釋之云。棄其臥席之下。黴黑者矣。脩務篇。說堯舜禹文
王皋陶契啟史皇羿九人。而總謂之九賢。又謂堯舜禹文王皋陶爲五聖。契啟史皇羿爲四俊。文義本自
明了。祇因啟生於石。高本誤作禹生於石。遂爲之注云。禹母脩已感石而生禹。而徧考諸書。皆無禹生於
石之事。且九賢之內無啟。則祇有八賢。而四俊祇有三俊矣。乃又據上文之神農堯舜禹湯。而以湯入五
聖。又據上文后稷之智。而以稷入四俊。不知彼此各不相蒙也。凡若此者。皆三復本書。而申明其義。不敢

爲苟同。亦庶幾土壤之增喬嶽。細流之益洪河云爾。嘉慶廿年。歲在乙亥季冬之廿日。高郵王念孫書時年七十有二。

淮南內篇補

顧校淮南子各條

歲在庚辰。元和顧澗蘋文學。寓書於顧南雅學士。索家大人讀書雜誌。乃先詒以淮南雜誌一種。而求其詳識。宋本與道藏本不同之字。及平日校訂是書之譌。爲家刻所無者。補刻以遺後學。數月書來。果錄宋本佳處以示。又示以所訂諸條。其心之細。識之精。實爲近今所罕有。非熟於古書之體例。而能以類推者。不能平允如是。家大人旣以數年之力。校成淮南雜誌。而又得文學所校。以補而綴之。蓋至是搜剔靡遺矣。今年將補刻所校。爰揚推之。以爲讀書者法。道光元年二月旣望。高郵王引之鈞。

原道

馳要裊。注。駟駕。宋本注首有此二字。道藏本同。新刻本刪去。非。顧曰。馳疑當作駟。故注如此也。齊俗篇。駟馱馱。亦可證。

俶眞

涅非緇也。青非藍也。顧曰。涅緇二字。疑當互易。承上文以涅染緇。與下句承上文以藍染青一例。美者不能濫也。注。濫。覲也。或作監。不能使之過濫。顧曰。正文濫疑當作監。注疑當作監。覲也。或作濫云。

云。監卽闕也。左傳闕止。韓策作監止。說文闕。望也。華嚴經音義上引珠叢。注兩解前監後濫誤以後解之字爲正文。而又互改其注也。又按覽冥篇。手微忽恍。注兩解前微後微。而正文作微。又席羅圖。注兩解前羅後蘿。而正文作蘿。本經篇微大風於青邱之澤。注兩解前微後

天文

是故火曰外景。顧曰曰疑當作日。

是故水曰內景。顧曰水曰疑當作金水。大戴禮曾子天圓篇云。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卽淮南子所本。可證也。高注精神篇云。金內景。蓋又據此而言之。

時則

毋燒灰。注是月草木未成。不夭物也。顧曰灰疑當作炭。呂氏春秋作炭。其注與此略同。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高意蓋據之而言也。是其證也。灰字蓋依月令改耳。

執弓操矢以獵。注以取禽也。顧曰獵疑當作射。注取亦疑當作射。呂氏春秋作射。注作以射禽也。是其證也。月令作獵。鄭注云。今月令獵爲射。考淮南子及呂氏春秋。每有與今月令同者。然則改射爲獵。誤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顧曰神位占三字疑衍。呂氏春秋祝作卜。祀作祠。無神位占三字。注云。故命太卜禱祠龜策。月令作命太史釁龜策。鄭注云。今月令曰釁祠。祠衍字。皆可證無此三字。

精神

子求行年五十有四。顧曰：求疑當作永。莊子大宗師釋文載崔譔引此作子永，是其證矣。抱朴子外篇博喻云：子永嘆天倫之偉，亦作永字。

本經

而萬物不繁兆萌芽卵胎而不成者。顧曰：上不字疑當作之。與下文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一例。

主術

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顧曰：行之二字疑衍。參五陰考四字連讀。與下句竝用周聽四字對文也。要略主術者云云。考之參伍。卽此。五伍同字是其明證。

匡牀蓊席。注：匡，安也。蓊，細也。顧曰：蓊疑當作弱。故注如此也。注：蓊疑亦弱之誤。詮言篇云：筐牀衽席。注云：衽，柔弱也。可證此弱字之不從艸。蓋後人因他書多言蓊席而改之。彼匡作筐，高不更解，疑當同此。作匡又衽字高解爲柔弱，疑當

作衽，亦後人因他書多言衽席而改之。

堯舜禹湯武。宋本如此，各本武上有文字非。顧曰：禹疑當作與。上文但有堯舜湯武而無禹也。引之按禹衍字，後人習

聞堯舜禹湯而誤增之也。呂氏春秋自知篇作堯舜湯武，是其證。

繆稱

非以借情也。顧曰：借疑當作借。借背同字。

汜論

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注：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他賢。秦伐，喪其西河之地。顧曰：正文吳起二字疑衍。韓非子難一云：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淮南此文所本也。樓翟二人與昭景二人對文，所謂兩用也，不得更有吳起甚明。樓翟二人者，以戰國策考之，樓為樓廩，翟為翟強。魏策云：魏王之所用者，樓廩翟強也。又云：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廩，樓廩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又云：鼻之與強。鼻廩同字。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故韓非子謂之爭事而外市。韓非字舊注云：樓緩翟璜也。臆說甚誤。正兩用而亡西河之證矣。其事蓋在襄王時。注：魏文侯云云。疑皆非高誘元文也。解魏為魏文侯，其誤一。解樓翟為一人姓名，其誤二。解兩用為不用他賢，其誤三。皆不可通。蓋後來妄改，而高注云何，已不可復知矣。唯呂氏春秋長見觀表二篇皆載吳起守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吳起果去魏入楚，有聞西河畢入秦，然仍於兩用樓翟爭事外，市全不相當，非韓非子及此之證也。

證言

不知利害嗜慾也。顧曰：嗜疑當作者。不知利害者，與下文以義為制者一例。慾也二字另為句，承眾人勝欲。欲慾同字。與下文心也承聖人勝心一例。

兵略

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之其所之。與條出。與閒入。莫知其所集。顧曰。飄飄忽忽。疑皆不當重。條疑當作條。閒疑當作闔。飄忽條闔皆同義。荀子議兵篇。善用兵者。感忽悠闔。莫知其所從出。新序作奄忽。條即忽也。闔即奄也。揚倛注。感忽悠闔。皆謂條忽之間也。是矣。又云。悠闔遠視不分辨之貌。則非。飄往忽來。與條出闔入對文。

說山

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注。小馬不以進道致千里。故得與大馬同類。宋本注如此。道藏本同。各本得上有不字。非。顧曰。上非字疑衍。注不字疑當作亦。此言小馬為大馬之類。而小知則非大知之類也。呂氏春秋別類篇。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是其證。

人閒

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顧曰。擊疑當作繫。史記所謂屬之遼東也。屬繫結皆同義。楊子法言淵擊遼水。誤。與此同。

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顧曰。義仁二字。疑當互易。下文仁義儒墨。即依此為次。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顧曰。此承上文滅亡削殘言之。不須又言亡矣。而亡二字。疑出後人所加。非仁義儒墨不行。顧曰。不下疑當有可字。

秦族

師延爲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顧曰：延疑當依注作涓。韓非子十過篇：史記樂書論衡紀妖篇：竝作涓。
原道篇注兩見。一延涓互易。一誤涓爲延。與此正文同。皆非。

要略

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顧曰：道下疑當有德字。與下句對文也。精神篇：深原道德之意。亦可證。
淮南子宋本未誤者各條

第一卷

欲寔之心亡於中。宋本寔未誤寅。

第三卷

積陰之寒氣者爲水。宋本者字未脫。
十二月指子。宋本子未誤丑。

第四卷

決眦。宋本眦未誤臑。
寒水之所積也。宋本水未誤水。

牡土之氣。宋本牡未誤壯。

第五卷

以索姦人。宋本索未誤塞。

第七卷

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宋本于未誤干。

輕舉獨往。宋本往未誤住。

第八卷

太清之治也。宋本治未誤始。

第九卷

采椽不斲。宋本斲未誤斷。

夫據榦而窺井底。宋本榦未誤除。

而不足者逮於用。宋本逮未誤建。

知饒饒有餘不足之數。宋本饒未誤饑。

第十卷

故君子懼失義。宋本義上未衍仁字。

第十一卷

故不爲三年之喪。注。三年之喪。始於武王。宋本始字未誤入正文。

而刀如新剖劓。宋本劓字未脫。道藏本亦未脫。但分爲刑石二字。而誤入注中。

處勢然也。宋本勢未誤世。

是由發其原。宋本是由未誤倒。

第十三卷

石乞入曰。注。石乞。白公之黨也。宋本乞皆未誤乙。

在其內而忘其外。宋本上其字未脫。

楚軍恐取吾頭。宋本軍未誤君。

於是飲非瞋目。教然。宋本瞋未誤瞑。

第十六卷

夜之不能脩於歲也。宋本於未誤其。

故寒者顫。宋本者字未脫。

第十七卷

譽者舉之。宋本譽未誤。聖。

不若尋常之纏索。注。故曰不如尋常之纏索。宋本纏皆未誤。纏。或善爲故。宋本善未誤。惡。賊心亡也。宋本亡也二字。未誤合而爲亡字。

第十八卷

無爲貴智。宋本智下未衍伯字。

今君欲爲霸王者也。宋本君未誤。王。

聖人見之蚤。宋本蚤未誤。密。

居隱爲蔽。宋本居字未誤。在隱下。

第十九卷

欣若七日不食。宋本若未誤。然。

无不憚除癢心。宋本憚未誤。憚。

第廿卷

雨露所濡。以生萬物。宋本濡以未誤倒。

與鬼神合靈。宋本與字未脫。

而卯剖於陵。宋本剖未誤割。

挺芻而朝天下。宋本芻未誤胸。

第廿一卷

禹身執蠶函。宋本函未誤垂。

淮南子宋本之異者各條

第一卷

而大與宇宙之總。道藏本無與字。

大道坦坦。至往而復反。注近謂身也。此一節在能存之此上。今本在迫則能應上。道藏本無此四句及注。

引之按。能存之此其德不虧。上承沕穆無窮以下八句。所謂穆恣隱閔。純德獨存也。中間不得有此四句。

迫則能應。感則能動。上承湫漻寂寞。爲天下臬。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中間亦不得有此四句。

且文子道原篇。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自然篇。夫道可親不可疎。可近不可遠。求之

遠者。往而復反。蓋言道不在遠。往求於遠。必將無所得而復反也。今乃云求之近者。往而復反。則義不

可通矣。正文及注皆後人妄加。當以藏本爲是。

第四卷

西方有刑殘之尸。道藏本刑作形。

第七卷

千枝萬葉。莫得不隨也。道藏本無得字。引之按繆稱篇。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與此同義。當有得字。

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或也。又第九卷。智者不可或也。又第十三卷。論事如此。豈不或哉。又第十八卷。虞公或於壁與馬。道藏本或竝作惑。引之按此。淺人不知或爲惑之假借而改之也。惟汜論篇。故劒工或劒之似莫邪者。尙未改。

視毛牆西施。又第十九卷。今夫毛牆西施。道藏本牆竝作牆。引之按說文無牆字。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也。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也。樂而能禁之。道藏本上無也欲二字。下無也樂二字。

第八卷

推移而无故。道藏本無移字。

第九卷

東至湯谷道藏本湯作暘引之按此淺人以堯典改之也。惟說林篇日出湯谷未改。還反報曰。遽伯玉爲相道藏本無反字。

少力而不能勝也。道藏本少力作力少。

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計。君垂爵以與臣市。道藏本市作是。

无小大脩短皆得其所宜。道藏本皆作各。无所字引之按上无下皆。文義相應。不當作各。

堯舜禹湯武。道藏本武上有文字引之按文字衍。上文不言文王。禹字亦衍。辯見前。

第十卷

斯顏害儀。道藏本顏作頤。引之按顏乃頤之譌。斯頤卽斯須也。

第十一卷

固有所宜也。又第十七卷。固謂之斷。道藏本固竝作故。

第十二卷

吾問道於無窮。無窮曰。吾弗知之。道藏本不重無窮二字。

國家之福。道藏本無家字。

國人皆知殺戮之制專在子罕也。道藏本制專作專制。

枉則正道藏本正作直。引之按此淺人以今本老子改之也。唐傅奕校定古本老子及邢州龍興觀碑。竝

作枉則正。見王氏金石萃編。與窪則盈。敝則新爲韻。古音正盈在耕部。新在眞部。周易管子老子莊子楚詞多以二部合韻。然則淮南所引作正。

乃老子原文未可以今本改之也。

非以無私。道藏本以下有其字。私下有邪字。

無所不極。道藏本極作及。引之按爾雅極至也。淺人不知而改爲及。

馳騁於天下之至堅。道藏本無於字。引之按於猶乎也。夫也。淺人不知而刪之。非是。惟原道篇馳騁於天

下之至堅。尙未刪。

今日將教子以秋駕。道藏本無將字。

其政惛惛。道藏本惛惛作悶悶。引之按此淺人以今本老子改之也。不知淮南子所引不必與今本同。

第十三卷

今時之人。道藏本時之作之時。

舜無植錐之地。道藏本植作置。又第十四卷一植一廢。道藏本植作值。

第十四卷

少則昌狂。道藏本昌作猖。引之按說文無猖字。古但作昌。漢書趙充國傳。先零昌狂。時去我走。道藏本走作先。

第十五卷

抗泰山。道藏本抗作抗。引之按小雅正月篇。毛傳曰。抗。動也。言泰山爲之搖動也。抗與抗相似。世人多見抗。少見抗。故抗譌爲抗矣。

前朱鳥。道藏本鳥作雀。引之按高注。正作朱鳥。天文篇兩言朱鳥。皆作鳥。無作雀者。

第十六卷

故有所善。則有不善矣。道藏本無下有字。

第十七卷

故小快害大利。道藏本快下有而字。引之按而字因上句而衍。

第十八卷

然而戴冠履履者。道藏本戴作冠。

第十九卷

作爲雲梯之械。道藏本無爲字。

務之可趣也。道藏本無之字。

第廿卷

四時千乘。道藏本乘作乖。

其於以監觀。道藏本於作所。

第廿一卷

靜精神之感動。道藏本無靜字。

作爲炮格之刑。道藏本格作烙。引之按此呂氏春秋過理篇所謂肉圍爲格也。後人多改炮格爲炮烙。段

氏若膺嘗正其誤。見盧氏鍾山札記。

齊俗篇炮烙生乎熱斗亦當作炮格。

漢隸拾遺序

余曩未講求金石文字。家藏漢隸亦甚少。前官運河道時。友人以漢碑拓本相贈。余因於殘闕剝落之中。推求字畫。凡宋以後諸家所已及者。略之。有其字而未之及。與誤指爲佗字者。補之。凡二十五事。名曰漢隸拾遺。蓋當時目尙未衰。故注視久之。亦能得其一二。今則并此而不能矣。益以見讀碑之時。適當力能讀之時。爲可幸也。兒子引之。請以付梓。因綴數語。以質於當世之通金石文字者。道光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八十有八。

漢隸拾遺

三公山碑

右三公山碑。元初四年立。字在篆隸之間。無額。今在正定府元氏縣城外野陂上。是碑出於乾隆甲午年。翁氏覃谿兩漢金石記。黃氏小松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及趙氏晉齋跋。釋之已詳。間有未安者。別而論之。第三行蝗旱鬲口。鬲下一字。翁作我。黃作并。黃云。按漢書安帝時。尙書僕射陳忠上書云。鬲并屢臻。當是鬲并二字。念孫案。黃說是也。管子漢書漢碑。多以鬲爲隔。李賢注。陳忠傳云。鬲并。謂水旱不節也。又順帝紀云。政失厥和。陰陽鬲并。郎顛傳云。歲無鬲并。太平可待。陳蕃傳云。并隔水旱之困。并隔。猶鬲并也。又翟酺傳注。引益都耆舊傳云。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鬲并。參同契亦云。湯遭厄際。水旱鬲并。是漢人多有鬲并之語。劉瑜傳云。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鬲絕其道。則水旱爲并。此說鬲并二字之義最明。蓋水旱不節。皆謂之鬲并。此云蝗旱鬲并。則專指旱災言之。并字碑文本作𠄎。故與我字相似。黃氏改書作𠄎。則非其原文矣。弟四行。乃𠄎道要。本祖其原。翁黃皆以𠄎爲來字。案乃來道要。義不可通。王氏蘭泉金石萃編。此字改爲乃來道叟亦非。此字碑文本作𠄎。其首筆作曲形。自右而左。與上文由是之來作來者不同。𠄎卽求字。謂求道之要。而本祖其原也。斥彰長田君斷碑。究求字篆文作𠄎。隸作求。又變而爲𠄎。與來字相似而不同。此碑字體在篆隸之間。故作𠄎。張遷碑。紀行求本。求字作來。是其證。呂刑。惟貨惟來。馬融本來作求。注云。求有求請賕也。蓋漢

律有受賕之條。卽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卽經所云惟求也。二者相因。故馬注云云。以兼釋惟貨。惟求之義。求字傳寫作來。故與來字相似。而某氏傳遂訓爲往來之來。失之矣。求來二字。書傳多互譌。管子任法篇。富人用金玉事。主而求焉。小稱篇。以求美名。今本求字皆譌作來。孟子離婁篇。舍館定。然後來見長者乎。史記李斯傳。來丕豹。公孫支於晉。今本來字又皆譌作求。隸釋所載成陽靈臺碑云。厥後堯來祖統。慶都告以河龍。碑陰云。來索忠良。揆其文義。皆本是求字。而洪氏不言與求同。則直以爲來字矣。今世所傳雙鉤本。亦作堯來祖統。蓋自宋以降。不復知來爲求之異文。故傳寫皆作來也。

開母廟石闕銘

右開母廟石闕銘。延光二年立。篆書有二層。下層前有題名十二行。其銘詞則上下各廿四行。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

題名弟一行。諸家皆未之見。中有二月二字。弟二行之末。乃潁川郡陽四字。川上一字已泐。以漢字考之。知是潁字。弟三行之首。乃城縣二字。城字已泐。縣字右邊泐。左邊缺。連上行讀之。則爲潁川郡陽城縣也。縣下一字是爲字。右邊微缺。翁氏兩漢金石記。以此爲縣字。非也。弟四行之首是治字。右邊已泐。左邊泐。字尙存其末。連上行讀之。則爲爲去聲。開母廟興治神道闕。少室石闕銘亦云。興治神道矣。弟五行之首。乃是京兆二字。京字上半已泐。但存下半。兆字作北。尙分明。連上行讀之。則爲太守京兆朱寵。已見大室石闕銘。漢碑題名。固有書郡不書縣者。禮器碑有京兆劉安初。尤其明證也。武氏虛谷授堂金石跋。謂是杜陵二字。則非其原文矣。

銘詞前十二行。皆以四字爲句。第一行□□□□防百川。第一字是昔字。下半已泐。而上半分明。第三
第四是共工二字。共字雖模糊而可辨。工字分明。防上一字是範字。上半竹字模糊。而下半輓字分明。第
二行□□□原上一字是其字。雖模糊而可辨。案周語曰。昔共工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
高湮庠。以害天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章注曰。稱舉也。舉遂共工之過。謂障洪
水也。卽此所云昔□共工。範防百川。柏鮪稱遂□□其原也。第三行□□□功。第一字是禹字。下半模糊。
而上半分明。此說禹治水之事。故曰禹□□功。疏河寫元。水色黑。故曰元也。第四行□□□文。第一字是
咸字。上半戌字分明。唯□字模糊。第三字是無字。篆作𠄎。上半雖模糊。而下半林字可辨。合觀之。乃是咸
秩無文四字。第二字雖泐。然在咸與無文之間。其爲秩字無疑。此言洪水既平。而祀典畢舉也。雜誥曰。咸
秩無文。謂不在禮文者。皆秩次而祀之。九山甄旅。咸秩無文。皆用尙書之文。猶言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耳。
爰納□山辛癸之間。山上一字是塗字。雖字首稍泐。而大段分明。卽皋陶謨所云。娶于塗山。辛壬癸申也。
第五行同心濟□。濟下一字。篆作隣。讀爲艱戾之戾。說文隣烏懈切。陋也。從𠄎。𠄎聲。𠄎文。籀文作𠄎。碑則
省隣爲隣。又借爲艱戾之戾。字或作隕。言啟母與禹同心。以濟戾運也。崔瑗司隸校尉箴曰。以濟
□□□正。古文正字。與上民下秦爲韻。漢人多以真庚通用也。杞繪漸替。王氏蘭泉金石萃編曰。繪與
鄗同。鄗亦姒姓之國。慨禹後之衰。故云杞鄗漸替。其爲借用字無疑。王翁皆誤爲繪字。王且於繪下注云。

疑卽檜字。何其疏歟。案蘭泉說是也。凡左傳郃字。穀梁傳皆作繪。又周語云。杞繪由大妣。魏策云。繪特齊

以悍越。史記夏本紀贊云。禹後有杞氏。繪氏。漢書地理志云。東海郡。繪故國。禹後皆其證矣。左傳哀八年。鄭所見左傳亦作繪也。弟七行。□□□亨。亨上是聖漢禮三字。聖漢二字。雖模糊而可辨。禮字左邊

工記。梳氏注。引作繪。人溼。膏。是鄭所見左傳亦作繪也。弟七行。□□□亨。亨上是聖漢禮三字。聖漢二字。雖模糊而可辨。禮字左邊

尚存右邊。聖字。上半模糊。而下半分明。亨。卽享字。周語曰。精意以享。禮也。漢立啟母廟而祀之。故曰。聖漢

禮。享於茲。馮神也。兩漢人奏疏及漢碑中多稱聖漢。弟八行。□祥符瑞。第一字。葉氏井叔嵩陽石刻記。王氏虛舟題跋。竝

以爲貞字。翁氏以爲原字。案碑文作原。乃貞字。非原字。貞祥。卽禎祥也。作原者。篆體小異耳。靈支。挺生。支

與枝同。卽下文所云木連理也。而葉王翁皆以靈支爲靈芝。誤矣。廣韻。支在五支。芝在七之。今音雖若近

似。而古音絕不相通。故從支從之之字。古無通用者。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弟九行。□□

化。化上一字是鬻字。上半模糊。而下半分明。鬻。與育同。育化者。生化也。樂記。毛者孕鬻。鄭注曰。鬻。生也。

唯陰陽爲能生化。故曰。□□鬻。化。陰陽穆清也。第十行。□□□□。弟四字是盈字。上半多泐。而下半分明。

景氏說。嵩以爲寧字。非也。寧爲古甯字。上從宀。從心。今碑文上半乃字。仍存其尾。明是盈字。非寧字。與雲

降雨。□□盈。言膏澤滿盈也。第十一行。相□我君。相下一字。葉王以爲宥字。翁以爲肩字。案相肩我君

文不成義。碑文作屻。明是宥字。非肩字。但右邊稍泐耳。宥。卽祐字也。管子侈靡篇。擇天之所宥。擇鬼之所

富。宥。與祐同。富。與福同。今本天下衍下字。富字。又譌作當。辯見管子。漢書禮樂志。神若宥之。師古曰。宥。祐也。故曰。福祿來。徧。相

宥我君相宥皆助也。

自重曰以下皆六字爲句而剝蝕更甚於前弟廿行□□□□化上一字上半已泐而下半尙可辨。葉氏以爲慕字是也。黃氏中州金石考誤以爲恭字。此言四夷慕化而來朝。故下句云咸來王而會朝也。慕上一字是而字與下句而字對文。字雖模糊而可辨。弟廿一行□□□□□□靜靜上是其清二字其字模糊而可辨。清字上半模糊。下半分明。其清靜三字正與下句其脩治對文也。九域心其脩治翁云心字顧王二家俱闕未錄。案說文心子結切少也。讀若輟。正當援是銘以詰義爾。案九域少其脩治義不可通。余謂心讀爲九有有截之截玉篇廣韻廣雅音心字並音子列切心截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謂九域之內截然脩治也。作心者假借字耳。大雅常武篇截彼淮浦。毛傳曰截治也。商頌長發篇海外有截。鄭箋曰截整齊也。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正義引王肅云截然整齊而治。下文九有有截箋曰九州齊一截然皆謂治也。元鳥篇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見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則九有有截韓詩亦必作九域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注有域也。漢書律厯志引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域有古同聲而通用。說見釋詞故曰九域截其脩治義本韓詩也。晉書樂志四廂樂歌曰九域有截是其明證矣。弟廿二行□□□□福福上一字是祈字其左示右斤之末尙分明。此言祀啟母以祈福。故下句卽云祀聖母廡山隅也。弟廿三行神□亨而飴格亨上是禋字。字雖模糊而可辨。禋享二字已見上文精意以享則神降之福。故曰神禋享而飴格。釐我后以萬祺也。

北海相景君銘

右北海相景君銘。漢安二年立。并陰俱八分書。篆額。在濟甯州儒學中。弟五行。根道核莢。核與菱同。漢書五行志。孕毓根核。師古曰。核亦菱字。是也。漢隸字原。隸辨於入聲二十一。麥核字下引此文。則誤讀為果核之核矣。弟七行。辨秩東衍。辨秩。卽堯典之平秩也。周官馮相氏注。仲春辨秩。東作疏云。據書傳而言。衍讀曰埏。集韻云。埏方也。辨秩東衍。猶言平秩東方耳。衍字古讀若延。故與埏通。周官大祝。衍祭。男巫望祀。望衍。鄭注。並讀為延。唐風椒聊篇。蕃衍盈升。一切經音義十九。引作蕃延。弟九行。鴉梟不鳴。鴉與鴟同。隸釋。漢隸字原。鴉字竝誤作鴉。唯隸辨不誤。梟字上從鳥。隸釋。隸辨從俗作梟。誤也。說文。梟。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從鳥在木上。俗省作梟。俗書梟字作梟。梟與此同。傳寫說文者。因誤為梟。後人不知。又改其注為從鳥頭在木上。以牽合已誤之篆文。謬矣。俗書梟字。其上半鳥形已具。但無足耳。何云鳥頭在木上乎。說文。梟字在木部。玉篇。以梟是鳥名。遂改入鳥部。是玉篇梟字亦從鳥也。而今本玉篇亦誤為梟。廣韻以下竝同。張參五經文字。說此字云。從鳥在木上。隸省。據此。則說文梟字本從鳥。而注內本無頭字明矣。今經傳中梟字。皆從俗作梟。唯此碑作梟。中間四點分明。與說文從鳥在木上之解相合。足證五經文字之不謬。而隸釋隸辨復誤作梟。若非此碑。至今尚在。誰能正其失乎。陽湖孫氏淵如云。縣首於木上。謂之梟。首字本作梟。從到首。今借梟鳥字為之。非其本字也。日至捕梟。磔之木上。故其字從鳥在木上。非謂縣其首於木上也。何得云鳥頭在木上乎。孫又謂從鳥在木上。則是巢字。非梟字。案說文。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此釋其義。非釋其字也。若釋其字。則下從木。而上象巢形。故說文云。巢從木象形。謂象鳥巢在木上之形。非謂從鳥在木上也。且巢為象形之字。故云從木象形。梟為會意之字。故云從鳥在木上。豈得謂

從鳥在木上。第十二行。歔歔實絕。奄忽不_レ過。不_レ下當是遲字。其右邊犀字之末二筆尙存。奄忽疾貌也。商卽是巢字乎。頌長發傳云。不遲言疾也。說文溢奄忽也。奄忽不遲。猶今人言溢逝也。遲與危回摧歸哀。個裏爲韻於古音正協。或以爲違字。於義疏矣。第十四行。大命□期。寔惟天□。諦審碑文。天下是授字。與下文就留爲韻。上文云。于何穹倉。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寔爲之。是其證也。

碑陰上列第十四行。平壽濟于閩。閩卽閩字。隸書豆字。或省去上畫。如張遷碑。豎字作豎。石經尙書殘碑。於戲字作戲。是也。隸續隸辨。直書作閩。則非其原字矣。中列第十一行。營陵力暹。力卽力字。廣韻力字注云。又姓。黃帝佐力牧之後。隸書力字。或從篆作力。錄此碑者。或作多暹。非也。古有力姓。無多姓。諦視碑文。明是力字。非多字也。

敦煌長史武斑碑

右敦煌長史武斑碑。建和元年二月立。并額俱八分書。在濟甯州嘉祥縣武氏祠中。第六行。追昔劉向。辯賈之徒。辯卽班字也。外黃令高彪碑亦云。章文襜褕。類乎班賈。班班辯古字通。荀子君道篇善班治人者作辨。士虞禮記明日以其班附。鄭注古文班或爲辨。

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

右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建和二年十一月立。并額俱八分書。在漢中府褒城縣棧道中磨崖。第六行。上

則縣峻。屈曲流顛。下則入冥。廩與傾同。寫輸淵。冥者深也。言水從高入深也。豫上六。冥。豫。釋文引王虞云。冥

深也。爾雅。冥。幼也。孫炎本。幼作窈。注云。冥。深闇之窈也。見小雅斯干正義。太元達初一。中冥獨達。范望云。心深稱

冥。論衡道虛篇云。其書深冥奇怪。是冥與深同義。平阿涼泥。常陰鮮晏。涼即泉。陰即陰字。晏。溫也。言平阿

之地。水泉泥濘。常寒少溫也。小爾雅云。晏。陽也。呂氏春秋誣徒篇云。心若晏陰。喜怒無處。太元跨贊云。凍

登赤天。晏入黃泉。范望云。凍。至寒也。晏。至熱也。漢書郊祀志云。至中山晏溫。封禪書。晏作曠。廣雅。曠。曠也。是古謂溫煖

爲晏也。漢隸字原。讀平阿涼爲句。隸辨。讀涼泥常陰爲句。皆失之。弟七行。臨危槍楊槍。音七羊反。碣。音唐

說文云。踢。跌踢也。一曰槍也。廣韻云。跌。踢。行失正。踢與碣通。惡虫。磬。狩與獸同。隸釋以磬爲斃字。非也。

磬與慙同。方言。慙。惡也。郭璞音方滅反。字亦作敝。後漢書董卓傳。敝腸狗態。李賢云。言心腸敝惡也。續漢

書。敝作慙。慙亦惡也。惡虫。慙獸互文耳。蝱。蝱。毒。蝱。音大結反。字本作跌。爾雅。跌。蝱。郭璞云。蝱。屬大眼。最

有毒。今淮南人呼蝱子。蝱猶惡也。蝱與曼通。魯頌闕宮傳云。曼長也。蝱。蝱。毒。蝱。言毒長也。說文。跌。蝱也。蛇

毒長。今本譌作蛇。惡毒長也。據爾雅釋文所引及玉篇注訂正。從長失聲。是其證。隸辨以蝱爲水蝱。又引蝱爲螟蛉蟲。皆失之。未秋截

霜。稼苗天殘。截與天札之札聲近而義同。故釋名云。札。截也。氣傷人如有斷截也。管子五行篇。旱札苗死

民厲。尹知章云。札。天死也。是苗天死亦謂之札。札猶截也。故云。未秋截霜。稼苗天殘矣。弟十三行。綏億。衛

彊。綏億皆安也。韋注晉語云。億安也。衛與禦同。言能安彊禦之人也。禦。彊。即彊禦。倒文協韻耳。弟十五行。

揆往卓今。廣雅云。卓明也。言以古知今也。第十七行。世世嘆誦。誦讀若容。與通靡同。功爲韻。小雅節南山篇。家父作誦。與訥邦爲韻。楚辭九辯。自壓桉而學誦。與通從容爲韻。是其證也。武榮碑。萬世諷誦。亦與功同爲韻。第廿一行。或解高格。下就平易。格卽棧閣之閣。析里橋郿閣。頌云。滅西口之高閣。就安寧之石道。意與此同也。開通褒余道。石刻始作橋格。辛李造橋碑。棧格陵陵。竝以格爲閣。

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右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永壽二年七月立。并碑陰兩側皆八分書。無額。在兗州府曲阜縣孔廟中。弟二行。莫不驢思。嘆叩師鏡。案易是類謀云。在主驢用。鄭注云。驢。庶幾也。廣雅云。驢。企也。文王世子注。引孝經說云。大夫勤於朝。州里驢於邑。字或作冀。又作覲。竝同。隸釋漢隸字原隸辨。竝以驢爲驢字。則義不可通矣。弟七行。尊琦大人之意。遠驪之思。漢隸字原隸辨。皆以驪爲彌字。錢氏辛楣金石文跋尾云。遠驪卽卓爾也。念孫案古書爾字無通作驪者。婁顧以驪爲彌是也。漢碑彌字多作驪。遠彌皆遠也。說文。遠。遠也。字亦作遠。而日忘。杜預注。哀二十五年。左傳。薛綜注。西京賦。竝云。彌。遠也。此言卓彌之思。下言遠越絕思。其義一也。弟八行。皇戲統華胥。錢云。自皇戲統華胥而下五十二句句皆四言。獨皇戲句五言。而皇字特跳上一格書之。殊不可解。竊意此字後人妄加。案錢說是也。原碑皇字出格。至隸釋。則與各行平列矣。兩漢金石記。乃謂皇字筆法與前後正合。非後人妄加。則是不論行之高下。句之長短。而但以其筆法相似。遂定爲真迹。獨不思此碑皇字凡四見。

後人固能依放而爲之乎。皇戲統華胥，殊爲不詞。且碑中之字，上下相距，自有定式。唯皇戲二字相距不及四分，與諸字疏密懸殊，則皇字爲後人所加無疑。弟十二行，天與厥福，永享牟壽。牟壽，大壽也。呂氏春秋謹聽篇，賢者之道，牟而難知。高注云：牟，猶大也。太平御覽工藝部十一，引淮南注，亦云牟大也。陳氏子文金石遺文錄，謂牟壽卽眉壽，非是。引之云：弟一行，霜月之靈。霜月，卽爾雅之七月爲相也。霜相古同聲。故霜字以相爲聲。淮南原道篇，鈞射鷓鷯，中山經注，引作弋釣瀟湘。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引作射釣瀟湘。瀟湘之爲鷓鷯，亦猶相月之爲霜月矣。靈讀爲令。殷庚甲由靈某氏傳云：靈善也。正義以爲爾雅釋詁文，今爾雅靈作令。周齊侯鐘銘：靈命難老。卽令命微繇。鼎銘：永令壽舟。卽永命令終。令壽靈古同聲而通用。士冠禮祝辭云：令月吉日。又云：以歲之正，以月之令。霜月之令，皇極之日。謂七月五日也。史晨饗孔廟後碑云：乃以令日拜謁孔子，意與此同。集古錄以霜月爲九月，非是。以九月霜降，則正月雨水亦可謂之兩月。弟五行，雷洗觴觚，爵鹿粗榼，籩枳禁壺。趙氏金石錄云：所謂鹿者，禮圖不載乎。以此紀月末之前聞也。

莫知爲何器。後見汝陽陳氏所藏古彝，爲伏鹿之形，近歲青州獲一器，亦全爲鹿形，疑所謂鹿者，亦因其形而名之耳。隸釋云：枳，音凡，木名也。皮可爲索。隸辨云：枳可謂索，非禮器也。博雅：盃也。集韻：音凡，與枳同音。或是借枳爲盃。案碑所陳禮器，皆禮所必用之器。器形似鹿，古無其名。趙說非也。顧以枳爲盃，差爲近之。然古祭祀燕饗，無用枳者。禮器亦不當有盃。錢氏穀校金石錄記云：射禮有鹿中，爲鹿形，背設圓箒，以納算籌。又有乏，如屏風，所以爲獲者御矢。鹿，卽鹿中。枳，恐卽乏也。案盛算之器，鄉射禮但謂之中，或謂

之鹿中而不謂之鹿。若但謂之鹿，則不知爲何物矣。雷洗觴觚，爵鹿粗榼，籩𦉳禁壺，皆飲酒所用。非射所用。若雜以鹿中與乏，斯爲不倫矣。錢說亦非也。今案鹿卽角也。𦉳卽豐也。皆聲之假借。古音角與鹿同。周南麟之趾，以角族爲韻。召南行露，以角屋獄足爲韻。周頌良耜，以角續爲韻。喪大記實於綠中，鄭注云：綠當爲角，聲之誤也。史記留侯世家：角里先生，李濟翁資暇錄引荀悅漢紀作祿里。今本漢紀作角里，乃角後人依史記改之。祿綠鹿四字，古竝同音。故角通作鹿。特性饋食禮記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鄭注引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禮器云：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是角與爵觚觶散同爲飲器。故碑於觴觚爵之下，次以角也。觴卽觶也。說文：寔曰觴。虛曰觶。古音𦉳與豐相近。鄭注士喪禮下篇云：今文窆爲封，又注檀弓王制曾子問竝云：封當爲窆。窆之爲封，亦猶豐之爲𦉳也。說文：𦉳，覆也。從西，乏聲。方勇切。漢書食貨志：大命將泛，孟康曰：泛音方勇反。覆也。𦉳，泛從乏聲，而音方勇反。亦猶𦉳從乏聲，而讀爲豐也。說文：豐，豆之豐滿者也。從豆，象形。鄉射禮：命弟子設豐。注云：豐所以承爵也。形蓋似豆而卑。大射儀：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豐。注云：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從豆，齒聲，近似豆大而卑矣。是豐與豆相類。故碑於榼籩之下，次以豐。豐或作𦉳，字從木，與榼或作𦉳，字從木，與榼之從木同義。豐又可承尊，與榼禁同類。故碑於豐下次以禁也。

右郎中鄭固碑。延熹元年四月立。八分書。篆額。在濟寧州儒學中。是碑中斷後。遂失其下段。而上段尾復陷入土中。故向來拓本。唯存不全之上段。雍正六年。州人李鵬。得下段於泮池旁。乾隆四十三年。其子東琪。與定海藍嘉瑄。復將上段升高出土。而此碑遂全。第六行。詔拜郎中。非與好也。案碑內其字。或作其。或作其。唯此其字作與。上從由。亦猶楊著碑。基字之作壘也。隸釋漢隸字原隸辨皆作壘。今此碑已亡。而世間拓本直改壘為基矣。與者。其之借字也。說文。與。舉也。從升。音拱。由聲。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隊。楚人與之。今春秋傳與作基。說文。與。音艾。曰。繡衣。繡中。今詩。繡作藝。廣韻云。與。說文音其。其與與同音。故字亦相通。校官碑。雅容其閑。其字作與。正與說文同。此碑作與。下從丌。音基。則與說文小異。其實一字也。隸釋直書作其。則非其原文矣。弟八行。君大男孟子。有楊烏之才。楊烏。卽法言所謂吾家之童烏也。問神篇。劉貢父謂子雲本姓揚。從手不從木。據此可以正其謬矣。說見漢書。第十行。昔姬公。武。弟述其兄。綜。行。於蔑陋。猷曷敢忘。乃刊石。目旌遺芳。句於蔑陋者。於音烏。歎詞也。蔑陋。謂鄙小也。鄭注君爽云。蔑。小也。高注淮南脩務篇云。陋。鄙小也。漢書韋元成傳云。於蔑小子。與此於蔑陋同義。兄行忘芳爲韻。兄讀若荒。行讀若杭。隸辨以行於蔑陋四字爲句。則旣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

泰山都尉孔宙碑

右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七年七月立。并陰俱八分書。篆額。在曲阜縣孔廟中。第六行。祠兵遺畔未

甯祠兵。卽治兵也。左氏春秋莊八年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宙傳嚴氏春秋。故書此碑者。亦從公羊作祠兵也。弟十三行。帝賴其勳。民斯是皇。皇正也。言民歸於正也。爾雅。皇。匡正也。幽風。破斧。篇。四國是皇。毛傳。皇。匡也。引之云。弟十二行。

乃綏二縣。黎儀以康。黎儀卽皋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某氏傳云。獻賢也。獻與儀古同聲而通用。周官。司尊。辨。鬱。齊。獻。

酌。先。鄭。司。農。讀。獻。爲。儀。餘。見。下。大誥之民獻有十夫。傳亦訓爲賢。而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王莽仿大誥。亦云民儀九萬夫。

見。漢。書。翟。方。進。傳。今。本。儀。上。有。獻。字。後。人。依。古。文。尙。書。加。之。也。孟康釋民儀云。民之表儀。謂賢者。則正文本無獻字。辯見漢書。凡古人作獻者。今文多作儀。此碑云。黎儀

以康。斥彰長田君碑云。安惠黎儀。堂邑令費鳳碑云。黎儀瘁傷。漢碑多用今文尙書。此三碑皆言黎儀。則

皋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廣雅云。儀。賢也。蓋用今文說也。隸釋跋費鳳碑。以黎儀之儀。爲反其施

倪之倪。失之矣。

碑陰上列弟十七行。東郡東武陽媵穆。媵卽凌字也。媵凌二字。皆從二。二者。欠之省文。今俗作冰。說文。媵。乃古擬字。

欠出也。從欠。朕聲。詩曰。內于媵陰。媵或從交。是其證。媵。隸省作媵。故廣雅云。媵。欠也。媵爲凌之本字。故

凌姓之凌。古亦作媵。此碑之媵穆是也。隸釋漢隸字原。隸辨兩漢金石記。竝書作媵。則以甲代乙矣。

執金吾丞武榮碑

右執金吾丞武榮碑。無年月。據碑稱遭桓帝喪卒。則當在建甯改元之初。并額俱八分書。在濟甯州儒學中。弟二行。嶺然高厲。嶺然高貌也。字亦作邈。楚辭離騷。神高馳之邈邈是也。厲亦高也。呂氏春秋。季冬篇。

注云厲高也。廣雅同。皋陶謨。庶明厲翼。史記夏本紀。作衆明高翼。劉歆遂初賦云。天烈烈以厲高兮。是厲與高同義。故曰。嶺然高厲。弟八行。陵惟哮虎。陵與棧同。俗作棧。威也。漢書李廣傳。威棧愴乎鄰國。李奇云。神靈之威曰棧。後漢馬棧。字伯威。是棧與威同義。集韻。棧又音陵。是棧與陵同音。故曰。陵惟哮虎。言其威棧如哮虎也。辛李造橋碑。棧格陵陵。亦以陵爲棧。

衛尉卿衡方碑

右衛尉卿衡方碑。建甯元年九月立。并額俱八分書。在兗州府汶上縣西南。弟四行。少以文塞。長以欽明。案古文尙書堯典。欽明文思安安。今文思作塞。後漢書和熹鄧后紀注。第五倫傳注。陳寵傳注。竝引尙書考靈耀云。堯文塞晏晏。魏受禪碑亦云。九德既該。欽明文塞。又邳壽傳注。引鄭注考靈耀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緯書皆用今文。故文思作文塞。漢碑亦多用今文。故與緯書同也。第十七行。鐫茂伐。祕將來。伐功也。祕告也。言刻石紀功。以告來世。廣韻曰。恣告也。酒誥曰。厥誥恣庶邦庶士。言誥告庶邦庶士也。又曰。女典聽朕恣言。女常聽朕告也。舊訓恣爲愼。失之。說見經義述聞。車騎將軍馮緄碑曰。刊石表績。以恣來世。此碑曰。鐫茂伐。祕將來。祕與恣古字通。第十九行。邊民是鎮。鎮讀平聲。與上下文爲韻。廣韻。鎮字又音陟。鄰切。周官天府。凡國之玉鎮。釋文。鎮又音珍。周語。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宋庠補音云。鎮音珍。馮衍顯志賦。覽聖賢以自鎮。與元親神爲韻。平都相蔣君碑。社稷之鎮。與銀均年昆爲韻。皆其證。今高郵人謂壓物曰鎮。聲如珍也。

魯相史晨奏出王家穀祀孔子碑

右魯相史晨奏出王家穀祀孔子碑。建甯二年三月立。八分書。無額。在曲阜縣孔廟中。第七行。脩定禮義。古禮儀字本作義。說文。義。己之威儀也。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儀作義。周官。肆師。治其禮儀。故書儀作義。先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又大司徒。以儀辨義。與儀同。儀。故書儀作義。先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又大司徒。以儀辨義。與儀同。等。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故書儀作義。并作義。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禮儀。卽中庸之禮儀。三百也。此述孔子正禮樂之事故。曰脩定禮儀。非仁義禮智之義。

史晨饗孔廟後碑

右史晨饗孔廟後碑。八分書。刻於前碑之陰。第三行。述脩壁靡。社稷品制。脩卽循字。說文。述。循也。故云述。循壁靡。社稷品制。前碑云。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依亦循也。隸書循脩二字相似。寫者多亂之。然皆形之誤。非聲之通也。或者不察。遂謂循脩二字古通。誤矣。韻書循在諄部。脩在尤部。尤與諄可通用乎。是碑循字左邊作彳。乃彳字之省。其右邊則仍是盾字。但缺末畫耳。而錄此碑者皆作脩。則直是脩字矣。

博陵太守孔彪碑

右博陵太守孔彪碑。建甯四年七月立。并陰俱八分書。篆額。在曲阜縣孔廟中。第二行。嚙焉汜而不俗。汜音汜。濫之汜。方言云。汜。洿也。自關而東。曰汜。洿。與汚同。廣雅云。汜。洿也。漢書王褒傳云。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忽若擘汜。畫塗。擘者。埽也。後漢書光武紀注云。擘。埽也。班固東都賦云。戈鋌擘雲。羽旄埽霓。汜者。汚也。謂如以帚埽穢。以刀畫泥也。如

淳顏師古以彗爲帚。汜爲汜灑地。皆失之。史記屈原傳云。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卽此所云。浮游塵埃之外。嚼焉汜而不俗也。弟四行。遵王之素。素謂成法也。鄭注士喪禮云。形法定爲素。宣十二年左傳云。不愆于素。是也。案洪範云。無偏無頗。無偏無黨。又云。遵王之義。遵王之道。遵王之路。此云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者。約舉書詞而小變其文。猶下文言惇懿允元耳。或以爲遵王之路之異文。非也。漢書敘傳云。遵王之法。亦是約舉書詞也。薦可黜否。否字原文疑本作不。卽否字也。故經傳多以不爲否。今碑文作否。口字甚小。局促於不字之下。不成字體。疑後人補刻也。而隸釋漢隸字原皆作否。則南宋時碑文已然矣。弟五行。祇用旣平。此用易坎九五爻辭也。坎九五。祇旣平。王注云。祇辭也。釋文。祇音支。案祇字從氏。與祇字不同。祇音脂。敬也。字從氏。此兩字。一屬五支。一屬六脂。聲義旣殊。而字形亦異。碑文祇字已泐。僅餘八形。而其字從氏。不從氏。尙灼然可辨。與上文所在祇肅之。祇作禔者不同。隸釋作禔。失之矣。弟九行。去位闔。以孝竭。餘暇徯。彈琴擊磬。之味。而不改其。靜。竭下疑是情字。禮器云。竭情盡慎是也。今情字左邊尙隱隱可辨。聲靜二字。古讀平聲。正與情爲韻也。樂記。石聲磬。史記樂書。磬作經。易林。升之未濟云。荷蕢擊磬。隱世無聲。晉董京。荅孫楚詩云。夫古之至人。藏器於靈。絜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翫。豈合。物情是馨。字古讀平聲。表記文而靜。鄭注云。靜或爲情。大戴記文。王官人篇。飾貌者不情。逸周書。情作靜。六韜守國篇云。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楊雄解嘲云。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是靜字。弟十行。疾彌流。流與留同。逸周書諡法篇云。彌久也。顧命云。病日臻。旣彌留是也。弟十古亦讀平聲。

一行羣臣號眺。靡所復逞。逞者解也。言悲痛不可解也。方言云。逞解也。成元年左傳。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杜注與方言同。第十二行。□是□吏崔□□王沛等。是上當是於字。吏上當是故字。於字左邊。尙隱。可辨也。第十六行。邈矣不意。意讀入聲。與惻極息力爲韻。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食則得息。國爲韻。楚辭天問。何所意焉。與極爲韻。呂氏春秋重言篇。將以定志意也。與翼則爲韻。秦之罙刻石文。承順聖意。與德服極則式爲韻。皆其證也。

武都太守李翁西狹頌

右武都太守李翁西狹頌。建寧四年六月立。八分書。額有惠安西表四篆字。在階州成縣棧道中磨崖。弟九行。緣崖俾閣。俾與比同。言閣相比次也。小雅漸漸之石篇。俾滂沱矣。論衡明零篇。作比滂沱矣。大雅皇矣篇。克順克比。樂記作克順克俾。是比俾古通用。十四行。鑿燒破析。鑿與鑄同。謂燒鑿山石而破析之也。說文。鑄。琢石也。淮南本經篇。鑄山石。高注云。鑄。猶鑿也。下文云。鑿山浚瀆。天井道碑云。鑿錐西坂。義並同也。

李翁天井道碑題名

右李翁天井道碑題名。建寧五年四月立。八分書。亦在成縣棧道中。今天井碑世無拓本。唯題名尙存。翁氏覃谿。趙氏晉齋。皆云本在西狹頌後。而隸續誤以爲天井碑題名。余謂隸續不誤。請以四證明之。隸釋

所載西狹題名。祇有二行。今此碑題名有十二行。較多十行。而隸續所載天井題名。則正是十二行。一也。隸釋西狹題名是小字。非大字。隸續碑式又云。西狹頌末有小字題名二行。低四寸許。今此碑題名十二行。皆是大字。則非西狹之題名矣。二也。隸釋西狹題名弟一行云。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弟二行云。故府掾□□□孟。字□□。共缺六字。今此碑弟一行。與隸釋所載同。弟二行則云。門下掾下辨李虔。字子行。與隸釋所載異。且一字不缺。而隸續所載天井題名之弟二行。則正與此同。其與西狹題名同者。唯弟一行耳。豈得以一行相同。而卽定爲西狹題名乎。三也。西狹題名小字二行。近世拓碑者皆遺之。余家所藏本亦然。然末行之左。有殘字一行。則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十一字。皆各存其右半。此行低四字。相平。且是小字。非大字。始知洪氏之言信而有徵。四也。

李翁析里橋郿閣頌

右李翁析里橋郿閣頌。建寧五年二月立。并額皆八分書。在漢中府略陽縣棧道中磨崖。是碑有申如墳。重刻本字甚拙惡。又於缺處妄補五十二字。諸家論之詳矣。此拓本是原刻。非申本也。弟一行。涉秋霖漉。霖漉。謂山水下注也。說文云。淋淋。山水下也。一切經音義二引三倉云。淋漉。水下也。淋漉。與霖漉同。弟二行。漢水逆讓。管子君臣篇注云。讓。猶拒也。言漢水暴漲。逆拒谿水。不得下注也。弟三行。郿閣尤甚。案廣雅。隤。袤也。曹憲音布乎反。其字從冒甫聲。碑文作郿者。移自於右耳。非從邑也。下文說郿閣之狀云。綠崖鑿

石處隱定柱臨深長淵三百餘丈蓋棧閣傾袤不平因謂之鄙闕矣第四行處隱定柱隱安也於安處立柱也下文云改解危殆即便求隱便隱皆安也言去危而即安也故廣雅云便隱安也第十行醜散關之
斲潔醜與釋同潔即燥溼之溼也溼潔之潔說文本作濕隸省作濕又作潔其右邊作累者省絲爲糸又
變日爲田耳金石文字記釋此碑潔字引漢書功臣表濕陰定侯昆邪霍去病傳王莽傳皆作潔陰以證
濕潔之本爲一字兩漢金石記謂濕陰之濕音它合反與燥溼之溼不同不當援以爲證又疑此碑不當
以潔爲溼今案濕字從水濕聲濕音五合反而古聲則與溼相近故說文溼字即從濕省聲也凡入聲合
部中從合
從及從立從集從濕之字古聲皆在緝部故溼從濕省聲而原濕之濕亦從濕聲也原濕之
濕與溼濕之濕皆從濕聲故濕字亦通作溼漢書地理志西河郡濕成縣王子侯表作濕成濕音它合反
而古聲亦與溼相近故經傳溼字多通作濕濕與潔本是一字此碑以潔爲溼猶經傳之以濕爲溼也漢
書功臣表濕沃公士濕音它合反水經注作潔沃案此縣爲潔水之所經故有潔沃之名而地理志作溼
沃是溼潔可以互通燥溼之溼通作潔猶溼潔之潔通作溼無足異也洪氏筠軒平津讀碑記以潔爲醜
字之借引說文案辜也辜山形玉篇窠同窠力罪切爲證案嶄巖窠辜等字古無作水旁者徧考諸書潔
字亦無力罪之音且斲者平之反溼者燥之反故云醜散關之斲潔從朝陽之平燥若以潔爲醜則與下
句不對矣第十五行□□樂行人夷欣樂上似是歡字其下半尙隱隱可辨也第十六行小兌之間小
古坤字坤在西南方兌在西方言其地當二方之間也第十八行□□救傾兮全育□遺救傾上似是扶

跋二字。其右邊皆隱隱可辨。說文跋。蹟跋也。故云扶跋救傾。遺上是子字。碑文作子。惟左邊殘缺耳。

司隸校尉楊淮銘

右司隸校尉楊淮銘。熹平二年二月立。八分書。無額。在褒城縣棧道中磨崖。弟五行。兄弟功德牟盛。兄卽兄字也。此碑自故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至河南尹。皆敍楊淮歷官之事。自伯邳從弟諱彌。字穎伯。至下邳相。皆敍楊彌歷官之事。此云兄弟功德牟盛。當究三事。不幸早隕。乃總承上文而言。故下文云。二君清□。約身自守。俱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今本隸續兄弟作元弟。乃傳刻之譌。若云元弟功德牟盛。當究三事。則是專美楊彌。而不及楊淮。無是理也。洪氏跋云。凡稱元子元兄元舅之類。皆以長言之。二楊俱曰元孫。猶元士然。以元爲美稱也。此但釋元孫。而不及元弟。故知今本元弟爲傳刻之譌也。而葉氏九苞金石錄補乃云。獨悼穎伯未登三公之位而卒。故稱元弟以美之。謬矣。蓋今拓本兄上□字。右邊一直微缺。而下一橫較長。與元字相似。葉氏旣爲誤本隸續所惑。遂不復細審而爲之說也。

司隸校尉魯峻碑

右司隸校尉魯峻碑。熹平二年四月立。并額及碑陰。俱八分書。在濟寧州儒學中。弟三行。博覽羣書。無物不彙。隸釋云。以彙爲看。隸辨云。彙乃刊正之刊。兩漢金石記云。彙卽刊字。猶筆削勘定之義。念孫案廣雅云。記彙。志識也。識卽多學而識之之識。博覽羣書。無物不彙。卽曲禮所謂博聞強識。非謂觀看。亦非謂刊。

正也。弟八行獨細舉大權然疏發。權然猶較然。明貌也。廣雅云較明也。曹憲音角。史記平津侯主父傳較然著明。索隱云較音角。漢書張安世傳云賢不肖較然。一切經音義七云較古文權同。古學反較然之爲權然。猶較崇之爲權崇。考工記與入以其陞之半爲之較崇。鄭注故大權常數而已。大權卽大較。唯辜較之爲辜權也。漢書陳咸傳沒入辜權財物。晉灼注鄭當時傳作辜較。銘詞云礪落彰較。義亦同也。較與較同。史記伯夷傳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彰明較著卽此所謂彰較。內懷溫潤。溫字作溫。說文溫從水盃聲。盃從皿從囚。此碑溫字右邊作皿。其上半卽人字也。有人無口音者。隸省耳。隸釋漢隸字原竝作溫。今本隸釋又譌作溫。此依明萬曆本。兩漢金石記作溫。皆非其原文也。唯隸辨不誤。第十七行喚矣。喚。洪云。喚字易火以日。案說文。喚。明也。從日。勻聲。小雅賓之初筵云。發彼有喚。俗作以祈爾爵。然則喚字古讀若勻。故與較爍綽遠虐邈權倒樂爲韻。喚訓爲明。故曰喚矣。喚。非字本作灼。而易火以日也。

碑陰上列弟一行。河內襄管懿。襄與懷同。漢書漢碑多謂河內郡懷縣也。襄字下半微缺。而張氏亟齋遂釋爲夏字。誤矣。下列弟六行。東郡樂平邢顯。□□顯下一字似尅字。

武都太守耿勳碑

右武都太守耿勳碑。熹平三年四月立。八分書。無額。在成縣棧道中磨崖。是碑經後人重鑿。頗多謬語。兩漢金石記辨之已詳。其未經重鑿而誤釋者。尙有數字。今具論之。第三行。壓難和戎。武霽慷慨。隸續作武

慮慷慨案此句弟一字右邊已泐而武字在左則非武字也弟二字亦非慮字諦審碑文似是虢虎二字
虢古暴字也周官漢碑暴字多作虢暴虎慷慨喻其赴敵之勇耳論語暴虎馮河亦謂行三軍之事也弟五行考績
有成苻萇乃胙兩漢金石記萇字作莢說文莢卽筭字蕩陰令張遷碑八月莢民卽此字苻萇乃胙者胙
卽福祚之祚古通用也念孫案符筭乃祚義無所取且碑文明是莢字非萇字也莢苻卽符策胙者賜也
言考績有成乃賜之以符策命爲太守也韋注齊語云胙賜也隱八年左傳胙之土而命之氏是也下文
云天胙顯榮義亦同也弟六行喜不縱慝感不戮仁隸續感作威案碑文是感字非威字古字以感爲憾
憾恨也不以忿恨而戮及仁人也說文無憾字昭十一年左傳唯蔡於感卽憾字宣十二年二憾往矣
襄十六年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成二年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唐書經並作感宣二年以其私憾
感外姓無譎韓策感忿睡眦之意驥鐵論備胡篤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漢書張安世傳何感而上
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杜鄴傳弟十行掾活□□千有餘人隸續掾活作扶活案碑文作掾明是掾字非
內無感恨之隙並以感爲憾

校官碑

扶字也掾卽救字漢書董仲舒傳將以掾盜扶衰是也弟二十行拯隄掾傾字作掾隸續亦誤作扶赤子
遭慈遭字碑文作遭隸續作遺案赤子遭慈文義殊晦且碑文是遭字非遺字也赤子遭慈目活目生言
赤子遭慈母而生活也

右校官碑光和四年十月立并額俱八分書在江寧府溧水縣儒學中弟一行隸釋於三百八十有七載

之下缺三字。其下有于字。今案碑文非于字。界誅曰。界卽說文界字。上從由。下從卅。音。今碑省界作界。而以為其之借字。說見鄭固碑。隸釋金雍琳琅作界。皆不誤。兩漢金石記改界爲其。非也。第十一行。宗懿招德。宗尊也。招與昭同。昭明也。猶言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也。昭古通作招。左傳。楚康王昭。史記。楚世家。論衡。吉驗。漢表作招。昭十二年左傳。作祈招之詩。張衡東京賦。招有道於側陋。賈逵薛綜注并云。招明也。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亦謂彰人之過。章注訓招爲舉。非也。說見經義述聞。發彼有的。雅容□閑。閑上一字。諸家皆缺。今諦審碑文。亦是界字。但由字不省作田。與上界字小異耳。

郃陽令曹全碑

右郃陽令曹全碑。中平二年十月立。并陰俱八分書。無額。在同州府郃陽縣儒學中。第三行。巴郡胸忍令。段氏若膺說文注云。曲禮左胸右末。鄭云。屈中曰胸。引伸爲凡屈曲之稱。漢巴郡有胸忍縣。十三州志曰。其地下溼。多胸忍蟲。因名胸忍蟲。卽蚯蚓。今俗云曲蟻也。漢碑古書皆作胸忍。不知何時胸譌胸。忍譌認。闕駟上音春。下音閏。通典上音蠢。下音如尹切。廣韻則上音蠢。下音閏。而大徐乃於肉部增胸認二篆。上音如順。下音尺尹。不知爲胸忍之字誤。且謂其地在漢中。又不知漢胸忍在今夔州府雲陽縣西。去漢中甚遠也。念孫案淮南時則篇。蚯蚓出。高注云。蚯蚓。蠶螟也。蠶螟。蠶閏聲相近。是蚯蚓舊有此名。非闕駟之妄作。唯胸忍之爲胸認。乃是後人之譌耳。第九行。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薄官。又下文主薄王歷。此兩

簿字皆今之簿字也。說文無簿字。古借簿字爲之。孟子萬章篇。孔子先簿正祭器。音義云。簿本多作薄。誤而不知作簿者乃古本也。漢碑中主簿字作簿者不可枚舉。作簿者僅見耳。而金薤琳琅簿官字改爲簿。金石文字記。兩漢金石記。兩簿字皆改爲簿。誤矣。弟十行。竟豫荆楊。楊字從木。案藝文類聚州部。初學記。州郡部。鈔本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尙書周官爾雅。楊州字皆從木。佩觿云。楊柳也。亦州名。又云。按禹貢。淮海惟楊州。正義云。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則非當從木。據此。則郭氏所見本尙從木也。宋本爾雅。江州部。從木。唐許嵩建康實錄。引春秋元命苞云。地多赤楊。因取名焉。其說雖不足爲據。然亦可見楊州字之本從木矣。自張參五經文字。以從木者爲非。而唐石經遂定從手旁。廣韻。揚舉也。又州名。亦踵張氏之誤。禹貢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云。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厥性安徐。故曰徐。徐疎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楊。楊揚也。今本作揚。輕也。乃後人所改。辯見下。荆州其氣燥剛。厥性彊梁。故曰荆。荆彊也。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冀近兗。信徐。舒。揚。荆。彊。豫。舒。雍。皆同聲而異字。後人徒以厥性輕揚之語。遂謂楊州字當從手旁。不知以揚釋楊。猶以壅釋雍也。若改楊州爲揚州。則亦將改雍州爲壅州乎。楊州字旣爲揚。則楊揚也。之文不可通。故又改爲揚輕也。以彌縫其闕。不知李釋九州。皆取同聲之字爲訓。輕與揚不同聲也。又公羊莊十年疏。及爾雅釋文。廣韻所引李注。皆無楊揚也三字。蓋後

人改楊為揚遂刪此三字耳據尙書正義所引有揚輕也三字亦足證後人之妄刪矣公羊疏所引有冀近也豫舒也雍雍也

也荆疆也兗信也徐舒也幽要也營均也而無揚揚也爾雅釋文於荆徐營三州未引李注所引六州有冀近也豫舒也雍雍也兗信也幽要也而亦無揚揚也較尙書正義所引獨少一句明是後人所刪今

書傳中揚州字皆改從手旁唯漢碑從木人不能改故至今尙存耳竹邑侯相張壽碑遭江楊劇賊酸棗

令劉熊碑出省楊土其字亦從木隸釋所載冀州刺史王純碑出使揚州荊州刺史度尙碑楊賊畔於

口車騎將軍馮緄碑督使徐楊二州此碑今本譌作揚依萬曆本改大尉陳球碑陸梁荆楊陳球後碑剝落荆楊無極山

碑楊越之樅口條蕩巴郡太守張納碑揚州寇賊其字皆從木是漢碑揚州字無從手者

蕩陰令張遷頌

右蕩陰令張遷頌中平三年二月立并陰俱八分書篆額在泰安府東平州儒學中弟二行在帷幕之內

幕字蓋本作莫史記廉頗藺相如傳市租皆輸入莫府馮唐傳上功莫府以下二傳漢書同李將軍傳莫府省約

文書籍事後漢書吳漢傳莫府上兵簿皆以莫為幕史記索隱引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治

無常處以幕帟為府署故曰莫府是漢時帷幕字通作莫也今碑文作幕巾字甚小局促於莫字之下不

成字體蓋後人補刻也碑中字上下相距自有定式今於莫下加巾字則字形太長致與下字迫近比之諸字疏密殊矣而金薤琳琅已作幕則明時碑

文已然矣弟五行爰既且於君金石文字記云既且者暨之誤此以一字離為二字也金石文跋尾云爰

既且於君詳其文義謂張氏仕漢世世有德後有興者且於君也顧以既且為暨之誤乃由臆斷遽詆碑

爲訛謬。豈其言乎。兩漢金石記云。錢說頗似牽強。下文藝於從政。政字亦誤作政。想東漢時能書胥史。固不乏人。竟似草藁審視未明。而茫然下筆者。然則暨之爲既且。亦是誤筆。未可執一而論矣。念孫案翁說是也。爰既且於君。義不可通。明是爰暨於君之誤。魏元丕碑。爰暨於君。卽其明證矣。第十二行。紀行來本。來卽求字。言紀其行而求其始也。始。謂初生時也。故下文云。蘭生有芬。克岐有兆矣。來字首筆作曲形。自右而左。與上文三代以來之來字不同。而金薤琳琅乃直作來矣。隸書求字或作來。與來字相似。說見前三公山碑。兩漢金石記以來字爲誤筆。亦非也。

仙人唐公房碑

右仙人唐公房碑。無年月。竝陰俱八分書。篆額。在漢中府城固縣。第六行。鼠齧輓車被具。輓車。卽藩車也。襄二十三年左傳。以藩載纒盈。杜注云。藩。車之有障礙者。漢書游俠傳云。乘藩車入閭巷。嚴舉碑。位至蕃車。夏承碑。輓軒六轡。字竝與藩同。說文。軒。曲軸藩車也。輓。車耳反出也。義各不同。此則借輓爲藩也。

碑陰第六行。南鄭祝岱。字子舉。弟八行。祝恆。字仲舉。弟十行。祝崇。字季舉。崇。卽嵩字也。周語。融降于崇山。章注。崇。崇高山也。

史記封禪書云。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漢書地理志云。古文以密高爲外方。山是崇高。卽嵩高也。密與崇同。此三人或名岱。或名恆。或名崇。而皆以舉爲

字。是名與字皆取諸五嶽也。弟十一行。祝榮。字文舉。則取榮華之義。而其字亦作舉。後人以舉山之舉讀去聲。榮華之舉讀平聲。據此。則古無異音也。初學記引白虎通義云。西方華山。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

華山是華山之舉。與榮華之華。義亦相通也。

豫州從事孔褒碑

右豫州從事孔褒碑。無年月。竝額皆八分書。在曲阜縣孔廟中。是碑於雍正三年始出。故向來諸家皆未著錄。剝蝕過半。僅存百七十餘字。弟二行。治家業春秋。句。綜。句。典。句。蕭藉靡遺。句。春秋下一字。諸家竝缺。諦審當是經字。字雖泐而遺迹猶存。孔宙碑云。治嚴氏春秋。褒爲宙之長子。世傳其學。故云治家業春秋。經也。綜下一字。牛氏階平金石圖以爲極字。今案碑文作柎。而右邊殘缺。當是核字。綜核者。綜理而研核之。漢書宣帝紀贊云。綜核名實是也。弟二十三兩行。口。磐。口。口。句。逢。口。百。口。句。逢。下當是此字。百下當是凶字。今此字已不可見。而凶字尙存。口形。褒以匿張儉事獲禍。故云逢此百凶。王風兔爰文凶字與上隆下頌爲韻。頌讀若容。

武梁石室畫象三石

右武梁石室畫象三石。無年月。字皆八分書。在嘉祥縣武氏祠中。碑石湮沒已久。唯楊州馬秋玉家有舊拓本所存者。伏戲至丁蘭十四幅而已。乾隆丙午秋。黃司馬小松於嘉祥縣紫雲山下。搜得原石。乃就其地爲堂垣。而砌諸石於內。榜曰武氏祠堂。誠盛事也。於是命工椎榻。分遺同好。較馬氏所藏本多十之七八。又補洪氏所缺者七十餘字。余今所藏本。卽此本也。弟一石。弟二層。弟二幅。祝誦氏無所造爲。末有耆

欲刑罰未施。隸釋未作未。蓋傳寫誤也。未者無也。無所造爲。未有著欲。互文耳。下文刑罰未施。其字始作未。弟九幅。夏禹長於地理。脈泉知陰。此用尙書刑德放文也。藝文類聚職官部三。太平御覽職官六。並引尙書刑德放云。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脈。莫狄反。相也。猶詩言相彼泉水也。說文作脈。又作覲。爾雅云。覲。相也。周語。古者大史順時。覲土。韋注云。覲。視也。作脈者。借字耳。魏策云。前脈地形之險阻是也。所圖禹象。其冠上銳下廣。如笠形。手持兩刃。舌。說文。菜。兩刃。舌也。玉篇。胡瓜切。今爲鑷。俗語所謂鑷。是。案莊子天下篇。引墨子云。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親自操橐耜。司馬彪云。橐。盛土器也。耜。與舌同。沐甚雨。櫛疾風。淮南脩務篇云。禹沐霪雨。櫛扶風。決江疏河。要略云。天下大水。禹身執橐耜。以爲民先。今本舌。譌作垂。辯見淮南。此圖頭戴笠。手執舌。正所謂櫛風沐雨。身執橐耜者也。朱氏竹垞跋云。禹冠頂銳而下卑。殆士冠禮郊特性所云。毋追者是。覲此。可悟聶崇義三禮圖之非。念孫案朱氏此說。其不可通者有三。王者受命。然後異器械。別衣服。禹之治水。在帝堯之時。安得遽有毋追之制。一也。毋追。禮冠也。非治水時所宜用。頭戴禮冠。手持耜。則尤爲不倫。二也。續漢書輿服志云。委貌冠。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今此圖冠形上銳。不似覆杯。且無前高後卑之別。豈毋追之制乎。據輿服志所云。則三代冠制。相去不遠。故三禮圖引舊圖云。毋追。章甫。委貌。其制相比。今此冠上銳而下廣。作三角形。禮冠皆無此制。三也。弟十二幅。子騫衣寒。御車失榼。榼。與篋同。說文。箠。擊馬箠也。今本脫箠字。據玉篇補。字或作榼。莊子天下篇。一尺之榼。漢書路溫舒傳。榼楚之下。急就篇。秩榼。榼杖。稅秘。棧。

種字竝從木。隸釋失字上下各缺一字。某氏跋云。洪本僅存一失字。今全文可讀。乃是御車失稭。稭與鞅同。念孫案此說非也。原文作鞅。明是種字。非稭字。說文。丞。艸木華葉。丞象形。丞遠邊也。從土。丞聲。稭。小巛垂作垂者。皆稭之省文。非丞之省文也。此碑種字右邊作垂。亦是稭之省文。種爲御者所執。衣寒則手僵。手僵則失種。若鞅爲馬頸靽。非御者所執。馬失其鞅。與閱子衣寒。曾不相涉。不得言子騫衣寒。御車失鞅也。且上文以明方綱爲韻。下文以連驪焉爲韻。父與爲韻。此以移種爲韻。若以種爲稭。則失其韻矣。憶乙未之冬。余在郡城。始晤汪君雪疆。雪疆新得馬秋玉家所藏石室畫象舊拓本。屬余作跋。余爲題數十字。且言某氏以種爲稭之誤。卽翁閣學跋語內所云。高鄧王石臞說此字凡數條者是也。後此本歸於黃君小松。小松作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曾用余說。而惜其言之不詳也。自乙未至今五十六年。雪疆小松皆已下世。而余年亦八十有八矣。此原石拓本。小松所手贈也。書此爲之懽然。

讀書雜誌餘編目錄

上卷

後漢書二十一條

老子四條

莊子三十五條

呂氏春秋三十八條

韓子十四條

法言八條

下卷

楚辭二十六條

文選一百一十五條

先子所著讀書雜誌十種。自嘉慶十七年以後陸續付梓。至去年仲冬甫畢。中月而先子病沒。敬檢遺稿。十種而外。猶有手訂二百六十餘條。恐其久而散失。無以遺後學。謹刻爲餘編二卷。以附於全

讀書雜誌 十六 餘編目錄

書之後·道光十二年四月朔日哀子引之泣書

讀書雜誌

餘編上

後漢書

聖跡滂流

章帝紀。追惟先帝勤民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宏業。聖跡滂流。至於海表。念孫案滂當作旁。此因流字而誤加水旁耳。旁溥也。徧也。流行也。謂聖跡徧行天下。至於海表也。此言聖跡非言聖澤。則旁流之旁不當作滂。說文曰。旁溥也。溥亦徧也。繫辭傳曰。旁行而不流。謂徧行而不流也。說見經義述聞周官男巫曰。旁招以茅。謂徧招於四方也。晉語曰。乃使旁告於諸侯。謂徧告於諸侯也。楚語曰。武丁使以象夢旁求四方之賢。謂徧求四方之賢也。秦之罘刻石文曰。威輝旁達。莫不賓服。謂威輝徧達也。旁與方古字通。魏典共工方鳩儻於上論衡變動篇作旁。士喪禮牢中旁寸。鄭注今文旁為方。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齊語曰。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漢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其義一也。至於海表。罔有不服。此云底績遠圖。復禹宏業。聖跡旁流。至於海表。意本於立政也。

奉盤錯鋌

隗囂傳牽馬操刀奉盤錯鋌遂割牲而盟李賢注曰按蕭該音引字詁鋌卽題音徒啓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盞爲題據下文云鋌不濡血明非盞盞之類前書匈奴傳云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云留犁飯匕也撓攪也以匕攪血而飲之今亦奉盤措匙而飲也以此而言鋌卽匙字錯置也音七故反引之曰鋌當爲鋌其字從缶不從金廣韻錄都奚切飲血器集韻錄飲器皆沿

誤本後漢書注內題字當爲題其字從瓦不從頁方言陳魏宋楚之間謂之題郭璞曰今河北人呼小盆爲題子杜啓反廣雅曰題甌甌也太平御覽引通俗文曰小甌曰題凡從瓦之字或從缶故字詁鋌與題同玉篇鋌徒啓切亦作題題徒啓切小盆也集韻亦曰題或從缶作鋌皆其證矣賢意謂據鋌字則爲盞盞之題據下文則當訓爲匙耳案周官玉府職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鄭注曰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敵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玉敦敵血玉器戎右職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茆注曰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敵者血在敦中以桃茆拂之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若然則盤以盛耳敦以盛血二器並設矣今傳曰奉盤盤外當更有盛血之器下文曰有司奉血鋌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鋌不濡血敵不入口是欺神明也明鋌者盞盞之類所以盛血如古之有敦耳不得如賢注所云且隗囂遵用古禮何肯效法匈奴乎

鄧訓傳西羌傳竝云首施兩端注曰首施猶首鼠也念孫案史記魏其武安傳何爲首鼠兩端故李本之爲注今案施讀如施于中谷之施首施猶首尾也首尾兩端卽今人所云進退無據也春秋魯公子尾字施父是施與尾同意服虔注漢書曰首鼠一前一卻也則首鼠亦卽首尾之意

胎養

魯恭傳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注曰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念孫案胎亦養也方言曰台胎養也晉衛燕魏曰台汝穎梁宋之間曰胎列女傳頌義小序曰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是胎與養同義此言陽氣胎養萬物非謂萬物含胎也方言注曰台猶頤也音怡序卦傳曰頤者養也胎台頤聲近而義同

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

蘇竟傳太白辰星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注曰帝宮北辰也藩屏兩傍之星也念孫案北辰在紫宮之中與左右兩藩皆非黃道所經太白辰星無緣到此今案帝宮謂太微宮藩屏謂太微之兩藩皆五星所經也史記天官書曰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淮南天文篇曰太微者太一之廷也太乙當作五帝辨見淮南故云裴回藩屏躑躅帝宮

百獸駭殫

班固傳兩都賦遂繞鄠鎬歷上蘭六師發冑冑與逐同百獸駭殫注曰駭殫言驚懼也念孫案李訓駭殫爲驚

懼。則殫字本作憚。今作殫者。後人據誤本文選改之也。韋昭注周語曰。憚懼也。懼與驚義相通也。爾雅驚懼也。故楚辭招魂。君王親發兮憚青兕。王逸注曰。憚驚也。淮南人閒篇曰。驚憚遠飛。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驚憚。驚伏。驚憚。即駭憚。故廣雅曰。駭。憚。驚也。言六師發逐而百獸皆驚也。又案文選。百獸駭殫。殫字李善無注。張銑注曰。言天子縱六軍逐百獸。駭驚踐蹋十分殺其二。三。駭驚。即駭憚。踐蹋。即下文之蹂躪。而獨不為殫字作解。然則李善及五臣本皆作百獸駭憚。而今本作殫。亦是後人所改。明矣。後人改憚為殫者。以憚音徒案反。與蘭字韻不相協故耳。不知憚從單聲。古音徒丹反。故與蘭為韻。莊子達生編。以鈞注者憚釋文。憚徒丹反。是其證也。後人不曉古音。而妄改為殫。殫者。盡也。百獸駭盡。則甚為不詞。且此句但言百獸驚駭。下文乃言蹂躪其十二。三。卒。乃言草木無餘。禽獸殄夷。若先言百獸已盡。則下文皆成贅語矣。此字蓋近代淺學人所改。而各本後漢書文選皆相承作殫。莫能正其失。良可怪也。

保界河山

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注曰。保守也。謂守河山之險。以為界。念孫案。賦言保界河山。非謂保河山以為界也。今案界讀為介。介皆恃也。言恃河山以為固也。僖二十三年左傳。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呂氏春秋誠廉篇。阻兵而保威。高杜注並曰。保恃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亦恃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阻負介皆恃也。索隱介音界。言楚以江淮為界。一云介者夾也。

之晉失漢書五行志。號介夏陽之隄。怙虞國之助。介怙皆恃也。顏師古曰介。南粵傳欲介使者權師古曰介。恃也。是保介皆恃也。作界者假借字耳。史記晉世家。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續漢書郡國志作界山。春秋繁露立元神篇介障險。阻。淮南覽冥篇介作界。郭有道碑介休作界休。矜夸館室夸亦矜也。保界河山界亦保也。矜夸保界皆兩字平列。

蘊孔佐之宏陳

典引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宏陳。注曰。蘊藏也。孔佐謂孔子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宏陳謂大陳漢之期運也。念孫案李云。大陳漢之期運。則宏陳之下。必須加數字以解之。而其義始明矣。今案陳者道也。言蘊蓄聖人之大道也。李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微子曰。我祖底遂陳于上。言致成道於上也。君爽曰。率惟茲有陳。言有道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言君道則進。不道則退也。並見經義述聞。宏陳與烈精相對爲文。則宏陳之爲大道明矣。

微胡瑣而不頤

慝亡迴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注曰。瑣小也。頤養也。言微細者何小而不養也。念孫案李以微爲細。細卽小也。小胡小而不頤。則不詞之甚矣。今案微讀曰微。爾雅曰。微善也。立政。予旦已受人之微言。漢石經微作微。是微與微通。微慝二字正相對。慝惡也。言惡者無遠不滅。善者無小不養也。

有覲其面

樂成靖王黨傳安帝詔曰。葢有覲其面。而放逸其心。注曰。覲。媾也。言面媾然無媿。媾音胡八反。念孫案李訓。覲爲媾。本於爾雅。然云面媾然無媿。則未解覲字之義。並未解媾字之義也。今案說文。覲。人面兒也。本

人面兒。譌作面兒。案爾雅釋文。引舍人曰。覲。撞也。一曰。面兒也。越語。覲然。而人面。章昭曰。覲。面目之貌。是覲爲人面貌也。小雅何人斯正義。引說文。覲。面見人。亦是人面兒之譌。今訂正。或沿面見人之誤解。爲無見。失之。媾。面覲也。爾雅訓。覲爲媾。說文訓。媾爲面覲。其義一也。今本面覲。譌作面媾。何人斯釋文。引說文。見。媾。好也。齊材也。媾。面覲也。媾。直好兒。媾字在媾。齊。媾三字之間。則爾雅。覲。媾也。李巡。孫炎注。並曰。人其義亦與好相近。故何人斯箋曰。媾然有面目。則媾非面媾之貌。明矣。爾雅。覲。媾也。李巡。孫炎注。並曰。人面媾然也。見釋文。然則覲與媾皆人面之貌。而非無恥之貌。明矣。小雅何人斯篇。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毛傳曰。覲。媾也。鄭箋曰。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媾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是覲爲人面目之貌。故對鬼蜮言之。若以覲爲無恥。則與詩意相違矣。又越語。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章注曰。覲。面目之貌。是覲爲人面目之貌。故對禽獸言之。若以覲爲無恥。則與覲然人面之文不合矣。此詔云。葢有覲其面。而放逸其心。義亦與越語同。言葢雖覲然人面。而放逸其心。實與禽獸無異。下文風淫于家。媾取人妻。是其事也。李以覲爲面媾然無媿。失之矣。又案方也。荆揚青徐之間曰。媿。此與有覲。面目之覲。異義。而左思魏都賦云。有覲。睿容。神藥形。茹。任昉。彈。曹景宗奏云。惟此人斯有覲。面目玉篇亦云。覲。慚兒。則是誤以覲爲媿矣。總之。覲爲人面目之貌。或以爲恥。或以爲無恥。皆非也。或誤解說文之覲爲媿。云媿從心。慙在中。覲從面。媿在外。亦沿左思任昉之誤。不知說文之覲爲面兒。不與訓。慙之媿同義也。

不震厥教

葺慢易大姬不震厥教。注曰：大姬，卽葺所繼之母也。震，懼也。念孫案：震讀爲祗。祗，敬也。言不敬承其教，非謂不懼其教也。祗與震古同聲而通用。盤庚：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漢石經：震作祗。無佚治民祗懼。史記魯世家：祗作震。震字或作振。皋陶謨：日嚴祗敬六德。夏本紀：祗作振。柴誓：祗復之。魯世家：祗作敬。徐廣曰：敬一作振。內則：祗見孺子。鄭注曰：祗或作振。皆其證也。祗從氏聲。古音在脂部。震從辰聲。古音在諄部。諄部之音多與脂部相通。故從辰之字亦與從氏之字相通。說文：𧈧從氏聲。或作𧈧。從辰聲。又其一證也。恆上六：振恆。說文引作檣恆。曲禮：眡於鬼神。鄭注曰：眡或爲祗。眡之與祗。振之與檣。猶震之與祗也。

游不倫黨

崔駟傳：游不倫黨。苟以徇己。注曰：倫，謂等倫。念孫案：倫，擇也。游不倫黨，謂交不擇類也。說文：掄，擇也。周官山虞曰：邦工入山林而掄材。少牢饋食禮：雍人倫膚九。鄭注曰：掄，擇也。是倫與掄通。荀子勸學篇曰：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

補綻

崔實傳：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注曰：綻音直。寬反。禮記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念孫案：李以綻爲綻裂，非也。綻亦補也。補綻決壞枝柱邪傾，相對爲文。若以補綻爲補其綻裂，則補綻決壞四字文不成義。且

與下句不對矣。綻字本作組。又作綻。說文：組，補縫也。廣雅曰：組，縫也。急就篇：鍼縷補縫綻絳緣。顏師古曰：修破謂之補。縫解謂之綻。古辭豔歌行曰：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

得之不休不獲不吝

張衡傳：應閒得之不休，不獲不吝。注曰：休，美也。吝，恥也。念孫案：休，喜也。吝，恨也。言得之不喜，不得，不恨也。小雅菁菁者莪篇曰：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呂刑曰：雖畏，勿畏。雖休，勿休。言雖喜勿喜也。並見經義述聞周語曰：為晉休戚。韋注曰：休，喜也。廣雅同。今俗語猶云休戚相關。楚語曰：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言喜懼其動也。說文曰：吝，恨惜也。屯六三：往吝。馬融注曰：吝，恨也。廣雅同。下文思元賦曰：柏舟悄悄吝不飛。字或作愒。方言曰：愒，恨也。

豈愛惑之能剖

思元賦：通人闡於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注曰：剖，分也。言通人尚闡於好惡，况愛寵昏惑者，豈能分之。念孫案：李以愛為愛寵，非也。愛者，蔽也。說文：夔，蔽不見也。廣雅曰：夔，壅蔽障也。爾雅：夔，隱也。郭璞曰：謂隱蔽。方言：掩，翳，夔也。郭璞曰：謂夔蔽也。引詩：邶風：靜女，簫，夔而不見。今詩：夔作愛。楚辭：離騷云：衆夔然而蔽之。夔，愛古字通。皆謂障蔽也。此言通人尚闡於好惡，豈愛惑之人所能分割也。蔽與惑義相近。蔽惑與通人義相反。若以愛為愛寵，則與上下文俱不相涉矣。文選：愛惑作昏惑。蓋後人不曉愛字之義而改之也。

左概嵩嶽 箕背王屋

馬融傳廣成頌右轡三塗左概嵩嶽面據衡陰箕背王屋念孫案概當為枕字之誤也草書概字作枕枕二形相似水經汝水注太平御覽地部引此並作左枕嵩嶽箕背當為背箕背箕與面據相對箕讀為基立政以並受此不並基漢石經基作其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基命宥寧孔子間居基作其說文其體文箕字基亦據也釋名曰基據也在言前據衡陰後據王屋也水經汝水注引此正作背基王屋

脰完羝攜介鮮 楛羽羣

絹猥蹶蹇特肩脰完羝攜介鮮散毛族楛羽羣注曰絹繫也與胃通音工犬反蹇猶撞也音楚江反脰頸也謂中其頸也楛諸家並古酷反案字書楛從手即古文攪字謂攪擾也念孫案李訓脰為頸頸完羝則為不詞故又釋之曰謂中其頸殆失之迂矣今案脰讀為剗廣雅曰剗裂也玉篇曰小裂也作脰者借字耳絹縱脰攜散楛六字字法皆相似若訓脰為頸則與上下文不類矣介鮮二字亦為不類鮮當為鱗凡隸書從叢之字或作差故鱗字或作鱗形與鮮相近因譌為鮮以下文毛羽例之則此當為介鱗也說文曰攜裂也謂裂介鱗也楛讀為譽廣雅曰譽分也脰攜皆裂也散楛皆分也李以楛為攪擾之攪亦失之

儀建章

杜篤傳論都賦規龍首撫未央撫與摹同覩平樂儀建章注曰覩視也儀字無注念孫案儀者望也呂氏春秋

處方篇射者儀毫而失墻。畫者儀髮而易貌。淮南說林篇射者儀小而遺大。高注並曰儀望也。儀古讀若俄字。或作賅。定八年公羊傳注訓賅爲望。班固西都賦曰睇秦領賅北阜。賅與儀古今字耳。規龍首撫未央。撫亦規也。覘平樂儀建章儀亦覘也。睇秦領賅北阜。賅亦睇也。

田田相如

厥土之膏畝價一金。田田相如。注曰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也。念孫案如讀爲紛拏之拏。田田相拏猶今人言犬牙相錯也。揚雄豫州箴曰田田相拏。廬廬相距。是其證。

三十鏃

南蠻傳其民戶出雞羽三十鏃。注曰毛詩四鏃旣均儀禮鏃矢一乘。鄭注曰鏃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也。念孫案鏃者矢名。此言雞羽三十鏃則非謂鏃矢也。鏃讀爲猴。方言猴本也。廣雅同郭璞曰今以鳥羽本爲猴。說文曰猴羽本也。九章算術粟米章買羽二千一百猴。劉敞曰猴羽本也。數羽稱其本猶數草木稱其根株也。義與此雞羽三十猴同。作鏃者借字耳。

汾隰

西羌傳晉人敗北戎于汾濕。注曰二水名。念孫案李以隰爲水名非也。汾隰謂汾水旁下溼之地。爾雅曰下溼曰隰。桓桓三年左傳逐翼侯于汾隰。杜注曰汾隰汾水邊是也。

老子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王弼本第十七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河上公本無下焉字。念孫案。無下焉字者是也。信不足爲句。焉有不信爲句。焉於是也。言信不足。於是。有不信也。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焉猶於此也。聘禮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言發氣於是盈容也。月令曰。天子焉始乘舟。今本焉字在上句乃告舟備具於天子之下。此後人則篇訂正。言天子於是始乘舟也。晉語曰。焉始爲令。言於是始爲令也。三年問曰。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爲之立中制節也。荀子禮論篇焉作安。楊倞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焉安案三字同義。詳見釋詞。大荒南經曰。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羣帝焉取藥。言羣帝於是取藥也。管子揆度篇曰。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言賦斂於是不窮也。墨子非攻篇曰。天乃命湯於鑪宮。用受夏之大命。湯焉敢奉率其衆。以鄉有夏之境。言湯於是敢伐夏也。楚辭九章曰。焉洋洋而爲客。又曰。焉舒情而抽信兮。言於是洋洋而爲客。於是舒情而抽信也。又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是焉與於是同義。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管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是於是與焉同義。河上公注云。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則字正解焉字之義。祭法曰。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言壇墠有禱則祭之也。大戴禮曾子

制言篇曰。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言有知則謂之友。無知則謂之主也。荀子禮論篇。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史記禮書焉。作則。老子第十三章。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天下。淮南道應篇。引此則作焉。是焉與則亦同義。後人不曉焉字之義。而讀信不足焉爲一句。故又加焉字於下句之末。以與上句相對。而不知其謬也。又王弼本二十三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河上公本亦有下焉字。案河上公注云。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君以不信也。與十七章注正同。則正文亦以焉有不信爲句明矣。乃後人旣以信不足焉爲句。而加焉字於下句之末。又移此注於信不足焉之下。而改注內應君以不信爲應君以不足。甚矣其謬也。又案王弼注十七章云。信不足。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則有不信。卽焉有不信。是王弼亦以焉有不信爲句。今本王注。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焉字亦後人所加。二十三章注云。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也。永樂大典本如此。今本也。字作焉。亦後人所改。此皆由不曉焉字之義。而讀信不足焉爲一句。故訓詁失而句讀亦舛。旣於下句末加焉字。遂不得不改注文以就之矣。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釋文。佳。善也。河上云。飾也。念孫案。善飾二訓。皆於義未安。古所謂兵者。皆指五兵而言。故曰兵者不祥之器。見下文若自用兵者言之。則但可謂之不祥。而不可謂之不祥之器矣。今案佳當作佳。字之誤也。佳。古唯字也。唯或作惟。又作維。唯兵爲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

處上言夫唯。下言故文義正相承也。八章云夫唯不爭。故無尤。十五章云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又云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二十二章云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證也。古鐘鼎文唯字作佳。石鼓文亦然。又夏竦古文四聲韻載道德經唯字作佳。據此。則今本作唯者。皆後人所改。此佳字若不誤爲佳。則後人亦必改爲唯矣。

爲天下正

王弼本三十九章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河上公本貞作正。注云爲天下平正。念孫案爾雅曰正長也。廣雅曰正君也。呂氏春秋君守篇可以爲天下正。高注曰正主也。爲天下正猶洪範言爲天下王耳。下文天無以清地無以甯。卽承上文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言之。又云侯王無以貴高貴高二字正承爲天下正言之。是正爲君長之義。非平正之義也。王弼本正作貞借字耳。

唯施是畏

五十三章行於大道唯施是畏。王弼曰唯施爲之是畏也。河上公注略同。念孫案二家以施爲釋施字。非也。施讀爲迪。迪邪也。言行於大道之中唯懼其入於邪道也。下文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河上公注徑邪不正也。是其證矣。案徑卽上文所謂施也。邪道足以惑人。故曰唯施是畏。王注曰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尙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况復施爲以塞大道之中乎。於正文之外又增一義。非是。說文迪衰行也。引禹貢東迪北會于匯。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曰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

迪淮南齊俗篇去非者非批邪施也高注曰施微曲也要略篇接徑直施高注曰施邪也是施與迪通真
東迪北會于匯馬融曰迪靡也文選甘泉賦史記賈生傳庚子日施兮漢書施作斜斜亦邪也韓子解老
封轡石闕迪靡乎延屬漢書揚雄傳迪作施篇釋此章之義曰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
 分也此尤其明證矣

莊子

培風

逍遙遊篇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釋文曰培重也
 本或作陪念孫案培之言馮也馮乘也見周官馮相氏注風在鵬下故言負鵬在風上故言馮必九萬里而後在
 風之上在風之上而後能馮風故曰而後乃今培風若訓培為重則與上文了不相涉矣馮與培聲相近
 故義亦相通漢書周緹傳更封緹為鄒城侯顏師古曰鄒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馮城侯陪馮聲相近
 是其證也馮字古音在蒸部陪字古音在之部之部之音與蒸部相近故陪馮聲亦相近說文曰陪滿也
王注離騷曰馮滿也陪馮聲相近故皆訓為滿又穎注漢書文帝紀曰陪輔也張晏注百官公
卿表曰馮輔也說文曰佩輔也陪馮佩聲並相近故皆訓為輔說文曰佩從人朋聲讀若陪位鄒從邑崩
聲讀若陪漢書王尊傳南山羣盜餽宗等蘇林曰餽音朋音灼曰音倍墨子尚賢篇守城則倍畔非命篇
倍作崩皆其例也

朝菌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釋文司馬云。朝菌。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故不知月之終始也。支遁云。一名舜。朝生暮落。潘尼云。木槿也。引之曰。淮南道應篇引此。朝菌作朝秀。今本淮南作朝菌。乃後人據莊子改之。文選辯命論注。及太平御覽蟲部。高注曰。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六引淮南。並作朝秀。今據改。廣雅作朝蟪。據此。則朝秀與蟪蛄。皆蟲名也。朝秀朝菌。語之轉耳。非謂芝菌。亦非謂木槿也。上文云。之二蟲。又何知。謂朝與學鳩。此云不知晦朔。亦必謂朝菌之蟲。蟲者。微有知之物。故以知不知言之。若草木無知之物。何須言不知乎。

蚤蚤僕緣

人間世篇。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蜾盛溺。適有蚤蚤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胃。向秀解蚤蚤僕緣曰。僕僕然蚤蚤緣。馬稠糞之貌。崔譔曰。僕御念孫案。向崔二說皆非也。僕之言附也。言蚤蚤附緣於馬體也。僕與附聲近而義同。大雅既醉篇。景命有僕。毛傳曰。僕。附也。鄭箋曰。天之天命。又附著於女。文選子虛賦注引廣雅曰。僕。謂附著於人。案今廣雅無此語。廣雅疑廣倉之譌。

診其夢

匠石覺而診其夢。向秀司馬彪並云。診。占夢也。念孫案。下文皆匠石與弟子論櫟社之事。無占夢之事。診當讀爲眡。爾雅。眡。告也。郭注引曲禮曰。眡於鬼神。眡與診古字通。此謂匠石覺而告其夢於弟子。非謂占

夢也。

與造物者為人 不與化為人

大宗師篇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應帝王篇子方將與造物者為人。郭象曰任人之自爲天運篇久矣夫某不與化爲人。郭曰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引之曰郭未曉人字之義。人者偶也。爲人猶爲偶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檜風匪風箋曰人偶能割亨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聘禮注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公食大夫禮注曰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是人與偶同義。故漢時有相人偶之語。淮南原道篇與造化者爲人。義與此同。高注爲治也。非是。互見淮南。齊俗篇曰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是其明證也。

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應帝王篇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釋文曰出經絕句。司馬云出行也。經常也。崔云出典法也。式義度人絕句式法也。崔云式用也。用仁義以法度人也。念孫案此當以以己出經式義度爲句。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爲句。義讀爲儀。儀與義古字通。說文義己之威儀也。文侯之命父義和。鄭注義讀爲儀。儀與義古字通。說文義己之威儀也。文侯之命父義和。鄭注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爲義爲誼。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作義。周官大行人。大客之儀。法也。見周儀大戴禮朝事篇作義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儀。周語示民軌儀。大射儀注引作義。儀法也。語注淮南精神篇注。經式儀度皆謂法度也。解者失之。楚辭九歎注。

波流

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郭象曰：變化頽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釋文曰：波流。崔本作波隨。云常隨從之。念孫案：作波隨者是也。蛇何靡隨為韻。蛇古音徒禾反。委蛇之委古音於禾反。委蛇。疊韻字也。召南羔羊篇：委蛇委蛇。與皮純為韻。皮古音婆。莊子：夷桑楚篇：與物委蛇。與為波。為韻。為古音譌。委蛇。或作委蛇。廊風君子偕老篇：委蛇。與。迦河宜何為韻。宜古音俄。靡古音摩。中九二。吾與爾靡之。與和為韻。莊子：知北遊篇：安與之相靡。與化多為韻。成二年：隨古亦音徒禾反。波隨。疊韻字也。左傳：師至于靡。筭之下。靡一音靡。史記：蘇秦傳：期年以出。搗靡。鄒誕本：搗靡。隨古亦音徒禾反。波隨。疊韻字也。序：男行而女不隨。老子：前後相隨。管子：白心篇：天不始不隨。呂氏春秋：審應篇：人先我隨。韓子：解老篇：大姦作則小盜隨。淮南：泰族篇：上動而下隨。史記：太史公：自序：主先而臣隨。並與和為韻。又：呂氏春秋：任數篇：無先有隨。與和多為韻。賈子：道術篇：有端隨之。與和宜為韻。淮南：原道篇：禍乃相隨。與多為韻。說文：隨從。是隋聲。隋音他果反。史記：天官書：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索隱曰：隨音他果反。

擢德塞性

駢拇篇：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念孫案：塞與擢義不相類。塞當為塞。擢塞皆謂拔取之也。廣雅曰：擢取也。楚辭：離騷注及史記：叔孫通傳：索隱引許慎：並與廣雅：拔也。樊光注：爾雅及李奇注：漢書：季同。方言：言作擢。云取也。南楚曰：擢說文作擢。云拔取也。拔也。布樂布田叔傳贊：並與廣雅同。此言世之人皆擢其德。擢其性。務為仁義。以收名聲。非謂塞其性也。淮南：俶真篇曰：俗世之學擢德。擢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螻。振繯物之豪芒。搖消掉。捐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又曰：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攬取吾情。皆其證也。隸書手字或作斗。若舉字作舉。舉字作奉之類。故擢字或作塞。形與塞相似。因譌而為塞矣。

刻之雒之

馬蹄篇。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司馬彪曰。雒。謂羈絡其頭也。念孫案。雒。讀爲銘。音落字或作剗。通作雒。又通作落。銘之言落也。剔去毛鬣。爪甲謂之銘。說文曰。銘。鬣也。廣雅曰。雒。剔也。吳子治兵篇說畜馬之法云。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此云燒之剔之。刻之雒之。語意略相似。司馬以銘爲羈絡。非也。下文連之以羈羈。乃始言羈絡耳。

仁義存焉 義士存焉

肱篋篇。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引之曰。存焉。當爲焉存焉。於是也。言仁義於是乎存也。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焉。猶於此也。聘禮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言發氣於是盈容也。月令曰。天子焉始乘舟。今本焉字在上句乃告舟備具于天子之下。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今據呂氏春秋季春篇淮南時則篇訂正。言天子於是始乘舟也。晉語曰。焉始爲令。言於是始爲令也。三年問曰。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爲之立中制節也。荀子禮論篇。焉作安。楊倞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焉。安案三字同義。詳見釋詞。大荒南經曰。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羣帝焉取藥。言羣帝於是取藥也。管子揆度篇曰。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言賦斂於是不窮也。墨子非攻篇曰。天乃命湯於鑿宮。用受夏之大命。湯焉敢奉率其衆。以鄉有夏之境。言湯於是敢伐夏也。楚辭九章曰。焉洋洋而爲客。又曰。焉舒情而抽信兮。言於是洋洋而爲客。於是舒情而抽信也。又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

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是焉與於是同。義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管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是於是與焉同義。此四句以誅侯爲韻。門存爲韻。其韻皆在句末。史記游俠傳作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之門。仁義存。是其明證也。盜跖篇。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存焉亦當作焉存。此皆後人不曉焉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鉤餌

鉤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念孫案。鉤本作釣。釣卽鉤也。今本作鉤者。後人但知釣爲釣魚之釣。而不知其又爲鉤之異名。故以意改之耳。今案廣雅曰。釣。鉤也。田子方篇曰。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以上六釣字。唯其釣與持其釣兩釣字。指鉤而言。餘四釣字皆讀爲釣魚之釣。鬼谷子摩篇曰。如操釣而臨深淵。淮南說山篇曰。操釣上山。揭斧入淵。說林篇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東方朔七諫曰。以直鉞而爲釣兮。又何魚之能得。是古人謂鉤爲釣也。又案釋文云。餌。如志反。罾音曾。筍音苟。此是釋餌罾筍三字之音。下又云。釣。鉤也。餌。魚餌也。廣雅云。罟謂之網。罾。魚網也。爾雅云。鰲婦之筍。謂之罟。此是釋釣餌網罟罾筍六字之義。後人既改正文釣字爲鉤。又改釋文筍音苟釣鉤也。六字爲筍音鉤釣鉤也。其失甚矣。又外物篇。任公子爲大鉤。巨緇。釋文。鉤本亦作釣。亦當以作釣者爲是。文選七啓

注。傅咸贈何劭王濟詩注。謝靈運七里瀨詩注。及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引此並作釣也。又列子湯問篇。詹何以芒鍼爲釣。後人改釣爲鉤。不知御覽引此。正作釣也。又下文投綸沈釣。今本釣作鉤。亦是後人所改。韻府羣玉釣字下。引列子投綸沈釣。則所見本尚作釣也。又齊策。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釣不能牽。後人改釣爲鉤。不知御覽鱗介部七。引此正作釣。淮南人閒篇亦作釣也。又淮南說山篇。人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釣。高注云。釣。鉤也。後人既改正文釣字爲鉤。又改注文爲鉤釣也。則其謬滋甚。蓋後人不知釣爲鉤之異名。故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而古義寢亡矣。

吐爾聰明

在宥篇。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引之曰。吐當爲咄。咄與黜同。徐無鬼篇。黜書欲。司馬本作咄。韋昭注周語曰。黜。廢也。黜與墮義相近。大宗師篇。墮枝體。黜聰明。卽其證也。隸書出字或省作士。若敷省作放。疊省作賣。敷省作款之類。故咄字或作吐。形與吐相似。因譌而爲吐矣。咄之譌作吐。猶吐之譌作咄。漢書外戚傳。必畏惡吐棄我。漢紀吐譌作咄。

天下功

天道篇。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郭象曰。功自彼成。念孫案。如郭解。則功下須加成字。而其義始明。不知功卽成也。言無爲而天下成也。中庸曰。無爲而成。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功。周官稟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曰。大夫任官辯

事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功材謂成材也。荀子富國篇曰：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謂待之而後成也。萬物化，萬物育，天下功相對爲文，是功爲成也。

屭蠶

天運篇其知慳於屭蠶之尾。釋文曰：屭，敕邁反。又音例本亦作厲。郭音賴。又敕介反。蠶，許謁反。或敕邁反。或云：依字上當作蠶。下當作蠹。引之曰：陸讀屭爲蠶，讀蠶爲蠹，皆非也。屭音賴。又音例陸云本亦作厲。卽其證也。蠶音敕邁反。蠹音許謁反。屭蠶皆蠹之異名也。廣雅曰：蠶，蠶也。今本廣雅脫製字，一切經音義廣雅製蠶音盧達反。蠶製皆毒蠶傷人之名。蠶之言蛆。蛆音哲。一切經音義卷十引字林曰：蛆，螿也。僖也。今據補。製音盧達反。蠶製皆毒蠶傷人之名。蠶之言蛆。二十二左傳正義引通俗文曰：蠹，毒傷人曰蛆。製之言痢也。痢音盧達反。郭璞注方言曰：痢，辛螿也。字或廣雅釋詁云：毒蛆，痢痛也。是其義矣。製與屭古同聲。莊子作屭。廣雅作製。其實一字也。史記秦本紀厲共公始皇紀作刺襲。公刺之通作厲。猶製之通作屭矣。

井鼃

秋水篇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引之曰：鼃本作魚。後人改之也。太平御覽時序部七，鱗介部七，蟲豸部一，引此並云：井魚不可以語於海，則舊本作魚可知。且釋文於此句不出鼃字，直至下文培井之鼃始云鼃本又作蛙。戶蝸反。引司馬注云：鼃，水蟲形似蝦蟇，則此句作魚不作鼃明矣。若作鼃，則戶蝸之音。水蟲之注當先見於此，不應至下文始見也。再以二證明之。鴻烈原道篇：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

也。梁張綰文。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水經贛水注云。聊記奇聞以廣井魚之聽。皆用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九三。井谷射鮒。鄭注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見劉達吳都賦注。困學紀聞卷十引御覽所載莊子曰。用意如井魚者。吾為鈎繳以投之。呂氏春秋論大篇曰。井中之無大魚也。此皆井魚之證。後人以此篇有培井鼃之語。而荀子亦云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見正論篇。遂改井魚為井鼃。不知井自有魚。無煩改作鼃也。自有此改。世遂動稱井鼃。夏蟲不復知有井魚之喻矣。

拘於虛

崔譔注拘於虛曰。拘於井中之空也。念孫案。崔訓虛為空。非也。虛與墟同。故釋文云。虛本亦作墟。廣雅曰。墟。厖也。居古居字。文選西征賦注引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凡經傳言邱墟者。皆謂故所居之地。言井魚拘於所居。故不知海之大也。魚居於井。猶河伯居於涯涘之間。故下文曰。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也。

鷓鴣

鷓鴣夜撮蚤。察豪末。引之曰。鷓字涉釋文內鷓鴣而衍。埤雅引此已誤。案釋文曰。鷓。尺夷反。崔云。鷓。鷓鴣。而不為鷓字作音。則正文內本無鷓字明矣。淮南主術篇亦云鷓夜撮蚤。

無東無西

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元冥。反於大通。念孫案。無東無西。當作無西無東。北測為

韻東通爲韻。

楬之上聚僂之中

達生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楬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釋文。司馬云。楬猶冢也。楬猶案也。聚僂器名也。今冢壙中注爲之一云。聚僂棺槨也。一云。聚當作葺。僂當作蕘。謂殯於葺塗。蕘鬻之中。念孫案。楬讀爲輅。謂載棺車也。雜記載以輅車。鄭注曰。輅讀爲輅。釋文。輅。市專反。又市轉反。士喪禮記注曰。載棺車。周禮謂之輅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輅。或作輅。聲讀皆相附耳。其車之輿狀如牀。中央有輶。前後出。設前後輅。輿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輅爲輪。許叔重說。有輅曰輪。無輅曰輅。輅輅輅團。並字異而義同。此作楬。義亦同也。楬讀爲輅。亦爲載棺車也。檀弓曰。天子之殯也。葺塗龍輅以棹。又曰。天子龍輅而棹。諸侯輅而設幃。喪大記曰。君殯用輅。鄭注曰。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輅。諸侯輅不畫龍。大夫廢輅。士喪禮下篇注曰。輅狀如長牀。穿棺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輅。此謂朝廟時所用。輅與楬古字通。雜記注曰。載棺以楬。是其證也。聚僂。謂棺車飾也。衆飾所聚。故曰聚僂。亦以其形中高而四下。故言僂也。雜記注曰。將葬載棺之車。飾曰柳。周官縫人。衣鬻柳之材。注曰。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釋名曰。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柳聚也。衆飾所聚。亦其形僂也。檀弓曰。設僂鬻。荀子禮論篇曰。無幃絲葛縷鬻。其須以象菲帷幃尉也。柳蕘縷僂。並字異而義同。呂氏春秋節喪篇。僂鬻以督之。其字亦作僂。釋文所引。或說以僂爲蕘。鬻字是也。餘說皆失。

之。

殺鴈而亨之

山木篇。莊子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亨之。釋文。亨。普彭反。煮也。念孫案。亨讀為享。享之謂享。莊子。故人喜。莊子之來。故殺鴈而享之。享與饗通。呂氏春秋。必已篇。作令豎子為殺鴈饗之。是其證也。古書享字作亨。烹字亦作亨。故釋文誤讀為烹。而今本遂改亨為烹矣。原文作亨。故釋文音普彭。反。若作烹。則無須音釋。

必取其緒

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釋文曰。緒。次緒也。念孫案。陸說非也。緒者。餘也。言食不敢先嘗。而但取其餘也。讓王篇。其緒餘以為國家。司馬彪曰。緒者。殘也。謂殘餘也。楚辭。九章。欸秋冬之緒風。王注曰。緒。餘也。管子。弟子職篇。奉椀以為緒。尹知章曰。緒。然燭燼也。燼。亦餘也。見方言。廣雅。

真泠禹曰

舜之將死。真泠禹曰。女戒之哉。釋文曰。真。司馬本作直。泠音零。司馬云。泠。曉也。謂以直道曉語禹也。泠。或為命。又作令。命。猶教也。引之曰。直當為囟。囟。籀文乃字。隸書作迺。迺。形似直。釋山碑。乃。今皇帝。乃。直。又譌作真。命與令。古字通。周官司儀。則令為壇三成。觀禮注。引此。令作命。僖九年。左傳。令不及魯。命亦作令。作命。作令者。是也。囟。令禹者。乃命禹也。

目大運寸

莊子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司馬彪曰。運寸。可回一寸也。念孫案。司馬以運爲轉運之運。非也。運寸與廣七尺相對爲文。廣爲橫。則運爲從也。目大運寸。猶言目大徑寸耳。越語。勾踐之地。廣運百里。章注曰。東西爲廣。南北爲運。是運爲從也。西山經曰。是山也。廣員百里。員與運同。周官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士喪禮記。廣尺。輪二尺。鄭注竝曰。輪。從也。輪與運聲近。而義同。廣輪卽廣運也。

三月不庭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閒甚不庭乎。莊周曰。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吾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釋文曰。三月不庭。一本作三日。司馬云。不出坐庭中。三月念孫案。如司馬說。則庭上須加出字。而其義始明。下文云。夫子何爲頃閒甚不庭乎。若以甚不庭爲甚不出庭。則尤不成語。今案庭當讀爲逞。不逞。不快也。甚不逞。甚不快也。忘吾身。忘吾真。而爲虞人所辱。是以不快也。方言曰。逞。曉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逞。江淮陳楚之間曰逞。桓六年左傳。今民餒而君逞欲。周語。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韋杜注竝曰。逞。快也。逞字古讀若呈。聲與庭相近。故通作庭。張衡思元賦。怨素意之不逞。與情名聲營平。嶧禎鳴榮。甯爲韻。說文。逞從呈。呈聲。僖二十三年左傳。淫刑以逞。釋文。逞作呈。方言。逞。解也。廣雅作呈。三月不庭。一本作三日是也。

下文言夫子頃閒甚不庭。若三月之久，不得言頃閒矣。

臣有守也

知北遊篇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念孫案：守，即道字也。達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明證矣。道字古讀若守，故與守通。凡九經中用韻之文，道字皆讀若守。楚辭及老莊諸子，並同。秦會稽刻石文：道道高明。史記秦始皇紀：道作首。首與守同音說文，道從辵首聲。今本無聲字者，二徐不曉古音而削之也。

簡髮而揅

庚桑楚篇簡髮而揅，數米而炊。釋文：揅，莊筆反。又作櫛，亦作柳，皆同。郭音節。徐側翼反。引之曰：玉篇：揅，苦敢切。打揅也，不得音莊筆反。又音節。揅當為揅，即玉篇：揅字。隸書轉寫手旁於左耳。玉篇：揅，七咨切。揅也。此借為櫛髮之櫛，故音莊筆反。又音節。凡從次聲之字，可讀為節。說文：奎，以土增大道上。從土次聲。古文奎從土，即聲。引虞書：朕聖讒說殄行。玉篇：音才資才。即二切。說文：櫛，櫛櫛也。從木咨聲。咨從聲。即是山節藻梲之節。康誥：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士篇。引此次作即。皆其例也。揅為櫛髮之櫛，當讀入聲。而其字以次為聲，則亦可讀去聲。故徐邈音側翼反。

吉凶

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念孫案：吉凶當為凶。

吉。一失吉爲韻。止已已爲韻。管子心術篇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是其證。內業篇凶吉亦不誤。

儒以金椎控其頤

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家。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念孫案。儒以金椎控其頤。藝文類聚寶玉部。引此儒作而是也。而汝也。自未解裙襦以下。皆小儒荅大儒之詞。言汝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其口中之珠也。而儒聲相近。上文又多儒字。故而誤作儒。

哽而不止則跚

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跚。跚則衆害生。郭象曰。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釋文。跚。女展反。廣雅云。履也。止也。本或作蹶。同。念孫案。踐履與壅塞。二義不相比附。郭云。理有不泄而相騰踐。所謂曲說者也。本或作蹶。亦非也。今案。跚。讀爲扞。扞也。言哽塞而不止。則相乖戾。相乖戾。則衆害生也。廣雅曰。扞。鞣也。鞣與戾同。方言曰。軫。戾也。郭璞曰。相了戾也。孟子告子篇。紆兄之臂而奪之食。趙岐曰。紆。戾也。此云哽而不止則跚。義竝與扞同。

上謀而下行貨

讓王篇。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念孫案。上謀而下行貨。下字後人所加也。上與尙同。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句法正相對。後人誤讀。上爲上下之上。故加下字耳。呂字春秋誠廉篇。正作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

病瘦

盜跖篇。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釋文。瘦。色又反。念孫案。瘦當爲瘵。字之誤也。瘵。亦病也。病瘵爲一類。死喪爲一類。憂患爲一類。瘵字本作瘵。爾雅曰。瘵。病也。小雅正月篇。胡俾我瘵。毛傳與爾雅同。漢書宣帝紀。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瘵死獄中。蘇林曰。瘵。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瘵。師古曰。瘵音臽。字或作瘵。王子侯表曰。富侯龍下獄瘵死。

無轉而行

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念孫案。無轉而行。轉讀爲專。山木篇云。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卽此所謂無專而行也。此承上文與時消息。與道徘徊而言。言當隨時順道。而不可專行仁義。若專而行。成而義。則將失而所爲矣。故下文云。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必其行。卽此所謂專而行也。秋水篇。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一亦專也。無專而行。猶言無一而行也。專與轉古字通。又通作搏。史記吳王濞傳。燕王搏胡衆入蕭關。索隱曰。搏音專。謂專統領胡兵也。漢書搏作轉。

馮氣

今富人骸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釋文曰。馮氣。馮音憤。憤。滿也。言憤畜不通之氣也。念孫案。馮氣。盛氣也。昭五年左傳。今君奮焉。震電馮怒。杜注曰。馮。盛也。楚辭離騷。馮不馱乎求索。王注曰。馮。滿也。楚人名滿曰馮。是馮爲盛滿之義。無煩改讀爲憤也。

達於知者肖

列御寇篇。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郭象曰。傀。然大。恬解之貌。肖。釋散也。念孫案。郭以傀爲大。是也。以肖爲釋散。則非。方言曰。肖。小也。廣雅肖與傀。正相反。言任天則大。任智則小也。肖。猶宵也。學記。宵雅肄三。鄭注曰。宵之言小也。宵肖古同聲。故漢書刑法志。肖字通作宵。史記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瘠。瘠猶衰微。義亦相近也。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天下篇。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郭象斷天下多得一爲句。釋文曰。得一。偏得一術。念孫案。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當作一句讀。下文云。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句法正與此同。一察。謂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下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卽所謂一察也。若以一字上屬爲句。察字下屬爲句。則文不成義矣。

呂氏春秋

蟄蟲始振 蟄蟲咸動

孟春篇。蟄蟲始振。高注曰。蟄伏之蟲。乘陽始振動。蘇生也。仲春篇。蟄蟲咸動。注曰。蟄伏之蟲皆動。蘇。念孫案。如高注。則始振及咸動。下皆當有蘇字。今本無蘇字者。後人依月令刪之耳。蘇本作穌。淮南時則篇。蟄蟲始振。穌。高注曰。振動。穌生也。又蟄蟲咸動。穌。注曰。穌生也。足與此文互相證明矣。

其誰可而爲之

去私篇。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高注曰。而能也。念孫案。而能古雖同義。此而字不可訓爲能。而猶以也。言誰可以爲之也。誰可以爲之。猶言誰能爲之。若云誰可能爲之。則不辭矣。古者而與以同義。故可以或曰可而。功名篇曰。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賢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與而。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不屈篇曰。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用民篇曰。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墨子尚賢篇曰。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又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尚同篇曰。上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下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皆其證也。餘見荀子剏而獨鹿下。

達帝功

古樂篇。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六曰達帝功。畢氏弇山改達爲建。說云。文選上林賦注。張揖引作徹帝功。李善謂以建爲徹誤。則當作建也。念孫案上林賦注。張揖曰。葛天氏八曲。六曰徹帝功。李善曰。呂氏春秋六曰達帝功。今注以達爲徹誤。念孫謂徹者通也。通亦達也。釋名曰。達徹也。昭二年左傳。徹命于執事。周語。其何事不徹。韋杜注竝云。徹達也。徹與達義同而聲亦相近。故張揖引此達作徹。李善駁之。誤也。至今本文選注達作建。乃傳寫之誤。建與徹聲義皆不相近。若本是建字。張揖無緣改建爲徹。考初學記樂部上。太平御覽樂部四。引此竝作達帝功。則作達者是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作建帝功。亦後人據誤本文選之。今據誤本文選以改本書。失之矣。

水道壅塞不行其原

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澁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舊校云。一作陽道壅塞。不行其次。孫氏詒穀云。李善注文選。傅武仲舞賦。張景陽七命。俱引作陽道壅塞。念孫案作陽道者是也。陽道壅塞。與陰多滯伏正相對。後人以高注云。故有洪水之災。遂改陽道爲水道。不知高注自謂陽道壅塞。故有洪水之災。非正文內本有水字也。原當爲序。字之誤也。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文序或作原。陽道壅塞。故行不由序。別本作不行其次。次序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此正作陽道壅塞。不行其序。

荅管

吹荅管。薰篪引之曰荅。當爲筴。卽笙字也。古從生聲之字。或從令聲。笙之爲筴。猶旂之爲旂也。玉篇云。旂同旂。見禮記。爾雅釋天。釋文云。旂本又作旂。月令載旂旒。呂氏春秋季秋篇。旂作旂。隸書從竹之字。多變從艹。故筴譌作荅。或曰籥字之譌。竹誤爲艹。又脫下半耳。

賢者益疑

禁塞篇。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也當作矣。與下句文同一例。今作也者。因與上文不肖者之幸也相涉而誤。賢者益疑矣。高注曰。疑怪其何以益幸也。念孫案。高說非也。疑者恐也。言不肖者益幸。而賢者益恐也。古者謂恐曰疑。雜記曰。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鄭注曰。疑猶恐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君子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已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管子小問篇曰。駁食虎豹。故虎疑焉。荀子宥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禮勸學篇。懼作疑。皆其證也。上文云。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爲天下之民。害莫深焉。故此言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而賢者益恐。

憂恨

懷寵篇。憂恨冒疾。遂過不聽。引之曰。憂恨與遂過不聽。義不相屬。憂當爲夏。夏與愾同。古無愾字。故借夏爲之。或通作復。韓子十過篇。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愾。愾。趙策愾作復。是也。又通作覆。管子五輔篇。下愈覆。鷲而不聽。從是也。又通作蠖。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蠖鷲是也。隸書復字。或作夏。憂字。或作憂。二形相似而誤。書堯典正義。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賢陽史記。案始皇紀。刻碣石。恨與很同。

爾雅闕恨也。孫炎本恨作很。又荀子見下。莊子漁父篇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說文曰：很，不聽從也。宣十二年左傳注曰：復，很也。故曰：復，很冒疾，遂過不聽。逸周書諡法篇曰：復，很遂過曰刺。荀子成相篇曰：恨復遂過不肯悔。恨復與很復同。今本復譌作後。辯見荀子。義竝與此同。

奮投

愛士篇：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念孫案：投當爲投，字之誤也。說文：投，軍中士所持也。從木從殳，引司馬法：執羽從投，急就篇曰：鐵錘、搥杖、稅秘投。今經傳通作投。

載旂旒輿受車以級

季秋篇：令僕及七駟咸駕，載旂旒輿。旒輿，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高注曰：田僕掌佐車之政令，獲者植旂，故載旂也。輿，衆也。衆當受田車者，各以等級陳于屏外也。引之曰：注言載旂而不及旒，則旂下無旒字。旒字蓋後人據月令加之也。淮南時則篇作載旌，旌卽旒之譌。旌下亦無旒字，當刪去。其輿字當讀爲旗，屬上句讀。月令云：載旂旒。此云載旂旗，旂旒皆旂旌之屬。各舉一物言之耳。高以輿字屬下句讀，又訓爲衆，皆失之。

剗而類揆吾家

知上篇：靜郭君大怒曰：剗而類，揆吾家。苟可以儻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高注曰：剗，滅也。而，汝也。儻，足也。

揆度吾家誠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辭也。念孫案剗與殘同。觀世篇以兵相剗。謹聽篇剗作殘。是其證也。揆與睽同。後漢書馬融傳注曰。睽離也。言雖殘害汝類。離析吾家。苟可以快劑貌辨者。吾不辭也。齊策作剗而類。破吾家。破與睽離義亦相近。高以揆為揆度。則與上句不類矣。

官人事

安死篇。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高注曰。既憚耕稼。又不肯居官脩治人事也。念孫案官猶事也。請事斯語之事。言不肯事其民事也。樂記。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鄭注曰。官猶事也。人事。即指耕稼而言。高誤以官為居官。遂分耕稼與人事為二。

為我死

異寶篇。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為我死。王則封女。必無受利地。畢曰。為字衍。後漢書郭丹傳注引此無。念孫案。為猶如也。言如我死而王封汝。汝必無受利地也。古或謂如曰。為管子戒篇。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為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言如臣死也。秦策。秦宣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言如我葬也。長見篇。魏公叔痤對惠王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為袖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言如近王也。秦策。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燔獲君之國。中國為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言中國如有事於秦也。考列子說符篇。亦作為我死。則為非衍字明矣。後漢書注引此無為字者。注內引書例得從省。不可援以為據。

也。

侍老

異用篇。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老也。高注曰。侍。亦養也。念孫案。正文及注內兩侍字。皆當爲持。持老。謂養老也。長見篇曰。申侯伯善持養吾意。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墨子天志篇曰。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勸學篇曰。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曰。以相羣居。以相持養。議兵篇曰。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是持與養同義。故注云持亦養也。

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

不侵篇。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以身爲人者。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以字後人所加。說見下。高讀

而人不知。奚道相得爲一句。說云。不知以何道得人。乃令之爲已死也。念孫案。高說非也。而人不知爲句。

奚道相得爲句。道者。由也。言士之輕身重義如此。而人不知。則何由與士相得哉。不相知則不能相得。故

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下賢篇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交爭而不辭其忠。

知接篇曰。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語意略與此同。

有度篇。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言何由知其不爲私也。晏子春秋雜篇。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

道至於此乎。言何由至於此也。韓子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言何由得進也。奚道上不當有以字。蓋

後人不能正高注之誤。又因注而加以字耳。

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極不移

念孫案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昭十七年公羊傳疏引孫炎注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謂之北辰。開元占

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注曰。北極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輟。而極星不移。案極星卽北辰也。或言北極

或言極星。或言紐星。或言樞星。皆異名而同實。古者極星正當不動之處。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爾雅北極謂之北辰。與角亢

以下。同在星名之列。公羊傳以北辰心伐爲三大辰。鄉飲酒義謂之三光。皆指極星言之。考工記匠人建

國。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偏東爲朝。偏西爲夕。鄭注曰。極星。謂北辰。尤爲明據。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立國者。南望

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曰。正朝夕者。視北辰。并與考工相合。楚辭九歎。綴

鬼谷於北辰。王注曰。北辰。北極星也。亦與鄭注相同。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以紐星爲不動處。是也。梁

祖暅測不動處。距紐星一度有餘。今紐星又移。而不動之處。乃在鉤陳大星與紐星之間。此因恒星東徙。

是以極星移度。後儒遂謂經文之北辰。皆指無星之處言之。失其指矣。呂氏春秋有始篇曰。衆星與天俱

遊。而極星不移。高注曰。極星。北辰星也。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曰不移。蓋周秦之間。極星

未移。故呂氏之言。正與考工相合。故高注引論語以證極星之不移。後人見極星已移。乃妄改之曰。極星

與天俱遊。而天極不移。或又改爲天樞不移。以強合無星之說。而不知其與高注大相牴牾也。凡言辰者。

皆在天成象。而可以正時者也。日月星謂之三辰。極星謂之北辰。北辰心伐謂之大辰。其義一也。是以堯典言歷象日月星辰。中庸言日月星辰繫焉。祭法言日月星辰。民所瞻仰。皆指在天成象者言之。後儒謂天之無星處皆辰。則無稽之言耳。

乃參于上

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高注曰。遠道外道也。故曰周行四極。近道內道也。乃參倍于上。夏日高也。引之曰。高讀參爲三。非也。參如立。則見其參于前之參。參猶值也。言正值人上也。夏至日行北道。日中之時。正值人上。故曰近。墨子經篇曰。直參也。直與值同。淮南說山篇。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高注曰。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案參天而發。謂值天而發也。高訓參爲望。亦失之。

煙火

應同篇。旱雲煙火。雨雲水波。淮南覽冥篇作滂雲波水。引之曰。煙當爲燦。字之誤也。淮南亦誤作燦。辯見淮南。說文。燦。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曰。燦。迸火也。旱雲燦火。雨雲水波。猶言旱雲如火。雨雲如水耳。若云旱雲煙火。則與下句不類矣。藝文類聚。天部上。初學記。天部。太平御覽。天部八。引此。并誤作燦。唯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出燦火二字。引呂氏春秋。旱雲如燦火。陳禹謨依俗本改爲烟火。則所見本尙未誤。慎小篇曰。突泄一燦。而焚

宮燒積

今本標字亦誤作煙。學校本已改。正。一切經音義十三引此。正作標。

韓子喻老篇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標焚。

淮南人閒篇亦曰：百尋之屋，以突隙之標

焚。淮南齊俗篇曰：譬若水之下流，標之上尋也。說林篇曰：一家失標，百家皆燒。史記淮陰侯傳曰：標至風

起，漢書敘傳曰：勝廣標起，梁籍扇烈，皆其證也。魏徵羣書治要引尸子貴言篇曰：標火始起，易息也。吳越

春秋勾踐入臣外傳曰：目若標火，聲如雷霆。此尤標火二字之明證。而今本晏子韓子及淮南覽冥齊俗

人閒三篇，標字皆誤作煙。唯史記漢書吳越春秋淮南說林及羣書治要一切經音義舊本北堂書鈔所引不誤。世人多見煙，少見標，固宜其沿誤而不知也。

財物資盡

務本篇今有人於此，脩身會計則可恥。臨財物資盡則爲己。高讀盡則爲己爲一句，說云：盡猶略也。無不充，切以爲己有，念孫案高說盡字之義非是。盡讀爲賚。張載注魏都賦引倉頡篇云：賚財貨也。賚與盡古字通。孟子公孫丑篇作贖。史記高祖紀作進。管子乘馬篇云：黃金一溢，百乘一宿之盡也。是其證。財物資盡四字連讀，修身會計則可恥。臨財物資盡則爲己。句法正相對。若讀臨財物資爲句，盡則爲己爲句，則句不成義。且與上文不類矣。

厚用

孝行篇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高注曰：代更更次用之，以便親性，可謂爲善養親也。引之曰：

厚當爲序。隸書厚字或作摩。見漢荊州刺史度尙碑又作庠。見三公山碑形與序並相近。故序譌爲厚。代進而序用之者。序亦代也。燕禮序進。鄭注曰。序次第也。猶代也。郊特牲。昏禮不賀人之序也。鄭注曰。序猶代也。是序與代同義。楚辭離騷。春與秋其代序。是也。高訓代爲更序。亦更也。周官御僕。以序守路鼓。公食大夫禮。序進。仲尼燕居。夏籥序興。鄭注並曰。序更也。序與次亦同義。故高云更次用之。

雋鱻

本味篇肉之美者。雋鱻之翠。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鱻字。雋鱻當爲鱻燕。鱻與雋同。寫鱻並戶圭反爾雅釋鳥云。雋周燕燕。郭璞以燕燕二字連讀。而以雋與周爲一物。燕燕與鷗爲一物。說文云。雋雋周燕也。俗本脫下雋字。今依段氏注補。則以雋周二字連讀。而以雋周與燕爲一物。此云雋燕之翠。義與說文同。作鱻者。借字耳。因右畔鱻字譌作雋。左畔角字又下移於燕字之旁。故譌爲雋鱻二字。北堂書鈔酒食部四。太平御覽飲食部十一。羽族部十。及文選七命注。並引作雋燕。初學記器物部十四。引作攜燕。攜卽鱻之譌。

勝左人中人

慎大篇。趙襄子攻翟。勝左人中人。今本左人作老人。案俗書左字作尢。形與老相近。因誤爲老。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正作左人。晉語及列子說符篇亦作左人。淮南道應篇作左人。左即俗書左字之誤。水經滋水注。滹水東逕左人城南。應劭曰。左人城在唐縣西北四十里。今據改。高注曰。襄子使辛穆子伐翟。勝之下左人中人。城念孫案。如高注。則勝字自爲一句。左人中人之上。須加下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勝左人中人五字作一

句讀勝者克也。克左人中人二城也。凡戰而克謂之勝。攻而克亦謂之勝。襄十年左傳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是也。隱二年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庠父勝之。宣十二年公羊傳：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義與此同。列子說符篇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此則以勝之爲句。取左人中人爲句，與國語呂氏春秋不同。

天下之適

下賢篇：士所歸，天下從之。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高注曰：適，主也。念孫案：高說非也。適亦往也。天下之適，天下之往，皆承上天下從之而言。

無望

以天爲法，以德爲行，以道爲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高注曰：無望，無界畔也。引之曰：正文及注內兩望字，皆埒字之誤。望或作埒，埒俗書或作埒，二形相似而誤。淮南原道篇云：知八紘九野之形埒，是埒爲界畔之名。故高云：無埒，無界畔也。若作望，則與界畔之義無涉。且宗窮爲韻，竭埒爲韻，若作望，則失其韻矣。

溝迴陸 德迴乎天地

貴因篇：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高注曰：迴，通也。念孫案：書傳無訓迴爲通者。迴當爲迴，溝迴陸當

爲迴溝陸。玉篇迴徒東切。通達也。昭四年左傳注曰：陸道也。迴溝陸者，通溝道也。淮南本經篇：平通溝陸。正與此同義。迴之言洞也。史記倉公傳：臣意診其脈曰：迴風。集解曰：迴音洞。言洞徹入四肢也。淮南要略篇：通迴造化之母。辨今本迴誤爲迴。見淮南雜志。又云：使人通迴周備。迴亦通也。又上德篇：德迴乎天地。高注曰：迴通也。迴亦迴之誤。世人多見迴少見迴，故迴誤爲迴矣。

愁慮

察微篇：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高注曰：積累其仁心，思慮其善政，以求致治也。引之曰：高解愁慮二字之義未明。愁讀爲擊，擊聚也。積心擊慮，其義一也。爾雅曰：擊聚也。說文曰：擊收束也。或作擊。又曰：擊束也。引商頌：長發篇百祿是擊。今詩作適。毛傳曰：適聚也。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鄭注曰：愁讀爲擊。擊斂也。漢書律厯志曰：秋難也。物難斂乃成孰。難擊愁適古同聲而通用。

從

正名篇：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爲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所爲善而從邪辟，謂同義。說見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邪僻下當有也字。所謂可從悖逆也。念孫案：三從字皆當爲徒。高注異用篇云：徒猶但也。言所謂賢者非賢也，但不肖耳。所謂善者非善也，但邪辟耳。所謂可者非可也，但悖逆耳。隸書從字作從，形與徒相似，故徒誤爲從。禁塞篇承從多羣。從一本作徒。齊風載驅箋：徒爲淫亂之行。徒一本作從。列子天瑞篇：食於道徒。徒一本作從。史記仲尼弟子傳：壤駟赤字子徒。鄭國字子徒。家語七十

徒並作從。高不知從爲徒之誤。而云使人從不肖。使人從邪辟。又云從悖逆之道。皆失之。

天無形 至精無象

君守篇。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羣書治要引此。天上有昇字。念孫案。下文至精無象句。注云。說與昇天同。則天上原有昇字。明甚。本句下注云。天無所制而物自成。不言昇天者。省文耳。昇天無形。至精無象。大聖無事。皆相對爲文也。又案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象當作爲。老子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莊子天地篇曰。無爲而萬物化。皆其證也。隸書象字。或作爲。形與爲相似。故爲誤作象。形成爲韻。爲化爲韻。事能爲韻。爲古讀若譌。能古讀若而。並見唐韻正。若作象。則失其韻矣。管子兵法篇。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形成爲韻。爲化爲韻。正與此同。

煤室

任數篇。嚮者煤室入甌中。高注曰。煤室。烟塵也。文選陸機君子行注。引此煤室作哀煤。又引高注。哀煤。烟塵也。哀讀作臺。家語在卮篇。哀煤作哀墨。今本家語哀誤爲埃。蓋哀字似矣。而誤爲矣。哀煤也。後人又加土旁耳。墨煤古同聲。說見唐韻正。說文。哀灰。哀煤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通俗文云。積煙爲哀煤。引之曰。煤室當作臺煤。臺與室字形相似而誤。蓋正文借臺爲哀。而注讀臺爲哀也。今本臺煤二字誤倒。臺字又譌作室。而注內復有脫文。文選注所引哀煤。亦當作

臺煤其引高注。哀讀作臺。當是臺讀作哀。今本文選亦後人所改。哀爲正字。臺爲借字。故云臺讀作哀。若云哀讀作臺。則是反以假借之字易正字。不可通矣。畢校本據文選注。改煤室爲煤哀。非也。哀與室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哀字。無緣誤爲室。且文選注及說文玉篇。一切經音義。皆作哀煤。非作煤哀也。

形性彌羸 莫敢愉綆

勿躬篇。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綆。人事其事。以充其名。高注曰。愉。解綆。緩念孫案。羸當爲羸。字之誤也。羸與盈古字通。言人君能處平靜。任德化。則形性充盈。而耳目聰明也。綆當爲綆。亦字之誤也。綆讀爲挺。仲夏篇。挺衆囚。高注曰。挺。緩也。鄭注。月令曰。挺。猶寬也。寬。亦緩也。後漢書臧宮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傳變傳。賊得寬挺。李賢並云。挺。解也。解。亦緩也。故序卦傳云。解者。緩也。挺與綆。古字通。愉。卽安肆。日愉之愉。愉古作愉。見周官大司徒。故注訓愉爲解。與懈同。綆爲緩也。此以羸精綆名爲韻。若作綆。則失其韻矣。

手足矜

重言篇。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高注曰。矜。嚴也。念孫案。矜。猶奮也。言手足奮動也。燕策曰。矜戟。砥劍。言奮戟也。墨子所染篇曰。其友皆好矜奮。荀子正名篇曰。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淮南說林篇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是矜與奮同義。管子小問篇。作漻然豐滿。而手足搢動者。兵甲之色也。

此尤其明證矣。

倒而投之鷓水

用名篇。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鷓水。高注曰。倒殺。念孫案。倒與殺義不相近。倒當爲剽。說文曰。剽。刑也。故高訓爲殺。今本作倒者。俗書剽字作剽。形與到相似。到譌爲到。史記韓世家。不知出兵。以後人又加人旁耳。羣書治要引此作剽。而投之谿水。論衡非韓篇云。宋人有御馬者。不進。剽而棄之於溝中。此皆其明證矣。又案水經淮水注云。雞水出雞陂。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有馬不進。投之雞水。是也。據此。則雞爲水名。然論衡言剽而棄之溝中。溝與谿同類。則作谿者是也。此直謂殺而投之谿中耳。非謂水名也。谿雞形近而譌。酈氏因以爲汝南思善之雞水。誤矣。谿或作溪。雞或作鷄。今本作鷓。則又溪雞二字之合譌也。

謀士

爲欲篇。晉文公伐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念孫案。原之將下。謀士無由知之。謀士當爲諜出。字形相似而誤。諜。旁世字。唐人避諱作甘。遂與謀相似而誤。漢書藝本紀。稱以出。大戲禮。五帝德篇。諜作緝。以上士。墨子號令篇。若贖出。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僖二十五年。許之。又云。出候無過十里。出字並譌作士。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士亦出之譌。僖二十五年。左傳及晉語。正作諜出。蓋諜者入城探知其情。出而告晉侯也。

焉不知其所由

召類篇以龍致雨以形逐景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念孫案焉不知其所由本作焉知其所其不知其所由五字乃是高注非正文也今本作焉不知其所由者正文脫去知其所三字而注內不知其所由五字又誤入正文耳此以雨景所爲韻景字古音在養部養部之音多與語部相通故景爲韻淮南原道篇翻翔忽區之上與下野與後爲韻繫辭傳易之序也虞翻本序作象考工記陶旗鄭司農云旗譚爲甫始之甫皆其例也若所下有由字則失其韻矣前應同篇曰故以龍致雨以形逐景師之所處必生棘楚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安知其所高注云凡人以爲天命不知其所由也是其明證矣

子姪

疑似篇梁北有黎邱部有奇鬼焉善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舊本善譌作喜文選思元賦注引此作善今據改太平御覽神鬼部三引此子姪作子姪文選思元賦注引作子姪引之曰古者唯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男子則否子姪本作子姪姓與姪草書相似故姓譌爲姪漢書田蚡傳跪起如子姪師古曰姪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史記譌作子姪是其證也御覽作子姪姪者後人據誤本呂氏春秋旁記姪字而傳寫者因誤合之文選注作子姪則後人據誤本改之耳古者謂子孫曰姓周南麟之趾曰振振公子振振公姓昭四年左傳曰問其姓對曰余子亦通作生商頌殷武曰以保我後生鄭箋曰以此全守我子孫或曰子姪特牲饋食禮曰子姪兄弟如

主人之服。鄭注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鄭注曰：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玉藻曰：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注曰：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喪大記曰：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注曰：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楚語曰：帥其子姓，從其時也。韋注曰：姓，同性也，非是。下文曰：比爾兄弟親戚，乃始言同姓耳。越語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韋注曰：國子姓，年衆，列子說符篇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臣之子皆下才也。韓子八經篇曰：亂之所生者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史記外戚世家曰：既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

兒之

原亂篇：慮福未及，慮禍過之。舊本脫過字，淮南人間篇云：計福勿及，慮禍過之。今據補。所以兒之也。畢云：兒疑免字之誤。念孫案：兒當爲完。完全也。言所以全其身也。隸書完字作兒。因譌而爲兒。黃庭經云：保守完堅，身受慶。又云：玉戶金齣，身完堅。字並作完。

博志

不苟論凡六篇。五曰博志。念孫案：博當爲搏。搏與專同。謂專一其志也。篇內云：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是其明證矣。古書以搏爲專。傳寫者多誤作博。說見管子博一純固下。

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

士容篇：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高讀似無勇而未可恐爲句。云未可恐以非義之事。

也。又讀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爲句。云狼貪獸也。所搏執堅固橫敢猶勇敢。士之若此者不可辱。亦不可害也。橫敢猶勇敢。舊本橫下脫敢字。今補士之若此者。舊本土之二字誤。倒。下注云。士之如此者。使卽南面之君位。亦處義而已。今據以乙正。念孫案高說非也。狼當爲獨字之誤也。隸書狼字作狼。形與獨相似。恐獨二字連讀。猶今人言恐嚇也。一切經音義一云。或言恐嚇。或言恐喝。皆一義也。趙策曰。以秦權恐獨諸侯。史記蘇秦傳作恐惕。索隱曰。謂相恐脅也。漢書王子侯表。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獨受賂。平城侯禮。坐恐獨取雞。王莽傳。各爲權勢。恐獨良民。皆其證也。似無勇而未可恐獨爲句。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爲句。論威篇云。深痛執固。不可搖蕩。二句相對爲文。若以狼執固橫敢五字連讀。則文不成義矣。此段以大獨害越大外賴世竭衛厲折十二字爲韻。若以恐字絕句。則失其韻矣。

田之際

辯士篇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念孫案際字於義無取。蓋除字之誤。上言田之易。此言田之際。易與除皆治也。曲禮。馳道不除。鄭注曰。除。治也。且易適爲韻。除虛爲韻。若作際。則失其韻矣。

韓子

去舊去智

主道篇。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念孫案去舊去智。本作去智去舊。惡素爲韻。舊備爲韻。

舊古讀若忌。大雅蕩篇。殷不用舊。與時為韻。召閔篇。不尚有舊。與里為韻。管子牧民篇。不恭祖舊。與備為韻。皆其證也。後人讀舊為巨救反。則與備字不協。故改為去舊去智。不知古音智屬支部。備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自唐以後。始瀾為一類。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

姦臣

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為姦臣。聞其主之忒。聞蓋聞之。譌聞伺也。故謂之賊。念孫案。臣當為匿。字之誤也。匿讀為慝。謂居君側而為姦慝也。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衆匿乃雍。衆匿。即衆慝。管子七法篇。百匿傷上威。百匿。即百慝。明法篇。比周以相為匿。明法解。匿作慝。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書大傳。作側匿。是匿與慝古字通。主所與虎為韻。側匿忒賊為韻。若作臣。則失其韻矣。

屬官 屬下

有度篇。屬官威民。遛淫殆。止詐僞。莫如刑。舊注曰。屬官。欲令官之屬已。念孫案。舊注甚謬。屬當為厲。字之誤也。厲。官威民。義正相近。詭使篇。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屬亦厲之誤。俗書屬字作厲。形與厲相近。故厲誤作屬。荀子富國篇。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今本屬誤作屬。

此道奚出

十過篇。衛靈公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舊本曰。上衍公字。今據論衡紀妖篇刪。有新聲。願請以示。平

公曰善。乃召師曠，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念孫案：此道奚出，本作此奚道出。道者，由也。言此聲何由出也。史記樂書作是何道出。舊本脫是字，今據太平御覽地部所引補。論衡紀妖篇作此何道出，皆其明證矣。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晏子春秋雜篇：「景公問魯昭公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呂氏春秋有度篇：「客問季子曰：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史記趙世家：「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義竝與此同。今作此道奚出者，後人不知道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墨染

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念孫案：染當爲漆，謂黑漆其外也。俗書漆字作柒，因譌而爲染。困學紀聞引此已作染。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四引此正作漆，說苑反質篇亦作漆。

輕誣強秦之實禍

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引之曰：此言韓王聽虛言而輕實禍，則輕下不得有誣字。誣卽輕之譌。韓策及史記韓世家俱無誣字，是其證也。今作輕誣強秦之實禍者，一本作輕，一本作誣，而後人誤合之耳。凡從巫從巫之字，傳寫往往譌溷，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喜之而觀其不誣下。

突隙之烟

喻老篇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引之曰。突隙之烟。不能焚室。烟當爲標。標誤爲煙。又轉寫爲烟耳。舊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此。正作標。陳禹謨本刪去說文。標。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云。標。迸火也。呂氏春秋慎小篇曰。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突泄一標。而焚宮燒積。今本標字亦誤作煙一切經音義十三引此。正作標。淮南人閒篇曰。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標焚。今本亦誤作煙。太平御覽蟲豸部四引此正作標。語意並與此同。世人多見煙。少見標。故諸書中標字多誤作煙。說見呂氏春秋煙火下。

輒行 輒還

說林上篇。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以攻齊。任妄曰。臣恐其以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戊東邊。荆人輒行。念孫案。輒當爲輟。輟。止也。言荆人知秦之有備。而止其行也。後魏文侯借道于趙。而攻中山。章云。彼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是其證矣。又內儲說下篇。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輒還。亦當爲輟行。言趙王知魏之有備。而止其行也。輟字既譌作輒。後人不得其解。故改輒行爲輒還。不知上言趙謀襲鄴。則兵尙未出。不得言還也。

削地

韓宣王謂膠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念孫案。削地當爲列地。列。古裂字。長九三曰。長其限。列其資。天戴

禮曾子天圓篇曰。割列禳座。管子五輔篇曰。博帶梨。大袂列。荀子哀公篇曰。兩膝列。兩服入廡。裂分也。言借外權以分地也。韓策作或外爲交以裂其地。是其明證矣。列字本作削。形與削相似。因誤爲削。說文削。分解也。從刀。管聲。製。繒餘也。從衣。削聲。今九經中。分列之字。多作裂。未必非後人所改。此列字若不誤爲削。則後人亦必改爲裂矣。

執鞅持扞 扞弓

說林下篇。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引之曰。鞅爲馬頸韉。非射所用。鞅當爲決。決誤爲決。後人因改爲鞅耳。決。謂鞅也。箸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也。扞。謂鞅也。或謂之拾。或謂之遂。箸於左臂。所以扞弦也。故曰執決持扞。操弓關機。衛風芄蘭篇。童子佩鞅。毛傳曰。鞅。決也。小雅車攻篇。決拾既飲。毛傳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周官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箛。矰。弋。扶。拾。鄭注引鄭司農云。扶。謂引弦。驅也。拾。謂鞅。扞也。鄉射禮。袒決遂。鄭注曰。決。猶闔也。以象骨爲之。箸右大擘指。以鉤弦。闔體也。遂。射鞅也。以韋爲之。箸左臂。所以遂弦也。內則曰。右佩玦捍。賈子春秋篇曰。丈夫釋玦。玦。玦。玦。並與決同。捍。軒。並與扞同。其弱子扞弓之扞。當作扞。字從干。不從干。扞弓。引弓也。說文。弣。滿弓有所鄉也。字或作扞。大荒南經。有人方扞弓射黃蛇。郭注曰。扞。挽也。音紆。呂氏春秋壅塞篇。扞弓而射之。高注曰。扞。引也。淮南原道篇。射者扞鳥號之弓。高注曰。扞。張也。弱子扞弓。則矢必妄發。故慈母入室閉戶。若作扞禦之扞。則義不可通。今本呂覽淮南。扞字皆誤作扞。唯山海經不誤。則賴有郭音也。

得無微

內儲說下篇。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引之曰。無字後人所加。得微即得無也。邶風式微傳曰。微無也。晏子春秋雜篇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莊子盜跖篇曰。得微往見跖邪。皆其證也。後人加無字於微字之上。而其義遂不可通矣。

糲餅

外儲說左下篇。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念孫案。餅當為餠。餠與飯同。見玉篇。糲飯菜羹。猶言蔬食菜羹耳。餠與餅字形相似。傳寫往往譌溷。廣雅曰。餠。食也。方言注曰。餠。盛餅筥也。爾雅釋部引此正作糲飯。言釋文曰。餠字又作餠。今本餠字並譌作餅。初學記器物

侵孟

難二篇。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引之曰。孟當為孟。字之誤也。竹書紀年帝辛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邶。書大傳。文王受命二年。伐邶。史記周本紀。文王敗耆國。明年伐邶。作孟者。借字耳。

侯侈

說疑篇。桀有侯侈。念孫案。侯當作佳。形相似而誤。隸書從佳從侯之字。往往譌溷。說見墨子非命篇。惟舌下。墨子所染篇。明鬼篇。竝作推侈。晏子諫篇。漢書古今人表。竝作推侈。佳與推聲相近。故通作推也。其為佳字無疑。

法言

多哇

吾子篇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李軌曰：多哇者，淫聲繁越也。引之曰：多讀爲哆。哆，邪也。下文云：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哆與多古字通。孟子梁惠王篇：放僻邪侈，字亦與哆同。多哇皆邪也。邪本作萎。廣雅曰：哇，萎也。哇或作蠹。漢書王莽傳贊：紫色蠹聲。應劭曰：蠹，邪音也。文選東京賦：咸池不齊。度於蠹咬。李善曰：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哇與蠹同。案今李注內無哇邪也之訓。蓋已非完本矣。

中亦正也。正則雅。邪則鄭。多哇與中正正相反也。李以多爲繁越，則分多與哇爲二義，失其指矣。所惡於鄭聲者，惡其邪耳，非惡其繁越也。

俄而

問神篇：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吳祕曰：俄，猶俄頃。念孫案：吳說非也。俄而言之言，假如也。言天假如可度，則覆物必淺。地假如可測，則載物必薄也。俄與假聲近而義同。周頌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說文引作譏以溢我，是其例也。而如古字通見日知錄卷三十二。

允哲 哲民情

問明篇：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哲堯檀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宋咸曰：堯以允哲之道禪舜，豈輕之於許由也。司馬光曰：信以堯禪舜之重爲智，則必不

輕授天下於由矣。念孫案二說皆非也。哲者知也。知讀平聲。不讀去聲。言信知堯禪舜之重。則必不輕禪於許由也。方言曉哲知也。知字平去二聲皆可讀。故方言以曉哲同訓爲知。今人猶謂不知事爲不曉事也。文選遊賦之者以路絕而莫曉。李善注引方音曉。知也。知字正作平聲讀。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哲字亦作哲。漢書刑法志書云。伯夷降典。愆民惟刑。師古曰。愆知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民。民習知禮。然後用刑也。以上二條訓哲爲知。知字皆讀平聲。宋與司馬皆訓哲爲智慧之智。失其指矣。又法言序云。中和之發。在哲民情。李軌曰。哲智。吳祕曰。五行傳曰。哲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僞。無不先知。念孫案吳說是也。哲民情。卽知民情。漢書揚雄傳。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師古曰。哲知也。知字亦讀平聲。

及其名

五百篇。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李軌曰。功業旣成。其名一也。念孫案。李以名爲名譽之名。非也。名者成也。言或性或彊。及其成則一也。廣韻引春秋說題辭曰。名成也。廣雅同。

忽眇緜

先知篇。敢問先知曰。不知。知其道者。其如視忽眇緜作炳。李軌斷其如視爲句。忽眇緜作炳爲句。注云。眇緜遠視。宋咸讀其如視。忽眇緜作炳爲一句。注云。忽輕也。眇細也。緜遠也。炳謂炳然光明也。此言先知之

道臨事則悟。如明目之視，忽輕眇細，縣遠之物，皆炳然而見也。李從其如視，隔爲一句，復以眇縣爲一事。釋之頗失其義。念孫案宋說近之，而未盡然也。忽眇縣皆微也。一切經音義五引三蒼云：「眇，著明也。視，忽眇。縣作眇者，見微而知著也。漢書律厯志：『無有忽微。』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微忽之言，久而可復，是忽爲微也。』方言曰：『眇，小也。』顧命曰：『眇眇予末小子，是眇爲微也。』說文曰：『縣，微也。』廣雅曰：『縣，小也。』大雅縣篇：『縣縣瓜瓞。』鄭箋曰：『縣縣然若將無長大時。』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微睇縣，藐是縣爲微也。』廣雅曰：『總，紗，縞，微也。』曹憲總音忽，紗音眇，縞音蔑。集韻：『縞，又音縣。』總，紗，縞，與忽眇縣同義。孫子算經曰：『蠶所吐絲爲忽，十忽爲秒，忽與總同，秒與紗同。』說文：『縞，微絲也。玉篇：『縞與縞同。』然則總，紗，縞，皆絲之微者。』李以眇縣爲遠視，宋以忽爲輕，縣爲遠，皆失之。

璜璜

孝至篇：武義璜璜，兵征四方。吳祕曰：璜璜，猶言煌煌也。念孫案璜讀爲泚。爾雅曰：泚泚，武也。釋文：泚，舍人本作橫。邶風：谷風篇有泚有潰。大雅：江漢篇：武夫泚泚。毛傳：並與爾雅同。鹽鐵論：繇役篇引詩：作武夫潰。泚，漢橫璜，古同聲而通用。

郡勞王師

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李軌曰：勞王師而郡縣之，漢家不爲也。念孫案：李以郡爲郡。

縣之郡。則與勞王師三字義不相屬。今案郡者仍也。仍重也。見晉語注。數也。見周語注。言數勞王師於荒服之外。漢家不為也。爾雅曰。郡仍也。乃與仍同。周官司几筵凶事仍几。故書仍為乃。鄭司農云。乃讀為仍。吳語。邊乃。史記。匈奴傳。乃再出定襄。漢書。乃作仍。小雅正月篇。又窘陰雨。鄭箋曰。窘仍也。窘與郡同。

即

法言序。案舊本十三篇之序。列於書後。蓋自書序詩序以來。體例如是。宋成移置於各篇之首。非也。今仍依舊本列於後。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司馬光曰。氏下脫不字。念孫案。司馬未解即字之義。故謂氏下脫不字耳。即猶或也。言諸子之書。大氏詆訾聖人。或為怪迂之說。以撓世事也。漢書揚雄傳。大氏下亦無不字。是其證矣。即與或古同義。越語曰。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言或傷君王之所愛也。爾雅釋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叩叩距虛比。為叩叩距虛齧甘草。即有難。叩叩距虛負而走。言或有難也。史記張丞相傳。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言或萬歲之後不全也。

餘編下

楚辭

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訥。

離騷。余雖脩姱以鞿羈兮。今本脩上有好字。臧氏用中拜經日詁曰。王注云。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

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同一句法。舊本脩上有好字者。因下文多言好脩而衍。今依臧說刪。謇朝諝而夕訥。王注曰。鞿羈。言爲人所係累也。諝。諫也。訥。

廢也。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已爲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身廢。棄也。

念孫案。雖與唯同。言余唯有此脩姱之行。以致爲人所係累也。唯字古。或借作雖。大雅抑篇曰。女雖湛樂。

從。弗念厥紹。言女唯湛樂之從也。無逸曰。唯。耽樂之從。管子君臣篇。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

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言唯有明君能如此也。莊子庚桑楚篇。唯蟲能蟲。唯蟲能天。釋文曰。一。

本唯作雖。皆其證也。謇。讀惜。誦謇不可釋之謇。謇詞也。非上文謇謇爲患之謇。

長余佩之陸離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王注曰。陸離。猶參差。衆貌也。念孫案。陸離有二義。一爲參差貌。一爲長。

貌。下文云。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司馬相如大人賦云。攢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彥以。

陸離。皆參差之貌也。此云。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岌岌爲高貌。則陸離爲長貌。非謂參差也。九。

章云。帶長缺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義與此同。

叙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注曰。啟。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先志。續敝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左氏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夏康。啟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圖。謀也。言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尙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佚篇也。洪氏補曰。山海經云。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名。啟登天而竊以下用之。天間亦云。啟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不見山海經。故以爲禹樂。巷。里中道也。此言太康娛樂放縱。以至失邦耳。五子之失乎家巷。太康實使之。戴先生屈原賦注曰。言啟作九辯九歌。示法後王。而夏之失德也。康娛自縱。以致喪亂。麻姑二字連文。篇內凡三見。引之曰。洪釋九辯九歌。戴釋康娛。皆邾確矣。其以夏爲夏后氏之夏。則與王注同。今案夏當讀爲下。左氏春秋傳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穀梁皆作夏陽。卽大荒西經所謂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大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始得歌九招者也。郭璞注引開筮曰。不得竊辯與九歌以國於下。亦其證也。自啟九辯與九歌以下。皆謂啟之失德耳。言啟竊九辯九歌於天。因以康娛自縱於下也。詒謀不善。子姓姦回。故下文有不顧難以圖後云云也。墨子非樂篇引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于野。飲食將將。銘筦磬。以力湛濁于酒。淪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竹書弟啟十年。帝巡守。舞九招于大穆之野。皆

所謂下康娛以自縱者也。解者誤以啟九辯與九歌爲美啟之詞。又誤以夏爲夏后氏之夏。是以詰籀爲病矣。又案五子用失乎家巷。失字因王注而衍。注內失國失尊位。乃釋家巷二字之義。非以文中有失字而解之也。五子用乎家巷者。用乎之文。與用夫用之同。下文云。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是也。若云五子用失乎家巷。則是所失者家巷矣。注何得云兄弟五人居閭巷。失尊位乎。文選李周翰注云。五弟失尊位。家於閭巷。失尊位三字在五弟之下。則唐本已誤衍失字。揚雄宗正箴曰。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降與巷古同聲。而通用。亦足證家巷之文爲實義。而用乎之文爲語詞也。巷。讀孟子鄒與魯閭之闕。劉熙曰。闕。構也。構兵以闕也。五子作亂。故云家闕。義見下。家。猶內也。若詩云。蠹賊內訌矣。闕字亦作闕。呂氏春秋慎行篇。崔杼之子。相與私闕。高誘曰。闕。闕也。私闕。猶言家闕。闕之爲闕。猶闕之爲巷也。闕之通作通作闕。法言學行篇。宗正箴作五子家降。降亦闕也。呂氏春秋察微篇。楚卑梁公舉兵攻吳之邊邑。吳王一闕之市。闕即巷字。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吳楚以此大隆。大隆謂大闕也。隆與降通。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如麗。降之外傳。隆作降。齊策。歲八月。降雨下。風俗通。義祀典篇。降作隆。是隆與降通也。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呂氏春秋。吳楚大隆。高誘曰。隆當作格。格。闕也。案隆亦格。闕之名。字可不改。逸周書嘗麥篇曰。其在殷之五子。殷當作夏。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胥興作亂。所謂家闕也。五子。卽五觀也。楚語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五觀。或曰武觀。竹書帝啟十年。帝巡守。舞九招于大麥之野。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

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即周書所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墨子引武觀亦言啟淫溢康樂于野是武觀之作亂實啟之康娛自縱有以開之故云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乎家巷也王注以家巷爲家居閭巷失之矣五子家巷即當啟之世揚雄宗正箴及王注以爲太康時亦失之矣

又何芳之能祇

椒專佞以慢慝兮。糶又欲充夫佩幃。旣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王注曰。祇敬也。言苟欲自進。求入于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引之曰。祇之言振也。言干進務入之人。委蛇從俗。必不能自振其芬芳。非不能敬賢之謂也。上文云。蘭茝變而不芳。意與此同。逸周書文政篇。祇民之死。謂振民之死也。祇與振聲近而義同。故字或相通。皋陶謨。日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祇作振。桀誓。祇復之。魯世家。祇作敬。徐廣曰。一作振。內則。祇見孺子。鄭注曰。祇。或作振。

簫鍾兮瑤簴

九歌。緇瑟兮交鼓。簫鍾兮瑤簴。鳴鴈兮吹竽。簫一作簫。簫鍾句。王氏無注。洪補曰。瑤簴。以美玉爲飾也。洪邁容齋續筆曰。洪慶善注東君篇。簫鍾。一蜀客過而見之曰。一本簫作擗。廣韻訓爲擊也。蓋是擊鍾。正與緇瑟爲對耳。念孫案。讀簫爲擗者是也。廣雅曰。擗。擊也。玉篇。音所育切。廣韻。又音蕭。擗與簫。古字通也。

瑤讀爲搖搖動也。招魂曰：鏗鍾搖簾。王注曰：鏗，撞也。搖，動也。文選張銑注曰：言擊鍾則搖動其簾也。義與此同。作瑤者借字耳。緬瑟以下三句，皆相對爲文。若以瑤爲美玉，則與上下文不類矣。

不能固臧 羌不知余之所臧

天問：白蜺嬰葑，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王注曰：葑，白雲。逶移若蛇者也。臧，善也。言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儁，子儁化爲白蜺而嬰葑，持藥與崔文子。崔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儁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也。念孫案：如王所述，崔文子事，則臧字當讀爲藏。古無藏字，借臧爲之。說文無藏字，魯語曰：掩賊者爲臧。管子侈靡篇曰：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墨子耕柱篇曰：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荀子解蔽篇曰：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漢書禮樂志：臧於理官。顏師古曰：古書懷藏之字，本皆作臧。漢書例爲臧耳。漢敦煌長史武班碑：勳臧。崔文子引戈擊蜺而墮其藥，故云得夫良藥，不能固臧。若訓臧爲善，則義與固字不相屬矣。又九章云：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臧亦讀爲藏，謂美在其中而人不知也。下文云：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意與此同也。王訓臧爲善，亦失之。

設張辟以娛君兮

九章：增弋機而在上兮，尉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王注曰：辟，法也。言讒人設張竣法以娛樂君，念孫案：此以張辟連讀，非以設張連讀。張讀弧，張之張。周官冥氏：掌設弧張。鄭注曰：弧，張。鬻學之屬，所以扇禽獸。辟讀機，辟之辟。墨子非儒篇曰：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莊子逍遙遊篇

曰中於機辟。死於罔罟。司馬彪曰。辟。罔也。辟。疑與罟同。爾雅。罟謂之罟。罟。罟也。罟謂之罟。罟。覆車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罟以捕鳥。山木篇曰。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鹽鐵論刑德篇曰。尉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楚辭哀時命曰。外迫脅於機臂兮。上牽聯於矰雉。機臂與機辟同。王注以機臂為弩身。失之。此承上文矰弋尉羅而言。則辟非法也。

心絀結而不解兮

心絀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王注曰。絀。懸也。蹇。產。結屈也。念孫案。絀亦結也。廣韻。絀。絲結也。史記律書曰。秦二世結怨匈奴。絀禍於越。是絀與結同義。絀。結。雙聲也。蹇。產。疊韻也。凡雙聲疊韻之字。皆上下同義。

悲江介之遺風

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王注曰。遠涉大川。民俗異也。念孫案。上文云。欵秋冬之緒風。王注。欵。歎也。下文云。悲秋風之動容兮。又云。悲回風之搖蕙兮。則此云悲江介之遺風。亦謂風雨之風。非風俗之風也。文選。聖主得賢臣。頌。道奔電。逐遺風。李善曰。遺風。風之疾者。揚雄。甘泉賦。輕先疾雷。而馭遺風。曹植雜詩。江介多悲風。義本於此。

願搖起而橫奔兮

願搖起而橫奔兮。王注曰。欲搖動而奔走。念孫案。搖起。疾起也。疾起與橫奔。文正相對。方言曰。搖。疾也。廣雅。同。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間。曰搖。淮南原道篇曰。疾而不搖。漢書郊祀志曰。遙與輕舉。遙與搖通。彼言遙與猶此言搖起矣。說見漢書。

與猶此言搖起矣。說見漢書。

懲連改忿兮

懲連改忿兮。抑心而自強。王注曰：懲，止也。言止已留連之心，改其忿恨。念孫案：連當從史記屈原傳作違字之誤也。違，恨也。言止其恨，改其忿也。恨與忿義相近。若云留連之心，則非其類矣。班固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曰：違，恨也。漢書敘傳：違作憊。廣雅：憊，恨也。無逸曰：民否則厥心違怨。邶風：谷風篇中心有違。韓詩曰：違，恨也。很，亦恨也。廣雅：很，恨也。

曾傷爰哀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王注曰：爰，於也。引之曰：王訓爰為於。曾傷於哀，則為不詞矣。今案：爰哀，謂哀而不止也。爰哀與曾傷相對為文。方言曰：凡哀泣而不止曰啞。又曰：爰，暖哀也。爰暖啞，古同聲而通用。齊策：狐啞。漢書古今人表作狐爰，是其證也。

逢此世之佞攘

九辯：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佞攘。王注曰：卒遇譖讒而遽惶也。念孫案：佞攘，亂貌。逢此世之佞攘，言與亂世相遭也。哀時命曰：擗塵垢之枉攘兮。王注曰：枉攘，亂貌。枉攘與佞攘同。此注以為遇讒而遽遽失之。

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

招魂巫陽對曰掌籥上帝其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謝之一本不能復用王注曰謝去也巫陽言如

必欲先筮問求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怠懈必去卜筮之法不能復脩用文選呂延濟注略同下文

巫陽焉乃下招曰王注曰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念孫案此則不能復用為句巫陽焉乃下

招曰為句明矣焉乃者語詞猶言巫陽於是下招耳王注因下招屈原之魂四字正釋焉乃二字遠遊篇焉乃逝以徘徊是其

證列子周穆王篇焉迺觀日之所入迺與乃同今本楚辭及文選皆以不能復用巫陽焉為句非也不能

復用者謂不用卜筮非謂不用巫陽且用字古讀若庸與從字為韻小雅小閔篇不臧復用與從叩為韻管子樞言篇坦坦之備不為用與功

為韻趙策士為知己者用與容為韻堯典徵庸二十論衡氣壽篇引此庸作用皋陶謨五刑五用哉後漢書梁統傳引此用作庸若以不用巫陽連讀則失其韻矣今據

王呂二注訂正

汜崇蘭些

光風轉蕙汜崇蘭些王注曰崇充也言充實蘭蕙使之芬芳文選呂延濟注曰崇高也念孫案二說均有

未安崇蘭猶叢蘭耳文子上德篇叢蘭欲茂秋風敗之說文叢聚也廣雅崇聚也酒誥曰矧曰其敢崇飲大雅鳧鷖篇曰

是崇與叢同義福祿來崇隱六年左傳曰芟夷蕞崇之

翦阿拂壁

翦阿拂壁羅幃張些王注曰翦翦席也阿曲隅也拂薄也言以翦席薄牀四壁及於曲隅復施羅幃也念

孫案王以阿爲牀隅。則上與莠字不相承。下與拂壁二字不相連屬矣。今案莠與弱同。阿細縉也。言以弱阿拂牀之四壁也。弱阿猶言弱絳。淮南齊俗篇曰。弱絳羅紈是也。阿字或作綱。廣雅曰。綱練也。史記李斯傳曰。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以阿爲東阿。縣非是。辯見史記。淮南修務篇衣阿錫。曳齊紈。高注曰。阿細縠。錫細布。漢書禮樂志。曳阿錫。佩珠玉。如淳曰。阿細縠。錫細布。司馬相如傳。被阿錫。揄紵縞。張揖注。與如淳同。

濡若芳些

肥牛之臄。濡若芳些。王注曰。臄。筋頭也。濡若熟爛也。言取肥牛之臄爛熟之。則肥濡臄美也。念孫案。濡熟也。若猶而也。言既熟而且芳也。顧懽老子義疏曰。若而也。夬九三曰。遇雨若濡。言遇雨而濡也。金縢曰。予仁若考。言予仁而巧也。說見經義述聞。莊二十二年左傳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言幸而獲宥也。而若語之轉耳。若無熟義。不得與濡同訓。

不沾薄只

大招。吳酸蒿婁。不沾薄只。王注曰。沾。多汁也。薄。無味也。言其味不濃不薄。適甘美也。念孫案。王以沾爲多汁。非也。沾亦薄也。言其味不薄也。廣雅曰。沾。禱也。曹憲音他。禱與薄同。漢書魏其傳注云。今俗言薄沾沾。

察篤天隱

察篤天隱。孤寡存只。王注曰。篤。病也。早死爲天隱。匿也。言察知萬民之中。被篤疾病。早天死。及隱逸之士。

存視孤寡而振贍之也。洪補曰：篤厚也。念孫案：二說均有未安。篤與督同。昭二十二年左傳：晉司馬督、漢書古今人表：作司馬篤。漢書張

篤傳：身毒國。李奇曰：一名天篤。後漢書文苑傳：作天督。鹽鐵論詔聖篇：漢篤貴而任誅斷。篤責節督責。說文曰：督，察也。是督與察同義。隱窮約也。昭二十五年左傳：隱

民多取食焉。杜注曰：隱約窮困。定三年傳：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弄國家。言察督天死及窮約之人，存視孤寡也。

昭質既設

昭質既設。大侯張只。王注曰：昭質謂明且也。明且既設禮。張施大侯使衆射之。引之曰：昭讀為招。招質謂射埽的也。埽通作準。呂氏春秋本生篇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高注曰：招埽的也。盡數篇曰：射而不中，反循于招，何益於中？別類篇曰：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小雅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毛傳曰：的，質也。荀子勸學篇曰：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是埽的謂之質。又謂之招，合言之則曰招質。魏策曰：今我講難於秦，兵為招質。謂以趙兵為秦之招質也。韓子存韓篇曰：秦必為天下兵質矣。說林篇曰：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是其明證也。作昭者假借字耳。春秋襄二十八年楚世家作招管蔡世家。昭設謂設昭質非謂設禮。昭質在侯之中，故即繼之以大侯。猶詩言大侯既抗而繼之以發彼有的也。若以招質為明且，則義與下文不相屬。且明且謂之質明，不謂之昭質也。

正法弧而不公

七諫邪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王注曰：弧，戾也。言世俗之人推佞以為賢，進富以為能，故君之正法。膠戾不用，衆皆背公而彙私也。念孫案：正法弧而不公，公與容同。謂己之正法，戾於流俗而不見容，非

謂君之正法膠戾不用。亦非謂衆皆背公而彊私也。衆背公而彊私。已在上句內。此但言己之不容於世耳。邪說飾而多曲。卽所謂邪曲害公也。正法弧而不容。卽所謂方正不容也。容與公古同聲而通用。故容貌之容。本作頌。從頁公聲。容受之容。古作空。從宀公聲。淮南主術篇。萬民之所容見也。容與公同。齊俗篇。望君而笑。是公也。公與容同。

款冬而生兮

九懷。款冬而生兮。凋彼葉柯。王注曰。物叩盛陰。不滋育也。引之曰。急就篇。款東貝母。薑狼牙。顏師古曰。款東。卽款冬。亦曰款凍。以其凌寒叩冰而生。故爲此名。師古以款凍爲叩冰。義本於王注也。然反復九懷文。義實與王注殊指。其曰款冬而生兮。凋彼葉柯。瓦礫進寶兮。捐棄隨和。鉛刀厲御兮。頓棄太阿。總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耳。款冬。瓦礫鉛刀。以喻小人。葉柯。隨和太阿。以喻君子。七諫云。鉛刀進御兮。遙棄太阿。拔擢元芝兮。列樹芋荷。彼言元芝。猶此言葉柯也。彼言芋荷。猶此言款冬也。鉛刀太阿。取譬正與此同。此言陰盛陽窮之時。款冬。微物。乃得滋榮。其有身材柯葉茂美者。反凋零也。款冬而生。指款冬之草。不得以爲物。叩盛陰。草之名。款冬。其聲因顛凍而轉。爾雅菟奚。顛凍。郭璞曰。款冬也。更不得因文生訓。爾雅釋魚。科斗。活東。舍人本作顛東。科斗。非冬生之物。而亦名顛東。則謂取凌寒叩冰之意者。謬矣。傅咸款冬花賦云。維茲奇卉。款冬而生。亦仍王注之誤。

行叩誠而不阿兮

九歎行叩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逢讒。王注曰：叩，擊也。言己心不容非，以好叩擊人之過，故遂為讒佞所排逐也。念孫案：王訓叩為擊，則叩誠二字義不相屬。今案叩誠猶言款誠。廣雅曰：款，誠也。款與叩一聲之轉。款誠之為叩誠，猶叩門之為款門也。重言之則曰叩叩，繁欽定情詩曰：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廣雅曰：叩叩，誠也。轉之則又為款款矣。

巡陸夷之曲衍兮

巡陸夷之曲衍兮。王注曰：大阜曰陸。夷，平也。衍，澤也。言巡行陵陸，經歷曲澤之中，念孫案：巡陸夷及注內大阜曰陸，兩陸字皆當作陵。義見爾雅。此因陵陸字相似，又涉注內陸字而誤。又案陵夷者，漸平之稱。陸二字上下同義，不可分。訓說見漢書連語下。下平曰衍。見釋名及周官左傳國語注。陵夷，即曲衍之貌。王以陵為大阜，衍為澤，皆失之。

律魁放乎山間

僂促談於廊廟兮。律魁放乎山間。王注曰：僂促，拘愚之貌。律，法也。魁，大也。言拘愚蔽闇之人，反談論廊廟之中，明於大法賢智之士，棄在山間而不見用也。念孫案：王以律為法，魁為大。又云：明於大法賢智之士，殆失之迂矣。今案律魁猶魁壘也。壘，律聲相近。漢書司馬相如傳：隱麟鬱壘。師古曰：壘音律。路史餘論曰：俗通仍作鬱壘。蓋後人不通古音而改之也。藝文類聚果部上：太平御覽果部四，並引作鬱律。漢書鮑宣傳曰：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蒼艾，魁壘之士。

服虔曰魁壘壯貌也。轉之則爲律魁。小雅蓼莪篇曰南山律律。史記留侯世家贊曰魁梧奇偉。是律魁皆高大之意。正與偃促相對。司馬相如曰委瑱握蹠握蹠與偃促同。偃促律魁皆疊韻也。凡疊韻之字皆上下同義。不宜分訓。

蔽贖登於清府

烏獲戚而驂乘兮。燕公操於馬圉。蔽贖登於清府兮。咎繇棄而在壘。王注云燕公邵公也。封於燕。故曰燕公也。蔽贖衛靈公太子也。念孫案邵公咎繇皆古之賢臣。而衛蔽贖與烏獲行不相類。蔽贖謂趙之蔽贖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司馬氏在趙者以搏劍論顯。蔽贖其後也。漢書司馬遷傳與此同。如淳曰刺客傳之蔽贖也。淮南主術篇曰故握劍鋒以下。今本此下脫一字。雖北宮子司馬蔽黃不便應敵。曰司馬蔽黃在擊劍聞操其觚招其末。其庸人能以制勝。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然則趙之蔽贖以搏劍聞。故與烏獲並舉之。淮南稱北宮子蔽贖而并及於烏獲藉蕃。可以互證矣。自烏獲以下四句皆謂貴武士而賤賢臣也。

文選

度宏規而大起

西都賦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李善曰小雅曰羌發聲也。度與羌古字通。度或爲慶也。念孫案度與羌聲不相近。絕無通用之理。蓋季善本度字本作慶。今本作度者。後人據五臣本及班固傳改之耳。善

注原文當云小雅曰羌發聲也慶與羌古字通漢書揚雄傳反離騷曰懿神龍之淵潛兮慶袞雲而將舉又慶大賴而喪榮張晏曰慶辭也師古曰慶亦與羌同又甘泉賦厥高慶而慶或為度慶字草書作慶與不可摩疆度敘傳幽通賦慶未得其云已師古并云慶發語辭讀與羌同度慶字草書作慶與表慶作度說文邠有大慶也今本慶譌作度漢今本作度與羌古字通度或為羌者後人既改正文作度復改注文以就之而不知度與羌之不可通也又案善本作慶是也慶語詞宏規與大起相對為文言肇造都邑先宏規之而後大起之也

棍建章而連外屬 洞枵詣以與天梁

凌墜道而超西墉棍建章而連外屬五臣本棍作混念孫案連字後人所加也建章宮在西城之外故云棍建章而外屬外上不當有連字上文未央桂宮皆宮名故云自未央而連桂宮與此句異義且既言屬則不得更言連故張銑注曰混通也閣道出城通達建章宮與外相屬其無連字明矣後漢書班固傳正作混建章而外屬也又案下文經駘盪而出馭娑桐枵詣以與天梁駘盪馭娑枵詣皆殿名天梁宮名以字與下三字義不相屬亦是後人所加班固傳無以字

奮泰武乎上囿 緣於泰山之阿 結根泰山阿

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泰武乎上囿武臣本泰作太班固傳作大注云大武謂大陳武事也念孫案作大者是也大譌為太又譌為泰耳逸周書有大武篇秦策引詩云大武遠宅不涉皆其證也風賦緣於泰山

之阿。李善本無於字。五臣本有。藝文類聚引此。與五臣同。今以上下文例之。當有於字。五臣本作太。亦是大字之譌。今合上下文讀之。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於大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此其由卑而高。由谷而山。所在皆然。不獨泰山也。若此句獨指泰山言之。則與上下文不類矣。古詩。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泰亦大之譌。李周翰曰。泰山衆山之尊。夫者。婦之所尊。故以喻之。此曲說也。此以竹喻婦。山喻夫。謂婦之託於夫。如竹之結根於山耳。

芳草被隄

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擣錦布繡。爛耀乎其陂。李善說芳草被隄。引說文曰。隄。塘也。念孫案。被讀若披。被隄者。芳草之貌。非謂芳草覆隄也。蔭蔚。雙聲也。被隄。疊韻也。曄曄猗猗。重字也。以上皆形容草木之盛。然後總而言之曰。若擣錦布繡。爛耀乎其陂。陂與隄。一物也。陳風澤陂傳曰。陂。澤障也。隄。障也。若上言隄而下言陂。則複矣。

填流泉而爲沼

東都賦。填流泉而爲沼。李善曰。順流泉而爲沼。不更穿之也。昭明諱順。故改爲填。引之曰。填當爲慎。草書之誤也。慎。順古字通。故昭明改順爲慎。

嘉祥阜兮集皇都

白雉詩。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念孫案。嘉祥句。蓋後人所加。此句詞意膚

淺不類孟堅手筆。且寶鼎詩亦可通用。其可疑一也。下文發皓羽兮奮翹英。正承白雉素鳥言之。若加入此句。則上下文義隔斷。其可疑二也。明堂辟雍靈臺三章。章十二句。寶鼎白雉二章。章六句。若加入此句。則與寶鼎詩不協。其可疑三也。李善及五臣本。此句皆無注。其可疑四也。後漢書班固傳無此句。其可疑五也。

錫用此土而剪諸鶉首

西京賦。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剪諸鶉首。薛綜曰。剪。盡也。李善曰。盡取鶉首之分。爲秦之境也。引之曰。薛訓。剪爲盡。盡諸鶉首。殊爲不詞。李云。盡取鶉首之分。亦與剪諸之文不合。今案。剪讀爲踐。文王世子。不翦其類也。周官甸師注。引翦作踐。踐。居也。謂居之於鶉首之虛也。晉語曰。實沉之虛。晉人是居。玉藻。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踐當爲翦。方言曰。慰。屢度。尻也。尻。今通。作居。東齊海岱之間。或曰踐。趙注。孟子盡心篇曰。踐。履居之也。晏子問篇曰。後世孰踐有齊國者。皆其證也。

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爲天邑

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爲天邑。薛綜曰。言高帝圖此居之時。意亦以慮於天地陰陽。而思可宜定以爲天邑。念孫案。意亦猶抑也。抑與意古字通。論語學而篇求之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與。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脩身篇曰。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曰。誠病乎。意亦思乎。並與抑亦同。宜讀曰儀。儀度也。度其可安定之地。以爲天

邑也。說文曰：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儀與宜古字通。小雅角弓篇：如食宜餼。韓詩宜作儀。楚語：采服之儀。周官春官鄭司農注引作宜。薛云：思可宜定以爲天邑，失之。

嗟內顧之所觀，嗟難得而覩縷。嗟難得而備知，嗟孰可爲言已。嗟見偉於疇昔。

念孫案：王逸注離騷曰：羌，楚人語詞也。文選內羌字多作嗟，因譌而爲嗟。俗書嗟字作嗟，嗟字作嗟，二形相似而誤。後人多見嗟，少見嗟。

故莫能正之耳。西京賦：嗟內顧之所觀。李善注小雅曰：嗟，發聲也。兩嗟字皆嗟字之譌。西都賦：慶宏規而大起。李

注小雅曰：羌，發聲也。慶與羌古字通。是其證。若嗟則歎聲，非發聲也。五臣本作嗟，訓爲歎聲，失之矣。吳都

賦：嗟難得而覩縷。劉逵注小雅曰：嗟，楚人發語端也。兩嗟字亦嗟字之譌。旣云楚人發語端，其爲嗟字明

矣。古文苑：王延壽王孫賦：羌難得而覩縷。本書王融曲水詩序：羌難得而稱計。章樵：李善注引吳都賦，竝

作羌。雪賦：嗟難得而備知。義本吳都，亦是嗟之譌也。思元賦：嗟孰可爲言已。嗟亦嗟之譌。後漢書張衡傳

作羌，是其證也。蜀都賦：嗟見偉於疇昔。其字正作嗟。張伯顏本如此，他本則譌作嗟矣。蔡邕瞽師賦：嗟求煩以愁悲。字亦

作嗟。

交綺豁以疏寮

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李善曰：交結綺文，豁然穿以爲寮也。蒼頡篇曰：寮，小窗也。念孫案：交綺豁以疏窗，殊爲不詞。今案：交綺，卽窗也。廣雅曰：豁，寮空也。一切經音義一引蒼頡篇曰：寮，小空也。說文曰：疏

通也。豁以疏寮。皆空虛之貌。既言豁而又言疏寮者。文重詞複。以申明其意。若大人賦言麗以林離。叢以龍茸。侈以陸離矣。

若驚鶴之羣鷖

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鷖。念孫案。若驚鶴之羣鷖。文不成義。鷖字與伎氏綺豸纏爲韻。蓋罷字之譌。章法吳語曰罷歸也。廣雅同。言若驚鶴之羣歸也。

莫我能形

東京賦。飛閣神行。莫我能形。薛綜曰。人不見行往。故曰神形。謂天子之形容。言我無能說其形狀也。念孫案。薛說甚迂。廣雅曰。形見也。言行於飛閣之中。莫我能見也。史記秦始皇紀正義引應劭曰。於馳道外築牆。天子於中行。外人不見。

感懋力以耘耔

兆民勸於疆場。感懋力以耘耔。念孫案。感字與下五字義不相屬。蓋咸字之誤。咸皆也。言皆勉力也。

時乘六龍

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鍾。李善曰。周易曰。時乘六龍。此謂各隨其時而乘之。念孫案。如李注。則正文本作乘時龍。故先引周易時乘六龍。而卽繼之曰。此謂各隨其時而乘之。言此與周易異義也。

各隨其時。謂若春乘蒼龍。夏乘赤騶之屬是也。東都賦亦云。登玉輅。乘時龍。此作時乘六龍者。因注引周易而誤。撫玉輅以下四句。句各三字。此句獨多一字。與上下不協。

盈溢天區

聲教布濩。盈溢天區。薛綜曰。天區謂四方上下也。引之曰。據薛注。則天區當爲六區。思元賦。上下無常窮六區。李善亦云。六區。上下四方也。天六二字。篆隸皆相似。故六譌作天。

西朝顛覆而莫持

臣濟參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顛覆而莫持。薛綜曰。謂王莽之兵。猶擊柝守函谷關。而三輔兵已自入長安宮。朝廷顛隕。無復扶持也。念孫案。薛說非也。西朝顛覆。謂王莽篡漢耳。言臣陵其君。國本墮壞。故王莽得爲篡逆。函谷雖擊柝於東。西京已顛覆而莫持。明患不在外而在內也。若以三輔兵誅王莽爲西朝顛覆。則與上文臣濟侈以陵君二句。義不相屬。且平子不當稱亡新爲西朝也。

亂北渚兮揭南涯

南都賦。爾乃撫輕舟兮浮輕池。亂北渚兮揭南涯。李善曰。爾雅曰。正絕流曰亂。說文曰。揭。高舉也。呂向曰。揭猶指也。念孫案。李解揭爲高舉。與南涯二字。義不相屬。呂解揭爲指。古無此訓。皆非也。今案揭讀爲惕。廣韻。惕揭並去例切。惕息也。言自北渚絕流而渡。息乎南涯也。小雅菀柳篇。不尙惕焉。毛傳曰。惕息也。召聲相同。故字相通。

南甘棠篇作憩字又作偈。甘泉賦度三巒兮偈棠黎。章昭曰句法正與此同。

酌清酤

蜀都賦酌清酤割芳鮮。五臣本清酤作醪酤。念孫案醪酤與芳鮮相對爲文則作醪者是也。今作清酤者後人以李注引詩既載清酤而改之耳。不知李注自解酤字非兼解清酤二字其醪字已見南都賦故不重注也。北堂書鈔酒食部八引此正作酌醪酤。

齷齪而筭

吳都賦齷齪而筭。顧亦曲士之所歎也。旁魄而論都抑非大人之壯觀也。念孫案齷齪而筭下當有地字。齷齪而筭地。旁魄而論都相對爲文。劉逵注云言筭量蜀地亦是曲僻之士則筭下原有地字明矣。

英雄之所躔

翫其磧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弊邑而不覩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也。李善曰。方言曰躔。歷行也。呂延濟曰。不見上國。不知英雄之所行歷也。念孫案李呂以躔爲行歷非也。躔居也。英雄之所居。謂吳都也。吳都爲英雄之所居。猶玉淵爲驪龍之所蟠。故曰不窺玉淵。未知驪龍之所蟠。不覩上邦。未知英雄之所躔也。李注月賦引韋昭漢書注曰躔。處也。處亦居也。方言曰躔。尻也。尻居古字。東齊海岱之間曰塵。魏風伐檀傳曰。一夫之居曰塵。孟康注漢書王莽傳曰纏。居也。塵躔纏字異而義同。

雜插幽屏 宋玉於是陋其結綠

賴丹明璣金華銀樸紫貝流黃縹碧素玉隱賑鹹饜雜插幽屏精耀潛頰李善曰潛頰謂潛深而有光頰皆誤作頰五臣本作頰李周翰曰雖在幽僻之處常顯然有異光今據改蒼陟山谷碕岸爲之不枯林木爲之潤黷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宋玉於是陋其結綠李善曰幽屏謂生處也李周翰曰雜插幽屏謂雜生隱僻之處屏僻也念孫案幽屏當爲幽屋字之誤也幽屋謂山也言衆寶隱賑鹹饜雜插於山中也幽屋猶言幽室謝靈運登永嘉綠嶂山詩云懷遲上幽室是也屋與樸玉谷黷綠爲韻若作屏則失其韻矣宋玉當爲宋王劉逵注引史記宋有結綠是結綠爲宋之寶故曰宋王於是陋其結綠宋王與隋侯相對爲文無取於宋玉也

悠悠旃旌

悠悠旃旌者相與聊浪乎昧莫之垆念孫案悠悠旃旌者當作悠悠旃旌者詩曰悠悠旃旌又曰彼旃旒斯胡不旃旌是也今本旃旌作旃旌卽因詩悠悠旃旌而誤悠悠旃旌皆旌旗之貌故云悠悠旃旌者相與聊浪乎昧莫之垆上文云趨譚翊獮若離若合者相與騰躍乎莽置之野文義正與此同若云悠悠旃旌者則者字之義不可通李善及五臣皆不釋旃旌二字蓋所見本已誤爲旃旌矣

與夫唱和之隆響 有殷坻積於前

若此者與夫唱和之隆響動鍾鼓之鏗耿有殷坻積於前曲度難勝念孫案與夫唱和之隆響二句句法

參差而文義不協。與夫二字，乃一舉字之誤舉，亦動也。舉唱和之隆響，動鍾鼓之鏗聒。句法正相對，有殷坻積於前，於前二字，後人所加也。有殷坻積，言其聲殷然若坻積也。漢書揚雄傳：響若坻積。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堆傍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積。見文選解嘲注。積與積同。句法與詩有瀾濟盈，有鷺雉鳴相似。若云有殷坻積於前，不成句法。且有殷坻積，曲度難勝，皆以四字爲句。若上句多二字，則句法參差矣。後人以李周翰注云：其聲若山積於前，故加於前二字，不知李注自加於前二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所有也。不審文義，而據注妄增，其失甚矣。

若吾子之所傳

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念孫案：吾者，東吳王孫自謂也。吾下子字，後人妄加之耳。呂向注云：如我所傳，則吾下原無子字明矣。

冒六英五莖

魏都賦：冠韶夏，冒六英五莖。念孫案：冒六英五莖，句法甚累。且英莖與韶夏相對爲文，若加六五二字，則與上句不協。後人以李善注引樂動聲儀：帝馨樂曰六英，帝顓頊樂曰五莖，因加六五二字，不知李注自解英莖二字，非並解六五二字也。

判殊隱而一致

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念孫案：此本作判隱顯而一致，言易與春秋雖有隱顯之分，而其致一也。

張載注云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李善云言大易春秋隱顯殊而合德。若一。皆其明證矣。後人以張李二注內皆有殊字。遂加入殊字。而刪去顯字。不知注內殊字。是解正文判字。而正文內本有顯字。故二注皆言隱顯也。若云判殊隱而一致。則文不成義矣。

亡國肅乎臨淵

甘泉賦。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肅乎臨淵。服虔曰。桀作璇室。紂作傾宮。以此微諫也。應劭曰。登高遠望。當以亡國爲戒。若臨深淵也。念孫案。正文內亡國二字。後人所加也。應云以亡國爲戒者。承上璇室傾宮言之。以申明肅乎臨淵之意。後人不審。輒於正文內增入亡國二字。亡國肅乎臨淵。斯爲不詞矣。五臣本及漢書揚雄傳。皆無此二字。

友仁義與之爲朋

羽獵賦。建道德以爲師。句友仁義與之爲朋。念孫案。友仁義與之爲朋。殊爲不詞。蓋後人不解與字之義。因於與下加之字耳。今案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句法正相對。友親也。見廣雅與猶以也。言親仁義以爲朋也。漢書揚雄傳。作友仁義與爲朋。是其明證矣。召南江有汜篇曰。不我以。又曰。不我與。鄭箋曰。以猶與也。以可訓爲與。與亦可訓爲以。繫辭傳曰。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言可以酬酢。可以祐神也。論語陽貨篇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言不可以事君也。中庸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

矣。言可以入德也。史記袁盎傳曰：妾主豈可與同坐哉。言不可以同坐也。以與聲相近。故二字可以互用。管子形勢篇曰：讒巨者可以遠舉。今本巨譌作臣。辯見管子。顧憂者可與致道。呂氏春秋樂成篇曰：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史記貨殖傳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以與二字互用。正與此同也。以與聲相近。故又可以通用。鄉射禮：各以其耦進。今文以爲與。越語：節事者與地。史記越世家：與作以。論語：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匡謬正俗引此與作以。史記：妾主豈可與同坐哉。漢書與作以。

忿戎王之淫狡

北征賦：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李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猾也。念孫案：李說非也。狡，讀爲姣。姣，亦淫也。襄九年左傳：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杜注曰：姣，淫之別名。作狡者，借字耳。

才難

西征賦：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今李善本如此。六臣本作名才難。不其然乎。五臣作名難。不其然乎。呂延濟曰：音鳳之流。其死之日。曾不得與蕭曹等十餘公之僕隸齒。列名器之難。其如此矣。念孫案：作名難者是也。音鳳恭顯生前赫奕而死。後無名。是富貴易得而名難得。故曰名難。不其然乎。此用論語句法。故李善引才難。不其然乎爲證。其實論語言才難。此言名難。句法雖同。而意不同也。六臣本作名才難者。後人以李善引論語才難。故旁記才

字而傳寫者遂誤合之也。今李善本作才難者。又後人以名才難三字。文不成義。而刪去一字也。乃不刪才字而刪名字。斯爲謬矣。

昭列顯於奎之分野

魯靈光殿賦。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念孫案。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句法甚累。旣言昭而又言顯。亦爲重沓。蓋正文本作昭列於奎之分野。後人以李善注云。其光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因於正文內加顯字。不知注內顯字。乃承上昭列而申言之。非正文所有也。不審文義。而據注妄增。各本相沿不改。其亦弗思之甚矣。

參旗九旒

景福殿賦。參旗九旒。從風飄揚。李善曰。周禮曰。熊旗六旒以象伐。毛萇詩傳曰。參。伐也。然伐一星。以旗象參。故曰參旗。周禮曰。龍旂九旒。今云參旗九旒。蓋一指旗名。一言旒數。可以相明也。李周翰曰。參。三也。旗上畫日月星九旒。九旗也。念孫案。二李之說皆非也。參旗九旒。皆星名。言旌旗之旒。從風飄揚。象天之有參旗九旒也。參旗一名天旗。九旒。或作九游。史記天官書曰。參爲白虎。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晉書天文志曰。參旗。一曰天旗。開元占經。石氏外官占引石氏曰。參旗九星。在參西。又甘氏外官占引甘氏曰。九游九星。在玉井西南。

決陂潢而相浚

海賦於是乎禹也。乃鑿臨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浚。啓龍門之峯嶺。墾陵巒而斬鑿。李善曰。說文曰。浚。灌也。念孫案。浚爲潺浚。字義與灌不相近。浚當爲泆。泆古沃字。沃灌也。言決陂潢之水而相灌也。故李注引說文泆灌也。以釋之。隸書天字或作反。故泆字或作浚。形與浚相似。因誤爲浚。五臣本作浚。浚又浚之誤也。泆與鑿爲韻。猶詩唐風從子于沃。與白石鑿鑿爲韻。若作浚作浚。則失其韻矣。

淙大壑與沃焦

江賦出信陽而長邁。淙大壑與沃焦。李善曰。說文曰。淙。水聲也。念孫案。李訓淙爲水聲。則與下五字義不相屬。今案淙者。灌也。言江水東流入海。灌大壑與沃焦也。李引元中記曰。東海之沃焦。水灌之而不已。卽其證也。廣雅曰。澆。沃淙。曹憲音士降反。灌。漬也。是淙與灌同義。

鯪鯢躡躡於垠隤

鯪鯢躡躡於垠隤。今李善本如此李善曰。埤蒼曰。躡。躡也。求悲切。聲類曰。偏舉一足曰躡。躡也。渠俱切。舊本躡今據李善音及史記張儀傳索隱改。念孫案。如李注。則躡躡本作躡躡。謂二魚跳躍於水厓也。楚辭天問。鯪魚何所。王注曰。南曰鯪。是鯪鯢皆魚之有足者。故云躡躡於垠隤。史記張儀傳。虎賁之士。跬躡科頭。集解曰。跬。躡。跳躍也。索隱引韻集云。偏舉一足曰躡。躡。義與聲類同。又案呂向注曰。躡。躡。行貌。然則今李善本作躡躡者。後

人據五臣本改之耳

憺悽憺悽

風賦故其風中人狀直憺悽憺悽清涼增欵引之曰憺悽憺悽當為憺悽憺悽景者誤倒耳憺悽清涼皆謂風之寒也李善注曰憺悽貌憺悽增欵皆感寒之貌也二句相對為文且悽欵為韻古音俱在脂部若悽字則在質部質與脂古韻不同部悽字古通作栗詩三百篇栗字皆與質部之字為韻無與脂部若悽欵為韻矣高唐賦令人憺悽憺悽脅息增欵悽悽聲相近憺悽憺悽猶憺悽憺悽也彼賦亦以悽欵為韻楚辭九辯憺悽增欵兮薄寒之中人愴悽悽兮去故而就新悽與欵為韻愴悽與悽悽為韻又其一證矣

何今日之兩絕

鸚鵡賦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念孫案王粲贈蔡子篤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李善注引此賦曰何今日之雨絕又引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絕于天江淹雜體詩雨絕無還雲李注亦引此賦據此則李善本本作雨絕明矣呂向注曰何今日兩相隔絕各在一方然則今本作兩絕者後人據五臣本改之耳

竦余身而順止兮

思元賦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舊注曰竦立也止禮也念孫案竦敬也言敬余身而循禮也說

文曰竦敬也。字或作聳。周語曰：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身聳，即此所謂竦余身也。楚語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韋注曰：聳，敬也。

遊塵外而警天兮

遇九皋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而警天兮，據冥翳而哀鳴。舊注曰：警，裁見也。後漢書張衡傳注曰：警，視也。念孫案：此皆以警為警見之警，非也。警，讀為擊。擊，擊也。九千里之擊，拂也。拂，如鳴鳩拂其羽。秋季春紀曰：拂擊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言鶴遊塵外而上拂天也。說文曰：擊，擊也。字或作撇。漢書揚雄傳：甘泉賦：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蠖而撇天。此云遊塵外而警天。下文云：浮蔑，蒙而上征，語意與甘泉賦略同。顏師古曰：撇，猶拂也。李善引張揖三蒼注同。作警者，借字耳。亦通作蔽。史記刺客傳：跪而蔽席。索隱曰：蔽，音匹結反。蔽，猶拂也。燕策作跪而拂席。

漱飛泉之瀝液

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李善曰：說文曰：漱，蕩口也。所又切。引之曰：李以漱為蕩口，非也。此漱字當讀為敕。說文：敕，吮也。玉篇：所角切。字或作嗽。一切經音義二引三蒼曰：嗽，吮也。又引通俗文曰：含吸曰嗽。所角反。釋名曰：嗽，促也。用口急促也。漢書佞幸傳：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上嗽吮之。顏師古曰：嗽，音山角反。後漢書方術傳：嗽舌下泉咽之。李賢曰：嗽，音朔。論衡：驗符篇曰：建初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冷道五縣，民嗽吮之，甘如飴蜜。張載注魏都賦：引司馬相如梨賦曰：刷嗽其漿。其或作漱者，假借字耳。

楚辭九章曰。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游云。吸飛泉之微液。猶此云。漱飛泉之瀝液也。遠遊曰。冷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食朝霞。後漢書列女傳注引論語撰考識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劉伶酒德頌曰。銜杯漱醪。陸機文賦曰。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以上諸漱字。皆音所角反。說者多讀爲盥。漱之漱。音所又反。非也。今俗語猶謂含吸曰嗽。音如煩數之數。

鸚鳥舉而魚躍兮

鸚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舊注曰。廣雅曰。鸚。飛也。張衡傳注同。念孫案。飛鳥舉而魚躍。甚爲不詞。且訓鸚爲飛。則旣與魚躍不協。又與鳥舉相複矣。今案。鸚者。疾也。猶言倏鳥舉而魚躍也。方言。僂。疾也。郭璞曰。謂輕疾也。僂與鸚通。荀子不苟篇。小人喜則輕而鸚。韓詩外傳。鸚作快快。亦疾也。說文。趨。疾也。義亦與鸚同。

偉關雎之戒女

泗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舊注引關雎首章四句。又曰。偉。異也。張衡傳注曰。偉。美也。念孫案。李賢訓。偉爲美。是也。戒女二字。諸家說之未明。今案。漢書杜周傳。杜欽說大將軍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薛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書明帝

紀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晏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如魯韓詩說。則關雎所以申女戒。故曰偉關雎之戒女。杜周傳贊云。欽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庶幾乎關雎之見微。義與此同也。

怨高陽之相寓兮

怨高陽之相寓兮。備顯頊而宅幽。舊注曰。寓。居也。念孫案。寓訓為寄。不訓為居。寓當作寓。字之誤也。說文寓。籀文字。字賦。威振八寓。漢史。晨祠孔廟。奏銘。周孔舊寓。蕩陰令張遷碑。開定讖寓。字並與字同。大雅。絲傳。桑柔傳。魯頌。闕宮箋。及周語注。竝云。字居也。此言相寓。謂相其所居之地。故舊注訓寓為居。而李善李賢皆不為寓字作音。蓋所見本已譌為寓矣。

姑純懿之所廬

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舊注曰。懿。美也。廬。居也。李善曰。杜預曰。姑且也。張衡傳注同。念孫案。二李訓姑為且。非也。且。純懿之所廬。則為不詞矣。今案。姑者。息也。言自安於和靜。而息乎大美之所居也。廣雅曰。懿。息也。曹憲音姑。古無懿字。借姑為之。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亦息也。爾雅曰。苦息也。苦讀為監。聲與姑近而義同。說見經義述聞 王事靡盬下

後委衡乎元冥

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衡乎元冥。今李善本如此。舊注曰：委屬也。水衡官名也。見漢書百官表。六臣本作後委水衡乎元

冥。五臣作委水衡乎元冥。張衡傳與五臣同。念孫案五臣本及張衡傳是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水正曰

元冥。故曰委水衡乎元冥。言以水衡之職屬之元冥也。舊注云：水衡官名。則正文內原有水字明矣。六臣

本作後委水衡乎元冥者。後人以上句有前字。故加後字以對之。後委水衡乎元冥。斯爲不詞矣。今李善

本作後委衡乎元冥者。又校書者嫌其不詞。而刪去一字也。乃不刪後字。而刪水字。其謬益甚矣。

陪京沂伊

閑居賦。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浹。陪京沂伊。而郊後市。李善曰：南都賦曰：陪京之南。薛綜東京賦注曰：沂

向也。念孫案南都賦陪京之南。本取陪輔之義。此言陪京沂伊。而郊後市。則陪字當讀爲倍。倍陪古字通。禹貢至于陪

尾。漢書地理志作倍尾。左傳僖三十年。焉用亡。鄭以陪鄰定四年。分之土田陪敦。釋文並作倍。倍。卽今向背字也。言家在洛水之浹。背京向伊。前郊後市

也。漢書張良傳云：背河鄉雒。東京賦云：沂洛背河。義並與此同也。晉書潘岳傳：正作背京沂伊。

芳酷烈之闍闈

長門賦：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闍闈。李善曰：闍闈香氣盛也。闍魚斤切。引之曰：上文之心音宮。臨風

淫陰音稽。下文之吟。南中宮崇窮音。皆以東侵鹽三部之字爲韻。此古人合韻之常例也。闍爲諄部之字。

古無以東侵鹽諄四部合用者。殆誤字也。闍闈當爲闍闈。與飴同。廣雅曰：飴香也。又曰：飴香也。曹憲

音烏含反。凡字之從奄聲音聲者多通用。闇之爲醜猶暗之爲噉也。高唐賦越香掩掩亦與醜同。

委參差以棟梁

施瑰木之構榼兮。委參差以棟梁。李善曰。言以瑰奇之木爲構榼。委積參差以承虛梁。方言曰。康。虛也。康與棟同。音康。念孫案。如李說。則棟梁之上必加承字。而其義始明。且以梁爲屋梁。則與上文飾文杏以爲梁相複矣。今案參差。雙聲也。棟梁。疊韻也。棟梁者。中空之貌。言衆構榼羅列參差而中空也。方言。康。空也。郭璞曰。康。寔。空貌。說文曰。康。屋康寔也。寔。康也。康寔與棟梁同。說文繫傳寔力置反。正與梁同音。蓋說文舊音也。玉篇音耶。耶與梁古今聲有侈拿耳。

遂積思而就牀 露歎積息

無面目之可顯兮。遂積思而就牀。李善曰。廣雅曰。積。壞也。言壞其思慮而就牀。引之曰。李說非也。思當爲息。字之誤也。馬融長笛賦曰。露歎積息。露歎聲也。下文露叩鍜之峩峩兮。露亦謂叩鍜聲也。積猶噴也。太息之聲也。李善曰。歎聲若雷。息聲若積。引爾雅焚輪謂之積。皆失之。陸機弔魏武帝文曰。循膚體而積歎。陸雲登遐頌曰。絕音積息。積之言噴也。噴然太息而就牀也。傳毅舞賦。噴息激昂。李善曰。韓詩外傳曰。魯哀公噴然太息。說文曰。噴。太息也。噴與喟同。以上李善注。易林師之咸曰。絕無以北。惘然噴思。思亦息之誤。噬嗑之復曰。絕無以北。惘然憤息。憤又噴之誤也。

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

文賦。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今李善本如此。念孫案。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李善本有亦而無故。五臣本有故而無亦。今李善本兼有之者。後人據五臣本旁記故字。而傳寫者因誤合之也。六臣本作亦非華說之所能精。又云亦。五臣作故。劉良曰。文章之妙。故非此輩所能精察而言。是其明證矣。

故聞其悲聲

洞簫賦。故聞其悲聲。今李善本如此。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投淚。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各本衍字皆譌作

切。其爲衍字明矣。憚漫爲疊韻。衍凱爲雙聲。藝文類聚引此亦作衍。今改正。阿那腰膝者已。念孫案。李善本。故聞其悲聲。本作故爲悲聲。五臣

本作故。其爲悲聲。見六臣本注。今作故。聞其悲聲者。後人以意改之也。不知爲悲聲。奏歡娛。皆指吹簫者言之。

下文愴然累歎云云。方指聽簫者言之。若云聞其悲聲。則已指聽簫者言之。與下文其奏歡娛句不類。自

亂其例矣。藝文類聚樂部引此。正作故。其爲悲聲。

瞪瞢忘食

是以蟋蟀斥蠖。蛟行喘息。螻蟻蝮蛇。蠅蠅翊翊。遷延徙迤。魚瞰雞睨。壘喙蜎轉。瞪瞢忘食。况感陰陽之飶。而化風俗之倫哉。念孫案。瞪瞢忘食。食當爲飧。字之誤也。息翊爲韻。迤睨爲韻。飧倫爲韻。藝文類聚引此已作食。則此字之誤久矣。

狀若捷武 毅武孔猛

狀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兮。又似流波泡淩泛漭趨巖道兮。念孫案狀若捷武武者士也。言狀如趨捷之士超騰踰曳也。淮南覽冥篇勇武一人為三軍雄。高注曰武士也。江淮間謂士曰武。齊俗篇顏闔為天下顯武。修務篇勇武攘捲一擣。高注竝曰楚人謂士為武。漢書伍被傳。即使辯士隨而說之。史記淮南厲王傳。士作武。捷武為流波。相對為文。是武為士也。而李善云捷武言捷巧。加李注則狀若捷武之下必蓋謂士為武。唐人已知有此訓矣。七發云毅武孔猛袒裼身薄毅武亦謂果毅之士也。

噫可以進乎

舞賦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李善曰孔氏尚書傳曰噫恨辭也。李周翰曰噫歎聲嘆其美。可進為羣臣之樂。念孫案二李斷噫字為句。非也。噫可以進乎。五字作一句讀。噫讀為抑。語詞也。言楚舞之妙如此。抑者可進之以樂羣臣乎。抑者猶言意者說見下。抑字或作意。論語學而篇與之子非攻篇曰意將以為利天乎。莊子駢拇篇曰意仁義其非人情乎。意並與抑同。或音意亦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曰黃帝顯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秦策曰誠病乎。意亦思乎。意亦與抑亦同。或音意者。晏子春秋雜篇曰意者非臣之罪乎。墨子節葬篇曰意者可邪。又作億。震六二及文王世子注見下。史記漢書敘傳曰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抑者與意者同。又作億。吳王濞傳億亦可乎。億亦與抑亦同。魏都賦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贏之所曾聆。億若與抑若同。下文云抑若春。又作噫。小雅十月篇抑此。還發響而驚。鵲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即其證也。李周翰訓億為遠。非是。又作噫。文王世子注億可以為之也。皇父鄭箋曰抑之言噫。震六二億喪貝。王弼曰億辭也。釋文曰億本又作噫。文王世子注億可以為之也。正義曰億是發語之聲。釋文曰億本又作噫。繫辭傳曰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噫亦與抑亦同。釋文正義斷噫字為

句訓爲歎聲非是。莊子外物篇曰：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新序雜事篇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拒乎。遂糜鹿而搏豹虎乎。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韓詩外傳法言五百篇曰：噫者吾於觀庸邪。意億噫竝與抑同。說者多以噫爲歎聲失之矣。

惟鐘籠之奇生兮

長笛賦：惟鐘籠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呂向曰：奇生謂生奇質也。念孫案：如呂說則奇下須加質字。而其義始明。今案奇讀爲寄託也。言託生於山崖也。故下文卽云託九成之孤岑。洞簫賦曰：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邱墟。意與此同。楚辭七諫曰：便娟之修竹兮。寄生乎江潭。尤其明證也。

膺隋陲腹陘阻

膺隋陲腹陘阻。李善曰：言以膺服於隋陲而腹突於陘阻也。淮南子曰：岸隋者必陲。許慎曰：隋峻也。字林曰：陲小崩也。爾雅曰：山絕陘。郭璞曰：連山中斷也。念孫案：李說陲陘二字皆失其義。廣雅曰：陲險也。考工記於馬終古登陲也。鄭注曰：陲阪也。義亦相近。上林賦曰：巖陲。巖錡。擢髮。巖錡。是陲爲險貌也。廣雅又曰：陘阪也。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間介然。趙注曰：山徑山之領。法言吾子篇曰：山崕之蹊不可勝由矣。徑崕竝與陘同。是陘爲阪也。此言山阪險峻。伐竹者匍匐而上。故曰膺隋陲腹陘阻。陲非崩陲之陲。陘亦非連山中斷之陘也。

中息更裝

薰滯抗絕中息更裝李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謂更裝而奏之李周翰曰此吹笛聲也而云更裝者謂中道息聲更調理而吹之亦如人之將裝結而出也念孫案二李說更裝二字皆不得其解而為之辭今案裝讀為壯壯盛也言笛聲中息而復盛也壯字古讀若莊故與裝通楚辭遠遊精醇粹而始壯與莊子在宥篇物將自壯與藏為韻晉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舊音曰壯音莊檀弓衛有太史曰柳莊漢書古今人表作柳壯莊子天下篇不可與莊語釋文曰莊一本作壯鄒風君子偕老箋顏色之莊釋文曰莊本又作壯此下二句奄忽滅沒曄然復揚奄忽滅沒所謂中息也曄然復揚所謂更壯也

九挺彫琢

九挺彫琢刻鏤鑽笮李善曰韓詩曰松柏丸九薛君曰取松與柏然則丸取也漢書音義如淳曰挺擊也舒連切今李善本此下有一作挺老子曰挺埴以為器云云凡四十九字念孫案李說非也丸之言和也和土以為器也和丸聲相近故凡字之讀若丸者或讀若和其讀若和者亦然禹貢和夷底績水經植水其和皆其例也淮南俶真篇曰挺捫萬物揣丸變化義與此丸字相近挺亦和也老子挺埴以為器河上公曰挺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為飲食之器大元元文與陰陽挺其化蕭該漢書叙傳音義引宋忠注曰挺和也淮南精神篇譬猶陶人之尅挺埴也蕭該引許慎注曰挺揉也齊策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高誘曰挺治也義與和並相近丸挺二字承上文曩辛為埴而言鄭注周官小師曰埴燒土為之

心慷慨以忘歸

琴賦羨斯嶽之宏敞。心慷慨以忘歸。李善曰。爾雅曰。愷。樂也。史記曰。穆天子見西王母。樂之忘歸。念孫案如李注。則正文本作心康愷以忘歸。今作慷慨者。後人據五臣本改之也。爾雅曰。愷。康也。說文曰。愷。康也。則李注引爾雅本作康。今作慷慨者。又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也。神女賦曰。心凱康以樂歡。凱與愷同。此言山形宏敞。令人樂而忘歸。故李注又引史記樂之忘歸爲證。若改康愷爲慷慨。則與上下文都不相屬矣。五臣本作慷慨。訓爲歎聲。皆非是。

狀若詭赴

或閒聲錯糅。狀若詭赴。李善曰。言其狀若詭詐而相赴也。呂延濟曰。詭。疾也。言閒聲緒雜。狀如疾而相赴。念孫案。詭詐相赴。於義未安。訓詭爲疾。尤未之前聞。今案。詭者異也。高誘注淮南說林篇曰。詭不同也。薛綜注西京賦曰。詭異也。赴。趨也。言閒聲錯出。若與正聲異趨也。下文曰。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是其明證矣。

若浮海而望碣石

高唐賦。崒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念孫案。石字後人所加。碣與上文之會。下文之磔厲濇霈邁。喙竄。李善注引字林。竄。七外切。摯爲韻。後漢書竇憲傳。封神邱兮。建隆碣。與裔外界。世爲韻。國並與此同。若加石字於下。則失其韻矣。史記天官書。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正義曰。勃海碣石在西北。是碣石亦可謂之碣。不必加石字也。李善注曰。言水怒浪如海邊之望碣石。引尙書孔注。碣石海畔山也。

而不單舉碣字作解。云碣。碣石山也。則所見本已衍石字。

窳窳窳冥

俯視嵒嶭。窳窳窳冥。李善曰。窳窳。空深貌。窳。苦交切。念孫案。窳字從穴圭聲。不得有苦交之音。蓋其字本

作窳。從穴羔聲。故李音苦交切。窳窳。疊韻字也。集韻。窳。邱交切。邱交與苦交同音。窳窳。空寂。是其明證矣。燒瓦窳謂之窳。

音餘昭反。亦取空中之義。長笛賦。庠窳巧老。港洞坑谷。李注曰。庠窳巧老。深空之貌。庠。苦交切。窳。郎交切。庠窳。與窳窳

同。窳窳二字。草書相似。故窳字譌而為窳。墨子備突篇。置窳竈。後漢書袁紹傳。注引此譌作窳。是其證也。

考玉篇廣韻。窳字皆無苦交之音。集韻爻部內收窳字。音邱交切。是矣。乃又收窳字。音於交切。云窳窳深

遠貌。則已為誤本文選所惑。

當年遨遊

王雎鷓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壑雞高巢。其鳴喈喈。當年遨遊。李善曰。一本云。子當千年。萬世遨遊。未詳。

引之曰。年當為羊。草書之誤也。當羊。即尙羊。尙讀如常。古字假借耳。楚辭惜誓。託回颿乎尙羊。王注曰。尙羊。遊

戲也。正與遨遊同義。或作常羊。或作徜徉。竝字異而義同。其一本作子當千年。萬世遨遊。詞理甚為紕繆。

且賦文兩句一韻。多一句。則儻互不齊。蓋後人妄改之也。

九竅通鬱精神察滯

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李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人九竅五藏惡之精氣鬱案呂氏春秋鬱篇云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病之留惡

之生也精氣鬱也此所引有脫文高誘曰鬱滯不通也念孫案九竅通鬱精神察察下本無滯字此與

延年益壽千萬歲皆以七字爲句今本作精神察滯者後人以察字與上下文韻不相協又見注內有鬱

滯不通之語因加入滯字以協韻耳不知李注自解鬱字非解滯字又不知察字古讀若際繫辭傳萬民

韻越語先無陽察與蔽藝爲韻淮南原道正與旒蓋逝會害逮歲爲韻也精神察者爾雅曰察清也鄭注

禮器曰察明也若云精神察滯則不詞之甚矣五臣本無滯字

志未可乎得原

神女賦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李善曰原本也念孫案原者度也言其志未可忖度也廣雅曰

諛度也諛與原古字通韓子主道篇曰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列女傳頌義小序曰原度天道禍福所

移皆其證也下二句云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正申明志不可原之意

於赫君子

韋孟諷諫詩興國救顛執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者於赫君子庶顯於後李善曰

歎美昔之君子能庶幾自悔故光顯於後念孫案如此注則李善本本作於昔君子漢書韋賢傳亦作昔

顏師古曰言昔之君子庶幾於昔君子謂秦繆也追思黃髮歲月其徂皆約舉秦誓文也李周翰注曰於

赫美也。言何不美君子之道。庶光明於後代。據此則五臣本已作於赫君子。今李善本亦作赫。則後人據五臣改之耳。管字俗書作昔。赫字俗書作赤。二形相近。故管譌為赫。於赫美也。古亦無此訓。

未若託蓬萊

郭璞遊仙詩。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念孫案。蓬萊本作蓬藜。後人以此是遊仙詩。故改蓬藜為蓬萊也。不知此章但言仕不如隱。未及神仙之事。朱門何足榮。承上京華遊俠窟而言。未若託蓬藜。承上山林隱遯棲而言。蓬藜。隱者所居。鹽鐵論毀學篇云。包邱子飯麻蓬藜。脩道白屋之下。是也。漢書司馬遷傳注云。草而形相似。故書傳多并稱之。月令曰。藜蓬蓬蒿並興。昭十六年左傳曰。斬之蓬蒿藜藿。管子小匡篇曰。蓬蒿藜藿並興。下文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仍是此意。登雲梯。猶言致身青雲耳。李善云。仙人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非是。此章藜字與棲莢梯妻。羝齊為韻。於古音屬脂部。第六章高浪駕蓬萊。與災臺杯頤。垓孩才為韻。於古音屬之部。二部不相通用。此非精於周秦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李善注引封禪書。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則所見本已作蓬萊矣。

結綬生纏牽

左思招隱詩。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李善曰。說文曰。纏。繞也。念孫案。纏當為纆。坎上六。係用徽纆。馬融曰。徽。纆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纆。韓策。段干越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

牽長故纏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張華勵志詩。纏牽之長。實累千里。顏延之應詔觀北湖田收詩。取累非纏牽。李注竝引韓策爲證。此纏牽卽纏牽之誤。而李讀爲纏繞之纏。蓋偶未檢也。張華蒼何劭詩云。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纓綬爲徽纏。文憲焉可踰。與此結綬生纏牽同意。

反稅事巖耕

顏延之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詩。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巖耕。李善曰。說文曰。稅。租也。李周翰曰。言已素餐疲倦於廊廟之列。今欲反輸國稅。事耕巖石之下。念孫案。二李以稅爲租稅。非也。稅。讀如稅駕之稅。爾雅曰。稅。舍也。言反舍於家而事巖耕也。

誰肯相爲言

古辭飲馬長城窟。行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李善曰。人入門咸各自媚。誰肯爲言乎。皆不能爲言也。李周翰曰。誰肯相爲訪問而言者。念孫案。二李皆未解言字之意。言卽問也。謂誰肯相爲問也。爾雅曰。訊。言也。郭璞曰。相問訊。廣雅曰。言。問也。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鄭注曰。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家。注曰。言。謂有故所問也。曾子問。召公言於周公。正義曰。言。猶問也。哀公問。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史記倉公傳。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此皆古人謂問爲言之證。

長夜無荒

陸機短歌行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爲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有詠長夜無荒李善曰毛詩曰好樂無荒念孫案荒者虛也言無虛此長夜也爾雅濊虛也濊本或作荒釋文引郭璞音義如此大雅召閔正義引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大雅桑柔篇具贅卒荒召閔篇我居圉卒荒周語田疇荒蕪毛傳鄭箋章注竝云荒虛也此詩但言及時行樂與唐風好樂無荒異義

猶將銷鑠而挺解也

七發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李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挺猶動也念孫案李訓挺爲動則分挺與解爲二義矣今案鑠亦消也挺亦解也呂氏春秋仲夏紀挺衆囚益其食高注曰挺緩也鄭注月令曰挺猶寬也義與解亦相近字或作挺呂氏春秋勿躬篇百官慎職而莫敢愉挺今本挺譌作挺辯見上卷注曰愉解也挺緩也緩亦解也故序卦傳曰解者緩也後漢書臧宮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傳變傳賊得寬挺李賢注竝曰挺解也下文筋骨挺解義與此同

寂漻漻蓼

寂漻漻蓼蔓草芳苓李善曰言水清淨之處生蓼蓼二草也字書曰蓼藜草也毛萇詩傳曰蓼水草也念孫案李說非也寂漻漻蓼四字皆疊韻謂草貌也既言寂漻而又言蓼蓼者文重詞複以形容之若風賦之被麗披離子虛賦之罷池陂陀上林賦之巖硯嶮嵬僕池芘虺矣

乘牡駿之乘

駕飛輪之輿。乘牡駿之乘。念孫案。牡當為壯。爾雅曰。駿壯大也。又曰。樊。馵也。方言曰。樊大也。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之樊。或謂之壯。說文曰。壯大也。樊馵大也。馵壯馬也。楚辭九歎。同駕羸與乘馵兮。王注曰。乘馵駿馬也。魏都賦曰。冀馬填廐而馵駿。然則壯樊馵駿四字。名異而實同。壯駿即馵駿也。作牡者字之誤耳。

誠必不悔決絕以諾

誠必不悔。決絕以諾。李善曰。言忠誠為之。必不有悔。事之決絕。但以一諾不俟再三。念孫案。誠必不悔。以誠必二字連讀。非以必不悔三字連讀。誠必與決絕相對為文。管子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况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賈子道術篇曰。伏羲誠必謂之節。皆其證也。決絕以諾。以與已通。言或已或諾。俱決絕而無猶豫也。表記。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鄭注曰。已諾無決。李注皆誤。

簪扶桑

凌赤岸。簪扶桑。李善曰。說文曰。簪。埽竹也。念孫案。訓簪為埽竹。則與扶桑二字義不相屬。且與上句凌字不對矣。今案。簪者埽也。言濤勢之大。凌赤岸而埽扶桑也。簪字本作彗。後漢書光武紀注曰。彗埽也。聖主得賢臣。頌曰。忽若彗汜。畫塗。彗汜。猶言埽穢也。如淳曰。若以彗掃於汜。麗之處。非是。辯見漢書。東都賦曰。戈鋌彗雲。羽旄埽霓。義亦同也。

恭命則愈

讓中書令表。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哉。呂向曰。愈。勝也。念孫案。愈。卽愉字。爾雅曰。愉。樂也。樂與苦正相反。恭命則樂。承上富貴寵榮而言。違命則苦。承上刑罰貧賤而言。愉與愈。古字通。荀子正論篇。形至佚。心至愉。君子篇。愉作愈。

灌章邯

鄒陽上書吳王。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應劭曰。章邯爲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念孫案。灌章邯。本作水章邯。後人不解水字之義。又見應注云。以水灌其城。故改水爲灌。不知應注自解水字。非解灌字也。以水灌之。故曰水。魏策曰。決熒澤而水大梁是也。漢書鄒陽傳。正作水章邯。

得全者昌。失全者亡。

枚乘上書諫吳王。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念孫案。此本作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今作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者。後人依孟子句法。刪之也。離婁篇。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不知得全全昌。失全全亡。本出史記田完世家。曰。全

昌者。謂事君無失。則身名獲昌。故云全昌也。

故李善引之。以爲證。刪者謬矣。漢書枚乘傳。說苑正諫篇。竝作得全者全昌。失全

者全亡。

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

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念孫案。首句上字。次句極字。皆後人所加。極天命之壽。謂終其天年耳。非必上壽也。弊。盡也。極天命之壽。則盡無窮之樂矣。不必言極樂也。且極天命之壽。以下皆五字爲句。加入上極二字。則句法參差矣。枚乘傳及漢紀說苑。皆無上極二字。五臣本無極字。

手可擢而抓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今李善本如此。念孫案。手可擢而抓。抓本作拔。今作抓者。後人據李善注改之也。今案李注云。廣雅曰。搔。抓也。此自釋搔字之義。非釋抓字之義。下又云。字林曰。抓。壯交切。此是釋注內抓字之音。與正文無涉。後人不察。而改拔爲抓。謬矣。且拔與蘖絕爲韻。若改爲手可擢而抓。則非但文不成義。且失其韻矣。五臣本及枚乘傳說苑。竝作手可擢而拔。六臣本注云。拔。善作抓。則所見已是誤本。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

報任少卿書。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今李善本如此。念孫案。此本作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句故蘇林曰。而猶如也。言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六臣本注云。而用。善本作用。而是其證也。若如今本作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則而字不得訓爲如矣。又案張銑曰。而如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人所言。據此。則五臣本亦作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明

矣。今本用而作而用。則後人以意改之也。六臣本注引李善本作用而。而今本亦作而用。則又後人據已誤之五臣本改之也。漢書司馬遷傳亦作用而。足以互證矣。此篇原文多經後人增改。當以漢書參校。今略舉數條。不能具論也。

自守奇士

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念孫案。自守奇士。本作自奇士。言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然觀其爲人。自是奇士。奇士二字。統事親孝以下七事而言。若加一守字。則失其義矣。今本作自守奇士者。後人加守躬下。加自字。拘美里。具五刑。拘具下。並加於字。鄙沒世。鄙下加陋字。祇取辱。祇下加足字。皆此類也。張銑曰。自守奇節之士。則五臣本已有守字。司馬遷傳無守字。

倡優所畜

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念孫案。倡優所畜。本作倡優畜之。謂主上以倡優畜之也。若云倡優所畜。則義不可通矣。蓋後人欲與上下兩所字一例。故改畜之爲所畜。而不知其謬也。張銑曰。如倡以爲調戲者。則所見本已作所畜。司馬遷傳正作倡優畜之。

鄙陋沒世

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念孫案。鄙陋沒世。本作鄙沒世。鄙。恥也。楚辭九章。君子所鄙。王注曰。鄙。恥也。廣雅同。恥沒世。而文不著也。此句鄙字與上句恨字相對爲文。後人於鄙下加陋字。謬矣。呂向斷恨私心

有所不盡鄙陋爲句其謬益甚。司馬遷傳及藝文類聚引此俱無陋字。

適足取辱耳

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念孫案。適足取辱。本作祇取辱。小雅。我行其野。傳曰。祇。適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是也。李善本作適足取辱。五臣本作祇足取辱。皆後人所增改。司馬遷傳正作祇取辱。

諸儒博士

移書讓太常博士。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念孫案。諸儒博士。儒字後人所加。諸博士。卽諸儒。不當於博士之外。更言諸儒也。李善及呂延濟注。竝云。諸博士不肯與歆論議相對。則善及五臣本皆無儒字明矣。漢書劉歆傳亦無儒字。

以尙書爲不備

以尙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念孫案。以尙書爲不備。本無不字。蓋當時學者不信古文尙書。而以今文二十八篇爲已備。故曰。以尙書爲備。非謂其不備也。李善引薛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尙書唯有二十八篇。今文連大誓爲二十九篇。此云二十八篇者。除大誓計之也。蓋瓚晉初人。魏晉閒。僞古文尙書已十八篇。出以僞作之大誓爲增多。伏生之篇。而擯伏生之大誓而不數。故但云今文二十八篇。辯見經義。述聞伏生尙書。不知本有百篇。呂向曰。當時學者尙書唯有三十篇。當云二十九篇。今文顯命與康二十九篇說。不知本有百篇。呂向曰。當時學者尙書唯有三十篇。王之誥合爲一篇。故二十九。以爲備矣。據此。則李善及五臣本皆作以尙書爲備明矣。今本備上有不字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耳。劉

歆傳無不字。

乃湮洪塞源

難蜀父老。乃湮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念孫案。乃湮洪塞源。塞字後人所加。湮洪源者。湮塞也。謂塞洪水之源也。若改爲湮洪塞源。則不特塞與湮詞意相複。且湮洪二字。文不成義矣。後人改爲湮洪塞源者。欲其句法與下二句相對。而不知其義之不可通也。文選中往往有此。史記漢書司馬相如傳。俱無塞字。史記作乃堙鴻水。漢書作乃堙洪原。

躬腴胝無腋

躬腴胝無腋。膚不生毛。李善曰。孟康曰。腴。腴理也。韋昭曰。腋。其中小毛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胝。繭也。竹施切。念孫案。躬腴胝無腋。句法甚累。史記作躬胝無腋。集解曰。徐廣曰。胝音竹移反。一作腴。音湊。膚理也。索隱本作躬腴胝無腋云。張揖曰。腴。一作戚。戚。腴理也。胝音丁私反。漢書作躬戚無腋。今本作躬。戚。辨胝無腋。戚。爲戚之譌。辨胝無腋。戚。爲戚之譌。辨胝無腋。戚。爲戚之譌。張揖曰。後人所加。說見劉氏端臨漢學拾遺。張晏曰。戚。腴理也。合史記漢書文選考之。是史記作胝。一作腴。漢書作戚。一作腴。孟康並作腴。見上李善注及史記。索隱。腴戚古聲相近。故戚或作腴。而文選及史記索隱。則腴胝二字并載。揆厥所由。皆一本作腴。一本作胝。而後人誤合之也。史記作胝。又作腴。卽其明證矣。而李善劉良司馬貞皆並解腴胝二字。則其誤已久。獨賴有徐廣胝一作腴之語。可識其致誤之由耳。

猶鷓鴣已翔乎寥廓之宇

猶鷓鴣已翔乎寥廓之字。今李善本如此。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念孫案之字二字。後人妄加之也。鷓鴣二句相對爲文。且澤字古讀若鐸。說見唐韻正。與廓爲韻。若加之字二字。則非特句法參差。而韻亦不諧矣。五臣本及史記漢書漢紀皆無之字二字。

夷險芟荒

蒼賓戲。方今大漢。洒掃羣穢。夷險芟荒。注。晉灼曰。發。開也。今諸本皆作芟字。念孫案。據晉灼注。則正文作夷險發荒。可知發者發之借字也。發發聲相近。玉篇發匹葛扶葛二切。故發通作發。發亦夷也。說文發以足踢夷艸。引春秋傳。年六曰。發夷蘊崇之。是也。諸本作芟。蓋卽發之誤。又案晉灼注漢書。而訓發爲開。則漢書敍傳亦必作發荒。今本敍傳作芟。蓋亦發之誤。

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簞瓢。

念孫案。伯夷抗行於首陽四句。當從漢書敍傳。作夷抗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今李善本夷作伯夷。惠作柳惠。顏耽樂作顏淵樂。皆後人妄增改之也。夷抗行於首陽以下。皆以六字爲句。今改夷爲伯夷。惠爲柳惠。則句法參差。其謬一也。謂柳下惠爲柳惠。其謬二也。夷與惠對。顏與孔對。今改顏耽樂爲顏淵樂。則與孔終篇不對。其謬三也。五臣本無伯字。柳字。顏耽樂作顏潛樂。義得兩通。降志於辱仕。各本於字竝譌作而。

虎嘯而谷風洌龍興而致雲氣

念孫案。聖主得賢臣頌。虎嘯而谷風洌。二句。本作虎嘯而風洌。龍興而致雲。今李善本風上有谷字。雲下有氣字。皆後人所加也。彼見四子講德論云。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蟬蛻出以陰。與此大略相同。故於雲下加氣字。不知本文原無氣字也。蓋彼以戾氣爲韻。故雲下有氣字。與此不同也。又見楚辭七諫。及淮南天文篇。竝云虎嘯而谷風至。故於風上加谷字。不知本文亦無谷字也。如有谷字。則李善當引楚辭淮南爲證。今乃引管輅別傳云。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則風上本無谷字明矣。嘯賦注引此。正作虎嘯而風洌。龍興而致雲。五臣本及漢書王褒傳。漢紀竝同。

祚爾輝章

漢高祖功臣頌。祚爾輝章。李善曰。章。印章也。張銑曰。福汝輝榮之寵章。念孫案。李張二說皆非也。輝。讀爲徽。徽。旌旗之屬。徽章。猶言旗章。祚。賜也。見齊語注言賜爾以徽章也。大雅韓奕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是也。說文曰。徽。識也。識。今作幟以絳徽帛著于背。引昭二十一年左傳。揚徽者公徒。今本作徽。大傳。殊徽號。鄭注曰。徽。號。旌旗之名也。徽。所以爲表章。故曰徽章。齊策曰。章子變其徽章。以雜秦軍是也。宋孝武宣貴妃誅曰。徽與輝古字通。亦通。作揮。東京賦曰。戎士介而揚揮。

立基孝公

勸秦美新立基孝公今李善本如此茂惠文奮昭莊念孫案立基孝公立字後人所加基孝公者爾雅曰基始也

言秦之疆始於孝公也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皆以三字為句加一立字則句法參差矣五臣本及藝文類聚所引皆無立字

咸稽之於秦紀

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李善曰稽考也紀本紀也言考校之而著之秦紀呂向曰稽述也紀記也言述之於秦史以記其事念孫案李呂二說皆非也商頌元鳥正義引尚書緯曰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鄭注堯典同儒行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韓子主道篇曰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韋注越語曰紀法也言改制度軌量而同之於秦法也史記秦始皇紀曰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是其事也

狙獷而不臻

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李善曰說文曰狙犬暫齧人又曰獷犬不可親附也張銑曰鳳皇麒麟皆以秦如惡狗而不至也狙獷犬齧人者也念孫案李解狙字之義未當張則大謬矣狙讀為盧廣雅曰趨獯盧也盧曹憲音在何反謂驚去之貌也盧與狙古字通說文曰獯犬獯獯不附人也讀若南楚相驚曰獯又曰獯犬獯獯不可附也然則狙獷皆驚去之貌言麟鳳高飛遠走而不至也

神歇靈釋

神歇靈釋。海水羣飛。李善曰。釋猶緒也。言神靈歇其舊緒。不福佑之。釋或為液。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五臣本釋作液。劉良曰。天地神祇以秦無道之甚。故歇其靈潤滋液。不降福祥也。念孫案。李劉二注皆不得其解。而為之詞。今案。釋者終也。神歇靈釋。海水羣飛。言始皇既沒。而天下皆叛也。釋字本作斲。釋液皆其借字也。又借作射。說文曰。斲終也。廣雅曰。釋終也。又曰。疆釋終窮也。魯頌駉篇曰。思無疆。又曰。思無斲。白虎通義曰。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也。此皆古人謂終為斲之證。張衡靈憲曰。神歇精斲。義與此同也。

有馮應而尙缺

上覽古在昔。有馮應而尙缺。焉壞徹而能全。李善以馮應為依憑。瑞應。呂向曰。憑仁義而感瑞應。念孫案。應讀為膺。馮膺猶服膺也。服與馮一聲之轉。中庸曰。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士喪禮。馮尸。鄭注曰。馮服膺之喪大記。馮尸。注曰。馮謂扶持服膺。莊子盜跖篇曰。馮而不舍。又曰。服膺而不舍。服膺即馮也。服與伏古通用。服膺之為馮膺。猶伏軾之為馮軾。史記酈生傳。伏軾下齊。七十餘城。漢書作馮軾。伏琴之為馮琴。史記魏世家。中期馮琴。索隱曰。春秋後語作伏琴。伏之為茵馮也。史記酷吏傳。未嘗敢均茵伏漢書作茵馮。膺與應古同聲而通用。康誥曰。應保殷民。周語曰。膺保明德。應保即侯者年表。膺作應。孟子滕文公篇。戎狄是膺。音義曰。膺。丁本作應。此承上文帝王之道不可離而言。言上覽古。皆有服膺斯道而尙有缺。

失者矣。未有壞徹斯道。而能自全者也。服膺與壞徹。意正相對。說者不達。乃讀應爲瑞應之應。宜其詰鞠爲病矣。

其疇離之

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李善曰。離也。劉良曰。離治也。念孫案。應治二訓。皆於古無據。且於義未安。今案。離者。被也。言非新家。其誰被此祥瑞也。後漢書東平憲王傳。策曰。今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句法正與此同。李賢曰。離。被也。班固杜根張衡傳注並同言非憲王。誰更被蒙此恩也。

覺德不愷

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李善曰。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劉良曰。不懇懇。則悟大德。不和其化也。覺悟也。念孫案。李解愷字之義未當。劉則并誤解覺字矣。今案。覺。大也。愷。明也。言不懇懇。則大德不明於天下也。孝經引詩。有覺德行。鄭注曰。覺。大也。小雅斯干篇。有覺其楹。毛傳曰。有覺言高大也。緇衣引詩。覺作梏。鄭注曰。梏。大也。直也。爾雅曰。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訓愷爲明。字亦作闔。廣雅曰。闔。明也。

羣公先正罔不夷儀

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李善曰。尙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亦惟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劉良曰。百官羣公之治既正。無不端平。有等差也。夷。平也。念孫案。李說羣公及夷儀。皆失之。劉說尤謬。今案羣公先正。卽上所謂鬼神。大雅雲。漢篇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是也。爾雅曰。夷。悅也。郭注。我心則夷。又鄭風風雨篇云。胡不夷商。頌那篇亦不夷。慄毛傳並與爾雅同。言羣公先正之神。無不悅其禮儀。故曰。鬼神之望允塞也。下文云。姦宄寇賊。罔不振威。振威與夷儀。相對爲文。是夷爲悅也。

猶可得而脩也

典引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昇皇初之首。上哉。夔乎。其書猶可得而脩也。呂向曰。其書尙可得脩治也。念孫案。脩當爲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傳寫往往譌。潤繫辭傳。損德之脩也。釋文。脩。馬本。王制正義引作循聲。史記商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脩。古。管子九守篇。循名而督實。呂氏春秋。盡數篇。射而不中。反循于招。何益于中。韓子五蠹篇。聖人不期循古。趙策。循禮無邪。今本循字。竝譌作脩。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循行都昌台。邛暹金石錄曰。案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邛暹而下十九人。皆作循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近。遂致訛謬。循者。述也。邛風日月傳曰。述。循。太昇以前。不可復考。故上文曰。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太昇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故曰。其書可得而述。非謂脩治之也。後漢書班固傳亦誤作脩。

匿亡回而不泯

匿亡回而不泯。匿古懸字也。逸周書大成篇曰：克禁淫謀，衆匿乃雍。管子七法篇曰：百匿傷上威。韓子主道篇曰：處其主之側，爲姦匿。匿與懸同。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懸。周官保章氏疏：後漢書蔡邕傳注：文選月賦注：引書大傳並作側匿。微胡瑣而不頤。呂延濟曰：回邪也。班固傳作慝亡迴而不泯。李賢曰：慝惡也。迴遠也。瑣小也。頤養也。言凶惡者無遠而不滅，微細者何小而不養也。念孫案：迴與瑣相對爲文，則作迴者是也。迴譌爲迴，因譌爲回耳。呂訓回爲邪，則是惡無邪而不泯，不詞之甚矣。微讀爲徽，徽善也。說見班固傳。

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

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李善曰：言前封禪之君，有天不使之而尙假竹素，未有告之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尙書曰：夏罪其如台。孔傳曰：台，我也。班固傳注：以光度爲光揚法度。餘與李善注略同。五臣注甚謬，故不錄。念孫案：李善以不俾爲天不使，光度爲光明之度，如台爲如我。李賢又以光度爲光揚法度，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詞也。今案：不俾者，不從也。爾雅曰：俾，從也。君爽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猶魯頌言：至于海邦，莫不率從也。度與宅古字通。光度，卽光宅也。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是也。薛瓚注：漢書韋元成傳曰：古文宅度同。大雅皇矣篇：此維與宅。論衡初稟篇：引作度。文王有聲。是降邸宅。土風俗通義：引作度。三危既宅。夏本紀：作度。立政：文王惟克厥宅心。漢石經：作度。凡古文尙書例：作宅。今文尙書例：作度。孟堅本：用今文。此言光度，卽書序之光宅。猶上文言正位，度宗，卽顯命之恤宅宗也。光宅，天下者，廣宅也。天下也。周頌敬之傳曰：光廣也。光與廣義同。而字亦相通。周語：熙廣也。章注：引鄭司農云：廣當爲光。堯典曰：光被四表。漢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曰：廣被四表。荀子禮論篇曰：積厚者

流澤廣。大戴禮禮三本。如台者。奈何也。湯誓夏罪其如台。史記殷本紀作有罪其奈何。高宗彤日。乃曰其篇作流澤光。皆其證也。如台者。奈何也。如台。史記作乃曰其奈何。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史記作今王其奈何。是古謂奈何為台也。盤庚卜稽曰。其如台。亦謂卜問曰其奈何也。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三子若不詆訾聖人。則顏閔之徒。其奈何也。漢書敘傳。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言奈何不匡。正之也。說者皆訓台為我。而其義遂不可通矣。言自古封禪之君。有海內未盡率從。而尙假竹素者。未有光宅天下。而遺其文章者。今其奈何而獨闕也。郭有道碑文曰。今其如何而闕斯禮。句法本此。

光允不陽

念孫案。班固述成紀。炎炎燎火。亦允不陽。亦發語詞。皋陶謨曰。亦行有九德是也。經傳中若是者多矣。今李善本作光允不陽者。後人但知亦為連及之詞。而不知其為發語詞。故妄改為光。不知此謂火之不揚。非謂其光也。小雅正月篇。燎之方揚。亦謂火非謂光也。漢書谷永傳。作燎之方陽。陽揚古字通。五臣本及漢書敘傳。漢紀皆作亦允不揚。李善引曰。天子之威。盛如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亦不熾矣。據此。則正文本作亦允不陽明矣。今本亦不熾矣。作不亦熾乎。又今本漢書張晏注。作不熾熾矣。皆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

躬親節儉

念孫案。非有先生論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五臣本及漢書東方朔傳。竝作躬節儉。六臣本注云。躬善本作親。據此。則李善本本作親節儉。今作躬親節儉者。校書者據五臣本旁記躬字。而後人誤合之也。自舉賢才以下。皆以三字為句。加入躬字。則句法參差矣。下文放鄭聲以下七句。開內藏以下六句。亦以三字為句。

但懸曼矦

四子講德論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矦蒲直不能以射李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張銑曰蒲直子善弋射者也與曼矦不與其弓則不能發射也念孫案李張皆未解懸字曼字之義懸謂繳也繳繩也矦弋射矢也弋者以繳繫矢而射故曰懸懸繫也淮南說山篇好弋者先具繳與矦高注曰繳大綸矦短矢繳所以繫矦是也曼者無也言但有繳而無矦則雖蒲直不能以射也廣雅曼無也小爾雅同法言寡見篇曰曼是爲也五百篇曰行有之也病曼之也皆謂無爲曼但懸曼矦與空柯無刃相對爲文但亦空也曼亦無也無曼一聲之轉無之轉爲曼猶蕪菁之轉爲曼菁矣

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

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今李善本如此游觀乎道德之域念孫案匍匐二字後人妄加之也偃息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皆以七字爲句加入匍匐二字則非特句法參差且文不成義矣五臣本無匍匐

貪不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

念孫案王命論貪不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無字本在貪字上言毋貪不可冀望之事爲二母所笑也漢書敘傳作毋貪不可幾漢紀作無貪不可幾者是其證又案李周翰注云勿貪帝位終不可冀望徒爲二母所笑則無字本在貪不可冀之上明矣今本無字在下句爲字上蓋後人不曉文義而妄移其次耳

棲遲泌邱

郭有道碑文。棲遲泌邱。善誘能教。李善曰。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念孫案。毛以泌爲泉水。此言泌邱。則與毛傳異義。案廣雅曰。邱上有木爲祕邱。此碑云。棲遲泌邱。而周巨勝碑亦云。洋洋泌邱。于以逍遙。又東哲元居釋曰。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祕邱。抱朴子正郭篇曰。廁高潔之條貫爲祕邱之俊民。泌祕祕字異而義同。蔡邕張揖束皙葛洪竝以泌爲邱名。說與毛異。蓋本於三家也。

世謂隨夷爲溷兮謂跼蹻爲廉

念孫案。弔屈原文。世謂隨夷爲溷兮。謂跼蹻爲廉。本無兩爲字。今有之者。後人以下文云。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故加之也。不知此二句言謂不言爲。下二句言爲不言謂。互文也。若此二句有爲字。則不成句法矣。史記漢書賈誼傳俱無爲字。

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

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念孫案。巨字後人所加。既言吞舟之魚。則不必更言巨矣。列子篇曰。吞舟之魚。不游枝流。莊子庚桑楚篇曰。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呂氏春秋慎勢篇曰。吞舟之魚。陸處。韓詩外傳曰。滌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淮南繆稱篇曰。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史記酷吏傳曰。網漏於吞舟之魚。後人以李善注云。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因於正文內加巨字。不知此引莊子之文。以明小水之不容巨魚耳。非正文內本有巨字也。劉良注云。吞舟之魚。今本作吞舟巨魚。亦是後人所改。下文云。言謂小池水之中。不能容吞舟之魚。則仍未改也。謂

大魚腹中可容船也。則正文內原無巨字明矣。史記漢書皆無巨字。

擠爲山乎九天

弔魏武帝文。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浚谷。擠爲山乎九天。李善曰。擠。墜也。張銑曰。爲山將至九天。忽山積。謂大功旣成而死矣。念孫案。擠。讀爲朝。擠于西之。擠。升也。爲山者。自下而上。故曰擠。言人事所成。何往不至。譬如爲山。將覆簣於深谷之中。而擠之。至於九天也。若云墜爲山乎九天。則與上意不貫。下二句云。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乃始言功成而身死耳。擠與擠古字通。昭十三年左傳。知擠於溝壑矣。杜注曰。擠。墜也。商書微子篇。予顛擠。馬注曰。擠。猶墜也。擠。墜之。擠通作擠。猶擠升之。擠通作擠矣。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三版

(一〇三九一)

國學基
本叢書
讀 書 雜 志 三 冊

改

每部定價大洋叁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王 念 孫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0777B

~~I650418~~

